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四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東方先生類語十六卷

〔明〕朱維陛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方類語十六卷》提要

序

今春客持一編示余余展
讀之乃鹽官朱生所輯
倩類語也因呼觴再讀玄
言如屑奇
記詩不覺解人頤矣余曰
盛哉斯集朱生何人有興
豪興乎客曰其人鬻意
人弗屑經生語故分條析
縷剔蠹搜瑜若卧卯金之

朝日與窺牖小兒嬉遊調
笑已耳余曰旨哉劉臨川
畫說蘇長公艾子世以爲
絶唱茲有曼倩類語足以
爲傳于不朽矣因呼毛

氏次第其語而弁其端
李維楨題

叙東方先生類語
東方先生事漢室間一以詼諧
事或謂長者言事曾不出口豈
此喋喋利口哉蓋不知彝雖譎
情則真舉孝武君若臣呑呑吐
播美於三千年端且得身如不繫

弁盪漾自如於沖波怒濤之際而
從莫一蹶不亦奇哉不第此也廁
身唯諾之中獨能以難骨攖逆鱗
而不悖其刺死且奇且偉者藉脫
軛戟而梯之必吹炎噓之灰而
鑠天地要不止嬉笑怒罵皆成文

童云耳余竊有意其人捜其餘類并其遺文又綴之以名人傳記分類成帙題曰類語即令先生見之亦必含笑於幽冥之中矣班孟堅每以後世奇言怪語附着為先生恐余獨謂非先生則不能有此語亦非先生則又不敢有此語也先生真博物多能神文造化者逢占射覆果浮謂事之浮淺乎抑是以敘而兼喙云　旹

萬曆閼逢攝提格正月元日朱維陛漫題

凡例

朱維陛識

一按東方先生遺書世傳有東方朔傳（另本非班氏作）東方朔記東方朔別傳東方朔外傳其自撰述者有東方朔瑣語神異經十洲記并占書陰陽局鴉經數本至核其文尚有農戰疆國之計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等篇皆如班氏所云者核其遺語尚有難平津之對與騶牙之對俱未捜及其餘散逸者又不知凡幾姑就家藏典籍中纂出若夫完璧敢俟博雅

一內篇皆經常之事殊無可怪是人世間所必有者亦人世間所不可少者故列之內篇

一外篇每涉神仙境事奇奇變變亦先生所自有也并紀備核弟庸民易惑君子慎防觀者當以內篇為主

一內外篇宜各類中有也迺或有內篇而無外

篇者或有外篇而無內篇者悉緣見聞寡陋
採輯不周故也
一定其卷有二三葉遂成卷者有三五章遂成
卷者亦欲虛其後以待補也目亦倣此
一各類中復標之以題者欲其便於尋閱也
一或一事有兩說相背謬者有兩說可互稽者
則加又曰二字並存之以俟高明者辨焉
一才幹志行也先生官卑職薄獨能顛倒王侯
其膽畧抑何偉也故志才幹
一談吐志言也先生議論風生如有風構不假
思維而人自却步者故志談吐
一諷諫志忠也先生隱諷正諫直令千載視之
凜凜有生氣真人世間不可泯沒者故志諷
諫
一按先生生平無一事不是滑稽傲弄類語中
無一語不涉滑稽傲弄更分此二類者以散
於別類者隱而揭出書之者顯也亦以見其
品之曠達而不屈耳故志滑稽志傲弄

一按先生上下古今人物變幻靡不周悉且又
智燭未然出人意想之外是其學富而心靈
也故志博識志先知
一文藝者見其窮愁著書亦以見其功垂不朽
耳
一仙跡者一生一死所始所終並核之矣
一名公文者志贊也凡有關於先生者遂附錄
之不必問其文之全與否也亦隨見輒錄不
敢遺謂其無遺文也
一擇異經闡與山海經同今立題摘紀者亦倣
山海經為之也然經中有贊又有張茂先註
俱未及詳錄
一十洲記皆紀神仙境界必有全本流落人間
姑存其槩俟之
一各類中事每出班氏所作傳中似不必贅然
欲別其類不得不爾也
一類語中有門生知酒本三生事有採菖蒲本
王興事凡若此者附載之也

一史記東郭先生履雪事史記云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皆笑之及拜二千石出宮門觀者嘖嘖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也人皆屬之先生余按臨淄縣志東郭先生乃齊人臨淄縣志云郡都尉東郭先生齊人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遮車拜謁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青謝之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詔拜郡都尉先生本傳則云東方朔平原厭次人劉向列仙傳又云東方朔楚人則東郭先生不得誤認為先生明矣今履雪事亦不敢混載集中惟辨於此

一如直諫補益并鳥占等似泛言而非實事然見於性理通鑑等書不敢遺也

一初來上書宜置文藝類中諫起上林苑疏宜置諷諫類中此皆各從其重而置之不必拘也

一如億鏡等宜附先知類中而見之博識者誤之也

一如皇太子生賦并郡守與蔡眉等皆未詳其事姑繹其意而各附其類俟再核

一按東方先生集雖載諸漢魏名家然覽之俱屬遺文而實錄槩缺焉是編載先生之顛末頗悉暇則抽一卷佐一觴不賢於山蓋海錯者幾希

東方先生類語總目

東方先生類語卷一目

才幹內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一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才幹類內篇

上天子壽

漢武帝以昭平君犯憲、故哀不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壽謝過

上起入省中、召朔讓曰、傳云、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皇太子生賦

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東方朔與枚皋作皇太子生賦、又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卒成巫蠱之禍、

救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

劾董偃罪狀

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時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問何、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

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

詒朱儒

武帝令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朔詒朱儒曰、上以若曹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朔曰、朱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米、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米、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得親近、

農戰彊國之計

漢武帝時、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専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得見

用

上書

東方朔初入長安上書、凡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

東方先生類語卷二目

才幹外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二

明海鹽朱維陛粹次

才幹類外篇

偷桃

漢武帝時、東郡獻短人、東方朔呼爲巨靈短人指朔謂帝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又博物志曰、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大、夾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出桃七枚、大如彈丸、自噉其二、以五枚與帝、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非下土所植也、時唯帝與母對坐、其從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桃、帝乃大悵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獸鳴星

獸鳴星、彗星也、星出之夜、百獸皆鳴、故云、武帝時嘗見是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持以指彗、彗遂沒、

授露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武帝問曰、何名吉雲、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着於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徧賜羣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獻水

甜溪去虞淵八十里、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將數斛以獻帝、帝以授陰井、井水遂嘗甜而寒、洗浴則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上有壁草如麥、割以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

懷夢草

懷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其葉則夢之吉凶立驗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見夫人

相氣

駙馬都尉北海巫炎字子都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上見頭上欝欝有紫氣高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曰此君有陰道之術

洗衣

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刈草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必東取璋琅山表潤水以漉之臣請往刈之旦去暮返而返其葉似麥而金色剉以飼馬即馬肥光澤

遊鴻濛

東方朔遊鴻濛之澤忽遇黄眉翁謂朔曰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清光能亡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矣又遇老母採桑於海濱黄眉翁曰此老婦昔為吾妻

採菖蒲

王興城陽人居壺谷中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帝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潔思神至夜半忽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長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二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三目

談吐内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三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談吐類内篇

孔顔道徳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孔子顔淵之道徳何勝朔曰顔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善哉瞿所對

武帝嘗以樹名問朔朔對曰名善哉後又問對曰名瞿所帝以為欺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成敗豈有定哉

對驃騎難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驎綠耳蜚鴻驊騮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曾不如跛猫

對驃騎難

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雀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三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四目

諷諫內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四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諷諫類內篇

直諫補益

建元三年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拔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皐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無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法言悟主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以詼諧寵幸時有法言悟主諫納董君朝士所不及也

諫止董偃入宣室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欲納董君東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馬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

臨終諫天子

東方朔臨終諫天子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殺鹿當死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推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一飲致盡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怒欲誅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遂赦之

鶴林玉露云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飲酒
以發此論蓋諷帝之求長生也

諫止求蓬萊

元封元年正月武帝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禮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自至于是上乃還

上天取藥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為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飲方士晝卧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稱原上以為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髯髯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四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五目

傲弄内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五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傲弄類内篇

初來上書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初來上書云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劇羣臣對

漢武時朝廷多賢材上問東方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吐

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據地歌

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殿中小遺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

東方先生類語卷六目

滑稽內篇

劇武帝對

彭祖面長

伯夷叔齊

割肉自責

隱語

蟲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六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滑稽類內篇

劇武帝對

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亟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召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伯夷叔齊

武帝嘗問伯夷叔齊東方朔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俱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

割肉自責

東方朔為郎伏日詔賜諸郎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列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丞奏之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隱語

武帝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臣願令朔射覆朔中臣榜百朔不中臣賜帛適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蟁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攈攈

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掌所拊臣朔愚戇名之曰蟁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東方先生類語卷七目

傳識內篇

瑣語

七卷目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七

明海鹽朱維坒輯次

博識類內篇

太乙星

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問朔朔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君民福壽

怪氣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之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為怪氣是必秦獄處也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上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由此始也

對鳥雌雄

武帝問東方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

飲龜

元封二年婁遏國獻能言龜一頭長尺二寸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器

騶牙

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馬其狀如麋帝問朔朔曰此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

畢方

武帝時有一獨足鶴人皆不知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也

黑鷹

漢武帝時獻黑鷹得鵰鷂東方朔[illegible]之

守宮

東方朔語漢武帝曰蜥蜴或名蝘蜓盛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試之果驗

郡守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

鏡

東方朔精識数武帝以鏡置篋中命億之朔曰王之祟石之精表如日光裹如衆星兩人相睹相知情此名為鏡也帝大笑

知歲

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悪可知否朔曰歲欲豊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悪悪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

雪花

東方朔傳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六者陰極之数

發兵

東方朔占雲發兵行将必鑚龜以决吉凶

九鍾

山海經豊山有九鍾霜降而鳴東方朔云霜降而鳴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

神荼鬱壘

東方朔云東海度朔山有桃樹盤屈三千里其枝向東北曰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衆鬼出入執以飼虎黄帝法之立桃枝於門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

東方先生瑣語

瑣語者東方先生採古今瑣碎之語為之也其言頗可觀其事無甚益然愽雅君子亦應留目未聞華筵綺席必盡珍羞而蔬菓不列諸側也亦未聞洪罏大冶必受純金而零星必躍而出也斯誠藝苑中之滄海遺珠崑山片玉也已予故綴之於此

姜后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宜咎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介之推

木屐起於晋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嘆遂以為屐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

師曠

師曠御晋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智伯

智伯敗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

范獻子

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刑史子臣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

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東方先生類語卷八目

傳識外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八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博識類外篇

食日精

漢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絶又乃蘇息帝使人問之所行為何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支機石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以石示東方朔朔曰此是天上織女支機石

星揺

漢武帝時星辰動揺東方朔曰民勞之應

劫灰

漢武帝穿昆明池見黒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及後天竺僧法蘭至帝問之蘭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又曰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池底悉是灰墨無復有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以灰墨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藻廉

武帝宴於未央殿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朔問焉朔曰其名為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瓠子河閒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抱樂器而出帝方食令奏樂帝悅賜以酒皆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又以大珠賜朔忽然而隱帝問紫螺中何物朔曰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顔色又女子在孕産之必

易試之皆驗

巨靈

武帝時東郡献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帝疑其山精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焉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叛來阿母促不

步景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状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随四時之變武帝問是何獸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帝問其名曰步景

赤蚌珠

漢武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翁及年少数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為帝奏樂飲酒老翁顧命取洞底之寶一人受命下没川底得一大珠徑数寸明耀絶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

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

賜刀

武帝觧鳴鴻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黄帝採首山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金出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風聲木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枝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繒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

司命

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録者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八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九目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九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先知類内篇

鐘自鳴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知鵲

武帝燕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時朔執戟在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答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遣使視之果然上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東向鳴新雨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立

枯枝、上大笑、

知棗

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朔來朔來、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蜥蜴

武帝置守宮盂下、東方朔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也、蜥蜴虫名、即蝘蜓、釋名、在壁曰守宮、亦曰蝎虎、黑褐色、在野曰蝘蜓、綠色

察眉

東方朔言蒼生憂樂見其眉、事可察、

李博勞

東方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取飲、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須臾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必應、弟子呼之、室中果有李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韻府云博勞鳥名、陰氣動而鳴、陽氣復而止、陰賊之鳥、又名鵙、一曰伯勞

門生知酒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見一鴆、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有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飲、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鴆飲水、故知得酒、鴆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鴆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也、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目

先知外篇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先知類外篇

青鳥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齋居承華殿東方朔在側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於傍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曲素訣辭長生紫書及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

占書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

占雲

東方朔傳曰凡占長吏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東畔一作不耕）

鳥占

索隱曰世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先數其聲第一聲即是甲聲以十干数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所謂鳥占者也

東方先生類函卷之十終

東方先生類函卷十一目

文藝内篇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答客難
非有先生論
與丞相公孫弘書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誡子

十一卷目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一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文藝類 内篇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初放

平生于國兮長于原壄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

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沈江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

而名彰晉獻惑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妬余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流兮冀

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矩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

之蔽壅

怨世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岭峨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親入御於床第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服清白以逍遥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小人之居勢兮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獨寃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絶命兮余生終無所依願自沈于江流兮絶横流而徑逝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思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一往而徑逝兮道壅絶而不通

自悲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間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并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

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故人踈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為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哀命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

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
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修
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
私門之正匠兮遥涉江而遠去念女顏之嬋媛
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
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産哀高丘
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謬諫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太山之

為隍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
忌而干諦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
與石而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
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
俞衰心悇憛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
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
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
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

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不張兮孰知其所至
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
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
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
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
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菎蕗雜於黀蒸兮機蓬矢
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
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
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

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群
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
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
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執不可
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
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
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
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
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一見而陳詞不及君

而騁說兮世孰可為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甂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化民有道對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

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
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
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
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
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
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
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
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
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illegible]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
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
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
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
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
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
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
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説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堀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呉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呉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呉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過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

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志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呉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臣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

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窟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摩為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誡子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蔚滃渰曈曨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壞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淚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栢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遂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霍去病）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栢梁臺（光祿勳徐自為）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為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兎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逸句

海水㬥竭黃鳥宿淵

寶甕銘

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七言（偶存一句非全文也）

折羽翼兮摩蒼天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一終

卷十一

十三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二目

文藝外篇

神異經

鶴國

河泊使者

瓱

諸宮

諸牆

銀盤

石鼓

酒泉

追復脯

茀竹

如何之樹

扶桑

椰

梨

橘柚

甘

桃

棗

肝睹

鏡鵲

宛丘良馬

鼇鉄

窮奇

無損

鼷鼠

火鼠

横公魚

鮒魚

小飛蟲

獬豸

鰡々

琪樹瑶草

銅頭鐵額

鯀魚

十洲記

十洲一條

東方先生類語卷之十二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文藝類 外篇

東方先生神異經

予幼閱筍譜云東方朔著神異經記周遊天下所見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雖有而不論者亦列之遂知神異經與山海經類惜終不獲覩其全僅僅於古類編中錄拾寸累偶得數篇綴之于此雖曰鼮羊亦庶乎嘗一臠而九鼎之味可識耳若夫大全須俟時獨經中有贊又有張茂先註亦未詳錄

天柱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元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

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
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天門

東北大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相去百丈上有
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
闕中名天門

東王公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
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卷上 十

天笑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
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地戶

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
上有蹲熊有榜著穴題曰地戶

銀山

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
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溫湖

暨州有溫湖

石湖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其水
氷

聖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
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
解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

卷上 二

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
名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

神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
里腹圍一千餘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
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饑時向天乃飽好遊山
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黃父

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露為漿

林父

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齊壽

西北荒中有石室有二十人同姓齊壽千二百歲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長尺餘犯人則病畏爆聲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

鶴國

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海鵠過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河泊使者

西海上有人馬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上如飛名曰河泊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也

魃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諸宮

東方有宮青石為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墻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為墻門有金榜以銀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墻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墻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方有宮以黃石為墻以黃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方有宮以黃銅為墻題曰地皇之宮

諸牆

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為牆南方裔外岡明山有宮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牆東南裔外閬清山有宮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牆

銀盤

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石鼓

八方之荒有石鼓焉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雷也天以此為喜怒之威

酒泉

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不死

追復脯

西北荒中有追復脯焉其味如麞食一片復一片

芾竹

南方荒中有芾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子美煮而食之可以止瘡癘

如何之樹

南荒中有[illegible]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

有[illegible]之則飴非則辛

[illegible]二丈廣

[illegible]如甘瓜二子

[illegible]之咢咢越王頭

下生子三[illegible]其形如寒瓜

成[illegible]

梨

東方有樹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為地仙可入水火

橘柚

東方裔外有建春山其上多橘柚、

甘

東方裔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美甘、

桃

東北荒有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

棗

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樹高五丈敷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長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

旰睹 即甘蔗

南方荒內有旰睹林焉其高百丈圍三丈八尺促節多汁甜如蜜

鏡鵲

有夫婦相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為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

宛丘良馬

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緜絮纏頭腰小腹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也

齧鉄

南方有獸曰齧鉄大如水牛色如漆食鉄飲水其糞可作兵器其利如鋼

窮奇

窮奇狀如牛而色貍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食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而飼之亦食禽獸之物

無損

南方有獸名曰無損其肉唯可作鮓

鼷鼠

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冰下草木根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為蓐卧之可以

却風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火鼠

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橫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馬方千里中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鮒魚

東南海中有溫湖鮒魚生焉食之宜暑而避風寒

小飛蟲

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獬豸

獬豸獸名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

鰼鰼

涑光之山囂水出焉多鰼鰼之魚如鵲而十翼可以禦火

琪樹瑤草

瀛洲之山有琪樹瑤草

銅頭鐵額

西北海外荒山有銅頭鐵額兵日飲天酒五斗

鰩魚

東南海中有溫湖其中有鰩魚長八尺宜暑辟寒風

神異經終

東方先生十洲記

予按東方先生所著十洲記蓋道書也皆言神仙境土似亦悖古之士不可少者無柰湮滅者散逸不存而珍藏者又秘密不出此吊古者之不獲覩全書也予也録衆編成一得㑹以外錯失次為恨强分十洲以收之十洲所不能收者强分四海以收之四海所不能收者强立雜記以收之此皆臆見殊非定衡况総所存者又百十中之一耳須搆全本易之則此編增勝矣

十洲

漢武帝聞王母説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十洲並是神仙所居人跡絶處又曰生洲瀛洲在東海炎洲在南海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皆在西海元洲玄洲在北海按藝苑卮言玄洲在北海中瀛洲得洲祖洲俱在東海中鳳麟洲聚窟洲生洲俱在西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又元洲長洲俱在大海中與此微別覩者詳之

祖洲

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三尺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死人横道忽有鳥如烏狀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遂活

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内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

之不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徐福道士也字君房

瀛洲

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輙醉令人長生

生洲

缺文

炎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數

車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鍜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須臾復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白山可百里許取其獸毛績以為布名曰火澣布國人衣服之垢汙以水浣濯之終日不潔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垢即去白如雪

鳳麟洲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萬為群上仙之家以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絃膠亦名連金泥能續連刀劍弓弩絕絃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之縱使盡力折擊它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林芳花香聞數百里名為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流洲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治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長一尺切玉如切泥

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置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滿杯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武帝天漢中西胡國獻猛獸使者曰猛獸之出生崑崙或生玄圃食氣飲霧解人語當其神也立起鳳雲吐嗽霧露百邪迸走因名猛獸

玄洲 缺文

予按玄洲在北海中去南岸十萬里上有芝生玄澗澗水如蜜服之長生

元洲 缺文

予按北方有元洲地方三千里無色象形影唯有玉虛紫館

長洲 缺文

東海

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數千里曰蟠桃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水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天帝宮東王所治地多林木葉皆如桑有椹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幹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其樹雖大椹如中夏桑椹也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味之絕香又有仙官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

東方外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南海 缺文

西海

崑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之居治處也

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巔一角正西曰玄圃臺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有安金臺

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皆西王母之

所治

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

崑崙銅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有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醞仙人甘之追復與天消息不仙者食之其肉苦如醯

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燋帝厚謝使者

北海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海四面圍繞各五千里水皆滄色仙人謂之滄海其島中有紫石宮九老仙都

滄海之外有蓬萊山周廻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其山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上有九氣丈人九天真宮不可得往

蓬丘即蓬萊山一云蓬萊山在東海

鍾山在北海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雜紀

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王晨大道君治蘂珠貝闕

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椀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漢武帝天漢三年月氏國使使獻神香使者曰

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知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處玄風於西北坐王母於神鄉昆吾錯於流澤扶桑鎮於碧津離合水精而光獸於炎野坎惣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

崇禮門在東掖門內路西即尚書省崇禮門東建禮門內即是尚書令下舍之門

臨海興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墮櫛於此以上二條似非十洲記疑有外誤

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宮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三目

仙跡外篇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仙跡類外篇

大伍公

東方朔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

木帝精

東方朔死後西王母使者至武帝問之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歲星

列仙傳云東方朔楚人父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有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知其為歲星也

乘雲 以上數章各各不同俟質高明

漢武內傳云東方朔乘雲飛去仰望大霧覆之不知所在

此兒無賴

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被斥退也

太白星精

風俗通曰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　神仙傳曰傳說上攄箕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

附東方先生祠墓考

祠

漢書云安德縣有東方朔祠

廣輿記云山東濟南府陵縣有東方朔祠

又云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有東方朔廟

墓

廣輿記云山東濟南府陵縣有東方朔墓顏真卿碑記

又云陝西西安府華州有東方朔墓

愚按朔既仙去畧云有墓史記云黄帝乘龍昇天羣臣葬其衣冠故有墓朔之墓得無似耶果則衣亦有盡堪此墓之一而二耶愚竊不謂朔無墓而寔未必皆朔之墓也論疑塚者謂曹孟德之葬身處不在七十二塚内愚論朔墓亦猶是也蟬脫龍變夫又何知其所之哉

十三卷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四目

名公文類上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四

明　海鹽朱維陛輯次

名公文類上

東方朔傳　　班　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

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
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
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
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
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
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
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
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
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
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牛牙者兩
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
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
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
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
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
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
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

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
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
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
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
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
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
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
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
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
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
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

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

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

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

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
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
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
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
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
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
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
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
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
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
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
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
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
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
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歓大驩樂主
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
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

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
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
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
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
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
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
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
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
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
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
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
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
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
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
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
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

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國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

皆辨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㽔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

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以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以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附

答東方朔書　公孫弘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東方先生類語十四卷終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五目

名公文類中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五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名公文類中

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

草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
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
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
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神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敖士賛 敖士七八朔其一耳　王世貞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染跡
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
卒以樂終請謚曰敖厥敖在同

東方管郭　王世貞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
宦俱不達景純以舌為筆者也若其超物之哲
曼倩為最公明次之景純下矣

誡子詩　李載賛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
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
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既云無有常
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為工班固賛曰劉向言少

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
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
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
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
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
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
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
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于
長老之徒朔時者向可知也當朔時朝野[illegible]
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
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世雄
之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傳萬世
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為朔雄實録

非有先生論　李載贄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
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
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為是以莫肯為[illegible]
咏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
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為
[illegible]隱隱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
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東方朔集序　呂兆禧

漢孝武皇帝時以功利御天下而興朝之士執
功利應者雖勛略善敗相當夫固乘雲之勢使
畢其顧效術上下無餘力矣東方先生挾奇當
世藉役規模踵武要不越鴈行功名耳矧際會
靡常為英雄去取哉於是圂其用以消搖乎神
龍項下薄雨露而攖雷霆優游四十年所忘其
榮辱焉然一時馳騖之流人人攫富貴以自愉
快其視先生奚啻若有亡顧倏忽成敗與朝華
爭旦夕者既十之九而食息淵乾佹卒全首領
謂不世出者又不當先生一劌也嗚呼觀此則
先生足跡之下寧直烟霄上哉老氏曰我獨異
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豈先生之謂耶世說多言

其仙去人或覆之蓋不知先生有以探道家之真者即無然不可謂冲舉於漢廷纓緌間乎余自結髮慕古嚮往其人因裒集遺文置諸座右庶幾免言論於千祀云

與李學論　　鄧志謨

足下居冷甛頗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俸粟一囊無能多侏儒拙撮薄甚也何物西王母而謂其兦賴斥之乎然足下有黃花徑也自為陶元亮足矣

事　　胡伯始

胡伯始曰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為給事中朔乃名儒劉向諫議大夫為給事中乃向國戚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目

名公文類下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

明海鹽朱維陛輯次

名公文類下

兩都賦序　班固

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襃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公孫弘贊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歲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與

答魏太子牋　吴質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謹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劉
徐生庶幾馬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絶交書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栁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和謝宣城

王喬飛鳧踢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

玄圃石室銘　江　摠

偃巖石楡偃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華紫烟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從構寖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蕋珠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摇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静朔去偷死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户恣登臨迎春荐近避暑涼深秋雲捲閣冬霰停陰桐棲鳳栗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

作兩弦誦餘陳仁智為賞河曲停遊洛濱息恡
祥梨吐秀端燕流響一物或鑴萬國斯仰

早朝議　王　維

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迎言盡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

偓去　王世貞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偓去者理或有之盖天地沖美秀特之氣此子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西入瑶池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沖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為遮須國王蔡邕為修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為侍中王茂弘為尚書令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為太陽都録大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白居易為海山院主韓退之為真官范萊公為閻浮提王石曼卿為芙蓉城主蘇子瞻為奎宿劉景文為雷部掌事沈文通為地下曹司杜少陵生

前為文星典史及其歿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
游江湖稱散僊近顏太保呂臣嘗三獲徐昌穀
任第二殿帝君後詹事深將終之夕亦預擬之
其事尤奇怪予别有紀

隱說　　謝天瑞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
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
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
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
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
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西從事不
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
朝市小隱任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
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東方先生類語卷十六終

後跋

古來不遇之士往往好採夫幽憤者權
以舒情寫志是故東方先生寡偶少徒
與屈平履忠被讒不甚相懸遂作七諫
以憫之隱然憫己之不獲伸其諫也幸
遭孝武不必過守西山之節遂拙畜陽
工柳下以誡子斯又明示夫已有時宜
足以偕物變化無忝抱璧之寃終不白
於天下爰設客難以斷此志而客難一
出後之不得志者又各祖其說而希自
解諭楊雄以守玄作解嘲班固以明宋
作答賓戲蔡邕又斟酌群言作釋誨至

若崔駰達旨崔寔答譏皆自客難起之
也余揣生平較數子不遇尤甚愧不知
文不能出一語上尾諸作爲千古稱快
聊舉先生之宜遇不遇者彙次鏤刻徵
寓表章之意或以雕蟲之技薄之
也陛跋

東方類語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維陛撰維陛海鹽人是書皆輯錄漢東方朔事跡自列傳別傳外傳以及瑣語神異經十洲記諸書無不採撮創立十目分爲內外二篇內篇記其常事外篇則涉神仙家言其條例內辨史記東郭先生爲臨淄人與東方朔之爲厭次人地各不同自來引用多悞亦稍有考核然其徵引猥襍究不能出小說之門徑不足據也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

〔明〕司馬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馬祉刻三十五年司馬露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提要

新刻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序

涑水源流序者為司馬文正公後裔而作也司馬氏之先為河内人晋安平獻王孚之後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于河東安邑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定居焉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至宋元祐而文正公以相業顯夏實其桑梓之墟也高宗南渡時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蹕從遷家于會稽之山陰而夏之故里寖微寥寥遂無人矣胡元竊據子姓靡有仕者

明興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廷芳竹始祀公于山陰廷芳子大司成恂發解京闈官給舍封王潞州過夏展祀恂之從弟軫助教國學軫之子曰垔曰埰垔登進

士高第歷侍御球往奉祀充博士弟子員
夏人咸愛敬之尋以父喪還越未及復往
而卒至十五世孫曰相者起家進士為比
部郎慮囚　畿輔至夏祭掃慨然有卜築
之志侍御潛江初公為營第宅以待之後
因大獄事秉正罷官弗果相四子曰初曰
祿曰法曰祉嘗召諸子而命之曰木有本

水有源吾文祖墳祠遠在夏縣祭奠久虛
予心悼焉傷哉遺矣悼于遠徙若等有能
成吾志者吾即死瞑目也已而初癸丑登
第遇夏人希遷焉予戀卒業太學因與訂
擬還夏尋知巴陵卒于官亦弗克諧所頋
隆慶改元祉偕初之子暐晰遵遺訓負譜
牒以往祠墓之荒廢者修之院宇之頹圮

者葺之土田之湮蕪者墾闢之夏人歎忻
鼓舞僉舉手曰司馬相公之後復有人也
而癸酉秋祉領鄉薦晰即第一人明年祉
成進士今守邵武丙子秋暐尋復領薦于
鄉猗歟盛哉夫以文正公之碩德大業彌
宇宙而照千載固宜其似續綿綿而不絕
也而守祠墓者僅一二緇黃之輩竟無一

弱息以灑麥飯于松楸之下迄今五百年
來而其間或有志而未遑或逡巡而莫決
或已去而復還甚至夏奠掃者才四五耳
至于今諸賢毅然以往一洛不為外議所撓
齊之科第聯芳桂蘭競秀赫然有聲于南
北此豈非文正公積德于冥冥之中而致
然耶抑亦天地氣數固有時而非人所

能強耶余于是而知涑水之流所以濬其源者為不誣云邵武君既梓公全集及所為家範傳之遠邇而宗晦子朏又輯其先世所遺為源流集略八卷纘承之意良已勤矣夫崑崙之水始于一派而其既也乃至轟雷霆吞日月混太虛彌六合于九瀦而為川匯而為河蓄而為江停而為湖靡

不由之何者其源深故其流長也文正公勲業弸天地聲猷貫古今浸浸乎深仁厚澤濩漑而滋潤者奚啻崑崙哉則夫今日之雲仍踵接謂非其支流餘潤之所及不可也諸君子遡流窮源既于桑梓之墟沐浴其遺澤矣廼不佞僃不能無說焉昔蘇文忠撰公隧碑之文亹亹數千言不啻詳矣而蔽之以二言曰誠與一乃知公之相業所以炳焯麗映者其源固自誠一中來也諸君子尚于其誠一者而庶幾之以之正心以之修身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不惟可以策名彝鼎垂芳竹帛而于文正公之心源終無負矣斯其為涑水之源流也夫斯其為涑水之源流也夫

萬曆丁亥暮夏之吉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國子監祭酒
國史修撰會稽康洲羅萬化頓首拜譔

涑水源流集畧引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者以余祖　文正公家世晋河東夏甸之髙堠里涑水西環因其地而名之也當其時諸人輩出著作夥矣而播遷之後文獻中微所謂存什一于千伯悪能復睹其詳哉集以略名傷弗備也然而猶幸是什一之存采而輯之則以示所承爾蓋余生也晚適丁家業零替父兄傳経乜郡髫時偶見所遺

先朝告身數通者英韜德一卷夫父按察公重修譜

系一帙輙檢拾于槃囊敗笥中什襲珍之弱冠負笈西遊返故里日往来于先祠丘壠之上拂拭古碣及壁字留題銖收錙貯日積月累已復取希迁馬氏所修邑志凢述吾宗家世者謹書備録漸以成帙合之于前所遺覦而喜曰斯亦足以稱余氏源流之槩矣或曰而祖徽懿載之國史名字貫系詳於家乘章章今昔如日中天是編不已贅乎嘶曰不然自先文正公居于河洛竄于鳴條而曽孫開國公扈遷東粤家于會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代次相承凢十餘世於其北人以涑水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失祖有味乎太史呂文簡公之言哉之編所輯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實繼之以制誥圖跋之傳終之以紀述標題之富或作而裕後或述而輝前溯流窮源種種具矣蓋國史之所未備而家乘之不及詳者也昔太史公成史記而竟厥考之業文正公蔵先集而重手澤之存其他君寶遺笏襲遺矢消散衣寸壤之類兢兢弗失覩其物如挹其容保其貽如聆其嗌矧夫作述是関源

委所自尤有大焉者哉可使之委汨巳乎言者唯唯遂付諸剞劂氏而以是語引其端

萬曆丁亥秋七月吉日不肖孫司馬晰頓首謹識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一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行實小傳

晰曰余氏自休父受姓之後代有聞人如太史公父子以良史著於漢安平獻王以賢藩著於晉而厥後最著者則有宋熙寧元祐之間文正公父子祖孫兄弟輝映後先爲名臣鉅儒其籍貫資祠具在夏甸故邑志獨詳焉越之子姓宗之爲近譜系

歷歷可遡余採行實邑志中而首揭之如左昭世德而見源流之自也

司馬池字和中光之父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塟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以文章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名臣由鳳翔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後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真名節士乃擢天章閣待制以光貴贈太師溫國公初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公心動夜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家得無與乎行至宮門徘徊不入語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溫公以誠爲入門而卒成大儒池庭訓之力也宋史有傳父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耀州富平令以池貴贈太常少卿光作相贈太子太傅龎莊敏公稱其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

所造墓表今其石剝落不可讀但蘇文忠公撰其制詞有曰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雖進止於一命則其賢可知矣恨藏書不備莫稽其詳故附於此

司馬旦字伯康清直強敏由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祁縣知梁山軍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使事在在有惠政及人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澹泊無欲奉養茍完人不見其貴與人交以信義喜賙其急與弟光友愛尤篤光

光平昔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被召門下侍
郎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
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許
位天下方懼光之終不出及聞皆欣然曰長者之
言也與弟光富弼文彥博諸賢為真率會衣冠偉
然所至都人聚觀之公生於丙午又與程珦諸賢
為同甲會賦詩繪像世為盛事比唐九老云宋史
有傳
司馬光字君實生而神異不喜華靡年七歲與群兒

戲一兒墜水甕中群兒皆走公即以石擊甕水迸
兒得出公活人手段已見於童稚之時年二十中
進士甲科通判并州仁宗嘉祐六年擢同判尚書
禮部言日食不滿分而雨不當賀帝從之是年知
諫院時儲嗣未立入對首言之欲選宗室為繼嗣
帝納之遂立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復進三劄五
規帝皆嘉納英宗即位兩宮為左右讒搆有隙京
師大雨水公極言讒賊離間之罪勸帝進孝道自
是兩宮之情漸釋治平三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兼

侍講神宗即位以公為翰林學士力辭不許未幾
又為御史中丞時帝欲大用公拜樞密副使王安
石呂惠卿力阻之以道不行固辭疏凡七上乃收
還誥勑為翰林學士與范祖禹劉恕黃庭堅子康
同修資治通鑑熙寧四年以公判西京留臺公上
疏力辭久之乃從其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歸洛
自是絕口不言天下事築園號獨樂時與邵堯夫
同寓洛中人化其德有不善曰勿令司馬端明邵
先生知公退安石惠卿輩遂專用事變祖宗法天

下騷然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詔公為資政殿學
士降詔奬諭哲宗立宣仁聖烈太后高氏同聽政
知天下苦新法首起公為門下侍郎公以天下為
己任變新法又進為尚書左僕射與呂公著同心
輔政民懽欣鼓舞甚於更生遼人勑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在位九月而薨太
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
謚文正京師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及如夏葵送者如哭私親嶺南登州父老亦

栢塋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哲
宗親篆忠清粹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樹諸墓
道理宗寶慶二年圖公像于昭勲崇德閣度宗咸
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録其後訪之夏縣無人移文於浙復其家所著
有資治通鑑傳家集稽古録通鑑考異歷年圖通
歷百官公卿表翰林詞草註古文孝經易說註繫
辭註老子道德論註太玄經大學中庸義註楊子
文中子補傳河外諮目書儀家範續詩話遊山行

記瞥問潜虛集等書傳于世呂氏中曰天將祿人
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
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
馬光慭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
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
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
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
所係也
司馬里字昭遠温公再從兄也父曰沂贈尚書都官

郎中以孝謹稱喜周鄉人而自以惡衣蔬食終其
身舉進士釋褐龐籍為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
州將不法里平居與之懽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
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
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取之終
太常少卿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
勁直善為詩多為人所傳誦宋史有傳
司馬宣字周卿温公再從兄也父曰浩贈衛尉卿為
人尚義於宗族恩尤篤贍孀婦孤兒皆獲其所族

積二十九喪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賴浩
教以文學取進士宣以蔭補官累官至駕部員外
郎初為華州司戶參軍時獄囚負冤得直者甚衆
及以母憂去任直寃者炷香於頂臂以送之當官
公直能知小民情偽為人沉厚寛裕喜慍不形性
恬靜不自矜譽及卒聞者無不嘆惜温公撰墓銘
司馬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
過人慱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居母憂勺水不入口
者三日扶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温公居洛士之從

學於公者退與康語未嘗無所得塗之人見其容
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公之子也公修通鑑康
有助焉公喪執禮如毋哀毀過之治喪用禮經得
遺恩悉以與族人爲講官上疏陳前世治少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勅其君及時向
學守天下大器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最純正
陳王道尤宜觀覽既病猶力觧孟子二卷會除諫
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
無所恨矣及卒公卿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爲

人廉絜口不言財初立温公神道碑帝遣使賜白
金三千两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入
京師納之乃止范祖禹爲誌其墓宋史有傳

司馬富字希道旦之仲子善屬文仕爲承議郎通判
陜州事

司馬宏旦之季子性剛正紹聖黨事起上書論辯得
罪謫永州終陳留令卒死於黨禍

司馬京字亢宗温公再從子父曰谌爲人謹厚孝友
自幼無子弟之過賜尚書比部郎中京以蔭補官
宗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事爲人強直幹敏
所至吏民稱之

司馬朴字文季少育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爲
官父宏因黨禍死朴徙跣負柩還靖康初金人次
汴郊命朴使之虜以賢者之後待之加禮乃止心
腹諭以亟求講觧復命任事者疑不决都城陷徽
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狩又貽書
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趙門
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公

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
崩奉使宋弁欲先請然後制服公曰爲臣子聞君
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
衰朝夕哭金主亦義而不問金命爲行臺左丞力
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
書謚曰忠絜宋史有傳

司馬植父康卒植幼宣仁后憫之吕大防謂康素以
邵伯温爲可託請以伯温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温既至官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

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
司馬桂字才伯富之子温國公之從孫博學能文仕
至司戶參軍
司馬伋字季思温公曾孫出鎮廣州終開國伯吏部
侍郎所交皆天下名士洪邁韓樂與之遊凡温公
之書必梓行之於資治通鑑得公凡例于殘稿中
撮其要例傳於世予奉之言大明克昌家學大有
功于文正高宗南渡扈從寓杭今為會稽山陰之
始祖云

附録
司馬恂字恂如温公十二世孫家貧竭力事母正統
九年甲子順天鄉試第一人拜官諫垣奉使高麗
節氣方勁王尊禮特異不受餽遺高麗刻其文至
今傳誦
英廟復辟極言人臣懷二心者時石亨曹吉祥勢傾
中外人趨附之公獨簡重自持及亨敗附者多獲
罪公以正直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國子祭酒慎執
禮度不徇人情

上幸太學殊加禮待卒於官追贈禮部侍郎祀鄉賢
會稽邑乘有傳任禮科時奉 命封 王潞州至夏拜揭
司馬相字邦柱温公十五世孫父公韜家貧傳經亡
郡遇害客死公方弱冠痛號跣奔負飯歸葬事繼
母撫異母弟孝友終始無間正德十六年辛巳登
進士仕刑曹以
欽明李福達大獄事持法罷官歸田里杜門課子日
唯吟詠自娛足跡不至公門絕請託卻餽遺如是
者甫二十年性尤澹於聲色貨利即俸餘悉推諸

弟而自以敝衣蔬食終其身鄉評韙之
司馬初字元甫相之長子父遘疾數年朝夕侍奉湯
藥未嘗少懈及卒經營喪具備嘗艱苦且家計蕭
然食指更衆力學課徒以供母氏滫瀡及贍養一
家與諸弟不分爾汝嘉靖癸丑第進士授巴陵令
常祿外毫無所染事有不便於民者豎之汲汲如
恐不及不恤一身利害丙辰冬入
覲鈇費貸舉丁巳夏卒於官竭囊不足以斂諸後事
周諸當途者始給士民哀而思之性耽經史居常

原缺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二

温公十六世孫社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誥勅恩命

晰曰余祖待制公而下奕世顯矣異時制勅歲久蓋多散佚而見存若干卷並為先朝故物逓傳迄今尾繫以名公跋語錄而鋟梓示世守也至

國朝　恩命亦以類附重顯揚而并見貽裕之遠云

宋温國文正公自宣德郎授行大理評事勅

勅宣德郎將作監主簿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司馬光賦性奇偉臨事矯敏能勤學業不墜家聲自介供藩條更歲比擢從近署參屬士官思蓋所長以稗其上可特授行大理評事依舊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事散官如故

慶曆五年六月　十六　日

跋

司馬文正公德言功烈炳於當時垂於後世乎於華貊貽於子孫方正學謂伊周而後惟公一人知言哉此卷為

仁宗朝自宣德郎授大理評事時制勅固後此而為名中丞名諫議名學士以至名宰執者之權輿也裔孫邦柱子相出以示余余嘉其起家寒素秉正履方即今用大夫罷政里居且蕭然環堵而獨告身圖卷種種舊物尚存笈笥非其世德作求知所輕重惡能保有至是於乎數百載而下不墜家聲可謂後先濟美者矣余故重有嘉焉而樂道之匪止以同心蘭結好也

明嘉靖九年庚寅莫春初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院庶吉士尹秭左給事中山陰汪應軫予宿甫書

温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勅

勅竊惟前代隆名之主曷嘗不尊禮儒術講論政理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

有唐故事尤盛而褚馬聯造道風茂馬朕承
列聖之後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蹈道
之士緝熙光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體常守正有求福不
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知治亂興懷之跡茲可
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未達也而以兩久縻風憲之
任鮮克燕見使朕不聞道術之啓中甚憮然今將啟
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職復兼進

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倍朕之益豈不大哉往
祇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

治平四年九月　二十四　日

跋

神宗即位之初御史中丞王陶劾韓忠獻公琦不
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由此罷陶而司馬文正
公自翰林學士代為中丞公言陶罷而宰臣終不
押班則中丞不可復為矣忠獻於是押班而公始
就職其後論事切直每每如此上不能盡從之乃
託言資其經筵啓沃還公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其實不欲公居言路爾時呂正獻公公著知通進
銀臺司封還其告上命以告直付公不由銀臺正
獻因此乞罷此告是也公既還翰林被命專脩資
治通鑑以備進講先出御製序以賜之故告辭言
公深於史學述上意也予謂公之學豈但深於史
而不深於經者於此而觀其去就進退之不苟於
終身而究其德言功烈之不玷孰經學如之哉時

論以史學歸於公而以經學歸於王安石神宗感
之置公於散地使專脩史置安石於政地使兼脩
經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卒以此獘天下檄
公承其後而起救之幾不可為矣自有經以來學
焉而成輔相之業終於以相業配享其君以學術
從祀其師者三代以下公一人而已何其盛哉公
之後人恂由明經魁選為給事中春坊贊善寶藏
此告出以示予敬書其後而歸之

天順元年丁丑孟冬時[illegible]日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通政司左叅議兼翰林院

侍講永新劉定之書

此温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勑也考
宋史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公爲御史中丞纔五月
因論張方平不協物望罷還經幄是年安石始用
事而杜鵑至洛陽未幾公以論新法不合歸洛十
有五年而相相一年而卒章蔡安呂輩弹冠相慶
矣于時公脩資治通鑑制詞謂深于史學帝非知
公者也而又蔽于安石卒為基禍之主惜哉

萬曆十二年甲申四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晋陽王道行書

温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加柱國食實封二伯戶勑

勑朕紹休鴻業夙夜兢兢稽考典章祇見
郊廟以祈貺施保佑生民故傳曰無所不通謂盡覆
載之有以饗于
帝詩云莫匪爾極謂因高厚之配以尊其親上下既
交通遐均霈屬兹已事宜以加褒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
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
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上護
軍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
馬光早以儒學躋于近列諫垣憲府向多開陳經席
禁林居有譔述屬兹郊廟之事乃恭侍祠之勤宇内
慶流豈後恩典逐進勳等仍衍食封懋哉欽承毋忘
爾守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知制誥加柱國食實封貳伯戶散官差遣封賜
如故

熙寧元年十一月　十二　日

跋

右爲熙寧元年神宗南郊禮成加公柱國食實封
貳伯戶勑也蓋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
勑尾署大臣公亮珪京鼎臣諸名年月誥身並壓
印文不用御璽皆與今　制異制詞爾雅行草猶
有筆意出治平勑上是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
郊勿賜金帛下學士議公與金陵爭論理財至有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大相牴牾有去志矣讀是勅
想見其人言論風采凜凜倘昨日事予孫保之如
天球河圖可也

萬曆甲申四月朔太原王道行明甫䟦

温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勅

勅槩嶽之書論譔所職以資良直之美用暢婉微之
風我得名才允當遴選以爾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脩歷代君臣事迹
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

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内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實封貳伯户賜紫金
魚袋司馬光學足以通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之
華執經露門視詔鑾苑而介靖之操既表儀於禁塗
論議之公亦補削於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難其人
所以謹後世之傳明四方之志載筆之命皆曰爾宜
固能詳前代著作之規舉一時衰沮之法惟爾所善
弗假訓言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兼侍
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
賜如故

熙寧二年八月　日

䟦

此宋神宗手勅温國公製也攷公在英宗時約戢
國至泰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因命續其事
比神宗嗣服定公續事會此故勅中至惓惓焉神
宗繼述大孝即此槩見而公守職循業用成君德
非道德博聞之臣乎裔孫省元宗晦氏過而示予
予讀之竊用私幸以爲猶及見之也又因以仰嘆

有宋君臣際會隆盛庶幾太上都俞之風而司馬
祖孫相承之美歷千百年而如見皆人世奇絕事
也書用識我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月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
司右叅議稷山梁綱書于知止軒

温國文正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勅

門下帥群臣宿道而鄉方在慎取相佐王者脩政
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耿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
不敢忘

六聖之休注意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敷
告外廷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封壹阡貳伯戶司馬
光受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
以知先王之言述事
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
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
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幾必
先教化之意辯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

僉言褒加異數越外左掖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
衍爰田倍敦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
雨以之順下遂宇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
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為之基枝
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可特授
依前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
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制可　給事中臣純仁等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元祐元年閏二月　日
宋開國伯伋自右奉議郎轉右承議郎勑
尚書吏部
磨勘到右奉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司馬伋
右壹人擬轉右承議郎差遣賜如故
參知政事臣蔡

侍郎兼權尚書臣景夏等言
謹件司馬伋等貳人擬官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告右承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賜緋魚袋司馬伋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隆興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開國伯伋父右承議郎槙贈右朝散郎誥勑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
與封贈右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
權刑部侍郎司馬伋故父任承奉郎贈右承議郎槙
亡父擬贈右朝散郎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大猷等言
謹擬沈文等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中
聞謹奏
告贈右朝散郎司馬槙男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

跋

此宋乾道六年刑部侍郎司馬公伋以遇郊祀恩
贈其父槙誥也其裔孫福建憲副使其子公輊持
以示寬寬閱宋之南遷公從行入越故越中有司
馬氏自公始蓋歷四百年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
因温國之德基于先亦公有以保其族而衍之此
憲副君之所以惓惓不能忘也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長洲吳寬書

開國伯以右朝散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勑
勑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司馬伋中
戶三家之賦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糧可贍一騎此
前史養兵之論亦後人計費之言悉仰給於度支寧
不傷於國力然則統之民部臨以王官庶乎其宜也
以爾性有通方才無滯用以大賢之後為當世之稱
前者占蘭省之名即賛天官之武選條理甚析姦欺
不生式嘻爾能可司軍賦爰以國計之重遂正版曹
之名委屬益優欽對毋怠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
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賜如故
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開國伯以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知廣州軍
州經略安撫都總管勑
勑右朝散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臨安
府判官司馬伋治人莫如嗇律貪在乎廉嗇禹為鎮
邈在一隅蠻琛海貴舳艫相屬古來賢守若吳隱之
之端潔宋廣平之剛方善政猶存侍人而舉爾名德

之後清白有傳故家流風已足以感服況躬行其化
而表率之乎更迭之制姑從所請論譔之職用寵其
行遵爾祖訓宣吾教條使民知朕不忘遠之意為官
擇人顧不美歟可特授依前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
撰權知廣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廣
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填程祐之
闕仍借紫候廻日却依舊服色

乾道八年八月十五日

跋

自宋室南遷中原文獻半徙江右今其它氏子姓
予不能知而獨司馬文正公之後代有聞人用能
以經術科第世其家予司理平陽時則識今邵武
公敘甫氏祉於諸生中而今復識其猶子孝廉宗
晦氏晰宗晦一日出家藏耆英會圖積德贈言及
誥勑數通示余作而請曰不肖晰祖溫國文正公
以世計凡十有七矣系籍夏縣墓祠碑碣具存迨
公曾孫開國伯伋以吏部侍郎扈蹕遷會稽因家
焉自是夏邑之蒸嘗無主矣先大父按察公相起
家進士為比部郎遂歸灑掃慨然欲卜築定居亟
以大獄棄法解組州來父巴陵公初繼登進士並
仕尋卒于官頗奕世仕進顯矣而家儲無儋石巴
陵公卒之日至無以為歛世業所傳遁者惟告身
數卷及圖書數策而已小子肇佩先人遺志而來
倖徼一第所藉於不斬之澤匪偶也頃公錫之言
以垂不朽予閱之嘆曰嗟嗟物久則敝器故則毀
未有能閱世長存者斯物理大較也今去文正公
之時凡幾伯載亡論本支如開國諸公能紹庥承

德有聲於宋即數十世之後而猶然綿綿奕奕盛
傳美彰有是哉積德長久之言公蓋不我誣也藉
使公以千駟萬鍾詒諸後譬之過眼煙雲倏忽聚
散詎能耀當時而裕後世使五百餘年舊物與其
子孫並存而無恙哉若欲不朽而先人無亦繹勑
詞中所言遵爾祖訓乎而祖以誠一褆躬範世以
仁明武立朝格君形之規劄記之史乘昭昭也若
其適追來孝永終令譽則[illegible]如持左券繼
自今雖百代無斁公之言不誣于前而願誣于後

邪宗晦勉乎哉余聞吳越人言按察公父子姓
行吾清作求世德惜其未究厥施而對揚光大之
責寧以遺之敬甫宗晦氏諸君今敬甫宗晦砥志
飭躬動循矩矱彬彬質有其文天之所以興司馬
氏而司馬氏之所以畬與者殆駸駸未艾乎若然
則謂之不朽也亦宜而非以予言重也宗晦勉乎哉
萬曆甲申孟秋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雍丘侯于趙書於晉陽公署之養性軒

明祭酒司馬恂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儲貳天下之本必簡賢德爲之輔導祭酒
大司成之職教育天下英才爲致治之具無斯二
職非經術淹懿學問該博者曷克以稱爾故詹事
府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司馬恂早以鄉舉擢居
近侍累遷今職素履弗渝方期倚毗之際何遽早
罹淪謝眷兹儒碩良用悼嗟兹特錫之誥命贈爾
爲中順大夫職如故尚其歆服承慰冥靈
成化三年五月初七日
南京都察院司務司馬垚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都察院之設司務所以稽考公文
關防出入秩雖卑而任則要矣爾南京都察院司

務司馬莊錢身胄監権任今官歷歲滋多克勤且
慎是用進爾階登仕佐郎錫之勅命以為爾榮尚
益懋脩圖稱斯任庶獲後效無忝訓詞欽哉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晰曰莊恂之次子山衆人歷官工部都水司郎
中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父母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孝奉兩宮載衆尊親之典恩加百辟肆
推錫類之仁顧遺訓之有徵豈褒封之可憾存亡
非異今古攸同爾司馬公韜乃刑部四川清吏司
主事相之父詩禮名門郡庠嘉士孝親敬長全至
行以無愆尚義存仁播休風而未泯篤生偉嗣榮
列霜曹捘家訓為可徵介國恩之肇貴式彰餘慶
永闡幽光茲特贈為承德郎刑部四川清吏司主
事嗚呼道行具存庶沉傳于不朽幽靈若在尚欽

享于無窮
勅曰教育無隆母德不殊于父寵恩並茂君心實體
乎臣緣人子之至情為國家之定制爾樹攸繫激
勸是關爾張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
之母儉勤無怠慈孝成全儷坤道以相夫克稱道
範佑義方而訓子非階顯榮徽儀儷之澤猶存而
風木之懷彌切爰頒涣典用慰孝思茲特贈為安
人庶慈靈之有知服休光于無斁

勅曰母道尊于配父豈惟鞠育之勞子心切于顯親
特重褒封之典蓋禮有緣義而起故恩必以類而
推爾謝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之繼
母出自令族歸于喬門順正從夫心专敦于內助
勤劳視子恩實同于所生禄養方隆賢名允著涣
揚綸命用示寵光茲特封為太安人庶膺誌恨之
華益衍庭闈之樂
制 命
嘉靖二年六月十五日
之 寶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并妻

朝而復舊爵然方
覃恩時尚未得請
制詞所謂限於父者為此故也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祉并妻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古之聖王畫象而民不犯朕甚慕焉今司
憲之屬咸秉明清典是刑罰以贊協中之化粤有

大賚其共承之爾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祉
性資端愨才識純明爰擢藉于賢科遂服官于憲
署俾精研律例參聽獄情祇列之初會茲慶典是
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虞廷作士刑期
無刑周室訓官辟以止辟爾尚慎乃攸司副朕德
意爾亦有永問哉
勅曰夫錫命之典溯自大廷而從爵之章逮于中闈
良以褆躬媲德有相成之義也爾刑部河南清吏
司主事司馬祉妻朱氏毓秀名家作嬪喆士內含

之身外佐清修爾夫績學服官內德之茂徵已是
用封爾為安人肇膺綸綍之華尚勵蘋蘩之職
勅命
萬曆六年四月十九日
之寶
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祉勅
勅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祉今命爾提督管理福建
都司并行都司一十七衛所屯田子粒兼管一省
水利爾于屯田事務必須督令以時耕種依期徵
納禁革投放奸弊軍民有告爭田土者就行踏勘

分斷其該管官吏旗軍及勢豪無藉之徒敢有侵
占及剝削下屯軍士侵占屯田包攬屯糧拖欠不
完者悉聽爾從公追究量情懲治應拏問者究問
如律應奏請者參奏來聞仍依見行事例于各該
屯所倉廒蓄積預備米糧等項遇有饑荒一體賑
濟所問囚犯或有應追入官贓罰就發所司收掌
候米穀價賤收糴入倉以備賑濟其各衛所月粮
軍需等項一應錢糧奸弊俱聽爾兼管稽考責令
首領文職官經手不許本衛徑委千百户鎮撫等

官所屬官員或有倚恃威力故相沮撓及徇私作
弊不畏公法者爾即叅奏處治水利則每年二三
月間須親詣各府州縣督令治農官員各將境内
汀岸陂塘堋堰責令得利人户以時疏濬深通務
使蓄洩有備旱澇無虞如有富豪勢要之家侵占
阻截應拏問叅奏者亦聽爾從宜區處每年終仍
備將修濬過丈尺造册送部查考以憑陟黜爾受
兹委任尤宜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俾屯糧充足
水利興舉斯爲稱職如或奸弊不除虛應故事責
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嘉靖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二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三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碑碣紀述

晰曰待制公而前久遠難攷自公而下凡四世
皆塋於涑水南原鳴條岡上今松楸翁仲森森
壘壘而珉碣竪於其次大者如蘇長公所撰書
神道碑雖爲悖亡奸黨仆磨而
御篆及龜趺尚存無恙即後人倣長公字跡而
摹鐫者猶有筆意其它洎修塋紀述亦皆名公
筆也不肖聞嘗拂刷手錄及采邑志而輯爲二
卷至于修祠有記而祭章而詩咏在墓左與縣
治之祠宇中者輯爲二卷皆所以存古蹟而寄
永思也

銘狀

宋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龎籍 宋名臣謚莊敏公

君諱池字和中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之後王之
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陜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

子孫因定居遂為里人馬曾祖林祖政當五代叔運
不求仕達皆以氣節鄉黨嚴尊之考炫舉進士仕至
耀州富平令以府君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妣皇甫氏
追封安定縣太君少卿治行大節具於張唐卿所造
墓表云府君方嚴重默見於鄙慨志度淵邃人莫窺
其際讀書研求精意不喜屑末為文根於正道不為
琱琢而億事度物燭見其遠先是運兩池鹽率由蒲
坂亂實津截大陽經底柱之險路迂且惡並道中有
建白開峪山道自聞喜抵垣曲比前運減費什六七

陝人無賢愚皆推服其功時府君未冠獨曰鹽利通
流諸夏前之議運者未知此道之便公利人歎有而
不知知而不為謂前人無智者乎殆有巨害於其間
耳衆皆少之而不然其夏山水潰出運車洎人牛漂
流者不可勝計道遂廢衆始服焉景德二年進士及
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勤愛民聞縣宰陳中
孚傲很人也待府君驕慢而奉之益恭不阿意以隨
其曲不求訛以彰其過人皆重之歷睦州建德益州
郫縣二尉郫民忽有訛言云戍兵將變又云群蛮已

叛富室爭瘞珍貨盜賊匿林野人心蠢騷知辛聞丘夢
松陽託宅事詣府避之府君攝行縣政適在正月之
望乃命開郭門燃燈恣民游樂達中吏叩頭爭之一
不聽惑由是人心安訛言止考滿縉紳為能者十有
三輩遷鄭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
交薦拜秘書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舉
徙知遂州小溪縣就除本省丞秩滿選朝官能閫閣
劉學士燁出知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
拜太常博士留守通判闕後以為升數月入為群牧

判官任中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
路轉運使進曹度支兩兵部代還固求外職知鳳翔
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
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又以戶部判官召到省
改判鹽鐵勾院上滋欲進擢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
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數上疏言得失歷
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景祐末以天章閣待制知
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除遷兵部郎中仍前職知杭州
徙虢州晉州慶曆元年十二月癸未以疾終於郡治

之安靖堂享年六十三先娶曾氏無子亡後娶聶氏
秘閣校理震之女封錢塘縣君才淑之懿孝睦之行
著於閨門而稱於鄉黨焉生九府君一年而逝三子旦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服中改太常寺奉禮郎望早秀
而夭先進士高等以將作監主簿簽書平江軍節度
判官公事旦光皆文雅夙成而有清直之風是可知
遺執之不墜矣女一人適悴陵崔毅孫二人良試將
作監主簿富試中書省正字府君之捐背旦光泣護
旅櫬歸於故鄉二年八月癸酉塟於涑水南原之鼎

村以從先塋二夫人祔謹按府君之為人奉身儉潔
而臨財無吝始少卿之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
君一毫不留盡奉諸父而日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
釐益不克身常乘驢人皆信其真素不謂矯詭安於
靜退恬於榮利優游銓調十七年它人為之憤歎而
處之怡然先朝以馬政之入專付樞密且許自擇其
僚得判官者其選次不[illegible]佐京府計省則出為糾[illegible]
漕運時情奔兢惟恐失[illegible]察使當侍中利用與[illegible]
君無素采公論而薦辟[illegible]門召命即授[illegible]河[illegible]府[illegible]

請不赴吉下敦遣乃行就職時曹之權皷爀灼天下
趨比之者盡脂韋囁嚅之態府君端愨自守非公事
未嘗私造已見其勢僶禍速然以交跡不克規之洎
曹之難貶坐朋附得斥逐者十數人衆羡其先見而
完府君曰在次闕召謂入為御史非所樂故辭苟知
曹公舉佐群牧登即行矣自足不出一語彰曹之短
誦言嗟痛之士夫益服其行在岐下朝廷虛諫院以
召之府君謂諫諍之職不過二途或犯顏箴闕以盡
臣節或吐剛養望以取貴仕是不害身則喪名烏能

兩全之決志請讓為時所稱及在益鈇歲滿守司進
擬適為權近所毀故上初無恩言俄曰是嘗辭群牧
諫院者真名節士乃有天章閣之拜惟君知臣豈虛
也哉府君生平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盡規切知人
之善面則勵之背則揚之為政大抵以正綱紀塞僥
倖抑權豪恤孤弱為心尤不好名譽在餘杭不飾廚
傳不樂遊宴以靜臨下而事益簡寡以公制物而奸
無私謁亦以是獲愆惡而罷去退處小郡未嘗芥蔕
於心亦不以曲直之理而思校焉初府君以狐介之

節無左右之助自進直太史入副綱憲以至於登內
閣為侍臣實由天子特知之在先山時為者已衆一
夕夢吏銓引對遥望衮宁天姿尚幼時真廟撫運既
驚寤背汗洽而不敢言因默念非敗之期方遠俄而
代歸鈞校於天官對有日矣自以夢兆絶無遷望屬
先聖遜裕思簡政以便順養今上在春宮有詔非大
除拜大刑政皆皇儲决之後數日有司旂引於資善
堂仰瞻睟表一如夢中豈龍德飛見必示明於冥兆
也將君臣感會皆楙契於未形邪不然何神明覺諭

昭晰之如是乎籍獲棲府君之游舊矣始聯事於群
牧後籍為户部判官府君實本部副使遂同為待制
臣故知周而契篤旦光洎猶子里求惟徽懿謀列金
石泣書行實見求撰次籍以制兵監邊方事之劇無
復棲念於文矣然以和中之知與二三子之勤請曷
敢不勉銘之銘曰

禍萌惟微　見之者明　我知既效　時云弗矜
權人為推　常心所崇　我方拒避　嚴敕乃行
勢盈禍速　罪逮比朋　先見之哲　推而不膺
帝求諍臣　詔來自京　懋章以辭　收命於成
嗚呼和中　懷此明識　始終險夷　莫匪清德
衆人皆進　我獨退之　衆人多回　我獨直之
直豈我名　退惟我當　誰其知之　哲君惟皇
道退命否　鬱矣其亡　琢茲溫碑　永識端良

宋贈衛尉卿司馬府君墓表　溫公

府君諱浩於太尉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
墓碣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皆不仕府君少攻詩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絶意不復有進於有司

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愷尚義氣於宗族恩尤
篤司馬氏累世共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
衣食以贍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
年始終無私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
積二十九喪久未之葬府君倭行祖墓之西相地為
新塋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
君識其儁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
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
溉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

將不足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埭於下流
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於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
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丙塋
初娶張氏早終生女適解人南公佐公佐兆進士得
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
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八十宣用
太尉公蔭補郊舍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
梁山軍令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
為政吏民不能欺既非朝恩贈府君官至衛尉卿夫

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之君子必論
撰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
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八年九月庚辰也

宋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表　王安石
宋臨川人謚荊國公

君姓司馬氏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
出於晉安平獻王孚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河東安
邑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自唐以來降在
畎畝而君之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然累世未嘗
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貧無以贍君幼孝謹父兄
悉以家事付之能儉勤以成其家當是時田不加廣
又未嘗為商賈計筭之末而司馬氏更富父兄皆醉
飽安逸而時有餘力則及其鄉人然君遂以惡食蔬
食終身其卒也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午年三十二
以祥符六年葬涑水之南原夫人同邑李氏女年二
十八生男詠里及一女而寡頃之詠及女皆卒於是
父母欲奪其志而舅姑亦遣夫人自誓不嫁躬執勤
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卧一榻扶然後
起哺然後食夫人左右侍養未嘗少失其志如是累

年以至其沒既而里仕奉夫人之官夫人始別其母
而思慕成疾久之乃愈里積遷至尚書都官郎中歷
將數州而封君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
年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
一月壬寅合葬於君之墓而君之從父弟子起居舍
人光叙其事如此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以表之墓上
嗚呼君所謂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道行於妻子者
歟以此而學則豈與夫標浮詭而無其質者比哉夫

人之德可謂協矣雖非其家人所欲論著吾固樂為
道之又況以起居之賢嘗為吾條而有請也於是書
以遺之云

希逕馬氏曰今按荆公集不載此篇豈其徒京
惇輩目温公為邪黨奏路隱并訴毀治鑑時而
刪之邪嗚呼險哉（自是而下凡希逕馬氏所按皆希逕為㸃所修直采中語而有關係于涑水源流者也故并錄之）

宋故贈尚書比部郎中司馬府君墓表　温公

兄諱諮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
祖墓碣曾祖諱政祖諱珂父諱畧皆不仕兄為人謹

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
二十八年以天祐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
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夭次男京生未踰歲
而兄没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
府君蔭入官為人強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由是累
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
部郎中夫人享榮祿之養凡二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
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曹中
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没光生二年矣故於
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為善於其身而無
祿安能有遺福及其後耶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
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没以其年十月辛酉祔於兄墓
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為之表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治平三年作）　温公

兄諱里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
氏考諱沂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
進士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
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發書保大

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龎公為鄜延經畧使奏兄通
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
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
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
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
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
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
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
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亦不深怨也在渝州非

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平佐常行行視天
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關獄因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
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久
之寅寖自愧悔謝兆及寅官滿法滌不忍去兄早孤
年過三十乃仕以兄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合民心
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
解往往曉寤欣悅繳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
猶思詠不已然其於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
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榜於
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
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
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或仕宦絕在兄
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
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
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
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
踈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
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對之女處

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
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兆太廟室長齋試將作
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偕周祐次適馮翊縣
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頊兄終之歲某月某
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光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
佗人故忍泣敘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
以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
以傳來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爲夭官雖未顯不爲卑德之和爲衆
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兮於道無虧已
今何恨兮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溫公

兄諱宣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浩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贈衛
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今口常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以家事
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
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常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官後數年乃調遂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
之因為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
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
幕僚性剛狠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併兄鞫
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涉於辭人以
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千餘卒犯罪誅亡去監押捕
獲之誣云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

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徙寘鞫之皆止杖罪餘因貸
寃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究者或
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閬州新井縣通判鄧
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
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置場市之皆憚其
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
可乎遂往躋攀崖巘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
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汜山軍累

官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
子廣郊社齋郎廣為虢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
寧八年十二月戊子剎疾得病己丑終於官舍年七
十有三兄為人沈厚寬裕喜慍不形於外少時家貧
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
獨臥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盡何心尚安臥耶兄
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撓後獲人皆服其度量于
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
小民情偽吏不敢以私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

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彊猾扶衛愚弱所治職
事皆有方略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有餘暇氣色不
動而衆務脩舉廷中未嘗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
之父猶見思從事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
自矜眷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
亦不慼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
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
不嘆息先娶鈕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司教宦之女
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鄉

州年五十八歲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旁庭號州號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京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先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頹然無爭所從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

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

宜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受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乃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

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慶曆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屯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皆歸罪于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

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頌為宗廟社稷自重節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

復上疏且而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驗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忍所以處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不復言後

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主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彼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睿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

主事夫以獻務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詔瑋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
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
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
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
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
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
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

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
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
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
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于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
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惟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
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
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
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

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
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
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
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
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
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
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
羅崇勳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
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
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
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
非之頗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
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
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
山陵貲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

其男氏義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閒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閒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illegible][illegible]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

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
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
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
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
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
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
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
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

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
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
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
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
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
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
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
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
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
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
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
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
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
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

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
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
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
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謟事中正而
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
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
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道路非一人言事之有
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

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
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
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
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
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參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
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
尚多還北不可入京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
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
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
傷而不死者吏疑問所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
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
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
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

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
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
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荅詔上疏言先帝
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
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
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
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
悅手詔獎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荅為答詔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
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
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
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
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
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
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

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

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埽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復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

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逐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負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

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

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矣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

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户外將出上命徙坐户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詾詾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收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

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
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
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
則以書諭安石三往返開諭苦至猶倖安石之聽而
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
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
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
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
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
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
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皺飯雖內郡不
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追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

事而求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皺飯昔嘗造
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
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
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
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
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
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
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

表大略如六事加詳晝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
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
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
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
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
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
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

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躁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事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

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

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

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
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
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
校書郎孫二人植槙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
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
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
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
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
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

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
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
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
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蜀公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illegible]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雖刪出行狀所載公論交阯貢異獸蘇軾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充役[illegible]黃氏追贈并令與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遺使致祭惟恐生事及言用官卹省直非下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錄蜀錄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翰林學士蘇
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
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
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
嘗自號為迂叟而親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
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
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
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
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温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
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咸卒用公　公之顯用　自我
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耆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歆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　聖子　協德　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廻　如冰之開

戓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亦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袞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為甚　惟日不足　去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君不獨治　爰畀之臣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天意若曰　待時而生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卜年萬億　海內一統
而熙寧初　姦小滔縱　以朋以比　以閉以壅
乃于黎民　誕為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詾詾
險詖憸猾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衆不足從
謂祖宗不足法　而敢為誕謾不恭
赫赫神宗　洞察于中　乃竄乃斥
遠佞投凶　誅鋤蠹毒　方復任公　奄棄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至誠　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　公既在位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觀　日親萬幾　勤勞百為　晝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月　拯溺振渴　事無巨細
悉究本末　利與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耆哲俊乂　野苑無遺　元惡大憝
去之不疑　無有遠邇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臣　天實不憖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而不留乎　山岳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浚不可遏也　嗚呼公兮　一時既得矣　道亦行矣
志亦伸矣　而壽止於斯　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　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
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忠清粹德之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主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皆自
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酋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氣几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
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別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illegible]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illegible]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illegible]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illegible]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
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
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
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
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
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
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
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
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
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
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
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
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
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
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
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

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
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
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謫死
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
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
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
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
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

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
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
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
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
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
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
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
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
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
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
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
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
承奉郎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
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
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
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
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
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
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
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
蓋自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
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
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
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
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
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
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
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然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
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之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
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来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驚不搏　羽毛邪朝　雄狡率服
爲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興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三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四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記狀

修故丞相太師溫國公墳記　司馬富　旦之子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翌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藎臣盡瘁國事以損厥壽朕甚愍焉其從官塟以報其功康稽顙泣血而辭曰陛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屢勑子孫以薄塟

自爲終制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賦大崇廣上費縣官下勞民力恐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上復遣使諭指曰君爾何以報爲臣之忠且勤者予自答乃父此非乃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令曉以不可辭之指康對曰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命奪之然不可者敢不惟陛下之令於是詔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公喪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公從姪開封縣尉延陝太

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
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徒選上方百工
爲塋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
制築垣四方方九十步四隅爲甓堠堠高六尺南出
爲闕門門方丈有二尺二表施閥閱冢垣施屋四方
方三十有一步崇一丈四隅爲闕闕爲樓三級而實
之南出爲闕門門方一丈爲屋一區內設券外施石
人羊虎望柱各二挾門爲闕闕爲樓制如四隅其西
南隅則公塚也高丈有八尺甓壙廣丈有二尺縱丈

有五尺上爲葬蓋周施丹繪石室深五尺有五寸廣
九尺縱丈有一尺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甃
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甓壙爲石門
中爲儀衛內供奉李君初莅事則謂涑曰敕葬之制
雖有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
好實用而惡虛飾彼石門雖得儀衛華靡爲費甚大
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塋無用
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
何康對曰唯於是易石門以柏而撤儀衛不用不踰

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撫士卒卹其飢寒而知
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莩而死者則其
能可知矣於是役也富實與總莅惟叔父之忠而勤
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自已又使者將
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上足以副聖
君優賢卹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物之心不
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爲記

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 富之子

丞相司馬公既薨之明年天子敕翰林學士蘇公撰

公隧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勳而銘之上親爲篆字以
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內侍李永言從孫桂
督將作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永
言桂既受命即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
廢後觀凡七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圬墁丹雘之工
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
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二牖下爲二門
門一城複閣周於砌廻廊環於閣緣垣四起爲方蔽
衛此其大略也至於連甍接檻從廣延袤之詳則匠

氏存焉竊嘗念本朝元老之勲德既如彼而天子之
褒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
而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恍然知之
蓋亦不敢徒爲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
隆無踰於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
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
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焉仰若不可及
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訏謨獻納之勤者天
子既録之於其生又録之於其死其以藏名于盟府

配饗于宗廟紀於旂常勒於鍾鼎使與日月並垂金
石不泯其爲記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
陳列茂績巋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
之君有稷禼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
世遐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欷吁歎息而不能勝非獨
爲紳之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
吟頌於下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
如是况適當其時而親目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重立司馬温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 洮州壽春人金大定時縣令

司馬温公於有宋熙寧間致君澤民成八行巳文章
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燦於萬國見於
當年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備矣固不待廷直言而後
知也公薨於元祐之初賜附先隴神道一碑奉詔撰
銘者實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迨至紹聖間遭奸
黨之譖懟毀去上之聡明以公之筆爲相黨之什其
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君有念之乃從舍官並欲再
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上幾數寸受不
傳於世甚可傷悲然天眷有德恐後世之弗知而生

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㨗枝蟠屈周映交圍春
花龍以錦帳夏實絡以金纍異恠羨其秋陰之青蒼
虬繞譲彼冬枝之屈曲異於天下之怪木雖畫工之巧
有不能傳繪落筆於其間者噫碑座之龜爲杏所
護措置如此之怪蓋神物守持要後世駭杏龜之
殊而問碑所存之自也廷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
令爰莅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酹洒属文而弔之問諸
守墳僧因珍其道始末因仰天而嗟歸風颯然拂其
泥塗觀無字而嘆曰斯文不止湮何以洗士民之

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歸而諜諸僧訪尋
舊本乃於公曾侄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恩
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各出羡餘洪既稚乘命工刊模
啟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穴隙已不可
鉤磨轉視陰則斜裂破碎删實以上分而為二決不
可立想見初仆碑時為無知輩白龜而上推撲所
致而然也欲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
熟亦目即無初立碑朝廷之大力也數日深思而熟謀
於族侄孫曰倚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橫碑作小段

而模立之則可如斯則龜杳不損俾後人之知其異
恩議之九月餘不能決將以候乃作乃通之來而訂
論之則二子方昌若毒焚弁決戰取應於雲燕之間
而未回適有衆僧之力仍偶廷直在仕諧然有立碑
之興一鼓作氣不至再三而衰竭誠技機之會間不
容穗之時也因改碑而為四額一跌一共成六石使
後之人模而合為一亦可分而為六圖亦可於是不
孤群議斷而行之使公家子弟它日斷挨或從來今
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載刻於初龜

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興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
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今則其
柰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我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模
列將何所立乎圓珍對曰作禮而公之墳焚香正色
誓而告廷直曰當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
堂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以立之一以報溫公之恩
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協助之賜一以
報縣令勸成之力專治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乃

圓珍之用心也廷直以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
之以垂不朽

脩復宋相文正溫國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呂柟 明正德戊辰狀元禮部侍郎陝西高陵人謚文簡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謁夏縣鳴條岡之
涑水鄉敬謁溫公之墓及其世塚拜於祠下祠二一
祀公之父侍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
卑隘其前又陣以僧寺士光弗是也乃遷
詔例命夏令崇察將建其祠為一宇正堂三楹撤東

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楹廡南作應門扁曰崇
賢欲且毀僧寺焉乃曰司馬氏之後既南遷存此猜
可以董香火則止斷寺然之北牖用啟門除又闢路
於寺西墉外爲先門扁曰仰德改西祠爲士大夫謁憩
之所扁曰誠一堂自門而堂東轉而祠皆有垣墻始
不混於佛室也又與其鄉前刑科都給事中馬君駁
考求其家世應祀者於是坐待制於祠中南向坐公
兄大中大夫旦於東墉下西面坐公於西墉下東面
遷突坐正言於旦之下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忠潔

公朴於公之下遷與六人子祖孫萃於有廟亦推公之
意也士光又以哲宗御篆公忠清粹德碑額其文爲
蘇學士子瞻所撰紹聖崇寧間遭姦人章惇蔡卞輩
踣擊崩裂後惟原跌纔形崇及九尺委於草莽間乃
命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奇珉焉紫潤堅緻瑩且成長
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闊三其厚有七寸首牛所難
移也又自稷遶至二百餘里中復阻汾涑乃檄解州
判官年景孝絳州判官戴麒遲冬深水涸塗涑河設
裒隙客筏停積又可橋梁乃濟遂集哲宗手篆於額
重登蘇子之文於碑以竪于原跌之上從作亭以居
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五尺四面皆橫桴而洞虛懸
逵不遜司馬桂之碑樓也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
而告成財取諸官幣之羨力用諸懷德之民今年三
月山西參政予友泰世觀為書於冊以述美而士光
并以其詳問記大上光今同年之孫也素忘溫公之
爲人當其脩復碑祠周所繫并夫溫公政績具國史
文章具傳家集著述具通鑑通志稽古錄諸書忠清
粹德具哲宗之手筆而其感人心動天地本諸至誠

惟一者又已具於蘇子之碑茲固萬世誦之不磨者
也夫感天人者其效也愨誠一者其本也於其間利
用之德尤可述焉公嘗論治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
曰明三曰武且曰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於是嗟乎公
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樞密義
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捐常金甚至身疏食
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囈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
除而於死不瞑目此其心蓋死於擊甕救兒之初雖
夫巫生之域亦可近也公惟明也辯忠邪利害如水

鑑是故不受名山料諒祚之難制議耕㝏野計河東
之省輸諫賀日食愆四方之必見甚至攻斥變法雖
惠卿亦沮論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綏遂夏雖趙滋
高宜必劾此其材蓋充於幼了大義之時雖夫無事
之智亦可企也公惟武也見義如背欲好善如飲食
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實之述不惧帝諱充媛
夏竦麥允言韮謚之論不畏帝寵甚至罷曽价之使
相黜任守忠之交搆劾王廣淵劉攽所簡之私結寄資
此其志蓋得於警枕力學之中雖夫矯式之独亦可

以廉餞也是故誠一由兹而暢發天人於是而協應
然則士光修復碑祠所謂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重
風教雖費不奢者不其然乎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
像以祀哲宗命治墳壙發陝解蒲華四州之卒計工
一萬八千九百有奇至遣尚方百工為韮具若是其
盛也自是之後惇卞且欲毀壞其祠之廢可知元大
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學左延祐間李崇祖始捏塑為
像然至今祠始為備矣宋碑既被惇卞踣擊文久不
傳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訪墓見杏生龜趺之側虬枝
鱗屈用蔭交護如幢如蓋廷直乃因趺索碑得諸瘞
土因裂四分并其額趺共成六石而以間山選石載
刻于初龜之上俟諸方來然則今兹之舉有以後五
百年之堅典振千萬世之公道矣或曰杏者幸也幸
有一跌之存因以得其完碑將非天乎間七九又走
使索字人於陝西舊傳□氏子孫猶有在長安者不
知亦能鐫筆否若并索之彼必奮然鐫曰是安氏之
後某也亦可以慰夕紀矣嗚呼義黨碑今安在哉公
之勳爵名字籍譜詳在蘇碑士光名寔以江西高安

人正德戊辰進士

司馬故里坊牌記　朱寔昌 明進士監察御史高安人

予既修復溫國司馬文正先生墓祠及其忠清粹德
碑事竣巡按王君士英清戎張君伯含皆按部至乃
同謁于祠下并周覽其山川而問俗焉知其地至今
猶稱為司馬里王君顧曰餘慶禪院猶與祠墓并列
而三而院門峻貌猶雄不夫厥宅里樹之風聲則過
者將無所瞻仰伯含曰是在士光子於是遂以二君
之意乃檄運司判官高遷夏令崇察取浙州官木四

株亦柱鳩工集材建坊牌一座於仰德門之前扁曰司馬故里蓋寺之東而作牌門實據鳴條岡之勝士英曰茲可名鳴條發秀矣西面亦為門于墓墻之蓋淶水望而環焉伯含曰是非淶水鍾靈乎乃各登其顛而以横垣屬于中之大坊儼然爲當人不知有佛室矣二君命記之且以[illegible]同心之[illegible]予曰文正先生家世行實具在國史其道德文章[illegible]於天下聞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滅一之功不求洪蘇公已具述之仁明武致用之德呂太史汲野年兄詳矣是皆

百世不磨者也予復何言然惟先生有言佛氏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今餘慶禪院乃符依其祠墓縣志謂公之初墓予則以爲非信筆也且無他據慈者子孫既遷懷德之民以此葺香火耳否則託名賜額以幸存未可知也予又聞司馬子孫遷山陰者最爲蕃昌文獻不絶崇泰初十一世孫竹得請于
朝始祀公於其縣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球來居夏縣修奉祠事未幾南遷其亦以其先世里第爲禪院所據無所於居乎予三人者之託樂也蓋有得於先生不喜釋老之心焉與時山陰之族有崇德象賢慎水木本源之念如球者復來歸焉則賢有司當以他廢寺廢禪院偕佛而盡還司馬氏之故物則王君所謂表宅里而樹風聲者於是乎可徵矣況人其人廬其居幹于亦有名言乎雖然予[illegible]有感焉[illegible]之心貫萬世而一者道方今[illegible]大德間[illegible]髒敵去先生未遠而張式王廷直乃能祠公立石至
我
皇明列聖天覆地載之恩於古聖賢祠墓世加修葺

敦以詔旨而表章之實乃有待於今茲之舉則所望於賢有司者亦豈可必乎坊之立五月日與碑同是爲記

重修獨樂園記　　王稷 明祥符人 翰林侍講

此司馬文正公獨樂園故址云公昔此園在洛中洛人士以爲名勝乃叟之淶水里復有此豈其潛以龍修築茲別墅初自家食時已有之故土人相傳猶能指點其處也園以樂名必有取爾矣古言樂在其中自仲尼始至[illegible]回賢則又曰不改其樂公之夊賢師

聖且無如孔顏者樂之取義其諸本乎在中不改之
云乎或曰獨樂不若與人遯人忘世樂奚以獨無乃
捘竿執衽決渠操斧入將病且勞而公獨嗜以[illegible]
也曰是不然孔顏惟貧賤斯[illegible]樂公位家食正惟其
時殆亦能樂其樂爾裕諸中非人所得與知亦不以
此樂告人焉若夫天真至趣酣適皆得託物寄形無
入不可園可得而獨專乎哉樂園之獨蓋養天用世
之同推以及物公不獨潔而遯人也夷考其樂以天
下相業足徵否則婦人孺子焉知君實相公之來都

人何慶天乎人乎竟不獲畢見此樂於世者何哉園
至宋末猶無恙歷金迨元屢遭兵燹遺址雖存中則
蕩沒如髡矣邑侯鍾君素馳景慕乃今宰公鄉邑拜
瞻闕里詢求園位蓺以祠堂繼厥時蓋已具衆百廢
復此義起焉脩即以覘侯樂善何已他日官業所就
不有大可樂如公者耶工始於嘉靖庚寅秋明年春
和遂以落成體公儉素不以泰侈焉累此樂也侯名
恕字近道河南南陽人舊與教同鄉衆

脩復宋太師溫國司馬文正公祠墓重立忠清

粹德碑狀

馬驎 夏縣人刑科都給事中邵陽知府

宋太師溫國文正公姓司馬諱光字君實家世行實
具載國史及行狀茲可畧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
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史臣稱其有旋乾轉坤
之功近世方正學謂伊周以來惟公一人信知言哉
自宋迄今從祀
先聖廟庭況表倖之域乎公元祐初拜相在位九月
而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論次元
勳大節而書之親為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初公

為門下侍郎援故事請於朝建寺守塋賜額餘慶禪
院塋在今縣治西二十里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
蔡卞輩肆其邪學蠱惑人主反目公為姦黨而仆其
碑磨其文迄於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
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趺之形色殊絕見
者異之金皇統九年實宋紹興之十九年也縣令王
廷直因杏之異求碑所在得之土中訪於公從曾孫
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欲更
為新碑以石巨非卒辦可致乃橫截舊碑為四段模

其文而刻之刻成無所於立詢謀於僧得圓珍者出
其私帑建祠堂於禪院後之右偏中設公像周闌置
朱龕而立之名曰溫公神道碑堂元至正十二年又
重刊而移置壁間增設公父待制封溫國公像其篆
額龜趺猶委棄於草莽中初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
郎朴北去悉取其孥趙忠簡為匿其長子倬於蜀因
家敘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遷因家
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縣志未之深考謂公之
子孫舉室南遷者誤也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而

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寂為蕃昌文獻不絕景
泰初十一世孫廷芳得請於
朝始祀公於山陰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
縣修奉祀事尋以父喪南歸每歲清明惟有司祭奠
墓下而已正德十六年侍御丘公謁公祠墓頹頽垣
荒丘慨然以脩復為己任乃命繚以周垣方圖欲一
新之而迫於瓜期嘗以脩復案檄授余俾丁寧有司
亟成其志余雖衰廢無用於世然時往來於懷也今
侍御史朱公繼之益崇文事閔公祠墓謂坐垣雖已

[illegible]其僧寺之設本為主守祠墓顧乃巍然居中而
祠宇反卑隘偏安殊失崇顯前賢之意遂命於禪院
[illegible]中方剏建祠堂四楹各為像與位以公父居中
公兄太中大夫公旦侍左公則侍右於左後稍下為
公子諫議大夫公康右後稍下為公姪孫忠潔公朴
祠前左右翼以兩廊各四楹廊之兩旁為垣垣之中
為牌坊扁曰崇賢祠右為堂四楹以為縉紳謁憩之
所扁曰誠一堂自堂而南亦為牌坊扁曰仰德仍命
伐石為碑悉準舊形取原道篆額龜趺立於故址還

其舊觀而坡公之書實難為繼侍御公乃自為揮灑
遂成二妙嗚呼向使二公無溫公之見則心且不同
而奚以脩復為志使侍御公無坡公之筆則文將無
傳而奚以還碑之舊彰公之德哉夫以斷文斷仆埋
沒四百三十年來僅見於金而大顯於今日則其事
信有不偶然者余為公之鄉後生竊覩執鞭久矣侍
御公斯舉余方鼓舞於茅簷蔀屋之下思欲頌其萬
一而未能適我棠侯猝來致侍御公之命欲得余狀
將求於今之坡公以記其事則不惟二公維持名教

之心有句於後篇喜不肖之名得附驥尾亦因托於
不朽焉遂述其修復始末與公之父兄子孫宜俎豆
於一堂者僭為序列於前而具其行實於後若公之
族裔有文行足稱而宜祀於兩廡者亦以其行實附
焉書呈蔡侯申復侍御公以為何如也工始於嘉靖
元年秋七月成於是年冬十有二月丘公名道隆字
懋之福建上杭人朱公名寔昌字士光江西高安人
二公皆名進士有係憲臺故其與事舉功卓有見云

公父池　兄旦　子康　姪孫朴

右四賢宜祀於祠之正堂

司馬里 附父沂　司馬宣 附父浩　司馬富　司馬宋
司馬京 附父諒　司馬桂　司馬植　司馬伋

右一十一人俟裁擇以祀於祠之兩廊

希迂馬氏曰按此篇考公家南遷顛末最詳其
改葉祠亦據朋見之真也又修復本丘公初志
而朱公大成之新記作于丘公憂去之後故泯
而不傳余故纂此以為實錄其正堂之位已定
若兩廡之祀不無望于後之君子焉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五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昕編輯

記文

先公遺文記　温公

王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
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
豈若心畫手澤之爲切哉今集先公遺文于書及碑
誌行狀共為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希迂馬氏曰世僅傳待制公行色詩而文則罔知
余故錄此以為公家世文獻之徵焉

司馬温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字淳夫 宋名臣

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
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尭夫銘者右僕射
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
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
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
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然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

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爲
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
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
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
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
忠告相蓋凡皆如此其誠心始終如一存殁而猶不
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
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
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

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
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
世師公之儉云

跋温公書布衾銘　陸游 宋名儒字務觀號放翁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
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布衾景仁惠充夫銘　附錄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
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
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
衾之陋其可忽諸

先叔丞相頃歲嘗以隸寫布衾銘示子孫俾遵
儉德　元祐戊辰姪宰模勒于石以傳永久
晰曰布衾銘雖僕射尚書公所作而隸寫係
先文正公手澤令原石嵌於祠之壁左筆法遒
楷奇絕見者鑒賞益深　先公錄以垂教洎夫

刻之石而圖永久者無非欲後人體茲志意崇
儉而去奢也故附錄於此云

司馬温公祠堂塑像記　李稱賓 元國子祭酒

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
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于神明其誠意之所感乎蒸
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
然其德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遠邇之異非可
強求也陝州夏縣今為晉學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溫
國文正公之故鄉縣西三十里曰鳴條岡即公之先

生縣學之左祠堂在馬郡人祀之香火不絶於是三
百年矣兵燹之餘堂固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延祐六
年河東僉憲野仙不華公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
嘆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瞻仰其於典禮蓋有
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謀於縣之耆舊皆
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侯既有命
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捐財命工選日興役不閱月
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近聞者相
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嘆息如公復生以手加額至

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噫盛德之入人
心也如此哉李侯又欲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鵬
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
言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乎世久矣是以功業若此其
卑也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
故民之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
人難矣自唐虞三代以來臯夔稷契之為臣載於書
傳者可攷也殷之伊尹傅說周之畢公召公其人莫
不以德稱於天下降及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

間考其平生雖僅能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
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
武侯一人而止耳唐有陸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
司馬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公之為人也篤學力
行清脩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故言而君信之行
而民悅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功利被於天下
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敵國遠方莫不畏其威德
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
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況

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
非野仙不華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
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矣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
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
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
風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
不美哉請書此於石以俟

司馬溫公祠堂記　　侯均 元人

自三代而下歷漢及唐宰相學術純正淵深者莫盛

于宋范韓富歐文章節行豈功盛烈天下想聞其風釆固足以振耀千古矣然而茂實英聲聞望四海治書立言模範萬世者温國司馬文正公一人而已而其所著之書又皆先後六經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無一毫抽青配白雲風月露之態雜乎其間所謂文章節行豈功盛烈皆兼而有之初不愧此數公也一時從游之士如康節邵先生二程子皆不世人豪也而公與之朝夕講磨論難故其所就如此公夏縣人也又立朧在焉禮凡有功烈於民及法施於民者皆

在祀典又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死則有配食於其鄉之學之社之禮焉公之當祠夫復何疑然未有能舉之者大德丁未覃懷張式尹於是邑始下車即增脩孔子廟遂祠公於學而貌像之凡為公題詠之石刻散落民間及為治廨勢家鎮石者亦悉購得之以甃於祠祠既畢功介鄉儒樊君仲良求記於獲澤侯均夫公之事跡炳耀丹青光日月挾河漢而霹靂雷霆不待記而知也姑述其梗槩及其興建之歲月云

遷温公書院記

姜洪（明按御史巡撫山西先任夏縣知縣）

宋相温國司馬文正公祠有書院元時嘗設山長主之　國朝洪武初又建温公文會堂嵗年遠傾廢遺址侵為民居惟舊祠在學宮右祠後為知足齋以文昌祠礙於左狹隘弗爽塏不足以妥神靈弘治三年知縣姜洪始至遷擇地別立祠與商相伊咸巫賢唐諫議大夫陽城同祀欲以舊祠改為書院撤去文昌像以祠改為知足齋邑之僚吏秀民皆曰文昌司人祿命之籍士之榮枯得喪皆其所主撤毀以瀆褻神於戲正學不明異端邪說陷溺人心至此哉夫天至

日用自有常道正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信之性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傳受皆不過明此以淑天下福而順此生禍而反此作鬼神在幽亦不過因人善惡而相之耳禍福實不在鬼神也儒學所以教育人材為禮義風化之地當以正人心為本若學者不能正心脩身讀書明理五倫五常之道皆有虧欠則所養不正從日所為亦可知雖欲徼福於鬼神脩有益哉況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學術相業漢唐以來一人而已可合祠其有功

立廟學宮祀之者宜也而文昌書傳皆無所載或曰生於蜀之梓潼死而有祠在彼立廟祀之則文昌乃蜀之土神於吾道乎何所補然今乃廁於吾儒之間春秋孔子廟祭之時竊與鬱同享使溫公之神有知其有不吐之者乎昔狄梁公仁傑焚毀淫祀韓文公愈奏棄佛骨皆欲明正道以端人心今文昌祠之在儒學是亦壞士心之一端也乃撤去其像又改而新之凡蓋瓦級磚破者補之棟楹梁桷傷黑者易之楠樸亦白漫漶者鮮之闢垣墉階序俾其大修鍵閉

管籥慎其關闔門之外激清泉匯為方池池上作亭曰一鑑亭之旁皆蒼栢挺列歲寒愈堅剛不改柯易葉復作亭相對曰獨秀既成視舊制頗高明且潔脩足以竭虔妥靈士民觀者咸曰此舉不惟修廢墜而又正人心昭祀禮余初不知也願垂顯刻延俾鑱於石

重建溫公祠記　呂柟

夫夏乃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岡高堠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州矣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佐塑像焉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埏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祭院深邃而松柏茂密慕公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邪即欲移祠先生焉又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改祠於縣治東北其基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前東西廡各三楹廳之後正寢一五楹其東西廂亦各三楹廳之南中為二門三楹左右為角門各一楹又南建坊以為

大門焉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生所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供祭祀將俟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落成公謂枏宜有記而夏縣單尹文彪繼以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者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乎仁明武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斯則天子嘗亦知之矣先生自洛赴闕庭衛

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氏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則國人慕之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則天下慕之矣遼夏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先生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之矣儻非其所謂誠一仁明之著耶而況於至其邑里者哉夫龍鳳之為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

淵撫其巢龍鳳雖往而傾吸注嘆之情視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乎至其祠有不動六陽九逌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晉即委栴校刊先生之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巢而嘆龍鳳者也里之英傑俊髦宜知所向往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錄字君鄉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倫襄陽人丁丑進士公則諱果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蓋以巡鹽數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重建司馬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詡 明進士河東巡鹽御史

夏縣舊有溫國司馬公祠與書院廢徙靡常粤嘉靖丁亥重建於巡鹺侍御潛江初公杲規制宏敞於前乙卯又摧於地震辛酉侍御容堂吳公過更來行部邑人士為興復請吳公咨嗟曰惟茲夏土為文正公鄉仰止景行斯胡可廢曷新諸下其事知縣王言大仍發官貯鹽鏹鏹金若干兩貿其費乃命相度善土得岸東萃賢地南北延袤若干丈緣以周垣築之門屏構講堂六楹有公像以時謁祀祠左右為碑亭二

座東西為廊各六楹嵌聚舊石刻於壁左神廚右神庫各三楹祠門外列號室凡三十六間講堂外列號室凡三十四間以肄生徒堊以丹采庇以壁茨條山涑水一時聳然觀望尤有光於曩昔矣壬戌秋知縣偕師生來謁予請記予惟司馬公事業在國史文章傳後世至今從祀夫子廟庭達於天下矣奚容辭贅予則感於程子真儒無善治之言嘗謂世無真儒斯無善治若溫公者以儒學相宋早遇仁宗見知及神宗銳意太平誤用新法紛然亂天下迨晚年起公師保宣

仁后因柄用公再致元祐之盛使其時不遇公中興
之治固未之知也故紫陽朱子錄言行次公安石後
見剥之復予鄉天台方先生稱儒者之澤大行於民
自伊周來一人而已嗚呼人君能用真儒相天下也
其利溥矣哉予既式公之里乃愴焉興慕思以表章
之剏有請乎昔蘇文忠撰忠清粹德碑謂公能動天
人信華夷本於誠一當時天下無不知之由今而觀
公百世後又何莫而非知公者况夏縣公之鄉乎公
以一身而能使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興起况其鄉

之人乎此祠與書院不可以已也有司斯舉可謂知
所先矣予故書嘗所感告於后之人俾永永思公其
罔或替

重建司馬温國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言大 夏縣知縣

司馬文正公夏縣人宋名儒賢相也舊有祠堂官師
致祭之所有書院生儒仰德之區也自肇祀迄今數
百年興替屢矣余於嘉靖辛酉夏起復來知縣事適
當傾圮之餘方欷歔感慨焉而睹院贊修之檄再四
至坐此不勞闗白績用早成詳具竹巖王公記中不
敢復贅經營綜理之思措置造作之迹蓋躬履其事
目閱其勞紀之以示不忘也營建莫先於擇地而材
木磚瓦灰石次之夫役又次之若匠石廩餼之費則
有一日不可缺焉者也舊祠在縣治東北隅遺址猶
存以地震改為察院書院止遺一過街坊而已基迹
杳然說者欲以稅課廢司改作然近市諠囂淺陋甚
非所以妥神靈育賢才之至意也居兩月始於庠東
越縣倉而至城下得萃賢堂及射圃故地規模宏敞

林木蔭森且幽僻瀟洒而瑤臺山之泉流可穿渠以
入於是建祠於是立書院於是引水恢恢乎其有餘
地矣蓋萃賢堂祀名宦鄉賢也說者病焉余以
國制諭之宜在黌宮激勸士類說者服先立賢宦二
祠於學隙地萃賢堂之木主以文告遷焉始得經營
司馬祠也材則取諸道左堤堧之樹於境內萬株中
得八百餘株棟梁榱桷門牖之類胥此焉出也磚瓦
灰石則取諸木屑以燒造薪不可窮而窯竈之所出
不可勝用也夫役則程工計日取之闔縣六十六里

之民里一名役凡十日比卒事官無所怨而民不以為勞馬廩餼則借市於斗行蓋斗子邀糴於市私壟斷以自肥計石得三升以月計不為少矣故借其五分之一亦陰以寓抑末之意焉經始於是年八月之屯落成於次年八月之既無幾何而祠堂書院俱新矣余於壬戌秋請記於竹巖公今當勒石敬附臆言以告而今以後入公之祠瞻公之像則當曰公之遺澤如此公之政事何如也居公之邑何以肖之入公之書院誦公之制作則當曰公之軌範如此公之心

學何如也居公之鄉何以繩之昭昭然宋史具存炳炳然鄉評不泯烈烈然忠清粹德之碑可以鑒也若是則祠堂書院豈徒仕式碑碣以成余乃以先任貧深叨轉保定府通判戒行在即竹巖之文始至自京急欲竪碑惜時促而勢有所不能也徘徊瞻戀者久之乃喟然嘆曰後先者時也繼續者道也時不同而道同也是事也不無有望於後之大賢君子云

祭文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程伊川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猶已者私衆口或容於里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已亡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序哀聊陳薄奠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張舜民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

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窮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衮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異言有未用不收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於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疑有或然疑者公獨何施四海

一替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宵我神嗣爰立
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
於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邊嶼爾慄寒養其飢脟無宵
干餓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寔章
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
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事脩竹
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覩風規六七年間為益
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
有瘳卒相王室罔祀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
至門入哭於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
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北失有如公者古今為一任重
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

我辭

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
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覲帝欲得民一導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
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帷以
書詩枉尺直尋頗公少卑公曰天乎舜禹之姿我若
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
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蠹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
兵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刈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亦
疾斃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
于家飲食必祠剡我衆僚左右嚌咨共載一舟喪其
緝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哀章以侑一卮

祭司馬太師墓文　　馬卿 明進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河南林縣人

世有與而道同越千載其如覩公德恭之昭昭惟一
誠之所積極上下之交孚遠施及於戎狄是知人心

所同而王道為有盖很予小子自弱齡慕公之風而
迄今未能為役欷歔歲月之將暮漫知非於往昔過山
川而起敬潔蘋蘩以薦釋蜀素志其不違庶希賢之
有力

溫公祠告文　司馬恂 傳見首卷

維景泰四年六月十六日十二世孫恂致祭于
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本
水之有源也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
長烈烈我祖起宋中葉為世巨儒有功聖門職當樸

路有功社稷立言垂訓有功萬世聲名振動於夷夏
恩澤滲漏於子孫是以瓜瓞綿綿愈久不替奈何播
遷江南去遠宗國而於我祖之祠墓不能修而追遠
之禮不能舉此恂等為子孫者之罪也然而水木本
源之念未嘗忘於心而涑水嗚條未嘗不往來於懷
恂之父庭芳已嘗請於上建祠宇於山陰像我祖而
奉祀之矣恂也不肖忝官
朝著奉使下路遂得請
命恭詣祠下奠我一觴陳我心曲拜瞻德容悲喜交

集然又拘以法制不可久留明當辭去豈勝戀慕尚
饗

祭溫公墓文　司馬亜 溫公十三世孫任行人時奉命賚詔過夏縣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八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十
三世孫　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亜謹潔牲醴
庶羞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於皇昊
天降福下民篤生文祖秉德之純維我文祖天與周
還自強不息轉坤回乾維宋之祚既絕而繼亦既絕
只復倫以繫曰誰使然文祖之德文祖在天宋享其

澤豈徒宋人　功在萬世廉貪厚薄久益無斁嗟予小子
獲續文傳仰鑽之功實自幼年維我文祖爰錫繁祉
既壯而仕為世所齒茲承　朝命出勞三邊乃得潔
觴恭奠墓前穹窿佳城文祖在茲精神在天慰余之
思小子孱弱朝夕敬守順于文祖永蕃厥後況我嚴
父規畫素成文祖相之歆茲明誠

祭溫公墓文　司馬相 溫公十五世孫任刑部主事時[illegible]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己卯朔越三日辛巳
十五世孫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相謹以牲醴香

帛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之
神曰維公精誠貫天地而出處一節志行昭神明不
可磨湼勲業映古今丹青為烈而清白傳子孫豈容
迹熄而澤竭公嘗言積德實宜之中以為子孫長久
之計而今歷數百年更十餘世何一綫之相承僅緜
緜而不絕（見在紹興及改遷廣西貴州計不過百數食指）公平生不喜釋老
而今子姓南遷守祠墓者廼一二緇黃歲奉蘋蘩殊
未有振世之傑嗚呼嗚條之陽涑水洋洋安平世系
彼天一方鞅掌王事灑掃松楸其有任相之塞劣也
耶嗚呼尚饗

希廷馬氏曰按司馬氏之在越者（明元）傳稱隱處
不仕入
國朝曰恂發解京闈仕至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
事恂之從弟曰軫國子助教軫子曰垔仕至福建
按察司副使次曰垛來夏縣守祠墓補邑庠生動
止溫雅足稱賢裔詳以軫喪還越未第而卒曰相
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曰符曰垚曰學曰璋曰公
輕皆鄉貢士恂洎垔垛相凡四至夏相欲定居侍
御潜江初公果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為營第宅
以待之後以大獄事解組遂共果爲相之伯子初
舉嘉靖癸丑進士嘗與余言先人之志意于京邸
未幾卒于官邸惜哉

始至夏奉祀祭祖墓文　司馬祉（溫公十六世孫相之季子）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三月丙辰朔越五日庚申
十六世孫祉率姪子晰謹以柔毛剛鬣清醴庶羞之
奠致祭于
文祖宋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府君　大中大
夫府君　丞相贈大師溫國文王公府君　司諫贈
右諫議大夫府君　兵部侍郎贈尚書忠潔公府君
洎遠近祖妣之神而申以言曰越有我宗來自夏甸
遡委窮源綿綿一綫猗與烈祖曰待制公政多長厚
性惟朴忠亦有大中維德之同強敏亮直穆矣清風
至於溫公盛閥所積德烈功言萬世無斁日月爭輝
天地其格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諫議嗣興翩翩濟美
粤若猶孫謚云忠潔矢無二心夷齊比節凡此數公
一德咸有況乎奕世芳名不朽善積慶餘克昌厥後

云何南遷傺嘗無主荊棘蕭條緇黃偃僂傷哉予耄
惓焉興思需以歲月築室于茲事胡拂意言奭其期
天復不弔一疾而衰祉等恭遵遺命遂歸鄉土稷讀
父書昌繩祖武孫謨未交心印可師羹墻如覩晰夕
於斯神其格之庶幾恤之尚饗

萬曆元年癸酉祉晰同爲秋闈祭祖墓文

司馬晰 相之孫初之子

於乎惟水有源源遠則長惟木有本本深則茂羗物
理之皆然矧於人而或謬嗟嗟烈祖格天惟哲聰乂

予祖孫兄弟之相承廼一德而爲先後迄歷世之綿
遠燁爾勝汗青而敝宇宙眇予小子緊公之冑德則
涼矣慶其孔厚愧射策之無奇猥登名而入彀豈倖
可徼匪藝則售蓋云積德於冥冥如持左券而相授
望
豸關以覲光行鵷班之可逭辱與榮俱實不名副喚
負秉之堪賡歌鶺梁而濡味所冀靈爽於昭眷焉默
佑俾少補於
明時庶祉心之不疚尚饗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之六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晰曰以上名公撰著蓋錄諸邑志所載及搜閱
于斷碑古壁之中至于詩或古風或五言七言
或律或絕句惟以時之先後而次之類之無倫
姑未暇計也耆英積德贈言亦然

詩詠

弔司馬待制墓　　馬端 宋大常博士通判延州軍事

志古流離合談高道自明風波直恩分 公嘗爲郡牧倅當昔之遷也人以爲公始嘗堅辭其碑當自爲辨公惻然謝曰今日正宜從其行也卒不以明識者遽之 鐵石
盡交情 公與人交必盡規諫始若不勝其言退則款義彌篤 讓節蒙知厚 公亦風期日被召知諫院公懇辭之自是深簡上心 華班絕倚榮 公平生特立至爲侍從皆出衆選
賤生懷感遇當路假鼎榮 端尋公以八使慰薦遂蒙改官 累次青油
幕 端在益呂及岐下皆預賓席 中間白玉京吏文容議緩 端在慎府每奏公議特被優假 邦事郎言輕 戊寅年端輒奏疏論事公時在京師嘗見閔孤直 自此
嗟流梗何期苦見兵 是歲別公出守鄜城明年移倅邊郡 塞垣心易動
漳浦信彌驚 今春得三堂信知公屬疾 玉蘗悲無驗金莖望忽傾

歲閱雲慘淚天迴淚縱橫世有真忠亮今古至直清
舊僚知葬日校此弔佳城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范純仁（字堯夫宋名臣謚忠宣）

金昆玉季老相親孝弟傳家四海聞白首還鄉疑廣
受清朝得志異攙雲埴篪迭奏聲相應鴻鴈連飛聶
不分一夜西風響黃葉滿騷助我嘆離群

奉陪程伯溫中散司馬伯康朝議席君從大夫
於所居小園作同甲會　文彥博（宋名臣封潞公）

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彰彰雪
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希迂馬氏曰按司馬伯康與程太中文忠烈諸
賢遊則其人品可知矣溫公集屢次家兄韵則
其能詩可知矣惜乎遭金虜之難子孫播遷家
集凋喪并昭遠公休之作俱不傳焉豈不深可
惜哉因閱潞公集觀同甲會詩一時典刑高致
猶可想見其爲一故摘紀于此不錄溫公真率
等詩而錄此者亦闡微顯幽之義也

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
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溫公

十六載重歸順途歇式徽青松蔽廬在白首故人稀
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辭墳（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於今十年矣）

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墳楸愛橫遭章綬纏
更來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爲颯然

自題寫真

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

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望日示康廣宏

清晨三縣袍鞾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餘光及爾曹
勿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倘立皆由己何人可佩刀

詠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
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
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

康寒食上塚至瀾洞莊追公祖烈感而爲詩

司馬公休

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慙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蓝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此詩刻石在今所傳獨樂園内即當時瀏洄庵也

司馬温公挽詞四首　文彦博

莫逆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諒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𦡀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觧世紛公貴志而沒猶不忘利澤生民心在王室

其二

留滞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牘過三千東山方起為霖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别加優禮賜貂蟬两宫痛惜皆臨奠秪為蒼生志未宣

其三

昔有鄉賢楊道州亦聞比近有松楸新阡便令開三徑同氣相求好並游

其四

傳蔽舊跡今猶在蕪與安平社廟鄰賢相裔孫還卜宅先塋吉土是歸真

挽司馬温公四首　黄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宋名臣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illegible]萬物表不令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奪兩楹堂[illegible]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其二

闔在多艱日人思大雅時忠[illegible]川[illegible]沒世孝友是生知加壁延諸老藥弓撫四夷公[illegible]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其三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清班區玉石寶曆順星辰更化思嗚鳴遺書似獲麟易[illegible]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其四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illegible]有王命終始著民言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illegible]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挽司馬温公三首　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山宋彭城人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亦[illegible]遂謝傅天遽奪楊公

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illegible][illegible]天下議美惡并成空

其二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曾儒世士隨日化身已要人於
玉几歸來晚明堂託受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其三

少學真成已中年托著書轂排扶日月起廢極吹噓
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願餘一爲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希迂馬子曰縱常見晁氏家語載范淳夫哭司馬
公休詩有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之句惜家無
太史集未獲全篇姑記于此以俟藏書君子增入
馬

題司馬温公墓　歸暘 元翰林學士

宋家元祐今幾年白日已墮吳山前當時中國相司
馬至今猶有兒童傳蒼生苦被青苗誤杜鵑飛向江
南去啁啾百鳥噤無聲阿閣新栽鳳凰樹山河不動
風雨時神孫太母俱無爲熙寧一變如傳厲滿眼元
氣春淋漓紛旄低昂歸涑水老鶴却化千年鬼東京
王氣冷如冰五國降人作天子

晰曰元翰林學士歸暘字彥温號西霍河南祥符
人避亂來寓吾夏蔡先文正公爲人居於墓側讀
書卒葬於此今先塋之右數十武其墓在焉

謁司馬温國公墓詩并序　范礩 元洞陽人夏縣令

予到官之五月拜司馬温國文正公墓顧瞻良久
而有是詩寔至元改元閏十二月既望也

蒼蒼中條山悠悠涑河水哲人生其間而有司馬氏
山水秀且明桑梓故鄉里宋朝入相時天下開之喜
通鑑一編書名分盡乎禮天地爽是非以禮爲綱紀
大哉君臣道逆順合條理遂令千載下警懼良有以
禹都鳴條岡丘墳峙高壘大儒世臣家何處孫與子

我時來拜瞻昆仲沒荊杞考古詢寺僧懷賢心未已
黨人仆其碑今日果誰恥杏花蔭龜趺異事入青史
細讀東坡銘文章剩褒美田首悲風來商聲振林起

謁司馬温公祠　李惟彥 元齊東人

平生無愧姓名香走卒兒童豈易忘獨樂故園應茂
草鳴條高塚向斜陽開爽房國空堪憶日黨人碑漫
可傷邪正有時公論在忠清粹德永難亡

同題　王思誠 元魯郡人至正間監察御史出僉河東廉訪司事

丞相祠隣孔廟垣高墳老樹涑河干諸儒傳授淵源

遠二聖遺逢禮數寬到處蒼生思久相每聞強虜問
平安想當歸菴鄉閭月巷哭途來涕淚瀾

過司馬溫公故里　王士元 元人

力扶洙泗絕荆舒卧久周南返故廬向使諸公歌不
哭調停人似漢唐初

題司馬溫公墓二絕　王惲 元汲郡人中統間任平陽路總管府判官仕至翰林承旨有秋澗集行于世

嗚條山遠聳孤墳千古嵩高仰甫中有意誕彌無實
用竟將新法逐諛臣

河山兩界及西分孕秀鍾靈產異人可惜東鈞幾八
月不教仁澤浸生民

溫公書院送人　王翰 河東夏縣人名賢

立朝忠節烈秋霜治至熙寧匪小康廟貌仰瞻教薄
俗遺書伏讀益綱常千尋喬木風煙外一片豐碑兩
露傍君到金陵問耆舊半山祠宇竟興亡

司馬斷碑 送趙伯原歸浙東

事業堂堂三代前可憐碑石竟多傳眉山手墨已無
半哲廟宸書僅得全荒塚雨餘生直棘杏園春晚少

啼鵑江南君到逢司馬為問渠孫若箇賢

謁溫公書院次李惟彥韻　陳鳳梧 明進士字文鳴廬陵人山西提學副使在晉有西行稿傳世

涑水祠頭一瓣香百年德澤政難忘斗山重望真扶
世葵藿孤忠自向陽中國有人時共泰蒼生無福事
堪傷春秋俎豆今猶古公體雖亡道未亡

謁司馬公墳祠作

重垣松柏拱墳祠石虎莓苔認宋時盛德尚傳司馬
里忠清再勒子瞻碑雲仍已盡猶香火胙務相承光

本支今日遠來瞻掃地高山流水得吾師

溫公十五世孫菲泉公讀此詩至雲仍已盡之句
愀然不樂遂決意定居丁夏作詩以反之曰盛德
誰無後還鄉自有期竟以他事解組遂不果來今
菲泉公之子若孫來夏奉祀相繼掇科第殆亦菲
泉公之誠孝格天而天相之乎

涑水後學馬化龍謹跋 布迂翁之孫[illegible]之 丙子舉進士

題溫公祠　車純 明進士字秉文號百山浙江上虞人山西左參政

豐熙名相崇元祐黨人碑涑川流不住知是為君悲

春日謁温公祠　前人

赤幟當年新日月，斷碑今日古文章。墳頭幾塊補天石，紅杏留春綠野堂。

清明祭温公墓　鍾恕（明進士，夏縣令）

刮地陰風起白楊，太師高塚洗滄浪。一杯上護千年骨，萬載天知九曲腸。清瘦中條存故像，芳名涑水抱餘香。登臨寒食空回首，獨樂園前草樹荒。

渡涑　胡續宗（明進士，陝西長安人，號可泉，都御史，巡撫山西）

風廻涑水動，月出涑水平。湯湯涑河力，湛湛涑河清。

九州司馬澤，千祀君實名。淵源自伊洛，獨樂我心傾。

謁司馬墓祠　馬巒（夏縣人，驥之子，景泰甲戌進士，事司馬温公多著述，有聞於世）

參天老栢長新枝，翁鬱遙連宋相祠。淌徑落花空寂寂，平堤芳草自離離。春風古寺瞻遺像，夕照荒墳認斷碑。白日有文昭粹德，邱祇不見黨人辭。

題温公遺像

嶽降神如在，梁欏繪未漫。澤深遵豆肅，貌古畫圖寒。誠著變而化，頑廉鄙以寬。羨墻雖可擬，難狀寸心丹。

丁亥嘉靖拜掃先祖文正公塋述感　司馬相

拜掃供嘗事，瞻依寄永思。言蹤猶信信，欲去故遲遲。盛德誰無後，遷鄉自有期。鳴條山色翠，烏鳥返鳴時。

希迂馬氏曰：盛德誰無後，遷鄉自有期之句，盖有所感而發也。詳見陳鳳梧謁司馬公墳祠詩下。

謁司馬温公祠兼示書院諸生　劉涇（明進士，河南懷慶人，山西按察司副使）

相業高千古，家山廟貌新。使臣瞻拜切，明府款留頻。涑水脩書處，中條養晦春。蔭猶松栢茂，賓學好和親。

遷温公祠賡韵　王言大（河南衛輝府人，舉人，夏縣令）

祠建從來幾，無如此度新。論功宜不朽，擇地敢辭頻。水遶龍涎秀，林招鳥語春。繪工模舊像，千載一時親。

再謁司馬文正公墳祠　馬巒

遺廟諳風雨，蒼苔浸古碑。存亡關道運，用捨繫安危。盛德兒童頌，清名蠻貊知。瓣香堦下拜，百世動人思。

又

重過温公墓，回思十六年。脩闕還自舊，涑水急於弦。勳業猶當日，遺書啓後賢。陰風號古木，涑筆寫題愳。

望温公墳憶公裔孫龍山明府

發來司馬里逸望温公墳行忙鈌拜謁壟短易黄昏
地震祠供壞墳祠并城中書院供頹敗垣荒道自尊因思赤縣日
頻會大賢孫公十六世孫初举嘉靖癸丑進士職山共則號也故云
重陽日經坡底乃司馬舊居渊洄庄也謁文正
公祠偶成
百年幾酌重陽酒九日來經萬石庄拜覩遺容還儼
雅訪詢舊址久荒凉寧留以道題名刻壁嵌公休上
塚章左壁嵌司馬康熾寒食上塚經渊洄庄詩右壁忠下嵌晁說之張舜民題名刻故云也當
登高遊一度鳴條對望峙崇岡

謁温公祠 張維 邑貢士
脫兎一變得心蘇果見元良宰相才嗣守舊章回主
意革除新法恤民懐存亡天下為憂樂去就國家係
盛衰讒說熙寧多俊彥旋天轉地復誰來
謁新遷温公書院 馬嗣然之子
盛代于今五百年先生祠宇幾更遷瞻舊像嗟傾
矣再謁新宮喜煥然老栢還能沾化雨斷碑不復卧
荒田從前廢事皆修举更覺心亭令尹賢
國初祀公學左嘉靖初侍御、初公嬿徙隘改法輪
寺右乙卯地震傾圮辛酉心亭王公乃移鄉賢名
宦二祠于啓聖祠前以其基建今祠云
謁温公墓 舒遷 明進士右熙人 以侍御右遷
傾城斜日吊温公遷客塵隨御史驄涑水浮光餘脉
絡條山淑氣孕清忠讀書臺上蒼苔鎖獨樂園中花
鳥空惟有高岡一杯土四時長為款樵松
謁温公祠 胡時化 户部郎中
乾坤間氣鍾賢相今古斯民仰泰林萬世風雲追禹
稷千年道學接顏参條山涑水長相會海鶴鄉尚

德音神爽不隨群物散時將忠蓋淑朝簪
謁司馬公墳 喻時 明進士汝南人 監察御史
霜郊迥寂寥名塚欝岩嵬水近涑江光遠山空秀氣消
遺情向河洛相業俯雲霄千古瞻依處瑤臺栢未彫
謁温公墓 舒懋 明進士監察御史
丞相墳前森森栢侵入雲霄幾千尺老農倚杖看鷄
豚指點當年司馬宅曾托乾坤一柄旋两來萬手齊
加額公家不復借青苗大賦當門無横索更有宫中
社飯新百年留得臨安脉两浙歌舞盡樓臺不見穿

蓋君子澤只說蒲東紙價高忠清為打鳴條石

坡底懷古（即涮沵左溫公之祖居）　馬珂

晚迓曹張鎮途經坡底村澗洞底跡古獨柴井形存
祠宇儿道像（地震後發壞故云）　荊榛渺壊垣當年水利宅今
白為家園帽岡猶隱隱涑水自沄沄興亡悉以恨貯
望徒消魂

謁溫公墓　　孫養默（山東鄒平人梁縣令）

峨嵋嶺上吊名賢獨對遺容亦澟然旋轉天章歷相
業誠明消繹接心源要壁梓里山河峙溫國松楸歲

序遷金紫雲仍堪孝享紆廻瑣草自芊芊

拾遺　寓夏縣懷司馬公　　何喬新

瑤臺何巍巍涑水亦瀰瀰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劍履
念昔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寢已圯
公時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攸嵩阜雲夕釣伊川水
宣人始臨朝翻然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蝥秕
坐令憔悴民復見雍熙理胡為厭氛濁遽然騎箕尾
惡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風仰止
稽首遺像前酌泉薦芳芷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耆英圖巻

晰曰洛陽耆英會古今稱為盛事故其圖巻亦
為奇珍且序錫　先文正公手筆而畫工之妙
可奪天巧先世以來什襲為吾家宗器間出以
示名公愛且寶之肆加評隲或䟦或歌積而成
帙錄之不獨以彰世守而余氏之源流後先亦
足鏡覧於是焉

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
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
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
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公謂韓國公曰
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
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
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

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好善無厭也二公寔亮　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　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爲　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時元豐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不疑年七十二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七十一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君實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會日早赴不待速

右有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耆英會詩

富弼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為耆年之會承命賦

詩謹録上呈伏惟采覽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謂名利場駢為耆德會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予慙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閎埇訪精筆絞綃布絕藝人復崇宴衎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駝荒奬仍湫底寒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獻酬互相趣歡處不知此高嶺有四翁晋林惟七子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為千禩

弼編覽長篇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

絕上呈

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不惟行業終無敵富貴康寧亦可咯

文彥博

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有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illegible]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筭酒行頻蘭亭雅集誇修禊洛社英游貴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欵密長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彥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輙成二十八

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寂戚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俱勲悳今是人間第一流

彥博代簡上[illegible]既宣猷

勿愛大名名遂高[illegible]洛樂銅駝木自佳金鳳亦不惡二月三月春融融[illegible]花萬華紅紛紛公子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桃花紅更對劉郎閣

席汝言

繫國安危居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富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閒盛豈謂今稀古莫儔

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飭紫書青史倘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肚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慚形穢才涼薄不稱岡其接鉅賢

王尚恭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八十八八旬喬年餘總

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韵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更野逸坐從齒列伯天倫二公咲語增和氣夜久盤花旋發春

趙丙

新春巳洛燕英髦上禮維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十八華髮仕三朝星暨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挹斗杓束韻庸夫最無狀出將顏面廁嘉招

劉几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勳固絕倫偶以莫年陪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秪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且伸元老相望蹤跡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為宣猷人閒盛事並遐笑一席幾盈九百齡

馮行己

書稱五福壽為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樗楞非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五身官未三公貴稚老名陪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愁無纖劾勒燕然當時遭遇

承陶冶今日光榮預讌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作畫圖傳

楚建中

自顧頹齡七十餘久慙頑鈍賞洪鑪歸逢大老耆年會衰朽形慚愧畫圖

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事頑蹤亦比肩

王謹言

相印貂冠燦六符華顛萬位亦臣供不將官職誇纓

里惟尚年齡入謚圖復道清歡山也故事縉瞻陰德見
訂謨吻陪几席真祭觀北壁叢中間玳玦

王拱辰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甫中間氣秀不
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光
燦燦巍京雒奧歷幽朔寢宮御府嚴天威甫田千里
騈柔柘犁甲萬旅馴熊羆公嘗綬帶冬三鎮懸赤繼
軫承保鼇追惟契遇假潔舊加復雅嶷交旌麾
仁皇一在龍席牓桂堂先後攀高枝宦游出處五十

載鶯臺驛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
有隨公今復至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圻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斡步踵門至投我十
二耆英詩整冠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為言
白傅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
就僧舍圖神姿詞宗端敘序篇目滂灝大華何淋漓
眷言復道靡克誅免裘近邑將終歸報云繪素得精
華顧列霸璧如府規退居昔相國元老十年還政洛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琉鍼氣如虹霓昔年大對

繼晁董登科賜第同一莽紫垣步武既通接金鑾署
閑還鄰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
飭恭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將圖畫表來世詎
可下客聯纓綏既蒙月旦定人物不敢循避違風期
況承開閤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
宅脩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亭未百尺下眺林嶺如
屏帷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衛中
潞公第碧甍萬木煙參差左闕朝室本經禮右閣宸
翰尊星奎婆娑青鳳并松栝煥爛素錦熏酴醿石渠

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予陋宇治窟倖姑
喜地廣為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瀰風月延清輝
四時花蘤不外假拏舟傲幘聊嬉怡懷歸撫掌若饑
渴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
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蘊高談大笑拘禮儀洛中故事
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淮冠登仕荷天寵尊君報
國當有為既嗟大耋盍知止納祿謝事皆所宜碩方
比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為
指風什歌式微如蒙甘露洗心骨似柄玉麈觀頹

蘭蕺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離子山已若小國
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憑短引謝招隱肯使猿鶴常
驚啼

張問

槐庭二老樂蓮仁咸集高年洛水濱筆衰且喜跳拄
絕白頭序齒郤情親清閑几席同禪院山埜中裘伯
隱淪尊酒椒香繞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唱
吟哦內衛武康强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
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勻商皓

寂寥拘小節漢疏爲蹙止家人莫因氣貌凝丹鼎自
有光陰守大椿復得無誤爲重客恐遺元爽在編民
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真滿壓交歡祝眉
壽群生五福託鴻鈞

張燾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草物合功在三朝尊二
相數踰九老萃賢當時鄉社爲高會此日俱陪許
末筵多幸不才陪後約更想七十足新年

司馬光

洛下衣冠寂怡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
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珠簾方下筯只將佳景便
娛賓使公此興知非淺藥藿終難作巨人

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年七十八歲安之七十
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
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
之前韻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鬭鷄非我
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又

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
酒儘從宅笑滿頭花

耆英圖跋

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具見是圖豈不可謂得其
韻度者矣先正秋澗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有曰
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瀕瀕自理窟中流出予則以
爲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亦出於筆力中而所
謂渾渾瀕瀕者且將與朱子之書並傳後世矣觀

者於此不能不慨然興起者固諸老之德有以使
然而畫筆之精妙亦不可誣也此圖乃當時真蹟
相傳為閩人鄭奂所作司馬公所製序文及會約
一具存今其越之子孫相與寶而守之予展卷再三
不敢妄贊一辭於諸老後而竊志夫畫工之有得
於朱子書法者如此且以嘉寶守者之難也

後學金華戴良謹題

洛社耆英集尚齒不尚官獨司馬公年未七十亦
與焉則又不以齒論蓋天下之達尊三爵齒尚可

及而德不可及當時潞國文公韓國富公咸德大
勳為國元老實聖代君子之宗如司馬公有德有
言深衣大帶可薦薄夫雖為二公所重宜其與於
集而列之繪畫一時人物照映千古盛矣哉嗚乎
元豐遠矣西都盛事已不復見余年且七十有三
安得同志追繼洛社復見有德者可尋為[illegible]問堂
耶攬此圖徒重太息

山陰王英孫題

洛中豈之畫史耆英繪像頗用閩人鄭奂為之蓋
是名手據邵氏所記畫在資聖院蓋祥符間自妙
覺院額序仍舊文爾縑素摹放雖大小異同殆皆
本此至今展卷想見諸賢少壯迨老遺世承平勳
名令終雍容雅會得共清時鐘鼓之娛而無以壽
為戚之累後數百載論之此非天上人耶

山陰王易簡敬題

四海同文日中天泰運時耆年皆國老盛德作民
師開府仍班祿優賢或領祠香山傳故事洛社有
一新規潞國頹如渥韓公齒未衰華或尊泰岱廊廟

仰耆龜論道恩三錫雄藩節屢移片言柔黠虜十
縣免淪夷獻歲朋簪盍方春品物滋德星臨相里
卿月耀邦基圭璧斯人傑衣冠太古儀燕毛惟序
長列壽竟忘卑主味歸田賦賓歌伐木詩清談驕
絲竹和氣藹蘭芝野蔌加籩豆山杯侑[illegible][illegible]淺斟
人自取醒醉客無辭具簡會堪數情真禮未移京
華崇儉素風俗正雍熙獨樂年差成無誤倒可推
經綸同志節游賞共襟期特立群愉進孤忠二聖
知天將圖任久人詠秉鈞遲授簡耆高會抽豪啟

秘思文追漢太史筆敵晉羲之書手雙鈎法禪倘
五采施風雲常擁護鬼物為扶持俯仰今殊昨傷
嗟世盜淌前修承聖化古道亦人為麟閣丹青落
雲臺棟宇纔何如二三変千載繼皐夔

會稽中翁徵謹題

右洛中耆社圖幷序與約各一傳者謂圖為閩鄭
奐所作叙約皆司馬公自製奐於畫不著姓名而
公自識其官與諱於文之下以今觀之畫之意匠
簡古精緻雖不為奐之的要亦得妙覺寺之趣叙
嚴楷蕭勁實類公平生書不作草之驗無疑也宋
自五星奎聚而後元豐諸老相繼並出嘉猷偉烈
誠有伊傅周召之風至其謝政歸老幅巾杖屨相
與盤桓嬉遊於鄉閭而流芳於無窮此又古所未
聞而今所獨見者也富貴功名享有令終豈徒然
哉宋德之盛亦可見矣涑水裔孫寶而藏之家又
豈徒以是世守者哉作求景行必有以興起而不
能自已也

四明紀堂謹跋

褁侯出家藏洛陽耆英會圖見示余盥手展卷幸
得覩諸賢道德之容實侯之賜也命余贊一辭於
後余謂洛陽為宋之西京當時畫史必不少茲而
顧以閩人鄭奐為之知其必為名手序乃司馬溫
公自製又觀筆所書則此卷豈他物比哉世傳溫
公平生不作一草字觀此信不誣矣宜乎侯之家
藏而寶之也若夫諸賢事績功業則昭昭載在青
史後學小子烏敢擬議其萬一哉

遂山毋必義謹題

右洛陽耆英會畫像幷序文會約共一卷涑水氏
之裔孫家藏舊物持以示予且求予題其後于時
會者凡十二人而畫則加一人者宣徽王公拱辰
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欲寓名其間今
第九人翹足而坐者是也予觀其會為具甚簡素
非其故為是以求異於人蓋素志不在於是也豈
若後世居位食祿務為華衣美食高堂廣廈堅車
良馬以侈靡於當世厚遺於子孫而於為德為民
之責漠然不以經思者比由此言之則諸公之所

以亦心為岡[illegible]已所世之意蓋可想見於觀儀形

不勝瞻仰之私而繼之以概歎也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翰林侍讀安成李時勉頓

首書

觀洛陽耆英會乃知古之士君子出處進退有關

於風教者如此其哉之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當如景星卿

雲祥麟瑞鳳爭先睹之為快也于[illegible]其中有感焉

會猶尚以古而予[illegible]所敬慕者藏其而為世寶近

以示予予覽之更有感焉於大盖法之妙筆蹟之

真予固不暇論亦無俟論也

宣德三年歲次戊申夏五月六日嘉議大夫太

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南郡楊溥識

嘗閱宋史至神宗朝諸元老用舍之際未嘗不掩

卷起敬想見其儀刑今彼是圖乃當時閩人鄭奐

所繪而得觀其中三人文公富公司馬公爲溫玩

之頃恍若親接道德之光於衽[illegible]襟之側夫古有圖

夢訪賢尚得於形貌無徵觀儀刑而慕之者哉

宜敬識之而不忘以諸[illegible]釋也然三公皆與安石新

法不合退居於洛已數年而成此會蓋元豐四年

春也明年蔡確拜相富公猶上言確小人不宜大

用不從而蒲宗孟則言人才皆為司馬光所壞使

非安石引進羣小相繼柄用則何以致諸賢之在

野猶幸哲宗嗣位首相司馬公盡革新法天下幡

然嚮治矣奈何公亦就此而逝也嗚呼惜哉然則

忠邪消長之機有宋盛衰之判寔於是圖有感焉

天順四年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直

文華殿東吳錢溥跋

嗚呼觀斯圖誦斯文景仰儀容以類求往代也蓋

可以見天道可以驗人事可以考世變可以知治

忽也夫宋以仁厚開國而天以仁厚應之是以太

祖太宗先之以享國之久真宗仁宗繼之以承嗣

之賢而諸賢者生於其時出而用世各得中其號

附丞弼如此其盛非天道之有在然乎然諸賢皆

高位重祿錦衣玉食時也廼從而各為退處取夫

雅素淳淡之尚而相與優游於老大暇豫之天於

平生之富貴利達蔑如也則賢者之維持習尚以

衰季人情亦至矣天人事殀幾於古如此而宋之
為宋則世變之幾而治忽之會也何也君子退而
小人進也當其時王氏為之倡而禍延于諸人起
而和之矣靑苗保甲之法次第遂行矣後雖溫公
再起當軸奮不顧身形耕然而邦之而天不假年
國事遂不支去矣國事去而夷狄亂華莫之或禦
矣是則是篇之存存鑑戒也天其或者役鬼物以
可護之耶不然耶其子孫世守之而兵火屢經安
能歷百年後不致墜泯使人猶得欽祗肅容而若
此身者親獲諦觀一時衣冠文物之盛耶是卷也
溫公之十一世孫封君詹事燕園子祭酒庭芳先生
出以示予予因及大所慨者如此至其橋梓之純
武光前為時鴻碩世固有知之者無庸具論也
成化改元龍集乙酉冬十有一月既望諸暨後
學陳洙文淵頓首謹書
司馬文正公為晉之夏縣人曾孫朗閣伯以吏部
侍郎扈從南渡子孫遂家會稽胡元時隱處弗仕
明興科第紳纓絡繹不絕有若大司成碧梧侍御

君堅按察君相皆能繩祖武振家聲燁然有聞於
世其他登跡賢科者尚十餘人按察君起家冢素
下帷絕編舉進士上第為比部郎讞獄畿輔馳抵
夏旬拜謁丘壠慨然有卜築之志後以參福建大
獄事執法忤當道者遂以閩泉惡灰歸閩書數卷
而外無長物課子讀書冊夕怡如也居逝數年而
伯子初復舉進士令侍巴陵宦邸紛休以歆蓋苦
節如其父家庭僚石焉然旋之刑闈薦紳中天下
而語詩禮清白孝友謙讓者必首司馬氏司馬氏
云按察君之季子敬甫祉者績學累行早歲即名籍
甚數奇不偶茲承父兄遺命攜其猶子晰旋涑水
鄉為奉祀計一日出所傳者英爵卷示予且曰吾
家宗器此其是矣幸以一言為先世重予展玩移時
見其筆札類皆溫公手澤而諸老儀容渙然如覿嘆
息久之入溫公距今日凡五百餘年其間兵火相
尋不知凡幾別家計蕭然若彼而茲物獨存匪其
世有賢者永言孝思其不以為賂貨而市鬻者幾
希矣公此有言積德實實中為子孫長久計意非其

積之厚也胡其發之衍也蓋是品之會與者凡十
三人今其他氏子孫與與替予不能知而獨涑水
氏之後也相映式傳罪紛歷數十世而澤猶不斬
木深末茂源遠流長有是哉斯尚可鏡睹已敬甫
君雅志進脩力追其先業而晰為巴陵君之季子
青年砥志嗜學能文又司馬氏千里駒也行且咀
華茹實與滌吐奇為
國之世臣承家之令子俾父祖未竟之緒益拓以閎
而文正公九泉之下有餘輝焉是爲其不朽矣夫

諸君勉乎哉爰題之以俟
隆慶壬申仲秋初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知廣西柳州府事上虞鄭舜
臣頓首拜書

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余夏鄉先哲也當其任
崇福時春夏在洛秋冬在夏縣如是者凡十五年
時潞國文公以太尉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
夫年德高者於富公之第置酒相會時人謂
之洛陽耆英會潞公素重司馬公而請與焉諸公
既尚形妙覺僧舍復繪成卷帙蓊司馬公序之序
與約且皆公手筆也既而公裔相斯宗未幾而燹
於佐哲宗詔户部侍郎趙聘尚書歸葬夏縣後
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弩趙忠
簡爲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及高宗南渡溫
公曾孫吏部侍郎伋護駕從遷因家會稽山陰并
夏縣之族分爲三矣然遷叙州者爲公伯兄太中
大夫旦之後而會稽者爲公之派裔入元之季夏
縣子姓莫知所終而獎修祠墓下者至僞諸繼流

焉迨我
皇朝會稽雲仍最爲蕃盛文獻不絕若大旬成公
恂侍御公垔按察公相並來謁墓隆慶改元按察公
子景泉先生寔公之十六世孫也携其猶子宗晦
奉父兄遺命負家藏耆英會圖及諸勅數卷按察
公重修譜系一帙歸夏奉祀服日出圖示予予焚
香啟匣見諸公皆衣冠儼然令人肅然起敬第卷
中張景元趙南正馮肅之三公面目剥落莫可辨
識其他亦或間有毀裂而司馬公文富二公及張

昌言王安之府若從王君既梵正叔王不疑數公
之容猶幸然悉以故公之鄉後生如不肖輩始獲
覩公真容見公遺物自謂希世奇觀幸莫大矣然
亦不能無感於斯也按
大明一統志夏縣本禹所都之地漢為安邑縣境
後魏太和中別置南安邑縣改為夏縣隋初屬虞
州後割河東郡唐隸絳州乾元初改隸陜州金元
隸解州
本朝因之縣西二十里鳴條岡公之墓在焉即今

覩之公之祠墓規制宏敞有司歷有興修蘇長公
手書隧碑雖仆磨於奸臣惇卞輩而摸鐫於後世
惟哲宗御篆碑額猶是曩時舊物據紀載之言攷
鳴條之迹公之為我夏人昭昭也柰何近世學者
考覈不詳著述多謬如貴溪樵雲徐君庭桂假名
荊川唐公著綱鑑大成以公為洛陽人而仍存涑
水之號不知涑水之源出於絳縣而經流於夏之
西境故當時稱公為涑水先生者以此洛陽安得
有涑水也或者不知今日解梁之夏即趙宋時陜

州之夏遂疑公[illegible]陜州迺河南人而不信其為河
東夏縣人傳於[illegible]而滯於真者比比皆是也嗚呼
公惟居洛故得[illegible]合者並肖形圖卷而遺其真容
於今日向使公不居洛則不與此會而圖無此容
矣是公之真容[illegible]是圖而傳之今日者公之居洛
為之也後人泥其會於洛遂昧其實於史縱知其
家於夏又泥其屬於陜是以有河洛之誤說也向
使公無洛陽之居後人亦無洛人之誤矣是傳贋
滯真而起後人之惑者亦公之居洛為之也夫學

術如温公相業如温公聲聞之昭垂於後世如温
公而今人尚論之跡猶如此他尚何言耶此其所
關最大不啻魯魚亥豕之小失而已故予撫玩斯
圖而深有感焉至若司馬氏世守之孝人將覩斯
卷而自知之又何俟予之贅述雖然向微景泉氏
叔姪之歸則温公故物流落江浙間又安得歸公
之故里也耶是殆有數存焉而景泉氏叔姪還夏
之舉良可嘉尚也已
涑水鄉後學王爲化能光前薰沐頓首謹識

洛陽耆英會圖以文富司馬三公取重于世遂出
會昌九老上闕九十有三人
明萬曆甲申四月司馬文正公裔孫解元宗晦携
此卷索余書余惟有宋自神宗用安石行新法一
時元老皆致仕去文正居洛十有五年朋奸敝主
羽翼已成後雖宣仁倚毗相業赫然而天不慭遺
黨禍尋起宋之大事去矣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
高宗南渡家于會稽山陰之間而涑水舊墟無守
家者

國朝以公大儒從祀
孔庭復其子孫無所與士得專經科第蔚然相望
宗晦之大父按察公相父巴陵公初季父邵武公
祉皆起家進士而巳與仲兄晞射策晉陽並成上
第夫涑水之流賴南渡不絕南渡之族因涑水更
感然則河東故里可無人焉爾乎先此宗晦從其
季父若兄比以有稟征當路謂非晉產殊之于越君
曰先按察君嘗展墓至夏欷歔久之慨然欲卜築
于此予小子所以來成先志也今已縣次續食獨
柰何鄙遠之若內晉而外吳不得稱同姓不亦甚
乎王予語之曰文正故鄉誠宜世祀勿絕予曷不
請于
朝而家焉無但僑寓爲也則朝食頓歆公乃嘉告
來有詞于晉矣往在嘉靖間大獄方起按察公以
刑部尚書郎抗法不回罷去而巳陵又無祿即世
令邵武與二季廉彬彬嗣興庶幾能振遺響者宗
晦勉之哉
萬曆甲申四月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太原王道行書
耆英會圖者宋司馬文正公及文富諸公十三人
相期而會於洛中者也數百年後文正公裔孫宗
晦氏晰持卷懇諸縉紳士爲語揚厲諸縉紳士亦
各以詩文備述先臣美盛余覽其形會其意因嘅
歎之曰嗚呼覩斯圖斯會也則有宋興衰治亂之
機其決於此乎夫才賢者國治之資老成者謀國
之望宋自建隆開基迨及治平熙寧之世仁厚一

脉漸次陵替文富諸臣夫非治世之蘗石而保邦
之楨榦乎即年逾七衰景光近暮然猶天眷元德
康強未老引而置之百僚之上或與聞兢議其謀
謨翊贊宣猷展釆當不啻炎劉之丙魏李唐之姚
宋也而胡遺棄之竄斥之俾德星下聚乎夫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興衰治亂互為倚伏哲人智士又
志甘恬愉難進易退者也文富諸公既以君子會
適在下而安石京悖輩呼朋引類新法日起肆無
忌阻國勢幾何能定而世道幾何不亂乎即未幾
司馬入相功成旋轉而尋復捐逝宋室為之一空
洛中諸賢會甚適矣宋何能國哉有賢而不用以
治譬之渡河者弃舟楫而甘自沉溺養生者厭膏
粱竟餓餓以死嗚呼緊誰之咎歟語曰邦無老成
誰與共理然則諸賢之斯會斯圖也或亦不能忘
情在公而宋之人主則廿以遠賢自削已雖然晚
近世以來崇尚勢利兢從傒靡敝也久矣洛中之
會固諸賢雅致亦見古道猶存並其會也坐次以
年不以位供具尚儉不尚奢志同道合迨日以罷

蓋有鼓腹歌詠之風焉後之君子乞身以老石室
林泉之下固當以是為準乎識此則宗晦氏先業
之綴固非獨有宗器之思而亦有補於世道之雅
集也因忘陋為之綴厥後云

萬曆甲申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前侍　經筵　工科都給事中雍丘侯于
趙拜書

王嗣美曰余披是圖蓋有感於涑水司馬氏焉自
古國史所載稱世德世祿者不一其姓多數傳弗
耀遞起而遞殺甚至欒郤胥杜諸家尚不能庇其
子豈其堅德之不茂耶抑亦種福之不長也噫是
亦有數焉爾矣即無他取譬當其時凡與斯會者
蓋十有三公焉如富韓公文潞公一皆依附日月
績用軒濟其蔟施後世慶流苗裔者不闕有守
斯圖如司馬憲使諸君輩他可知已蓋亦有幸不
幸哉余憶昨時聞先大父暨家君諱洛中耆英一

會古今盛事既讀宋史見諸公勛業奕奕為宗社倚賴退樓巖穴相與考槃詩酒即與鄉曲田父無殊真得古人去就之義未嘗不欲扼腕左右願効執鞭而無從也今得披斯圖宛視曰此某公也此某公也此某公詩也一時形容氣味髣髴如見余亦何多幸邪計元豐迄今幾五百年所有數公像亦且刊剝無似恐時久弗存待無猶有恙耶詩曰申錫無疆子孫保之司馬氏子孫保之哉按司馬氏系出高辛漢司馬遷公世掌史書為龍門司馬

氏歷世多顯晦趙宋元豐間温國公以相業顯世居夏為涑水司馬氏温公從來伊洛間為斯會始繪斯圖后曾孫閑國公伋隨高宗南渡移家浙之山陰為山陰司馬氏圖在山陰

明興簪紱遞起至隆慶改元有進士祉者承厥考按察公遺志偕猶子暐晰始歸夏修温公之業暐晰繼舉于鄉而晰尤著復為涑水司馬氏圖在涑水萬曆甲申夏晰待以示予先後題詠者若干人有温公手筆序其端有十三公齒序職官有會約九條詩各一首

關中王嗣美書

按耆英會凡十有三人以首事則潞國公以治具則韓國公以事例則彷之唐白樂天香山會約亦云偉矣當是時諸與會者皆以耄耋相先獨温國司馬公年未七十以狄無謨故事與焉此其説近似以今度之公之與斯會也寧以擠乎哉故公在位二十餘年居洛十五年當其居洛寔惟新法之故以故十五年間絶口不言新法非不欲也知不

可也辟之豺狼難以身近公固量之審矣至一念忠愛矢死不忘則又公之志也夫以志則是以遇則非而憤懣不平之意非有托焉不可也故追歡杯杓雍容賢喆庶幾托焉而失者或托焉而得此又公之弗獲已也比晚年再出即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此其志可想矣嗟乎龍蟠於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悪覩龍之志哉予以此有味乎其言之也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　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司

右祭議稷山後學梁綱拜手書

吾鄉先正司馬溫公嗣孫衆進士者乃持其所遺會畫賜余且曰惟翁為學慕古必與先人誼有神交希題數字其後亦先人所樂聞者何如余應之曰吾尚樂賜是耶念昔藝祖立國僅得忠献一人以為之弼忠献雖才于道未有所聞其曰用魯論各半部者固設詞爾胥論多表裏于周官曷能用之其致治止如彼耶若我文正生其中華承洙泗之舊派啓伊洛之新源固帝所資以弼其嗣主者使專主台席公必取其制度叅而更定為世世相一承不致失墜將趙宋之社或存于今時矣夫何以人生幾何之壽而投其閒于洛者至十有餘年之久是其為智猶不及一石工安在取英與哲以為謚耶用知耆英之會冝連茹衆正者所欲立與夫獨樂之園固志存兼善者不暇為矣覩于是圖能不深慨于異世之同志者耶雖然公固未盡行其道于當時而有不亡者存所謂當有著述是已即他人猶當誦法之矧其子孫乎為公之嗣凡在其

臨德尚在中者正宜佩服厥訓佐我
聖主以繼自古賢哲之佐如伊周者為有光矣如此始不忝于為公之嗣無徒保守此畫夸以示人曰我溫國之正嗣而已是夫過計有如此其勿訝

鄉迂夫敬菴張在沐手書時年七十四矣

司馬文正公勳業文章炳史牒故無論華夷今昔誰不仰之當元豐間與潞鄭文富諸公結社洛中以歌詠太平當時命工繪而頗為奇事而傳之於今足為奇物予聞之蓋久矣顧以不能一覩為恨萬曆甲申予以執事在桐鄉桐鄉去夏不五十里間以公事至則展拜先生之祠且晤先生裔孫宗晦孝燕乃又於宗晦許獲所謂耆英卷者披其畫讀其詩具見當時太平文物諸老優游氣象斯非生平厚幸耶予家舊藏有香山九老畫號稱精絕今又得覩斯圖大是快事第其卷為拙工裝演遂使千年神物一旦殘缺殆為造化所禁而莫知其所以然耶嗟嗟惜哉

桐鄉令 邛人康懋志

舊識耆英集洛濱重遨此十一元臣夔龍當日開
生色麟鳳今朝本此真宮奈貂蟬輝百葉扈遷殂
豆榆千春轉思元祐群公下一自披圖如對神
天池徐渭
金門初罷相洛社已招賢元祐人俱老熙寧事可
憐無由瞻日表豈欲樂天年忽憶前朝事披圖倍
愴然
月峰孫鑛
洛陽會上聚耆英盡是當朝社稷臣且共尊前浮

綠醸肯隨馬上逐紅塵可憐司馬年猶壯誰稅熙
寧法再新料此苗形非夢十一時披覽轉傷神
句餘後學孫如湯
司馬氏持其先洛社圖卷示余謂余宜有言未簡
則諸大夫之述作備矣蓋諸筆而毫為之腐也偶
爰人以宋十六帝閱像過余小有附庸因布席焚
香合二圖而披覽之迺謂百世之下得儼然見當
時明良之盛不能不深為幸幸顧諸賢社稷臣也
而使在野此趙宋理亂興亡之關又不能不為之

浩嘆
此圖為宋鄭奐筆也能於毫素間寫出諸大君
子使千百世後宛然如昨慨焉興慕真高手也
奐考奐閩人也非夫秉彝好德心醉乎有道者
氣象胡能命筆如此此其賢於福建乎不亦遠
哉
後學黃猷吉敬題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
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

簽上書學士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
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
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
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
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
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啓曰某等聞端
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
公即取紙筆書庶人一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
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

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
朴父老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輩昔曾難倒司馬端
明公聞之不介意
此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語也敬為拈出亦足見
公生平一班云
萬曆丁亥春二月念有三日後學黃敞吉再題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八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積德贈言

晰曰積德之什為卷自余大父按察公諱夏[illegible]
瞻在隴太史呂文簡公巡隴南雁沈公輩亟之
而為詩文歌詠其事也月積月累漸至盈幅蓋
還夏之舉肇自我按察公而不肖輩成其志云
不肖輩始至夏時父老猶記憶先大父嘗祭掃
日祝文讀畢不知其涕之何從也錄此庚申公
初意不至泯沒而抑亦繼承之一事云爾

序

積德之什序

積德之什者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
還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illegible]
侍郎伋舉家自夏縣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
世矣於是北人以司馬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
失祖菲泉子卯歲讀書即悵然曰吾家涑水舊夏

句之蒙而晉宗室司馬孚之亂也至吾祖溫公雍道
殊勳冠絕宋代乃吾始渡江遂不能一還及不若與
姓者之歸腸張謙何耶此其痛心絮嘗盖二三十年
矣既舉進士仕刑部則日相訪猶有日矣逐夏有期
矣至是果求便差日夜驰請夏縣遂獲舉丁亥元日
之祭越二日耕及浦守前礼保少卿南雲隹君發謁
巡按南臣沈公沈公謂予二人者曰菲泉自夏即過
運城二君可遅命駕予曰此耕夙昔所願見之人也
往年内濱初公嘗新溫公之祠謀還司馬之後勞助

萬狀耕備聞之以為菲泉子旦夕來也不意今始至
予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間
忘形骸出肺腑契如金蘭戚若骨肉初初公查獲在
官水田百餘畝籍之官報以為祭需俟司馬氏後至
而歸之南墟予曰菲泉其定居矣時在不可失事在
不可疑菲泉予曰相當為此回來哉予遂嘆曰果若
古語非聖賢子孫何有此言司馬氏其中興乎於是
南厓公夜讌諸米欒堂日讌諸海光数極歡矣爰析
夕以為復見小司馬矣又明日予讌諸潮德堂酒半

比登尊經閣是日山川滎瀠雨雪霏霏四啓軒窓縱
覽風煙西望虞坂東眺岳陽前指鳴條俯臨鹺海南
厓公曰此非菲泉子之高祖山家耶夫其千里歸
百年懐思尊祖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
矣斯行也不可無言以贈予詩南岷詩判可為序又
明日南岷讌諸河東書院燭跋矣予請名題焉南厓
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處江南者不啻數百輩於其
溫公乃無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無一能至之者
即有至者乃無能肖之如吾菲泉子者斯題也曰象

賢菲泉子曰相無徵子之材而先人不敢比般湯予
又請題曰光裕菲泉子曰此復祀先諱矣是時菲泉
攜有元日祝辭中有溫公常言積德冥冥之中以為
子孫長久之計予曰卷其以積德題乎南厓公曰然
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仍如吾
菲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百年
之墟墓如吾溫公者至是乎予嘆曰果哉始與溫公
之道讐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溫公之道讐者惇忭檜
輩也開其今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於太

史之輔米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鑑可於司馬氏及
四氏者驗也且夫温公道未盡行而沮以其世之非
辰也菲泉學方滋茂而顯直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
温公之厄啇於宋代者將俾菲泉畢發之於今矣不
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柚中簡者何也於是南崖
公及南畹皆曰莫為莫傳莫承莫彰此可以題曰積
德之什矣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八日

賜進士及第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高陵呂柟書於河東書院之藉草亭

序積德之什

歲在丁亥七月既望會稽菲泉子司馬邦柱以秋官
郎擢僉福建臬憲事有行色矣一日過其同年友馮
峯史立模曰睽違在即相去何啻千里子何以贈我
昔者使山西獲展遠祖温公墓於涑水慨自吾司馬
氏家越殆十數葉迄鮮有能繼追慕之私者獨相以
使便始克遂焉非幸與諸君子謬愛者咸有贈言而
涇野呂太史仲木嘗以積德之什題卷首而引之亦
既詳矣枚復因其義而丐知己一言為行李重何如
明日示涇野卷予得而遍讀之又明日別委一卷則
吾姚孫武選志徙所書四詩守升閣繪亦具唾珠玉
交燦其何稜之能雖然可終默乎予惟弱角時即受
讀司馬文正公傳稍通大義每思公對劉元城盡心
行己終身服行之要曰其誠乎蓋公真用力于心學
者故其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而相業炳偉迄冠宋室
倚其休哉稽在當時公亦夫人耳而兒童走卒誦而

知之遠及裔夷相戒中國相司馬慎無開邊生釁其
卒也蘇長公撰神道碑自謂于公獨無愧辭其皆誠
之驗與唯公立德取信人人德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世有不務德之積而徒取必于術數以僥倖于萬一
者視公當何如哉然德必有後是宜數千百里之遠
十五六傳之餘[illegible]有若吾邦柱者出而尋墜
緒于落落也邦柱[illegible]清雅出歷方以名進士
為司寇大夫[illegible]用其[illegible]人以不究綽著能
閩西曹餘暇游情翰[illegible]時以[illegible]而傳可謂[illegible]

忝其先德厚流光其非信矣乎茲僉憲閩省竣階華
貫持于是乎昉千里澄清慨然攬轡則所謂植良屏
墨澤物洗冤有大於疇昔縣諸中者宜素而奚俟於
他求亦曰纂乃祖服可矣閩之八郡僻在南服人朴
務簡其以郵罰覈有司例之江浙僅十二三凡經臬
司予决無有騰牘者即有之亦鮮焉而其貴良有繫
也夫經于大而細焉略之信于顯而微焉惰之慎于
初而終焉睮之人情大抵然爾又况益之以生變惻
怛之情少而聰察操切之意多取足近名而其他靡

恤如昔人所訊今之世恒病焉可乎不可乎以[illegible]
括而施諸其官無忘乃祖攸訓庶幾動罔弗濟克對
前人先而于涇野用意之深厚其亦無負之矣不然
賢者之後將責備焉人言尚可畏也模也固蔣以淺
鄙之詞引別意且獻規焉非泉肯以為道傍之苦李
而棄之時

望後又十日年友同郡史立模拜書

積德之什後序

司馬宗晦晰者温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十三世祖
侍郎假遷於會稽宮[illegible]經術至宗晦大父按察公相
父巴陵公初皆射策甲科舉進士仕不甚通顯晦年
數歲失父家徒四壁立宗晦自傷乃從母問先業所
遺母泣曰爾父以清白遺爾奚遺哉第努力為諸生
學問恭具是矣績紵以給宗晦讀給外傅受詩積十
餘歲已而爰從北遊温國故里經學益明是時河東
而部諸士諧與宗晦同經咸人人視從宗晦多屬齒
從質經疑曰何傷其年癸酉宗晦舉鄉試第一後大
比士必先其科用不乏明年宗晦詣余顧一見余方

閉門進惟故塵遊宗晦曰先人辱公於癸丑藏在盟
府公固不曰我用巴陵死不復善視其子矣古之志
士懼名稱不立累日力經歲月勤若甯董學若鄒鄭
登山入海契闊篤志則繼體垂後由此其選也若非
獨一士也蓋先人閨門雍穆有德有行人擬陳元方
淵清玉潔有禮有法人擬華子魚專心憂公斃而後
已人擬行父衆遵諸人小子乃所願學父則遠矣學
人所擬父則益遠矣碎之流於海者不見所嘗見於
中國去人彌遠思人彌深吾何以畢吾願也惟公圖

之余曰予誠繼予之先予也則何止予之先弗不曰登枝而指其本乎宗晦下帷又數歲再請余願見曰公若以一世命於不肖則有莫矣而不以世豈可量也蓋聞先大父嘗讀許靖書門自竄蠻貊縣心北風何由假翼自致曰嗟哉古今人不相遠蓋是書也余何能終卷嘉靖中起為郎中讞獄畿輔渡河遊涑水與趨謁初公狀元呂公薦蘩蘋於溫公之壠自謂不返之計莫執而去而先人思振被舊紫鬚髯盡張悠悠孤淪訖於茲日余小子拂拭短褐浮江出越始備

溫公之掃除厥惟艱哉本之弗指吾感傷公之風誼猶耳也敢請余曰孝哉司馬氏之子其言先之德也悠以遠其言已之志也微以著余聞之古者推揚受氏人多土著名宗望族皆衆郡國官名自表使百代不得以相亂雖受命易姓百宗蕩析去墳墓鬱松檟公無常產之拘七羅舊德之傳而其子孫猶撿系錄以示所爭西有隴右之李東有彭城之劉褒然冠冕未嘗與皂隸混為一區何以故彼其後誠得人以繼之也司馬氏在宋稱右族自適會稽流裔不踐其故里蓋

明興二百年餘弗與血食宗晦渙然往跡之謀與其伯仲標譜系木主復行而來北方始謂涑水氏有後而邦人依依如見溫公之世豈非計長久與涑水源源衍德無極也哉昔周人懷召公之德愛樹不剪越王思范老之功鑄金存像與其愛之微也寧其後之人也北孰父乎馬璘讀史至漢馬援傳謂其祖業隆於地輒喟然嘆息彼其所覩空文爾未始徵天之衷唯是土風湯沐既具若涑水之上也視宗晦所賜又

孰親乎君子謂司馬氏之子之孝詎可量也而予之先予卧江鄉者即不得歸目浩然暎矣始宗晦底夏日猶於壠上曰孤操不足以勝門禁才志不足以致青雲莫與處也居無何宗晦季父祉舉甲戌進士為比部郎而其兄暐復舉丙午鄉試殆駸駸盛矣積德冥冥溫公固嘗言之而狀元呂公又題之首簡為子孫榮余何言哉余何言哉

萬曆庚辰冬十有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郃陽午

家生何東序崇教亦謹書

書司馬氏積德卷後

司馬氏自三代以來繫姓重黎蓋云重黎之后也于周為日正周定靡郯鄐爲其為瑞者三王用嘉之肆得蒲璧以朝宣王時休父入掌六師為司馬子孫以官氏後失官播越河汾間已并於溫魏晉禪代際安平獻王孚溫人也以翛翛稱賢乃后居夏者于允子中不知出何別比趙宋時溫國文正公以大儒相元祐為東夏所仰其封樹具在夏宋南渡日侍郎伋始以其族行旅寓會稽之山陰它日視故都惟邑風馬牛不相及

國朝嘉靖中刑部君相出使便道一謁松楸糞除之歸而語若子孫曰吾覲先世丘壠愀然有黍離之感爲即吾老山陰得一子若孫嗣紫故都者吾死無憾已後二十餘年刑部孫晰從季父祉始杖馬箠來夏遂以定居無何祉晰同舉計偕晰即第一人明年祉成進士已幸來復舉計偕居人相賀為文正公無後而有後矣初刑部君過夏日閒中呂文簡過於舜相得

甚驩時有味乎文正積德長久之言相與詠歌之成卷是以有積德之什今其八卷具在晰父子繼起益光先壠視斯卷不啻如瑋父嘗謂積德云者增而不已之謂弟令子孫襲先世饑靈作德非類一朝撲滅之何有者即它殘餘堙替隸間或糊順類於四方莫知生之所自遑恤血食其於乎彼非神明之后而獨然則前積而後圯之也乃如越國數千里更世數百年子姓振振復還其所以紹先烈繁之生民未有矣余游司馬氏群從間推有田蘇之好即一門凜凜庶几東修君子也詎云先世覆露及之良自其身有耳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司馬氏世數猶未也余以其後知之也

萬曆甲申冬吉

賜進士第分辦工部都水司事稷山龍塢王時濟頓首拜書

詩

東鄰有績女西比有織姊營為雖未同相思本相孚
曉日上條山南瞰黄河渡大舟載萬人頃吏咸登路
人生非金石安能顏如故欲補都邑士大夫乃宗祖
彩鳳鳴高岡烏鳥何足數君從萬里來持以報
明王

右擬古一首中贈省菴行旌之下蓋戀戀不已
之情非所云詩也　　涇野呂柟葉上

菲泉先生司馬老大人行軒改教

吳興沈松

刑曹明法擅聲華卿命西行佛紉花晉國衣冠瞻
世冑鄭鄉姻婭望仙槎舉杯對燭還如夢話舊開顏
莫問家最是不堪凝睇處征旛明日即天涯

澠洄王漆

天意終移宋雲仍亦渡江他鄉春渺渺故國水淙淙
鶴自鳴華表麟空卧石矼歲時今展祭閭里問行幢

其一

百世存家計三朝報國[illegible]煞名元不妄奕葉好相尋

祠墓依山寺園田亘石西曹能念祖文彩重纓簪

其二　三當作四

看君述祖德別我苦寒行霽雪迴光向春風到
帝城　中朝能獲奏四海亦知名竹帛他時系應無
忝所生

其三　　海陵華湘

百年江漢尚餘哀燭樂闈中卧草萊白首始成元祐
治新經終作靖康災典刑不朽留家訓事業重翻賴
史才後世雲仍真不忝哀矜一念徹燕臺

東郡張相

涑水環先墓雲孫拜後塵卧麟芳草夕遺像古祠春
石壁停霞姊山原舊渚蘋重來勝朝代河洛想風神
溫公閉九原憲使駐雙旛異代人俱俊當年道故尊
椒漿酎寒漠梓里憶生存明日辭瑤嶺春風入
帝閽

涑水馬騤

江北江南天一方窮源反本[illegible]同鄉安平世系今猶

著文正清風久益彰如玉丰標冝粉署斷金交契示
周行卜居頤定鳴條計洒掃松楸具瓣香
灜海袁淮
巽代居南渡千秋望北馳弓裘隨日月禮樂問華夷
涑水依金刹條山貫玉卮承家應佩印爾祖亦吾師
青厓沈錬
佩符元祐日珥節中興年司馬多奇脈攀龍不興天
傳家文未墜省墓劍常懸方駕成俱往臨雲一愴然
鄉後學馬鑾

涑水先生有後人才華丞占杏林春驅馳
王事頻初識籍猴鳴條頤始仲老稚狀迎如故舊蘋
蘩拜薦竭精禋乾旋坤轉遺謨在黃閣他年媲致身
漢嘉徐斌
涑水名千古流芳到浙東家傳緣積德世選錄成功
令望登科後深情展墓中看君多孝義錫類自無窮
郭璟瀕進縣人
司馬鍾靈壯宋朝胥匡奕世枕鳴條勳名煒煒乾坤
久史筆巍巍泰華高赳闕言歸留赤子拒荊首政廉

青苗忠清粹德傳流遠　聖代于今有鳳毛
漢南劉泉
稽山靈秀鍾人傑温國家聲啟後昆一代勳名元祐
史千秋祠墓涑陽村象賢已見存經濟積德由來仰
格言便令飛騰霄漢上宗祊它日勒彝敦
上海渚傑
涑水老孫于山陰令大夫能趨元日祭不遺孝心狐
相業看家乘賢聲重仕途先公歆爾德授簡豈虛無
慈谿陳文譽

昔年契誼歷叢棘此日熏漸仰握蘭綸向　竹識歸
去節又看星使務吟鞍幾竿泉細青雲濕萬疊流長
碧玉寒家訓千年龜鑑在世應鳴玉侍　金鑾
迂漁張直安邑人
氣聚傳岩秀重能生大儒一時隆相業百世裕孫謀
涑水承洙泗温鄉拱魯都雲仍皆俊傑會見輔唐虞
葵所侯于趙
伊周兼相業文正步芳塵朝野謳歌舊乾坤氣象新
千年延道脈百代振聞人積德風猶著承家澤未湮

熙朝崇正學寵使歸精煙衣鉢孫謨裕夔墻祖烈覲
明時星瑞鳳變閱穜文麟哲嗣人中傑蘭孫席上珍
翩翩華 國器會見佐
楓宸

甬東山人 呂時

玄功冥冥鬼神知司馬中興自有共三代龍章傳宋
室千年肉譜照
明時溧水氏裔孫世有顯者凡當時誥勅及耆英會圖迄今遞傳尚在故云 聖門日
月高無際吾道弓裘正在茲君實相公童子識圖書

又啓後人思

太原王道行

宋朝名相爲儒宗故里天留馬鬣封紹聖黨人紛指
鹿渡江孫子竟從龍甲科不斷傳經脈丁祀長欽衛
道功留首一佗餘亂草類居高起大夫松

石暘宗晦醉元

題司馬氏積德卷 有序 邵人呂陽

司馬文正公嘗言積德以為子孫長久計蓋公以
名儒賢相匡輔哲宗力變新法以續國脈以蘇民
命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其積德顧不
偉歟當時勅建墓碑見存夏縣公曾孫吏部侍郎
河內縣開國伯伋扈蹕南渡子孫因家會稽嗣元
脩位終其代無仕者至
皇朝科第相望未易更僕數迨公十五世孫應訪
公相由辛巳進士先任比部郎嘉靖初奉
命讞獄 畿輔馳至夏縣拜掃先塋有復築志涇
野呂公時判解州為公題積德卷一時名筆相繼
咏歌後以秉法忤權貴歸里賫志以沒巴陵公初

以癸丑進士筮仕尋卒于官亦不克成所志顧奕
世宦遊僅以詩禮聞浙東其所傳者惟告身數軸
耆英會圖一卷譜系一帙而已隆慶改元邵武公
祉率姪暐晰韡佩先人遺志衆供祀事相繼舉于
鄉而祉登甲戌進士後先輝映誠食文正公積德
之報矣暘世居平陽與文正公同鄉丁歲癸丑又
與巴陵公過于都城數相往及叙其家世及復築
意相得甚歡今暐晰韡皆其子神秀英特進表可
量予嘉其克成先志因賦詩二十韻于積德卷左

方卿以見好德之意云

河岳鍾靈秀温公生冀方凤堅希聖志終作濟川航
旋轉更新法安危繫衆望河汾分派遠濂洛接波長
輿會耆英裏棲神涑水傍典刑今尚在聲譽久不忘
文正昭徽謚明禋從祭王前休誰並駕後胤自餘慶
良史家聲舊阿衡世業昌人才資品録邦治賴平章
開國随南渡明刑始北朔興悲續血嗣埽墓奠椒漿
賁志成先德遺言待後裴巴陵因早世邵武為重傷
遠拉甲尊華同歸桑梓鄉協心護丘壠述事累蒸嘗

領解推難弟承科得竹行聯登龍虎榜長繼圖書香
積德誠無斁揚休殊小小夬頤言弘祖烈千載慶
明良

姚江孫鑨

承家原不易創業最爲難聲教垂今古魁名振宇寰
溯源根涑水遺澤種稀山積善多餘慶應非旦夕間

孫鈳

海内推門閥無過司馬家常年崇相業奕世擅聲華
圖譜傳流遠文章衆所誇叨遺芳後東越西晉望尤賒

孫錡

有宋温公柄國時力恢治道惬昌期万歆濟世人猶
仰理學傳心衆所知兩地家聲繁嗣續累朝甲第耀
宗支雲仍累葉存圖譜清白惟將萬卷遺

司馬文正公積德事狀

司馬相 譔

司馬氏之先本程伯休父之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不可考矣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遂為河內人唐宋間徙居夏之高堠里故文正公爵封温國上自天章以至高曾皆如其官係所自也公子康生稹楨生伋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陸離其從行者因家焉弗克還矣胡元僭竊隱處草茅誰復至夏乎

國朝從崇道學既使從祀孔庭仍錄其後百凡蠲差不使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無人焉乃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竹之子恂發解京闈初任禮科給事中封王潞州獲一展墓從弟軫時在國子助教欲與俱弗得其子亞以行人至焉意猶未愜復命次子垛入夏娶裴女補邑庠生以守祠墓不久垛以軫喪去遂不果來又數十年相筮仕刑曹丙戌冬奉

命決獄 識輔馳入洒掃自祠及祖凡四至耳蓋水木本原亦皆在念但天各一方艱難迢遞此涑水[illegible]山空望南北而纍纍世塚列叢棘中士大夫過之有雲仍已盡之嘆矣嗚呼可不為之寒心哉迺惟文運日昌當道者慨除鼓祀作城改觀神棲儼若相始拜瞻誠歿存所均感也伋贈開國伯宣議大夫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温公凡十有五世矣即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遷改廣右貴陽者不過百數計殊未蕃衍恂別號白貢官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事軫別號端齋終於助教亞別號思

庵提學南畿終於福建副使垛未第卒

國朝以官守弗得至者曰符曰垚曰學曰璋曰公鞓皆鄉貢士也相洒掃還僉謂不可無紀姑次其事如此以上求於立言之君子庶幾有採焉

嘉靖丁亥春正月望日謹識

雜著 附錄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菲泉司馬公行略

司馬氏自程伯休父因官繫姓至安平獻王孚遂以門閥顯河內唐宋間徙居夏甸而溫國文正公崛起為理學名臣從祀
廟廡公之子諫議大夫康康生楨楨生伋當高宗南渡時以吏部侍郎扈從至越卒於行宮卜葬山陰之亭山子孫遂家焉十傳而為
封比部公公贖配贈太安人張氏生公公諱相字邦

柱別號菲泉生而穎異奇杰值家窘甚矢志下帷發然以古人為師甫弱冠屬
封比部公傳經他郡客死於途訃音未至公感異心動竭歷奔往間關輿櫬而歸以髫齡襄大事識者難之事繼母謝極志體之養罔間於所生居喪哀毀特至伯父貧無依倚父事之終其身撫異母弟白首同爨孝友蓋天植云年三十成進士仕刑曹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斷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戚里泰和伯弟也泰和以私請公不為動自大司寇而下咸推轂遜避引為不及奉
命讞獄 幾輔惟公惟慎民以不冤事竣馳請溫國故里展視丘墓荒涼潸然泣下欲卜居之有司請歸祭田為恭謝曰今日之行水木本源之念也詎為牟利耶弗果及時高陵狀元涇野呂文簡公謫倅解梁聞而重之爰題其所贈詩文卷曰積德之什以為司馬氏其中興矣視篆山西司過李福達大獄事下法司詳獲中貴人囑從末減公正色曰是何言三尺法所與天下公共也法而可骫如

國體何卒秉公察覈不阿不沮未幾僉闑臬尋以前大獄事坐罪道聞止西泉寺聽逮彌月致勤曰公奉
勅往任且宜就列蓋憫之意抑有所輿爾公謂既被譴而因循閔歷非致身自靖之義且堅卻察屬諸所餽遺一不為行貲計及
命下竟褫職為民歸而杜門課子家徒四壁郡守西涼洪公高其節會支邑富人諸暨石某者罪冒殺人之條洪公初涉矜疑密示意指得司馬公一札

而釋之石遺其子莫夜且千金為壽峻辭弗內石
固進曰洪公寄意也竟卻之郡侯邑大夫非以文
事相委罕睹其面散衙僅蔽風雨衣食匱縮晏如
也即歷倴之餘悉推諸其母弟未嘗不私一錢以
為常嘗謂士之植躬飭行直須於綱常義利處着
力不則大節已隳雖修謹性命悉空言耳虛車之
誚能無愧乎其守貞見卓如此悲祿養不逮二親
過諱辰及劬勞日輒伏地綮泣不能起居恒無聲
色貨利之好日惟整肅閨門梱言不出尤謹於冠

婚喪祭一是準家禮不溷於流俗蓋萬名君之淳
謹柳公綽之峻潔合而一也性耿介不妄狎合獨
與青湖汪憲使栗齋范處士以詩文道誼相高且
延處士公家塾中訓子弟隆館穀戒指以為迂且
訾之曰是非制義師公曰德行中有自然文章顧
其人足以廉頑立懦足矣矧少而習之薰陶若性
又不貴耶繩趨矩步相與切劘者餘十年所迺處
士則自司馬君而外亦靳許可寡結納也甚使者
累疏列薦有氣壯行危才高節勵等語非果徵用

士評借之公自少以文名追枉巻益邃遐邇負笈
而遊者戶外屨常滿偲偲以孝悌廉節躬行誠篤
為提撕為型範一時士多所成立且涉墳籍歲無
虛日所著有菲泉存藁涑水譜系越郡志諸書咏
歌咲傲以用窮終焉計入仕與家食凡二十五年
而歿歿之日至無以為殮周諸士大夫而後成禮
於乎斯亦足以覘公矣配趙氏封安人加贈宜人
順慈恭儉本之天性雅以賢淑著閫孟能成公之
美者夫於越為海內巖郡腴閥科第甲天下而至

語孝友清白詩禮奕世者必首於司馬氏屈一指
豈私之哉水積而流長行芳而名著理固然爾蓋
公歿八年而伯子元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令巴
陵廉惠清約綽有父風又二十餘年而季子敬甫
祉舉今甲戌進士守邵武以循卓稱諸孫曄晰翩
翩脫穎魁科其它皆紫儒被儒服行且凌青雲而
上之公之所貽抑何遠耶隲也不佞幸生同里閈
猶及炙公儀容而已陵邵武兩君子並締交稱莫
逆以是習知公即推尊無文其次其大方云爾矣

若曰阿所好也則有直道之人心在

賜進士第文林郎前南京戶科給事中七十一翁山

陰望梅高鵠頓首拜撰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菲泉司馬公墓

誌銘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總督南京糧儲餘姚滄齋魏有本

撰文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院庶吉士戶科給事中山陰青

湖汪應軫書册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山陰晉野張牧篆額

公諱相字邦柱別號菲泉其先本程伯休父之後

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内遂為河内人唐宋間徙居平陽郡

夏邑之高堠里故文正公爵封温國温國曾孫吏

部侍郎仮食邑開國高宗南渡扈從因家紹興開

國孫拭傳至公于温國為十五世孫高祖簡平陰

令曾祖參更名敬祖壇皆隱德不仕父公贊郡庠

生以公官贈承德郎刑部四川司主事母張氏贈

安人繼母謝氏封太安人公資稟穎異神采秀發
讀書過目輒記甫弱冠選補郡庠弟子員肆力博
討才藻拔出儕流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辛巳登
進士第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擢
福建按察司僉事尋以大獄被落遇
朝廷覃恩復還其官致仕始至刑曹慮法比繁瑣體
式罔諳取法家往牒緒閱之自是貫串精詳剖斷
明決群寮咸服時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戚里泰
和伯弟也恃和以私情干之公曰此
國法也竟不少貸丙戌冬奉
命決獄畿輔事竣乃乘使馳詣夏邑謁溫公祠夏人
見而悅之相謂曰復見小司馬矣欲留居有司請
歸祭田為祭公曰今日之行水木本原之念也豈
為牟利耶時高陵呂涇野謫判解州歎曰司馬氏
其中興乎爰題其所[illegible]詩文卷曰積德之什視篆
山西司適李福達獄一下法司詳覆獨當其橐乃罹
附參之大司寇顏公[illegible]可以上未幾赴任開泉道
開大獄

欽明內外問官俱獲罪遂止西泉寺聽逮彌月或勸
之曰公奉
敕赴任且宜就列不從寮屬餽贐堅却之比至京師
竟褫職為民抵家即徧所居門曰衡門室曰一廛
杜門省咎授徒課子客至輒款留出其所有或携
酒放舟咏歌笑傲薄敝廬居食儉縮晏如也臺諫
交章論薦有氣壯行危持法不阿矜語不果徵用
計登第二十六年莅官日短家食日長平生抱負
百不試一二嗟呼命也於人何尤公性剛氣和與
物無忤言議舉止瀟洒爽豁以二親早喪祿養不
逮遇忌辰及劬勞日必涕泣哀慟卧不能出戶事
繼母謝太安人承順無間言居喪哀毀尤甚與弟
本同爨家務委以觴之終始無貳心伯父貧而無
倚顧養周至終其身其孝友至性尤人所難者冠
婚喪祭悉遵家禮最不喜釋老諸星術士涉墳藉
工詩文所著有非泉遺藁十卷越郡志略十卷藏
于家癸卯冬患癥疾卧歲餘至丙午正月十一日
卒距生弘治辛亥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

娶趙氏以賢淑稱子男四長初次祿次法皆邑庠
生祿先公已次祉女一適庠生胡崇善孫男五時
昕暘晉五晉六孫女四初等以是年十二月十九
日葬于亭山之麓以予同年稔厚走書金陵請銘
方以不文辭而使者載至曰葬期迫矣乃弗果辭
而為之銘

銘曰越有司馬來自夏句䟽國作祖偉然文獻載
生吉人為國之楨省于涑水於昭令名偲偲軌法
範我馳驅曾謂投棄而嗟而吁稽山之阿鑑湖之
曲棲遲觴咏孝友具足有命自天曰還爾官假以
歲月庚戕用爲維子維孫既蕃既秀不盡之祿有
留有受亭峯嵯峩蔚然佳城我銘斯石百世可徵

明故文林郎巴陵令戢山司馬君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院
侍讀管理
誥勅兼修 國史會典新昌潘晟撰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餘姚孫鑨書丹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同邑陶大臨篆蓋

巴陵令司馬君卒於治所久矣踰年其子時等扶
櫬過金陵以墓銘懇余余與君弟法為姻婭厚知
於君最久誼不得辭乃按狀君諱初字元甫別號
戢山周程伯休父之後休父於周為司馬子孫遂
氏焉世居宛洛之間至宋溫國文正公之孫伋以
吏部左侍郎扈蹕南渡始家會稽而君則其十六
世孫也高祖敬曾祖塤祖公贊封刑部四川清吏
司主事父菲泉公相起家進士終福建按察司僉
事母趙氏封安人君生而性資英朗器度凝畧未
弱冠即以遠大期之及菲泉公筭李福達大獄事

能改歸益持情節專以訓課諸子為事君因得肆
力學問文日益有名每試輒為督學者所寵異南
昌張公大奇視之後不幸非泉公遘疾數年君
侍奉湯藥經營喪葬備嘗艱苦以襄大事至壬子
始領薦癸丑登進士第而君名遂藉藉聞公卿間
矣暨謁選大司徒巴陵方公以其邑彫敝因請于
大冢宰遂授為巴陵令巴陵俗慓而好訟且居楚
上游為二京列省之衝諸司行部及往來假道舟
輿廩之費日不暇給而民逋負稍甚君至而嘆

曰嗟嗟兹病夫也顧可以搏擊為我乃一意務從
簡約自服食廨舍以至政事有毫病于民者君皆
釐而去之以與民休息部使者催科檄至嘗責且
嚴諸供億苦繁擾君率置不問直以身庇之雖任
謗納侮不恤也訟獄惟聽其大且黠者其枝蔓不
急者皆以理諭而縱遣之不復輸其金焉至於學
校則每加振飭仍優厚之不為劇公暇延諸生於
別館與之商質藝文考訂經史因刻温公我箴家
訓復欽列陰德十餘事家給人喻之勸勸不為僭

溧水司馬氏家乘集略　卷八

乙卯秋當大比監司以君宿學遴選與試事後門
下所簡拔十餘人皆楚中名產焉君為政惟務燕
惠以利民若夫得失禍福殊不以動念是冬當入
覲或有以厚資裝勉君者君曰剥民以自澤可乎竟
携書數篋以往至則當路果有以危言中君者君
固不為動久之謗息事亦無恙其剛果自信如此
及須瑞田而莊事益加勤敏時早魃為害君憂勞
特甚適閱兵冒暑旋猶不事湯藥須史疾篤而不
可療矣乃召謂諸子曰吾居官守廉不愧吾父獨

溧水司馬氏家乘集略　卷八

違吾母不及一修定省為恨汝等終守清白弗墜
家聲以善養祖母吾瞑目矣歸以語吾弟法與祉
言未竟而卒時嘉靖丙辰六月二十三日也君天
性孝友每傷菲泉公之没不見其成名事其母趙
安人殊謹安人憚遠不就養每一飲食必以為念
雖數千里常遣使遺致之至處其叔姪諸弟間尤
多恩愛而諄諄以清白相勉旃人以為不愧文正
公家法云君計生正德癸酉九月二日得年纔四
十有四配章氏子男四長即時娶蔡氏次昕改名

暐娶曹氏俱庠生次明甚聰慧丁巳年扶櫬抵家
哀泣過慟不幸獲疾而夭次晰女二長納聘于金
州判官子材次納聘于陳邑庠生子渙孫男二震
雲孫女一俱尚幼嗚呼余嘗聞之楚人君卒之日
饘粥脩然至無以為歛諸後事請於當路始給而
民之哀思德君實甚於君之生存余以是知君才
大而不拘檢性直而無機械知潔其身而已不為
矯矯以干譽知利于民而已不事事而煦休之以
驩虞其心故民於君雖知而愛之未深也蓋至是

而論定矣嗟乎位與年俱不滿德君其不重可哀
耶時等以丁巳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君柩葬于邑
亭山之原晟乃揮淚為之銘曰楊關西以清白遺
子孫世為三公司馬氏父子實修其德奚一發而
不享其終抑造物有待發不必於其躬嗣而有興
其照我銘於兆之東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復祭祀事據浙江紹興府山
陰縣二十六都儒籍司馬埰狀告前事有始祖溫國
公司馬光原係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人其後九世
祖開國伯司馬伋扈從宋高宗南渡子孫因占籍於
彼後於正統元年順天府推官徐郁題奏為褒崇道
學事伏覩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仍襃
封爵其餘子姓皆免差役與顏孟二氏之後專設教
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實希世之

盛典也惟宋時溫國公司馬光子孫扈從宋高宗南
渡雖是去遠宗國君臣大義所在亦未為失及照先
賢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
祀廟學子孫亦皆淪離編氓祠墓不免夷圮伏惟
皇上大典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轉行各處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
聞照例優免差役令於所在儒學習業擇其材質可

用者豈加甄録應有祠墓官為脩葺量守庶使人知
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
封之美亦可以馴至矣具題奉
聖旨說的是六部都察院還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
遵抄出會同行在吏部等部都察院少保工部尚書
吳 計議得合准所言宜從行在户部禮部施行具
題正統元年八月十五日早各官奏奉
聖旨欽此欽遵外擬合就行抄案到司案呈合行山
西布政使司轉行平陽府解州夏縣體訪回報除依

來行本部勘合外行據司馬里里長崔順等呈及准
本縣儒學牒呈該教諭王珪關踏勘得本學文廟東
温國公司馬光祠堂三間元碑二座內外完固塑像
儼然朔望一體行香又有縣西二十里鳴條岡見有
古墓高低不等松柏石人碑碣之類俱各見在蕪穢
不治舊有墻垣遺址尚在傍遺古寺亦有祠堂三間
久被樵牧踐踏無人看守荊棘荒凉誠可悽愴及照
子孫宗派延訪諸人並無在此居住者及據審得本
學增廣生員燕[illegible]貞供係守信坊人有父高思誠曾說

比先洪武二十四年在外作買賣到於浙江紹興府
山陰縣過有司馬温國公子孫數人見在山陰縣居
住曾問思誠我祖温國公故里祠墓夏縣有無等語
迄今四十餘年失記名字得此移關具本縣弁儒學
里老人等保結繳申㕘呈查得先該順天府推官徐
郁題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該前因合行本司轉行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着落當該官吏體訪先賢温國
公司馬光子孫若干分豁嫡族宗派明白取具守祀
該管官吏里老不致扶同保結繳報彼時蒙山陰縣

行拘到官取審供詞採有祖叔父廷芳等供係委實
温國公子孫人丁衆夥難以移徙夏縣奉祀今父軫
見任國子監助教兄亜見任都察院監察御史思係
温國公十二世嫡孫[illegible]勘木本水源之念前令采來
告投入籍奉祀並不敢冒名詐姓見存宋時誥命為
證如蒙准告乞帖司馬里將户籍編造黄冊轉行山
陰縣開豁庶使祖宗有所依子孫有其本等因具告
到縣得此參照所告事理中間未委虛的仍拘宋時
誥命當廳視驗相同擬合就行為此除行原籍開豁

行合行帖仰本告即於本縣往坐守杞須至帖者有

右帖下告人司馬埰准此

成化十三年正月 二十四日

發業奉祀事

帖 押 押

新增

明故癸酉解元雲鶴司馬君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 進階朝議大夫

詔起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稷山米齋梁綱撰

君姓司馬諱晰字宗晦始號雲嶽後更雲鶴宋太師温國公十七代孫也温國公世居河東夏縣涑水鄉高堠里載在宋國史及邑乘家譜蘇長公文集中至公曾孫吏部侍郎公扈蹕南渡因家會稽明興代有哲人若大司成公恂助教公軫侍御公埰僉憲公相率來夏展祀僉憲公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感前提學憲副廬陵陳公謁温公墓詩雲仍已盡之句慨然出溯款卜築奉蒸嘗馬故其詩曰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蓋有爲云爾也坐主政刑部時議大獄獲罪休致去尋罹病竟不果來有四子初錄法祉初號蕺山祉號景泉蕺山公令巴陵卒于官配章孺人生四子孟曰時仲曰昕更名曉丙子舉人見知仁化縣事叔曰明季即君也賦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十歲能屬文崩巴陵公中道殂而菲泉公還夏夙心耿耿如對乃于隆慶丁卯歲負温公影神誥命者英會圖并家譜從景泉公來夏復籍司馬里即宋之所謂高堠里者夏人慕温公而不獲見見温公之裔孫如見温公咸舉首

加額曰司馬氏復出矣邑之縉紳士咸樂與之遊而一峰解翁暨其子茂才蓋吾君且樂爲館穀之未幾補邑庠生時邑侯定州李公鉅鹿陳公聞喜令涪陵文公督學使海陵袁公洛陽劉公藩臬使慈谿馮公河東塩運判官晋江林公巃甚臺長垣郜公撫臺真定楊公輩諸達官未易枚舉皆以文行重當世者交推轂君有試輒居首萬曆癸酉按臺廬陵賀公典鄉試薦君爲三晋第一人 朝野縉紳評是歲海内元魁恭率以君爲之冠海内士争

指目君君亦自負一第可拾芥取也景泉公與君
同領薦書明年成進士乙亥冬病危殆未有子命
君承嗣君早孤感景泉公撫育恩遂偕族衆告先
祠而為之子景泉公病尋愈筮仕西曹歷官陝西
行太僕寺少卿君乃六上春官竟不第此殆命耶
數耶而莫可窮詰其故矣辛卯冬會試如京師道
經平水遘疾歸卧簀月餘竟不起嗚呼痛哉君儆
獨畢子業能卓躒一世而治行恪謹玉表修髯雍
容揖遜多閑雅諸所周旋談吐靡不翩翩中矩矱

君治葩經旁通書易春秋老莊班馬諸書迺能嫺
于古文詞逼真篁墩程太史以故一時名公膺卿
所見無不傾蓋為慇懃惟介幣問草者户外屢常
滿分守仁和宋公撫臺維丘侯公俱上席賓之君
曳長裾矜式其子弟間調石畫佐二公繩纆中窾
迎解識者以此窺君經濟才而邑中大利害亦多
仗以興袪之夏人寔陰受其福先是温公墓寢及
祠堂歲久摧圮君請諸巡臺四明於公得千數十
金修葺之又商相巫公父子唐諫議大夫陽公及

温公祠墓皆載祀典當塗者勒小費棄大禮而槩
為茂草君請諸侯公復温公祠春秋仲月之吉人爭
羨温公有後祠墓血食不至荒廢寂寂如曩時
也治墳祠之暇則置田産構廬舍締婚姻為定居
計慮文獻之無徵不信也裒輯先世誥敕誌銘及
交遊贈言為涑水源流書將垂而傳播之以著其
來夏之意又思子立之難以持久也念外舅廣西
靖戎右把總杜君木夫婦年高二子俱幼則自浙
中迎至夏仰事而俯育之以堅其居夏之心凡此

類無非思以綿温公父子兄弟之嘗祀于條山涑
水之間以至百千萬年也噫嘻木有本水有源蓋
自古記之矣彼妄認子騫為遠祖者固以來遥遥
華冑之譏若孔嘉父祖微仲程伯休祖重黎天下
後世皆不以為非也今立德立言立功烈如温公
而其子孫之在浙者又譜牒詳明遠有端緒蒙其
積德冥冥之遺澤餘蔭雅可溯談非如狄武襄公
之與梁公比者乃使其祠墓傾頹為榛莽狐兔之
區而春秋祀事第付諸緇衣之流魯不得如馬醫

夏唑之冤歲時享子孫之祭者比肩而擬跡則為
其子孫者亦何恕然之甚鲁烏焉之不若矣君能
遠依宗國永奠厥居守其墳祠不負菲泉公遺命
其卓識懿行詎不超出尋常萬萬哉君生于嘉靖
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二十年正月二
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配即把總杜君之女子男
女各一人男曰露聘邑之鄉進士馬君化龍女女
尚幼馬君之先曾太父都諫公太父希迂公即予
菲泉公来夏時相友善而戩山公登嘉靖癸丑進

士時適會希迂公遊太學敦世講而相識焉景泉
公初至夏又與馬君之父鳴菴公稍莫逆馬君因
從景泉公學獲與君為硯席友故以女許女其子
君卒時其從姪鎮撫官冯陽君霈在京即念露孤
幼還夏輔襄大事卜兆于温公墓西南一里許小
晁村之原行以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奉蜕藏焉先期冯陽君持同里鄉進士盧君獻甫
狀偕君之門人盡吾君之弟博士弟子鮮〻經来
徵銘不佞居林下久謬以高尚虛名辱君數枉顧
予亦重君之去越還晉不愧大賢之孫故樂為忘
年交今兹之請誼曷可以不銘也銘曰鳳凰覽德
其千仞兮大鵬圖南其萬里兮胡是差池靡究所
止兮抑亦有所託而然兮而鳳雛鵬翮始有誒兮
噫

平陽府解州為公務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四
日奉
本府帖文本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憲

票照得關公與司馬温公薛文清公皆一代偉人
今其子孫無復之地為此仰平陽府官吏照票事
理即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
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
養施行等因帖行到州奉此擬合就行為此仰本
縣官吏即將司馬温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
有奉祀衣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經自申詳本
府以憑覆議轉報准給崇養施行仍將遵行過緣
由申州查考毋得違延未便須至帖者

右帖下夏縣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帖押

平陽府觧州夏縣為公務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
十九日奉　本州帖文本月十四日奉　本府帖
文本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　憲
票前事仰本縣官吏即將司馬温公嫡派子孫作
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外仍各另議衣巾一名
徑自申詳　本府以憑覆議轉報准給崇養施行
等因奉此遵依行查間據本縣司馬里童生司馬
露具狀稟稱露係儒籍年一十六歲係已故舉人
晰嫡子温國公十八世孫合承
提學道杜老爺疏典相應衣巾奉祀伏望
老爺垂念先賢後裔俯賜轉申俾露得承受奉祀
生員衣巾庶先代名賢嗣續有衣冠之胄歲時禴
祀禋将增俎豆之輝不啻露等恩戴無涯先祖温
國公地下有知亦感恩于冥冥中矣止

據此惟恐不的仍行據該里里老隣佑馮君召等
結查得本里童生司馬露係已故舉人司馬晰子
自幼讀書並無過犯違碍等情據此看得司馬温
國公勲業垂天地名猷貫古今雖已從祭廟學尚
無奉祀生員司馬露既係温公後裔枝派相應議
給衣巾使主廟祀不惟有以尉先賢之靈亦可以
増光于俎豆矣緣係查議衣巾事理惟復別有定
奪卑縣未敢擅專擬合申詳為此今將前因理合
具申伏乞
照詳轉報施行須至申者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前事　　司吏孫八八

平陽府為奉祀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　批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温公薛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
将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仍
各另議衣巾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行
蒙此已経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據
此看得夏縣司馬露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旂先年
告要奉祀未蒙批補今該縣覆議前来相應併呈
合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縁
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旂准衣巾

奉祀繳蒙此已経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
為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内事理即将司
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巾在廟奉祀毋得違錯具
遵行過日期縁由申府查考須至帖者
右帖下夏縣准此
萬暦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帖押
平陽府觧州夏縣為奉祀事萬暦二十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奉

本府帖文本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　批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温公薛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
将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仍
外各另議衣巾一名由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
行蒙此已経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

據此看得夏縣司馬露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旂俱
係二公嫡派子孫乞要衣巾奉祀似應准從但查
薛應旂先年告要奉祀未批補今該縣覆議前来
似應併呈合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縁
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旂准衣巾
奉祠繳蒙此已経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
為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内事理即将司
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巾在廟奉祀奉此擬合就

行為此合行帖給司馬露遵照批示准衣巾在廟
奉祀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給司馬露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帖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禮祀先賢事蒙
欽差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康　憲牌本院觀風益土
鄉賢名宦例得查核表揚及照夏縣司馬温公忠
清大節照映古今前本院欲行親祀未果途中遇

一青衿來見詢之知係公後乃以寒微無力祀祭
缺然每遇節令率多曠缺如此名賢可使與凡品
泯泯耶誠觀風地方者之責矣為此牌仰本縣即
動院贖或該縣堪動官銀內速於近墳處置上地
三十餘畝給其奉祀子孫耕種每年即以耕收所
獲世世舉祭仍為除出雜差無使貽累牌到限十
日內置完前地用過價銀造冊申院仍竪石碣永
久存照崇此本縣胡知縣依蒙親詣司馬先賢墳
所勸諭附近居民擇有肥厚上地情願出賣者動
用萬曆三十二年支剩綱銀伍拾兩易買各主地
土共計三十畝零各取有文券印給奉祀生員司
馬露收執管業訖仍將各主地段坐落去處四鄰
姓名長闊丈尺分畝備開碑面竪於墳前用垂永
久以彰
本院旌賢崇祀之盛典云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十五日鐫石

宋太師司馬温國文正公祠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蒲阪後學韓爌撰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敏寬篆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整飭懷隆等處兵備山東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馬崇謙書

司馬文正公故里祠在夏縣西涑水鄉公墓左嘉
靖壬午歲御史朱公寔昌始建祀公及父待制公
池兄旦子康從孫朴以世次焉復伐石準初碑式
摹忠清粹德篆額勒蘇文忠公撰文加故阯之趺
仍作亭其上碑崇四尋亭稱之時以為不遜司馬

桂碑樓若也具載原記中以迄于今若而年矣歷
日縣長浸以頹敝萬曆癸卯歲分巡大夫詹公思
虞行部謁祠甚顧謂吏士此公封樹地不以時葺
治無以妥神靈稱
令甲崇明祀意乃言於御史曾公舜漁會分守大夫
喬公與詩至相與參度捐秩奉以佐工費夏令姜
君承德胡君柟後先領其事乃繕祠若亭易其棟
榱橈敗者完其蓋瓶碼缺者塗繪其丹堊剝蝕者
乃治塋封薙其菑翳封殖其嘉木而築垣其繚垣

垝削者諸如坊表門楔咸一新之期有五月而竣
蓋紹若就于因而工幾殆于作也蜀御史康公丕
揚按部檄縣置腴田三十畝供祀事詹大夫從邑
人質請規山田二區為歲修費胡君復出餐錢增
置之而又請置役以供埽除司筦鑰官為給廩編
之常賦如邑中祠例兩大夫又檄公裔孫來自越
者故蕘樵晰之子諸生露俾時省祀無怠備已於
是徵言紀事以詔來者則若又以大夫之命來嗚
呼公猷績在史書彞述在遺籍其道德風流片言

一節之美見於縉紳先生所論著而聲名姓字稱
於四方里巷之口者數百年一日也而且昭之金
石崇碑鉅辭夫既或述之矣秩祀之典責在有司
每每求於吏務即心所嚮往謂若差緩而能毅然
協謀從事於簿牒程書之所不責不謂難乎斯亦
直書而美自見者也顧茲重有感焉公一代碩儒
也學宮俎豆徧海內而況邑里覩繪像以想徽烈
而況丘墓戎馬倉囊中往往不難刻斷碑修闕祀
而況平世宗服慕效有間關卜築依依隴側者而

況其昆仍與其鄉人之子弟也蓋聞氣類之合莫
契千古九原壚墓之間有志之士識所歸焉有如
巋然新宮照暎條山淶水間所不能動仰止之思
而奮私淑之志者非夫也夫公休勛偉烈未易參
跡乃其持身與職蹠實而行可以家喻而人至者
凡我里人謂宜奉其典言守為矱矩學無以絺繪
售芬華而仕無以藩飾搆功譽如昔賢以一誠師
公者可法也而為之宗裔者亦宜服習家範纘修
其緒溯水木之本源儼著存於廟貌朝永永無譁

過馬且聞諸君子既時將獎勸之已其亦億吾鬼神
而寧吾族姓使人謂大賢之胄儼為崇隆不遷之
宗斯不尤章榮歟而又以時瞻省祠宇察其敗徵
而補葺之有歲額在不給則以諗鄉之人又甚則
請於長吏部使當有篤古敦教式閭表墓如諸君
子者夫追甄往哲治化世風無亦以精喻之而以
迹攝之也而茲以誦法契至精以繫仰修軌迹庶
俾盛美引無替焉抑諸君子所顧於公之鄉里後
人者意在斯乎㬹不敏覩茲成事無能有所讚誦

爰述其興修之概與里人士所以嘉輿望意言之
不足而詩以歌之刋茲貞石用識不忘其辭曰奕
奕條岡在涑之將地靈天章為公之鄉日月旁虹
龍蛇斯蟄疇畀忠良食于茲邑維德孔盛實我人
文如卞如惇差其後昆
聖代褒賢表厥宅里治其壠祠秩之明祀維茲祀典
職在守臣有舉無廢匪救胡新皇皇使旌旄茲原
暨陟彼高岡過祠而下顧瞻一貴息矜其歲年仰徵
上棟作者載焉七紀于斯依其陳迹莫或詞之伊

誰之責龜筮既叶詢謀僉同乃程百物以命庶工
工來如雲民不知賦適臻厥成不愆于素崎與新
廟式燒前墓基崇棟隆匪飾匪塗鬱鬱丘塋松楸
斯兌桓表屹如垣墉是賴有亭孔碩峙其東南旅
楹有閑隆碑是龕疇奉嘗蒸疇司棲簪是究是圖
咸俾勿替乃諏時日乃潔樽鉶以落其成以妥公
靈威儀孔時笙鏞和奏簪組拜前佩衿拜後百禮
畢洽神人具懽遠聞臚言欣茲瞻覿吁嗟我公炳
靈茲土令德令儀可規可萬緬惟高躅百世所欽

有如日星無有古今凡我邦鄰瞻依匪遠俾臧俾
嘉式是訓典咨爾昆裔宗緒繩繩以佀以續是憑
是承何以承之明明忠孝何以憑之嚴嚴廟貌春
秋窀穸此祠此丘銘垂匪石昭示千秋
萬曆戊申歲春三月吉旦
夏縣知縣胡搆立石
先君雲鶴府君奉先人遺命隆慶末年來夏謁先
烈祖温國公祠墓因定君焉萬曆改元發觧鄉闈
大志未酬而中道殂歿遺露四子焭焭孑立幸遇

文宗杜公訪求 漢關壯繆侯
皇明薛文清公先烈祖温國文正公後人錫之衣冠
奉祀復遇
按臺康公雅重先賢置買祭田爲俎豆之需盖千
古一希觀也露夙夜祇懼恐先世遺休未易負荷
勉圖嚮進光顯未知冥冥之中天意何如也嗚呼
懋哉因録叅伯梁公所撰先考誌銘暨 杜公
康公文移續附先君所著寔家源流集略之後冀
傳播遐邇庶知先烈祖文正公故里祠墓所在循

有後人奉祀香火歲時烝嘗不絶也
萬曆丁未中秋日温公十八世孫生員司馬露頓
首謹識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司馬晰編晰字宗晦夏縣人萬歷癸卯舉人宋司馬光十七世孫也卷首自序云自先文正公居於河洛竄於鳴條而曾孫開國公扈遷東粤家於會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代次相承凡十餘世於是北人以涑水氏爲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爲失祖是編所輯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實繼之以制誥圖跋之傳終之以紀述標題之富其意蓋將搜採以備家乘而第八卷中有積德之什乃載晰由山陰復歸於夏縣萬歷癸卯鄉試第一里人贈賀之作是又蔓延附載不出譜牒之窠臼矣

諸葛忠武侯全書二十卷

〔明〕王士騏輯　薛寀評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天挺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武侯全書二十卷》提要

諸葛忠武侯全書叙

洛書甄曜度有赤三日之文寔維漢緯沛公啓旭東隅虞淵首贊畱侯以之南陽文叔是爲天中密開中

蝕子陵以之豫州延輝西極餘照重曦嵎夷晚浴武侯以之葢赤劉之日三昞而三碩人翼焉此三人者黼世章天之文固已爚煜

千古不藉觚翰以傳然使子房攤英莊光撝藻當必有遠出於誼舒雄固之上者子房所傳素書托之黃石不以自名此外無所著

見子陵默襄大計確潛用晦使客星不兆後世將幷其姓字而昧之其稍有遺文可述者武侯一人而已侯龍臥時與司馬黃徐二

龐崔石諸公抵掌高論定多閎言必有不止于爲梁父吟者軍師中郎將以後崎嶇龍戰表箋教令日無停札軍諮所錄丞相掾所

記豈僅如陳壽所進之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旣皆不傳而陳壽所進錄副國史魏晉名達未聞表章六代以還史職

晉亂諸葛氏集不知亡於
何時子瞻常云出師兩表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惜孔
明之文不見其全及攷宋
經籍志與焦弱侯國史經

籍志所載武侯書目又何
多也張敬夫作武侯傳亦
別有八務七戒五恐六懼
等篇皆出陳壽所進之外
豈皆眉山之所未見抑有

其目亡其書歟又豈猶後
世占緯星遁相地諸家借
諸葛名書閟覽君子槩斥
不道歟閩龐中所刊武德
等篇及近世演禽等類决

非武侯之書不足深辯若
摭古篇目而求以寔之與
逸周書補天荅何異王司
馬起而輯武侯書輯其爲
武侯者而已薛諧孟取司

馬所輯而評之評其爲武
侯者而已家仲法廣蒐嚴
訂勒爲全書非侈多于王
司馬成王司馬之志而已
斷其非武侯書而求全乎

序六

武侯之書司馬之功也不
敢自信爲全乎武侯之書
而攷往竢來期終全乎武
侯之書仲法之志亦猶王
司馬之志也諧孟澹泊寧

靜器識閎遠宜其于武侯
有沆濟之合評隲精允足
以發矇起勸仲法簡括該
詳頗稱綜愽正訛汰僞釐
定爲多其用意亦勤且摯

序七

矣梓旣竣余得受讀因喟
然而慨曰弘贊王畧道濟
天下者三君子之心所同
也其可爲而不可爲者時
也留侯遇當其主光啓炎

社功成辟穀有餘裕焉世祖運當亭午鄧馮吳寇諸賢皆足舉揚威澤清夷王路故子陵密贊于魚服之時而藏用于中興之後不

復相助爲理若武侯所遭適丁末造四十三年西土之照侯寔留之然力揮魯陽之戈莫返崦嵫之馭雖機畧神武足以馘劇獨權

而不能牖闇庸之主于身之既死亦繇天爲之也史稱侯文采不豔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繇所遇之人不得及遠尚論

其時則有然者然而出邇見遠其樞機之所運固已不可得而掩矣是編出而可以考鏡侯之大全固承學之士所深幸者使眉山

而獲觀厥成宜亦少舒未見之慊矣　旹
崇禎戊寅孟春晉陵昆池
吳南灝撰

序十

姪吳天挺較刊

叙

諸葛忠武侯全書

夫人雖大賢未有不護惜同類而齮齕異已者諸葛武侯無是也其所愛者馬謖李平未嘗不誅也其誅之未嘗不哭泣保護

序　一

其子也如是而人樂爲之用人樂爲用而丕懿可馘權遜可臣虜矣其不成功則以後主不足繫人望而孔明乃心漢室無自取意故吳魏人才徘徊觀望而未卽歸之然而孔明之所以爲

第一流者正在是彼其器識直在高祖光武間安肯俯而營蠅頭九錫效曹馬小孺子也若其廉潔則性有之矣亦足以徵識四海横流瞻烏抱器擁貲安歸如其國富寧惜家瘠且甚矣藏富于府庫之非策也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日費斗金難爲其繼故侯變木牛流馬而興屯屯興而取于民者薄矣國儲且不羨而況家哉故財與才治天下之二鍵也戀財則不能憐才憐才

則不屑戀財黨局將起吾以公破之讒言日至吾以明燭之謗疑繁興吾以誠消之衆器陳百貨集戰勝攻取轉輸不匱設孔明未殁蜀之富詎論銅山寶井乎遡昔東漢禍萌于黨而深于宮府之岐體故孔明尤惓惓焉郭汾陽才不殆侯而量如之福則過之又所遭肅代二帝英明差勝于後主耳其功業巳赫赫如是况幸而當堯舜之主耶吾讀侯集而慨然有慕乎王佐之

烈也說者乃謂侯先識神契同于蓍蔡雜取滇蜀間奇事以綴之予謂此皆術士所爲援侯以自神縱有之亦侯之末技非其所貴夫造化之禍亂猶父之蠱賴克家子以幹之安有專藉餘

蔭于冥冥而謂爲能者然則亦有識量如侯而福尤不逮者乎曰有之文信國是也均未可以成敗論也

崇禎丁丑四月武進年家後學

薛寀拜手題

諸葛忠武侯全書目錄

武侯全書目錄終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一

王士騏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明　薛寀諧孟評　周之麟玉書較

國志　陳壽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

人間未易知

可效者附

[illegible]

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此言正欲發其鬱烈

知彼知己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

一生局面如是自是當日事勢應爾非有奇著之術也

[illegible]

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

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
魯亮與關羽鎭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
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
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
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
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
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

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
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
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
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
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
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
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
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
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

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
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
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
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
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
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

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

[illegible]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武侯之自知及昭烈之知武侯實不出謹愼二字

都蜀非其志也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

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

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
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
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
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繇馬謖而君引
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
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
鎭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
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
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

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
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
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
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
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
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
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
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
然威鎭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
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
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
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
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而約素如是此武侯之所以爲武侯也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
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
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
立廟於沔陽秋魏鎭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
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
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進諸葛氏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

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歿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

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

侯相臣陳壽上

武侯全書卷之一終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二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明　薛　寀諸孟評　李靜修龍靜較

傳　張　栻

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裒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紊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

亮從玄來荆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荆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及屯新野徐庶見左將軍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

（先主以梟雄之才三枉駕以見孔明豈惟賢知過亦驚歷之之人有以取重于先主也）

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瀘陰杯壇敎許孔明草廬數言皆如左券）

亮已通知張松法正久矣

觀此則孔明亦非徒志在荊益者

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先作婉語次作激語而說及豫州將往戰情使權懼或激怒之心腸不能不入其彀中

激得人髮指

只得此勃然大怒耶

知己可恃以壯之

知彼可敗以啗之

新其卒

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

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

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

此收拾人才第一計也

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弊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

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秖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

不如此不能鼓舞人才

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弒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

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阿斗）

觀前出師表與敎下敎孔明大略盡在用人納諫

如此丞[illegible]此宰相第一手也

孔明一生得力在此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戒敕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慇懃

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常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

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悦適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伍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戶不出及亮辟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簒弑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

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畧曰昔世祖創迹舊基

孔明行將如此

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

或曰七擒之中豈無奇詐變勢可傳于後者耶李靖曰[illegible]道也正兵而已矣

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廼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

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彊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

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績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

篇中十三引先帝宜着眼

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宜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府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

弋姚伷等皆入幕府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侯府宮中與府中並重而進退之間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之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

敘君臣相知見嘗以其後爲己任

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遣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

只深追先帝遺詔一語可當千萬言

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繇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

遣曹眞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震響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

能守也要從坦道平取隴右可十全必克而無虞

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曰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

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室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

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陳仁錫曰三分是定局荆州之爭劫將上意亂了計破楚大局征南之後劫將幾數遲了　胡三省曰自新山之敗先登彼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

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繇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

孫權僭稱尊號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侗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

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眞繇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繇西城與眞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敕令眞等引師還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射用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

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眞有疾魏主敕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橦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値天霖雨

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呼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勸亮宜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

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効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

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較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顒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怒

自古有將相大才而以器量不及識敗者何可限量

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
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
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
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月侵密表帝
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
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
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
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
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都

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
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
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
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
右者而亮獨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
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
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
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
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

忠臣心事謂然

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
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
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
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
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
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
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
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
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

身見到此是英雄

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
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
不語赦也君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

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甍策後人不
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亮既
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
聽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爲可
聽立廟成都後主不聽步兵較尉習隆等表曰周
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
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典王室之不
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

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
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
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
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
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時
亮甍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
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
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
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等皆名篇之目

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
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爲後將軍亮曰
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
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項
之策羽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
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
儀嘗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
沒延作亂被誅儀得罪自殺張裔嘗稱亮曰公賞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
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爲
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
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
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袁暐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
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

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栻既作侯傳。新安朱熹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事。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業。未免雜霸。栻曰。否否。侯腹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罪。而必不止爲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宮中府中爲言。親賢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

武侯全書卷之二終

葛氏鎰爾珍手錄
朱景春莖山鑒鐫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三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竄
薛　寀諧孟評　程至遠邇行較

鼎立

先主于客因之中而得武侯三顧一遇遂成千古豈非快事

先主客劉表。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及表使先主屯新野。荊州豪傑。歸之者日益衆。徐庶見先主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先主親詣亮。凡三往。乃見。自後情好日密。事詳志傳

胡寅曰。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荊州。所得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先主在荊州。衆力尚少。先主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先主者。先主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耶。但結毦而已。先主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自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先主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

毦言頑雖羽爲不也

遂用都無形迹

度何如也先主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衆遂強

夏侯惇識之重將慘然遁走也似亦不易三顧後有此所謂得一士而可王也

表以上賓禮待先主然疑而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

失此機會

先主屯樊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請降不敢告先主先主至宛乃知操至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先主不聽孔明取荊

張栻曰亮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亮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况琮之迎降於操則荊固魏之荊州矣於以取之豈不正乎昭烈局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而不取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亮於此時蓋亦有罷免不得已者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

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

或人亦是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

聞先主已過曹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使飛斷後飛乃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先主遂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

疫北軍多死曹操引歸說孫權語詳志傳中

胡寅曰玄德寓據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自取分地以自恣非坐而待會者也魏兵東下聲振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與先主哉

江表傳曰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

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肅到夏口曹師已濟漢津肅遇備於當陽宣騰權旨因論天下事勢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之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蘇時論尚之計雖定而備終累漢尚殺身也無孔明一說幾敗乃事松之何足以知之

士江表英豪咸樂歸附已據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

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則亮已聞肅言而蜀傳云亮以縱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何二書

同出一人不相侔如此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獲濟他日荊州之借亦肅主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

敘之耳

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托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騎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其能必破操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

此論爲是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當是吳人專美之詞

丁奉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之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之勸備取荊益結孫權其爲謀亦一也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良有以也

王志堅曰曹操不可爭鋒孫權可以爲援若跨

可惜大漢會後蜀吳兩失之不能無憾謀國者忠武子敬共一心一德之臣也餘則惟子龍哉

有荆益天下有變則將兵向宛洛出秦川此孔明對先主之言也漢不可興操不可除惟有鼎足江東觀天下槩此子敬對吳主之言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胸中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即子敬若呂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先主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

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遂求都督荆州呂範勸留之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從之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再見乃晝夜兼行後曹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

愚哉計也周瑜亦爲此言周瑜不死先主終恐不安

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江表傳曰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曰卿爲周公瑾功曹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

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進用無延說於諸葛之流也何其行事不多見

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爲進退之計可以收

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

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坐守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大有形迹　遂竟從志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與龐統法正張松等發自葭萌還攻璋。召諸葛亮。亮留關羽守荊州。自率趙雲張飛等泝流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先雄作霸　會逢其適

亦不得累先主也覽者無謂肉眼

九州春秋曰。法正至荊州。陰獻取蜀之計。先主疑未決。龐統言于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

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之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先主以爲然。

陳仁錫曰　君志天下　臣志一方　千古浩嘆

先主長厚　此實至言

華陽國志十九年關羽統荆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西巴郡太守趙筰拒守張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竟以顏檄下郡縣數十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功曹龔諶迎飛璋帳下司馬張裔距亮敗於

栢下裔退還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喜曰我得益州矣廼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將兵徑至城下璋震恐未一旬而成都潰

王士騏曰裔本傳劉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栢下軍敗還成都亮後有書與裔曰君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正此事也蓋公雅知裔惟恐横罹鋒鏑耳

編年史曰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

新安朱氏曰諸葛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覗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

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是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

劉定之曰譚者率謂武侯伯仲伊呂惟詐取劉璋為瑕予以紂命文王為方伯得專征伐武王遂以伐紂後世不以為過劉璋雖漢宗竊據一隅不能信大義於天下又不能自保其國直更始劉盆子等昭烈取以基為恢復有何不可

葉采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取劉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謂不然、方董卓之亂、英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邪、故昭烈茲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

王世貞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罪、愚以爲不然、劉焉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爲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郄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以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王志堅曰、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揵爲太守任岐、較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時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蓋動其僭也歟、帝因使璋諭焉、故璋襲位後使趙韙攻表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

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夙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如此而事乃集、晚季分崩、半漢人才摧折盡耳

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時議者欲以成都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先主從之

傅幹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子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

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助之何爲不濟

伊籍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繇此五人焉

吳蜀之好敗而操尚捷矣

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孫權來收荊州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爭之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先主乃與權連和分荊州引兵還

先主與魏爭漢中不能克乃急書與諸葛亮發益州兵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夏侯淵將兵來爭其地法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淵等授首

曹操聞夏侯淵敗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與先主相守積月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操軍敗已復合雲陷陳還趨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

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後射操操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無算自後操軍亡者日益多操乃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

亡遂亡也

先主遂有漢中

後曹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

吳時無曹丕何對帝曰於尚自元從深漏不謀默歟天子

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凡伐權者四未能損敵耀武而已最後爲吳奪其副車羽蓋

王士騏曰斯時欲易鼎足而混一之縱操在尚不能而況于丕乎假令昭烈不死吳漢輯睦天下之事且未知終始丕殆妄人也已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四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寀諸孟評　邊廷瑱賓于較

繼統

建安二十四年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此本劉李也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

明其爲賊獻乃可臨

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
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
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
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
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
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
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
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

名正言順

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
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
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
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
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
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
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
寒心臣等輙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

有名

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
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
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
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得掃
除冦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
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
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
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

即王位

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
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
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
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
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
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
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
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

操賊天下之賊也

令人讀之欲歎思效

據室家也　一作權

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
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
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
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
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
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
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
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
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

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
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
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
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論其追謚不待羣公與三老之舉也

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
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
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
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
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

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
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
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
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
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
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
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
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

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
如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
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
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
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
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
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
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
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

寧海內先主不許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黄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刼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黄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黄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

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先主猶未許諸葛亮力説之（詳國志中）始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

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吳氏為皇后子禪為太子

即帝位

裴松之曰此孫盛語

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繇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

陳壽曰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

許宗曰霍光廢立而有嚴延年之疏昭烈自立而有費詩之疏雖當日事勢各有緩急要當與夷齊叩馬共千古矣夫帝胄且不可而況姦人乎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簒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仗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如不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晉書云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簒逆至鍾鄧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張栻曰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尚未墜也盡後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策亮為丞相〈策詞見傳〉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兼領司隸校尉

張飛嘗作刁斗銘文法書法皆稱合作飛孫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難

章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丞相亮二月亮自成都到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進

兵攻臨卭縣、遣將軍陳曶討元、敗之、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托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托孤詳忠傳中

郭大有曰、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氣象、孔明之對、有伊周篤棐之忠愛、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月爭光也、

胡寅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輔禪也、故於臨

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恐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之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

夏四月癸巳、先主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五月、太子禪卽皇帝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尊吳皇后爲皇太后、

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

巨細、咸決于亮、

建興元年、丞相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張栻曰、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家

宰所贊乃固謬之禮歟

先主吳后劉焉子瑁婦也焉聞相者言后當大貴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定蜀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力勸之於是納爲夫人卽位立爲后

亮上言曰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愼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

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

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奏制曰可

皇思夫人後主之母甘后也章武二年追謚命遷葬于蜀未至而先主崩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追尊母甘夫人爲昭烈皇后秋八月合葬惠陵

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築高臺於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

胡三省曰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修法制乃行于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恒也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逼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

此文可以見孔明辭令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五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寀諧孟評　屠惟英長林較

連吳

連妹固好吾以爲權之交烈試于事魏羹結好于蜀見權若終立國于吳

孫權雖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曹丕責權任子，權不遣，丕使曹休等三道擊權，權臨江拒守，而以先主住白帝，恐其與北俱至，二處受敵，甚懼，乃使其太中大夫鄭泉請和，先主許焉，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蜀自此復通，

孫劉強弱存亡始終在離合二字間將功名之士止欲建一時之業而天下大勢未之慮討孫撰長未必孔明主佐也俱得其相國之夫夫權非不欲見芝也故

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自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情於吳，夷陵之師，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

先主崩于白帝，權使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吊蜀喪也，

丞相亮深慮權聞先主殂殞，恐有異計，適尚書鄧芝以爲言，（詳傳中）乃即遣芝以中郎將同好於吳，權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

作此意以堅蜀人之心耳

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

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

　吳歷曰蜀致馬二百疋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王士騏曰權有吊喪之使蜀之報使自不容已寧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芝則吳書之妄也

張温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産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于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于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

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輙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譴奉所賚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諸葛亮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乎吳顧雍亦以温爲當今無輩

　温自蜀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

起遂因此舉發，斥還本郡，以給厮吏。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出，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唐順之曰：亮此言可以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留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

薛宋曰：權之忌溫，忌其心在漢室耳。孔明故若不解者，而為此二語以解權之疑，權遂不覺入孔明彀中矣。

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權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亮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儉素，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丞相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

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
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
甚重禕乃以手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
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
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
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常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
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

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
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
乎禕愕然未對恢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
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
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權大笑
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
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
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
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
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
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
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孫權僭稱帝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
爲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獨以爲非便語詳
傳中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震入吳界移關候曰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

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
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
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
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
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
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
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
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上以
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

誓命有沉毅之氣

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
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
叡么麽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
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
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
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
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
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

繇一作由

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繇中然分土裂境
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
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
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
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
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
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復攜
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
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

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
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於爾大神其明
鑒之震字孝起丞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震還封陽城亭侯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
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
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

對

答得斬截而有力

抗盡卽抗言不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是當日吳蜀真至語

大都蕭咸不脩立孫權可與爲此兩句

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
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
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
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
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
亞於鄧芝費禕後復東聘吳臨別預謂權曰蜀之
與吳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
吳蜀土僻小惟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
權因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

忠武侯爲劣則動諸

時蔣琬欲徙漢沔襲魏多作舟船故二人疑之

權胃中了然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楫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殊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吳嵌曰權交蜀不固事魏不終誠爲反覆然蜀君臣亦有失焉彼借荊州我爭荊州彼共治操我獨取璋其最不堪者彼方進妹固好我以求婚罵使幾成蚌鷸之勢而使魏收漁人之功微孔明殆矣

武侯全書卷之五終

萬民鑑爾珍手錄　朱景泰蔭山鈔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六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薛寀諧孟評　周佑嘉逢若較

南征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益闓等以先主崩于永安故驕黠滋甚也

南中志初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

郡稱王以叛益州郡耆帥雍闓亦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吳漢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敎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先是益州從事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六紙解

諭闓闓但答一紙曰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
今天下爪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
桀慢如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怒因攻
殺頎為亂益州夷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紿夷
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斗
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
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
夷
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

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功曹
呂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
移檄永昌稱説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
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
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
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
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
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
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
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
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侯雍齒造怨而封寵融知
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
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
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
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
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

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
内著為郡中所信故闓不能進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詔賜亮鈇鉞
曲蓋羽葆鼓吹虎賁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
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
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
彼知官勢内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
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

此豈[illegible]勝
叛而擒之
之術也

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亮至南中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封凱陽遷亭侯事定以爲雲南太守子祥嗣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其秋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軍資所出

國以富饒十二月亮還成都

南中志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繇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從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筰甲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甲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

亦護曰粗
定粗安凡
武侯做事
必盡力出
[illegible]必計耐

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悉思反善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以　爲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

狠不賓乃勸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漢晉春秋曰南中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言留外人有三不易（詳傳中）今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孔明又能

孔明平西南夷擒孟獲時火濟實率羅羅之衆以助之蓋羅羅愚而戀主悍而喜鬬習攻戰尚氣力故忠勇爲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仇與

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邮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先是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李恢誰可代者恢對曰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唯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先主崩高定恣睢於越雟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繇越雟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南人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

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後夷復叛恢又平之

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心服千載如新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爲可恨

胡寅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

界内爲此不軌若稍加寛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禽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服東吳清北魏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吳嶽曰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舍丕敵而么麽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爲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陸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山冦舊惡

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部伍夫蜀之南夷豈下于吳之山越雍闓附吳豈殊于費棧降魏得南中之飛軍豈弱于得山越之勁卒况南中更饒金銀犀革丹漆牛馬可以充繼軍資耶取之則足以爲利舍之則足以爲患取之則爲本國之牙爪舍之則爲敵人之羽翼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爲計顧不出此乎儒生胡足以知之

劉朝箴曰孔明討孟獲七縱七禽説者謂其累魏吳而屑屑于小醜稱戈則不獵猛虎而逐狐兎不問萑苻盜而捕胠篋者流也嗚呼是豈膚淺所及測哉葢巴蜀接比南夷兼之獲得夷落心有如玩不爲討一旦誘衆發難嚙我邊氓躙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越在疆場哉故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爲根本計然後方爲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孔明顧反忘情吳魏也乎説

者尤病其擒而縱縱而禽則其威褻慮其禽而縱縱而不可擒則其技窮噫公瑾仲達豈不稱智謫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之敢角何論么麽孟獲且欲讋伏南夷之心而令邊徼不聳則奚恤七禽縱之爲褻也世儒徒習于口而執迹以誣英雄眞瞽説耳

鍾惺曰後世疆場才武之臣於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於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

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是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

此疏說賢邪識不識治國大規

孔明在漢中一年正欲致其來耳不有揆

資欲入孔明計中矣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七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宷諸孟評　張自烈爾公較

北伐

建興五年春下詔伐魏（詔見傳）丞相亮出屯漢中亮以帝年少朱紫難別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疏見志傳）適行營沔北陽平石馬

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

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叠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于用兵視蜀棲山巖吳竄江湖皆撓而避之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與鎮守南方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費力廣大天下騷動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

足以鎮靜疆埸使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
間中國日盛吳蜀自敝敘乃止

六年春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
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督諸軍軍郿亮身率諸軍

民心尚思漢

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吏民叛魏皆舉軍應
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
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攻其不備

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主叡又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張郃帥之西拒亮
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
度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爲郃所破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

朱子曰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
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
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
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
魏人復取三郡必蕩然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
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
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
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
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
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
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
之畧恐未必知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
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
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孔明非急近功見

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
棄民之意歟

戮謖以謝衆又誅張休李盛奪黃襲等兵貶趙雲
位號引咎責躬上疏自貶旌賞王平厲兵講武民

善敗者不亡若他人則不可救矣

忘其敗矣

三國志曰雲隨諸葛亮駐漢中亮出軍揚聲繇
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
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箕谷然斂衆
固守不致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先有洞達可爲濫賞之戒

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但名將而已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
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
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
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
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
之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王平爲馬謖先鋒數規諫謖謖不用街亭之敗
惟平所領得全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還（詳調御中）
是歲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

此疏識偏安兩立識立國大[illegible]

弱復上疏請伐魏（疏見傳）
蘇軾曰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
世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
語至出師二疏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
者所能至也
于是出散關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先
是真使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會亮至圍城與
昭生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

騎追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立
些根本朱子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
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
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
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
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復
拜丞相

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魏曹真以蜀師連出侵掠邊境宜遂伐之若
數道並入可大克也魏主叡從之議真從子午道
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
或從武威入魏司空陳羣以爲不便叡以群議下
真真據詔即行以八月發長安丞相亮聞之次于
成固赤坂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廷臣華
歆楊阜王肅等皆危之叡於是詔真等還師是歲
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瑤雍

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伐魏始以木牛運遂圍祈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皆應亮

是時曹眞有疾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魏主叡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

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懿復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猛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走保營六月天霖雨李平以糧運難繼呼亮還亮遂退師懿遣張郃追亮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右膝而卒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

遂進伏發矢中髀郃死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既死帝甚惜之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時辛毗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群乃曰亦誠如辛毗言

確論

如上五丈原可無事人何必爭郭淮爭北原

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朱氏曰時亮垂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捍禦猶狼狽如許況五丈原之出思信行中原威畧震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居民使數月少延懿能勝乎故懿非亮敵也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口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蜀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如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

朱子曰諸葛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傷言安三軍耳兵自高處來可勝先主嘗自觀

生稱之曰名士死嘆之曰奇才懿亦自心服

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亦是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宋濂曰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生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譎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與

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懿戎服涖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爲名士矣

程子曰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胡寅曰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

司馬公真[illegible]使得辛毗[illegible]不敢出[illegible]

短於將畧可謂謀甚。

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南軒曰也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懿亦是能者不敢與戰

時魏人以亮僑軍遠伐欲持久以俟其退亮設誘萬方（事詳傳中）懿遂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而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初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仗鉞而至賊不復出矣（餘詳傳中）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楊儀等整旅而還百姓奔告懿懿追焉姜

真正[illegible]如虎

維令反旗鳴鼓懿不敢逼于是百姓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懿徐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蜀師去已經日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長之者）收其所棄圖書糧穀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生死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追到赤岸乃知亮死的問

懿才在[illegible]之下王之上孔明才過於[illegible]僅不得[illegible]

無術制亮只守其範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宣王惟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一云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想其時懿軍中必備術士以占禍福懿假其言以自神耳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吳大鴻臚張儼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

[illegible]

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雍涼不解甲中國不釋

（吳人語）

諸葛公是[illegible]的是公論

較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

必有以算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算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高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擒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

即漢賊不兩立一語也姜維何罪之有哉

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眾眾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蚶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

孔明玄德并有短長不得如此論

前說之辯亦比較者古人

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樂何以加之乎

確論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夫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至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

惟其然之所以避之不敢交鋒何從取勝

妙論

洞見當日講曰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是這箇人曰同父既合有希王

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棊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龍且尚

且輕之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繇此

陳亮曰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

喻之最上下三乎餘年考其合散驗其征嘆其定行今人所求清觀以此論者信

勝之於是駕輕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

何必求近效哉故彼以姦我以忠彼以私我以公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詐我以信兵未至而彼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難觸其膺奇兵難繚其背伏兵難衝其脇追兵難襲其後牒間難窺詐謀難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彼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

原其孔明之成算胸中灑落紙如指諸掌使人心快

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栩等常逼之戰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長奇謀短雖知者亦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乃斂重兵自守

而姑日待其弊夫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後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

丁泰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合進可以一舉而獲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而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其後遜與步騭朱然全琮之徒相繼云亡權勇決之氣已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天下旣一假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敎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

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天也非人也

陳亮又曰妄儒以兒童之見至以爲孔明非仲達敵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閒孔明將芟

可見實有經濟故其辨敗應爾是兵機

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也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所必不爲仲達心知其然故外爲大言以譎其下此易知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

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所不爲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此又易知耳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歎稱

片言折獄

嘆曰天下奇才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怳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妄儒以成敗論人物者幸少戒也

李京曰孔明死而仲達走非死孔明之能走仲達以生孔明之奇有以寒仲達之膽而奪其魄

故也及其既死乃曰天下奇才噫才之奇豈待觀營壘之日而後知懿之奇亮亦豈亮死之後而後決挑之不戰辱之不怒雖巾幗之遺遜以受之甘心焉此其心豈能頃刻而忘孔明之奇哉五丈原之出魏蓋食不下咽矣不足畏之言特以安諸將心食少事煩豈能復久斯言其懿之肺腑乎故一日無亮懿可以高枕而無憂矣猛虎之在山雖有力者莫當其前及其斃也兒而與之曰猛哉斯虎噫非猛之也幸之也仲達

之心其以孔明爲猛虎久矣奇才之嘆其亦幸猛虎之斃而異之也歟

馮夢禎曰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嗚呼斯言也其億中也世之論者遂以是咎孔明謂其不自愛惜彼將以孔明之命制之者食耶事耶天耶天如不忘劉氏則必眷祐孔明固其精神葆其元氣愈澹泊愈精明愈勤勞愈果鋭日噉食不至數升亡恙耳謂二十巳上者皆親覽亡恙耳周公之論壽也必稱

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延靈長之慶而顧謂不久以此此其說何謬也孔明之所以不久者天耳天將厭棄劉禪使司馬氏網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后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傴仰屈伸呴噓呼吸脯醢適口粱肉理生祇足以貽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何也人不能勝天天固能勝人也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巳隕以爲孔明致死有繇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眞耶彼夫百姓告喪追思遁遁及睹姜維之反旗迴指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生仲達之謡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尚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旣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旣乃解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況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夭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乎其間即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鱗集

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如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禕豈皆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淪喪幸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慭遺耶益其生也天爲[illegible]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爲之食之少事之煩天何與焉

武侯全書卷之七終

萬民鑑爾珍手録
朱景春蔭山校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明　薛　寀諧孟評　張爾弘任之較

遺命

建興十二年八月亮於武功病篤密表後主薦蔣琬自代

後主遣李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亮又薦費禕

王士騏曰華陽國志載初亮密表後主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則密表中又及楊儀矣儀傳亦云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何偶合乃爾所謂密表與李福之咨請定不誣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遂薨所遺止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嘗自表後主至是果如所言（詳傳中）

胡文定公曰人須一切世味澹薄方好孟子謂堂高數仞我得志不爲學者須除去此等常自

激昂便不墜落嘗愛孔明遺表數語及卒果如其言眞可謂大丈夫矣

（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延亦忠勇但不自量耳）（此語更只欲私隙矣）（手前後日提令人備嘗擅先）

初亮出北谷口魏延爲前鋒及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乘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

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已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裴松之曰此蓋敵國傳聞之言當以本傳爲審

初延出亮營十里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

先主用人用兵有在武侯上者此類是也

初昭烈定漢中欲得一重將鎭之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以屬延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孤委卿以重任卿當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壯其對後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語詳傳中）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故終及於難云

沈潅曰古上將之成功閫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延欲提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於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縣間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意其率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扼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

敢抗衡使楙不能城百無戍寨然出奇以注其後或堅壁清野以挫其師則延進退將窮已不坐受敗滅

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爲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而楙嬰城而守遏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可必行者也如必欲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

凡兵之道却敵之來知敵之將兩時司馬懿輩謀不及孔明然[illegible]

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虜廷爲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滅於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嗚呼庶幾近之

朱子曰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繇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朱子曰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即張敬夫之議亦爾

胡寅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繇斜谷出自足禽敵而殲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此可爲明道正義者

古大臣於勇智之士必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能濟者幾何諸葛之用楊魏正亦如司馬之用鍾鄧耳要在明智之士知其身終不由

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先主爲漢中王拔楊儀爲尚書及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

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
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
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
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
爲丞相參軍長史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
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
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
禕往慰省之儀怨望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
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

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
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
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吳歆曰楊儀魏延小人也親賢遠小武侯語也
侯用儀延不幾與巳言相繆戾乎不知惟侯爲
能養之馬能蹄牛能觸俱不妨也

蔣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
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
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
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
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
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
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
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
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
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
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爲尚書
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
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繇是
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
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
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
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
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
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
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
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敏憒憒之狀琬曰苟
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
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
得免重罪琬以爲昔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
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繇漢沔
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

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
禕中軍監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彌難
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
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
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
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
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
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
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

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
右臣當帥軍爲維鎭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繇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
劇至九年卒

人問南軒張氏曰將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
可以應變

琬子斌鍾會伐蜀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之草木吾氣類
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墓

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之後
主旣降斌詣會于涪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王士騏曰斌琬子也似濳布款矣較之姜維不
答已落第二義矧思遠當鄧艾王爵之誘竟斬
其使乎父子同死自是可悲諸葛公含笑九原
矣斌卒死鍾會之亂等死耳重於泰山輕於鴻
毛信夫

費禕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

觀人正在此

戚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衆人莫不易觀亮即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見遣吳）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

新路已[illegible]於僚[illegible]矣

此非宜別有忘分辨但解一時之紛何也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代蔣琬爲尚書令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

[illegible]

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

[illegible]

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陳史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

先主定蜀徵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又曰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和如此和子允秉心公亮

使允而在皓其敢縱姜維之奏乎

丞相將北征上疏請任以宮省之事尋遷爲侍中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王士騏曰琬之徙屯涪求異前人可謂有志而非自量也衆論咸謂如不克捷歸路甚難幸而疾也不然且敗禕見殆降賊有愧張嶷四英之目終是溢美

此言不知[illegible]亮之心者固[illegible]有識者[illegible]識者後然乎

亮薨後主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彊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邈邵之兄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

使亮能聽馬謖直以

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故因
亮死希相報復云

王士騏曰李邈免死亮之力也一言失意直以
狠顧虎視目之幾快心於歿後邈眞險人哉後
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觀此亦可見其悲藉
諸葛之甚已後推任蔣費三十年不變法一一
遵諸葛遺言似乎賢而守矣但惜不能獨樹蔣
費亡而國不國也

武侯全書卷之八終

萬民鑑閱
朱景春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九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明　薛寀諸孟評　諸馮生又虞較

調御

夏詩多關公恭承之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直亮有雄氣性自負長而
好學工篆書讀左傳畧皆上口先主收江南諸郡
封拜元勲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先主定益
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
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

馬超降去御之字不得關張伏月立直示之以彈壓不成体統矣彈壓之說亦哀其然

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
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或謂雲長千古偉人何以不能相忘馬孟起繆
尊素曰此有深意夫孟起初降其心未測不先
有以彈壓之恐反覆未可知惟孔明深諒雲長
之心乃答書云云得此則降者野心自化故省
書大悅以示賓客
薛寀曰孔明非諛雲長品藻實應爾爾若雲長

之喜則又有說夫身受閫外重寄而使新附之將名出其上非所以安荆州也

討虜將軍黃忠勇毅冠三軍破斬夏侯淵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而以羽爲前將軍諸葛亮説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説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遣司馬費詩卽授羽印綬羽聞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

相能愛人　君能任人　亦復不能不爾

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擧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卽受拜是歲羽攻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自許以南往往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

漢升黃忠字也首作漢王字誤

夏子與少有令聞亮甚器之

陳仁錫曰此關公之所以超逸絶群也如公而後可謂之超逸如武侯之羽扇指揮而後可謂之名士齒牙可易借哉

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德公嘗呼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鏡德操徽字也後郡命統爲功曹統性好人

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統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

此何等語見何等胸臆其與孔明並稱宜矣

觀孔明獨拜床下所以深敬德公者何如德公初不令止所以自居者何如德公于是不可及矣

丁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益州之役謀出自統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統于股肱帝陵有德故民甚懷之）

德公字山民隱居峴山南有令譽娶諸葛孔明小姊夫妻相敬如賓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德公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德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趍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表又問曰先生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方孝孺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不即從所以堅益州士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之其器量何淺哉統非孔明比也

法正字孝直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皆其力也既蒙委任外統都畿内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凛凛亮又

[illegible]

亮每奇先主孔明循天下都謝之此而不聽不知法正在用何智術

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建安二十二年正又
爲先主畫策取漢中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

華陽國志載權妹事云先主每下車心常凛凛

正勸先主還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
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
羣臣諫者甚衆先主皆不聽翊軍將軍趙雲曰國
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

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
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亦
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
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
危矣

胡三省曰觀孔明此言不以先主伐吳爲可然
而不諫者知先主關公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
斷痛楚已極非群后之言所能停駐也且蜀得
上流可以致勝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又
曰孝直在必不傾危

朱子曰先主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
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
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
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
但孔明雖正然不若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
之

程敏政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

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
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
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
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吳審度曰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
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
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
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觀
此則孔明所云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定不虛也

如是猥失之指當得之天下矣

綺雖有浮譽不加微何以待遠近之域乎

許靖字文休昭烈不喜其爲人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於是稍尊之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孔明皆爲之拜

王士騏曰靖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置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

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已後丞相亮至爲之拜英雄所見畧同

圖補隱靜文休降屏孔明折節之重之懿是以牧人望孟杜其蜀士之望而許天下之望也

杜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伏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劳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

覘此知微定其事之人

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唐儒專若軍事

三國時天下大抄在曹士之急功利者必先歸曹巴獨之也

劉巴字子初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欲繇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托命於滄

妙用

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俄而至蜀依劉璋及璋迎先主巴極諫璋不聽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亮數稱薦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亮嘗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先主與士衆約若事

體

財用者政事也政事者……力也

直百錢一錢直百也

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先主從之府庫充實後為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

薛宋曰巴意識如此而孔明與先主皆惓惓用之雞鳴狗盜亦聊當槖籠之牛溲耳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公謂巴曰翼德雖武人敬慕足下且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縱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緣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又嘗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

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薛宋曰不歸先主而歸操巴之骨薾識疎亦蘇張之後乘耳而翼德甘與之宿蓋欲屈小以就大亦孔明之志也而么麼劉巴作如許態故雲長甚愛士卒而輕士大夫以當日荊蜀士大夫實不堪敬耳

簡雍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先主入益州雍說劉

畢竟無此體統劭亦之嫌亦大類東方曼倩一流然世于金馬門者

璋降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以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當時君臣曾不以爲嫌適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雍從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馬良字季常宜城人眉中有白毛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領

吁亮爲尊兄蓋亮年長或相與有契或結爲兄弟耶

荊州辟爲從事及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弟謖字幼常見法簡

儒林天文

秦宓字子勑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先主既定益州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滿麗辭理斐斐有光武侯稱爲益州學士不愧矣有謂此等語傷薄可厭不知吳人好滑稽以此壓之是其宗也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曰何姓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

亮可以宰天下 扶可以掌銓衡

大敬服遷大司農九年卒宓嘗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安後丞相亮問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又問宓以董扶所長宓曰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益扶與安齊名又同郡故亮并及之

王士騏曰任董二人姓名久已在鬼錄矣而亮念之不置何耶憐才之心固不以其生死易也念

楊洪字季休先主定蜀爲李嚴功曹嚴薦洪于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因舉郡反燒臨邛城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之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繇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咨於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元儉述字也論者

謚是明洪無私洪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

侯嘗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此

及與張裔書並堪作交道箴

張裔字君嗣性敏辨為益州太守會雍闓趦趄不賓縛送吳先主崩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

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又裔前在吳臨發權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何祗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狀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

差升合祗初為楊洪書佐舉郡吏洪尚在蜀郡祗已為廣漢守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眾笑

王連南陽人劉璋時為梓潼令先主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逼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南方諸郡

不賓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久之後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卒

情至之語不得不泫然孔明所以通物情也

呂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時號爲清能

姚伷字子緒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語見傳中）且曰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

向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後主營中之事請悉咨之遷中領軍

王平字子均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從曹操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亮北伐屬參軍馬謖先鋒平連規諫謖不用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

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延熙六年蔣琬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時漢中守兵不滿二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平曰漢中去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埶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埶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距興勢不得進涪軍及大將軍費禕軍繼至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還失亡甚衆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

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懽無武將之體

張翼犍爲武陽人張浩張綱其高曾祖父也翼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持法嚴峻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黜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

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忠承太守閻芝教送諸縣兵五千以補遺缺先主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

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送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繇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忠

斷而致更

爲人寬濟有度量但恢哵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
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
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祀迄今猶在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少孤獨與母居嗜鄭氏學
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

以冏爲人維之忠烈有自來矣

從事以父冏死羌戎之難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
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
適出案行維及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
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

此乃天水上邽約非伯約去天水也

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
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

雜記曰維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孝人恐無是歸

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
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
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
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先須
敎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
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敎

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征西將軍亮卒後
數率偏軍西入延熙十年定汶山平康夷是歲懸

吳之格漢之維皆念不忘魏淵忠壯士惜于將從復敗而維在建安章武間兵又可畏哉

雍涼羌胡治無戴等與魏大將郭淮等戰于洮西
將無戴等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
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
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與軍大舉費禕
常裁制不從及禕卒維出石營圍南安明年加督
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降李簡進圍襄武斬
徐質乘勝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

養兵說時之敗雖敗猶勝

復出狄道破王經經衆死者數萬十九年春就遷
爲大將軍維連年動衆雖與魏互有勝負然于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甚合也景耀二年鍾
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維表後主請並遣諸軍分

于長根

護要害而爲黃皓所寢群臣莫知遂至臣主俱爲
降虜維見會會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
見此爲速矣以此會重維初會大軍既造劍閣維
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討而鄧艾詭
道旁入成都遂潰維被後主勅令將士投戈放甲

姜維英雄已滅之蜀人議其關不知功成理外必後爲奇從古有國覆主滅與縣爲寅緣詭策復社稷者豈可以事有委乎而抑揚不然有識孔明不宜獎委維太遂責今繼之行北只在那可乘成敗收扶向柳下不爲偏公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維知會有異志因誘會欲會
盡誅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主密書與主
日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
月幽而復明及會敗維見剖膽如斗大妻子皆盡
郤正曰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
資財無餘室無妾媵庭無聲樂衣服取供輿馬取
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
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
爲足不在多求人咸以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

武侯全書卷之九　謝御　廿四

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襃貶之義矣如維之
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廖化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
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
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
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
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
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丞相諸葛亮主

自是洪喜且然三分剖據自務繁多得失基味有當不細孔明以一身任天下之事竟得自決職躬親瘁死而後已其壯志也

簿亮嘗自較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
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
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
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武侯全書卷之九　謝御　廿五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較
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
選舉顒死亮垂涕三日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
琬書曰令史失賴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
矣太賴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恭爲
太常子太爲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夭亮
深惜之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
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此武侯語也可以

爲萬世相天下之法矣侯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侯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侯何不自愛重其身若是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殊不知當時事勢侯以一木支大厦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顒之諫謂之愛侯則可謂之知侯則未也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侯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侯終時年纔五十四非老憊勞苦也漢運已終非宜務之勞乎

楊戲犍爲武陽人也少與程祁楊汰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歷任所在清約不煩延熙四年戲著季漢輔臣贊頼恭以下諸人皆與焉戲心素不服姜維後隨維出軍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詞軍還有司承維旨奏免戲

維不學將飛之待楊敘此孔明之所以亻爲維後事也

胡濟字偉度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亮發教群下與董和徐庶並稱

董厥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

尹默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受古學通諸經史先主

定益州命默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

李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邵兄邈弟朝並知名然楊戲贊邵曰耽思贊朝曰篤常而邈不贊也可以知其優劣矣

譙周毓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覩也身長八

以是爲社周貳後遂年北伐不便作仇圖論而畢之乃加此想自有以服其心也

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仇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

卑躬蚤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因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同韜南客荊州遂與諸葛亮俱游學於亮特相善及庶既見先主薦亮俄而劉表卒子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亮與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曰方寸亂矣語詳亮志中遂詣操自後庶寂無所聞韜亦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庶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才如此

亮初云三人可至郡守刺史不

見用也校尉中丞亦不離于郡守刺史

歎曰魏殊多士耶何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初孟建思鄉里欲北歸亮謂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建字公威亦仕魏

司馬光曰觀元直捨舊從新之語質天地而無愧陳仁錫曰漢魏已來求不亂其方寸者鮮矣元直竭忠武昇昭烈是予漢以方寸予魏以膚髮耳何亂之有

裴松之曰侯爲公威計者爾爾豈兼謂已言哉

方高吟侯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已定於其始矣使遊步中原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頑況於餘哉其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克復豈區區利在邊鄙已乎若魏畧所指眞所謂鷗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騏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其就見知公必不屈也庶已從

孝武用崖賓之言滅李陵之家昭烈拒憲司所執有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遲遠矣

先主而失其母公任其詣曹公知庶必不留也

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爾此非公之通物情乎

吳嶔曰諸葛之于徐孟一聽之一挽之俱在人情天理中

黃權字公衡先主之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將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使權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

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及先主崩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司馬懿嘗與諸葛公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權子崇留蜀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速行據險瞻猶豫未納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綿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吳審度曰余又見四川總志載瞻子尚從父至綿竹鄧艾遣書諭降瞻未決尚曰有意降乎瞻叱之尚曰讀至封瑯琊王而不怒何也瞻曰吾不知子也遂斬其使父子俱力戰而死觀此二事思遠似乎首鼠不知思遠忠孝天植特性差緩識差鈍不及崇尚少年明決耳不然後主亦有北地王未聞子激之而死也

王士騏曰雲長翼德與昭烈並起先孔明而爲心腹爪牙無煩駕馭中間雲長遠在荊襄不識孟起漢升不無調停其餘後來文武皆在孔明駕馭之中者也譙周賣國駑夫肆譏伯約而降心孔明若子趨父至若徐庶黃權業已去漢覲世變紛紜能無技癢乃不但終身不忍謀漢并不爲魏建一功畫一策又何奇也故知推誠相與令人心死

武侯全書卷之九終

萬民鑑爾玲甫錄
朱景春蔭山氏鋟

王士騏鳳雛編　吳甯度仲法定

明　薛　寀諧孟評　方之盛武仲較

法簡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先主至荆州養爲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及孟達進攻上庸先主恐達難獨任遣封下沔達軍上庸降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封不承命

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孟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達與封書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繇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會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子度孟達字

彭羕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仕州不過書佐有毀之於州牧劉璋者璋髡鉗羕爲

徒隸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惟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

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

分子之厚分兒子厚思施之于已也故後云負我慈父

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

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

蜀郡張裕云曉占因先主與曹公爭漢中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不用裕言竟得漢

中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妄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

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

王士騏曰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可謂愼於用法矣

薛寀曰占驗不合爲曹操張魯游說可誅也先主直以此答孔明可矣乃曰芳蘭當門此言豈足訓哉

馬謖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先

主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亮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若平生於時十萬之衆感之垂泣

南軒張氏曰余觀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先鋒於此小有差爾

胡寅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鏡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來敏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

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李東陽曰或以侯之戮謖方之郭汾陽爲不及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卒赦瑊以收功予曰否謖不戮則將帥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可拔且侯能泣廖立李平於身歿之後謖之見戮容復有餘憾若汾陽之敗罪繇史抗瑊又必可收功者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也

王世貞曰馬謖之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

戰爲上兵戰爲下雖太公孫武之爲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然能摧之而有餘謖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此心戰之論豎儒之所傾聽而街亭之所繇敗也孔明未能盡離儒者是以輕信謖而大用之其後誅謖是也習鑿齒之論孔明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也魏延吳壹可用而不用其不平久矣苟惜謖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行法獨行法則衆議紛然而蝟起不行法則軍氣疲解而不振謖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荀林父敗而晉霸得臣誅而不害楚邏然則楚亦未可非也藏考向朗傳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王士騏曰人之相知甚難孔明知謖而謖不知孔明所以違制取敗况謖以不受命逃而獲之謖有死罪二安得不誅蔣琬數語非情也特以慰侯耳

鍾惺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鑑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人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矣

劉琰當任故亮以如此待之

劉琰字威碩先主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殊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

孔明待之何如其誠

用命則非奇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竟坐罪棄市

李嚴字正方爲劉璋護軍拒先主于綿竹嚴率衆降先主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斬劇賊馬秦高勝等破越嶲夷率高定加輔漢將軍章武二年徵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誡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顯亮不進之愆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

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
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又公文上尚書
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
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奸狹情狂志若
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
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
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
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臣琰臣延臣綝臣壹臣翔
臣班臣儀臣芝臣巴臣禕臣允臣咸臣敏臣維臣

雝臣濟臣晏臣習臣義臣祺臣勃臣岐等議輒解
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廼廢平爲
民徙梓潼郡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
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
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
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復以平子豐參軍事敎曰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
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
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

紬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
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
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
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
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
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

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
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歸先
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爲漢中王徵爲侍中後主即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
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謂
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
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

立何不能責力爭而事後乃有此許多說

評此亦不得歸罪衆長

意氣傲發亦自可人但言時忌觸傷人心故斥之耳

衆叛之厲亦曰亂羣

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

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耶於是廢立爲民又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

維知當國立不終於徙所

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鍾惺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

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抑之未爲不是表劾之語似屬太過立被廢後不失反己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涕以虛公誠怨推諸葛于身後實是武侯知己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

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
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
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倉雅訓詁好
是正文字先主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即位爲虎
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
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
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

來書引孔明之言自來敏亂群過於孔文[illegible]士學名望雖不可及而洞識[illegible]事已有晉人之[illegible]孔明之所不滿也此事不經見故表出之

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
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
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
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
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
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
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
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以
東宮舊臣廢而復起後以爲執慎將軍使以官自

警。

胡三省曰用人知人之難至三國而極以武侯
猶戛戛乎難之無尤乎其盡法也蓋非法則不
齊矣

孟達降魏魏遇之甚厚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
達爲新城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南行歸至漢陽
縣李鴻自北來見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
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
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

誅人孩[illegible]文口以洩[illegible]忿從衆

劉爲不爲

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已已時蔣琬與費詩俱
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
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
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亮將北伐欲誘達爲外
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
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
豈徒空托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
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
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

蓋達於人　蜀一見

平生之好。依依重望。故遣有書。都護李嚴亦與書。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亮旣惡其反覆。又慮其中變。知達與申儀有隙。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魏司馬懿屯宛。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

書大喜。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尚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分兵拒之。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上。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力救。遂為懿所滅。

達了前　死

許采曰。吾於孔明之處馬謖李嚴而三歎也。夫晚近植黨亂政者。不足齒。即其人具正骨。號儁才者。而罪寬于所親。罰加於所忌。翻案萌芽。即自此開矣。夫愛其人而不敢縱。旣已誅之矣。而惓惓念其人。士安得不為之死哉。甚矣。黨之為人才禍也。若孔明時。何嘗有黨也。

武侯全書卷之十終

萬民鐫　閩珍
朱景春　閩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一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決定
薛寀諧孟評　汪遇冬侯較

心書

兵機第一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詐一作盜

將才第四

夫將才有九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

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埸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 器謂有小大其人皆可用在上之人知所以使之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阴禍不恤衆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内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

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 狂一作狡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强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强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恡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

不可恡恡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强第十一

將有五强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强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

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授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

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繇君命皆繇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皐陶作士師人不干令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誡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强者抑之有弱

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蠭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則卽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

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斂削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處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輕竭

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沉審謹密爲耳目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

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詐候謹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士可怠一作害可待）

蠹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諂頑登用是以戰必敗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繇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繇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泛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强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强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集前之 五 淸一作 驟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繇此觀之，强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與無將同一作與蔥同矣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

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鬬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僻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計一作引）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追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

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强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克也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鬬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强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

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鋭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靜矣

武侯全書卷之十一終

蔣氏鑑爾珍手定
朱景春蔭山鋟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二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薛　寀諧孟評　姚　臣爾儕較

新書

原兵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而後不能葢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驕逸生於富貴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習軍旅忽於用兵之道或將非其人不幸主昏

臣恣禍起蕭墻或獨任成亂王綱失政四夷交侵或中國悖叛或荒淫酒色恣縱情慾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擅命是皆主上失御天下之道也其所繇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斯所以失天下之繇也且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間親臨卒伍披堅執鋭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爲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如前漢之高祖後漢光武之類是已

若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踈而失也且夫國之大事莫過于用兵然用兵有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百萬之卒而能必勝者罕矣然則有國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於兵亦不可以不恃於兵夫兵者國之利器不可以輕用於人衆之有道行之有則故能取勝於人也大則滅人之國小則滅人之城或外禦四夷或討亂臣賊子或虜羣寇之叛此國之必用而不疑者是故嚴肅兵甲以候

征討乃國之機也且國以兵爲本兵以將爲本卒以將爲主必欲强兵戰勝而在用將得人用將得人然後可以威天下服四夷此有國之大本也且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常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以一日而無也

料敵

夫爲將之道才智過人料敵之意虛實爲先多寡次之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敗者此奇正之功也然能用奇正者將之智也可使必勝而能破其敵此大將之謀也猶田獵之用鷹犬也可使必獲而無失也大抵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正合戰以奇取勝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且兵之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若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曰亂將之過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

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爲將之道料敵爲先敵有間隙必急擊之而趨其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廼料敵之道也

練兵

軍之所與必須擇將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是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

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甲胄堅密則人輕其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勝之道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離絶成陣雖敗成行與之以安與之以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斯迺練兵之道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然則豈不教而用之者也

備器械

凡用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不利甲胄不堅雖有虎賁之士而豈能必勝哉若欲攻戰必先完其

器械擇其士卒馬步隨宜而用之或先或後可相繼而用之故甲胄不堅密與袒背同也弩不及遠與無兵同也射不能中與無射同也中不能以入與無鏃同也是故破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鋒銳甲胄堅密士卒赴赴戰陣熟閑進退有則隊伍不失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始可爲戰也若夫甲胄不堅器械不利士卒失練猶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吾知其敗必矣

行軍

夫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必須有則居必擇處戰則有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勝之道也夫軍之行也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凡地之形所在各異而多不同有絶澗有天井有天牢有天羅有天陷有天隙軍行遇此之形必遠去之而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故軍行當遠六害兼知九地夫九地者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道近而爲陣則易散故曰散地入人之

境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兩境之地士屬先至而得天下者爲衢地入人之境深歷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兵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故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

不受故將通於九地之利者則知兵矣將不達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地之助矣

布陣

夫古之良將應敵而制勝應變而無窮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然布陣之道在乎臨時先料敵之多寡我之强弱彼之虛實象地之宜而宜之然為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講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

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者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左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稟於大將八正皆敗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兵觸前則前奇為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角次右爪次左爪次左奇次右奇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為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為陣之要也古之良將能察敵之情內外之意不測之機當預防之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機而

作應敵而變是知為將之道也是故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不識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四機

夫兵强將勇如猛虎之不可犯似蛟龍之不可以觸犯之必死觸之必亡天下莫不知也雖三尺之童皆知避之唯恐不及也且古之良將來不可

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困不可鬭良繇是也凡兵有四機一曰陣機二曰器機三曰力機四曰將機知此四者攻必克戰必勝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置之存地則生陷之絕地則亡故戰須擇地得地之助也是謂陣機器械鋒利甲兵堅密是謂器機赳赳武夫如虎如彪一夫或進萬夫莫及馬善馳逐是謂力機施設輕重臨敵決疑賞罰必信指揮三軍料敵必勝是謂將機能知四機百勝之道也

謀攻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野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破軍次之屠城又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勝也守而必攻者守其所不攻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軍威

夫軍之行也先張其勢多設旌旗廣造金鼓以千爲萬以少爲多以弱爲强以勝併爲不勝剛必勝柔實必敗虛以大必吞其小此理之必然者也且

夫兵行詭道變化無窮因敵制勝有不測之機是爲良將之道也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聽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形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攻戰之法晝以旌旗爲節夜以金鼓爲則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斯乃軍威之義也

禦敵

夫用兵之道何者爲先葢禦敵爲先要識其機貴在神速不貴巧遲敵若有險而趍其危使敵望風

而奔惟恐走之不急凡可擊之道其義有十一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急擊之二曰敵軍方食未暇設備可急擊之三曰敵人見利奔走可急擊之四曰敵人新至不知地利可急擊之五曰敵人涉長道後行未息人疾馬困可急擊之六曰敵人涉水半渡可急擊之七曰敵人行險道路狹窄可急擊之八曰敵人之陣內旌旗亂動可急擊之九曰敵人陣數動移可急擊之十曰將離士卒可急擊之又曰敵人心怖夜虛驚恐可急擊之又曰

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士卒怨怒妖怪數起軍資既竭芻薪亦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士卒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援兵不至道遠日暮士卒疲困倦而未食解甲而息士卒勞困三軍數驚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行阪涉險諸如此者擊之無疑有不戰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二曰上愛其下恩惠流布三曰賞罰必信發必得時四曰陣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隣國之助諸如此者避之勿疑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應變據險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皆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從步分爲五軍各守一營

夫五軍五營敵人必惑莫知其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退不勝疾歸如是佯北隨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啣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之道也故曰三軍勝敗在於一人夫良將應敵之入而作神變不測之道也

厲士

凡爲將之道務在必勝必勝之道又在於賞罰明

也賞罰旣明而在於必信發號施令而人樂聞兩軍相對而人樂戰兵旣相接而人樂死此三者將之所恃而能成功也若有士卒不盡力戰者罷戰之日請舉有功之人而進饗之無功者厲之軍中廣設坐分為三行上功坐前行酒殽數味裀褥三層器皿皆金次功坐中行酒殽裀褥皆減一等器皿皆銀無功者坐後行酒殽又降一等坐裀不重器皿皆漆饗畢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金銀玉帛之物以功為差有戰死之家使使勞其父母注

不忘於心若此三者人人為之死戰無敵於天下矣三軍之衆百萬之卒苟賞罰不明號令不信則不能奮擊敵矣

武侯全書卷之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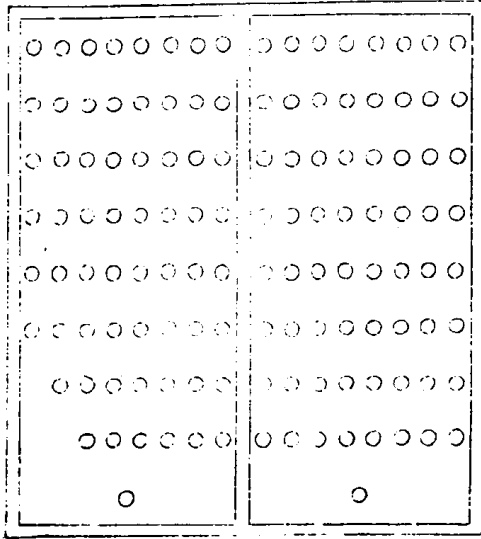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三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宷諸孟評　陸葬之丹天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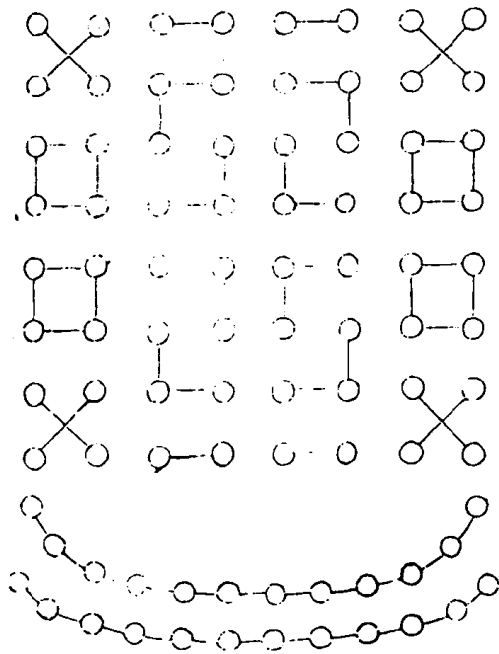
八陣圖蹟

蜀志言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今考侯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鄉者（今成都府新都縣彌牟鎮）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者（今夔州府城南）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今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

也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今成都府東南隅）亦云二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

嘗聞東萊藍公云章弱至沔陽拜武侯墓而求其遺壘已不可復識其在新都者聞亦殘破不可考惟魚復者迄今如故六十四壘布於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却月陣也若是則所稱依然如故者止有魚復浦上之蹟耳然廣都雖殘缺誌有圖趙清獻公有記蹟猶在也至如沔陽惟呼延氏一圖且不與二百五十有六

之數相合藍公之言不虛矣今姑依呼延并存之以俟知者乃若所謂肇於黃帝風后具於姬呂衍於管田而變化於諸葛孔明者則只須以魚復爲主何也遺蹟了然而與古今以來所稱說者可相印也於是更爲一圖而以其變陣悉圖於後後人圖贊圖說又錄於總圖及變陣之後以代註解至風后握機李靖問答一則創始一則真傳並不可缺乎夫今昔之言八陣者悉附諸簡末此圖爲今昔而法諸葛者有所據也

彌牟鎮土堆今止一百二十有七較諸說所載失其一故似係兵燹湮廢然記失其三益州記云在稚子城止五里

廣都八陣之圖

高似孫緯略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魁方一丈高三尺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趙清獻公集記曰武侯于八陣鄉以二爲隆基凡一百三十所基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蓋六數武侯於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外有土城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周回四百七十二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得其半耳

魚復八陣之圖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註云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尺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荆州圖副曰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週廻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棊布縱横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又

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在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没水退人散復依然如故

荆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見者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劉賓客嘉話曰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平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今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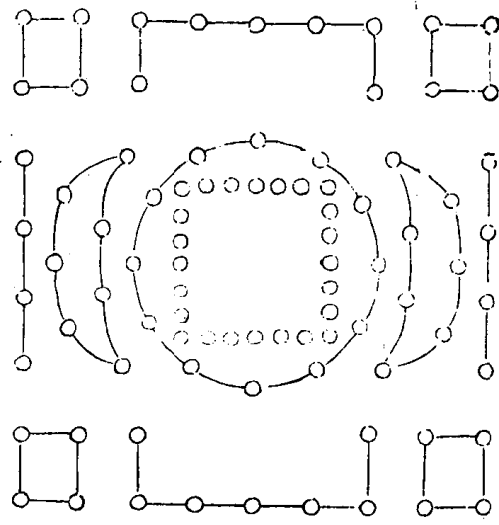
蘇子瞻曰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磧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沙乂（一作伏）水底碑教戰石（一作時）存山下鼓自註云有圖銘巨石今伏水底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爲武侯教戰之鼓也與八陣圖相對

府志云八陣臺在府治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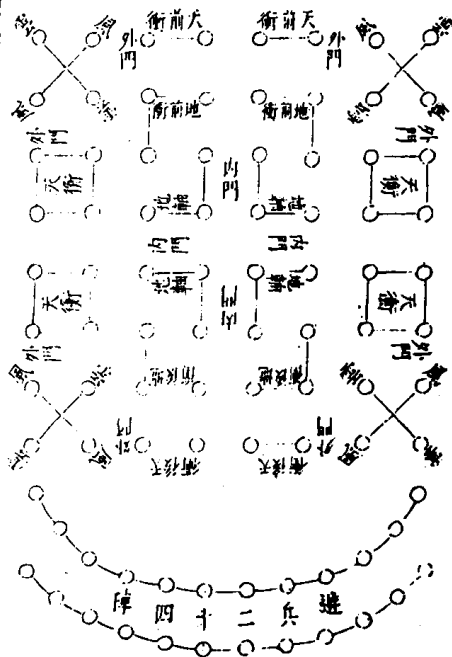
圖經云夔人重諸葛公以人日傾城出遊八陣磧上謂之踏磧遊婦人拾小石之可穿者貫以彩索繫於釵頭以爲一歲之祥劉昉初作侯廟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蔚酒陳詞以落之

汚陽八陣之圖

侯者之汚壘址

據藍公所言則此地無蹟矣而呼延氏復圖之且日以進戰言則二十四陣之遊兵皆列在外以屯營壘言則二十四陣皆在中壘所以汚陽八陣內圓而外方今既無考姑畱之以存訛

余嘗以三處八陣計之惟魚復止是一箇八陣耳廣都一百二十有八是兩箇八陣並峙也汚陽二百五十有六是四箇八陣齊列也葢地有廣狹兵有衆寡故有不同其實一也汚陽遺壘即無蹟亦可考而廣輿記則又曰每陰雨輒聞擊鼓聲

八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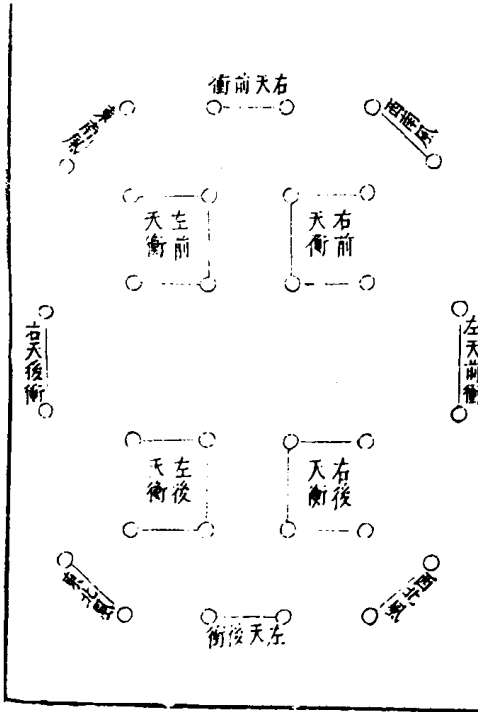
總陣天前衡四隊天後衡四隊地前衡六隊地後衡六隊天衡十六隊地軸十二隊風八隊雲八隊遊兵二十四隊四方共四頭八門爲八尾無不是頭無不是尾

武侯八陣圖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地前衡六陣附天前衡（附天前衡一作居前）地後衡六陣居左（左一作後）天後衡四陣包地後衡（包地後衡一作居左）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合爲八陣天衡并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

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此八陣之法也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

天覆陣四十四隊游兵在外後倣此 天前衝四隊天後衝四隊天衝十六隊風八隊游兵十二隊 游兵不見圖出後倣此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右天前衝 左前天衝 右前天衝 左天前衝 右天後衝 左後天衝 右後天衝 左天後衝

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贊曰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爲陣之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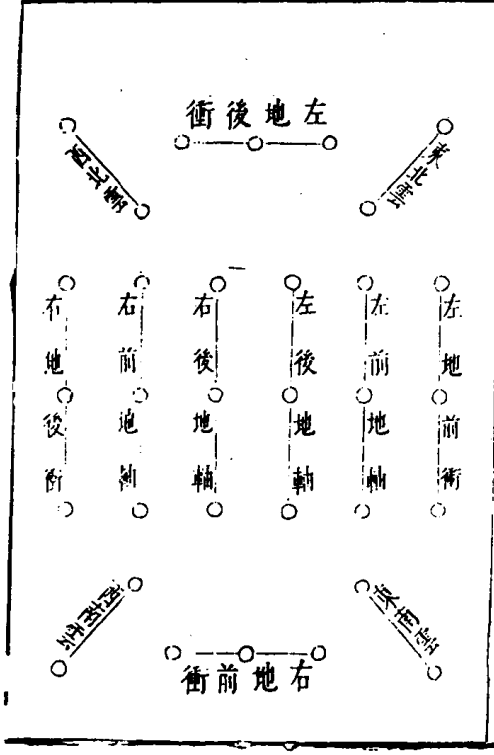
外方內圓疑誤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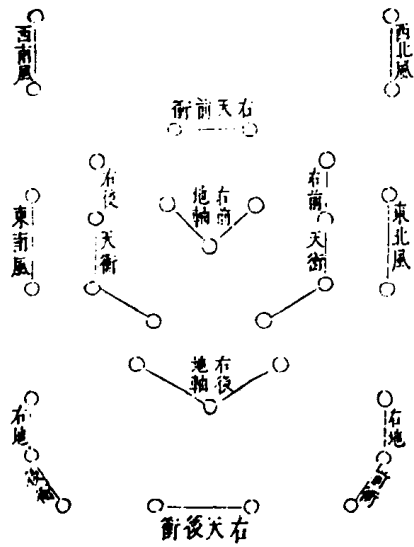
地載陣四十四隊 地後衝六隊地前衝六隊地軸十二隊雲八隊游兵十二隊

左地後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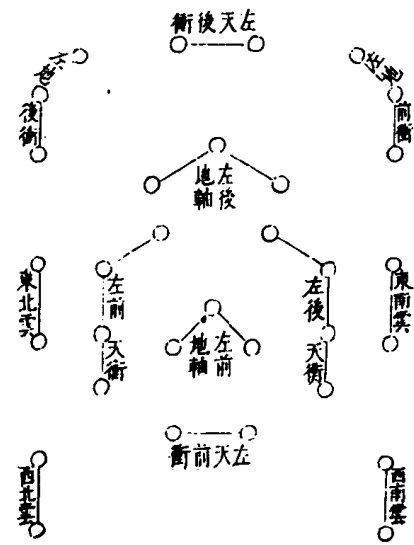
左地前衝 左前地軸 左後地軸 右後地軸 右前地軸 右地後衝

右地前衝

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居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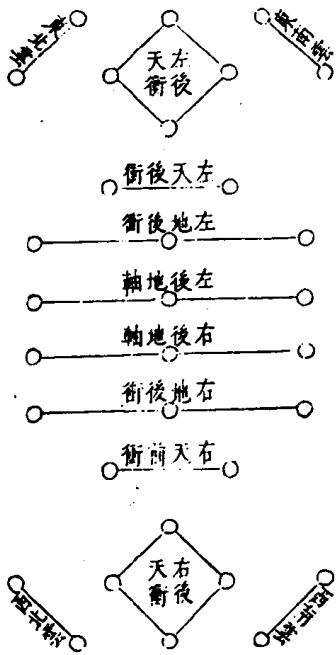
贊曰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主四角冲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

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二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鋭是也

贊曰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撓焉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

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贊曰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

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贊曰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爪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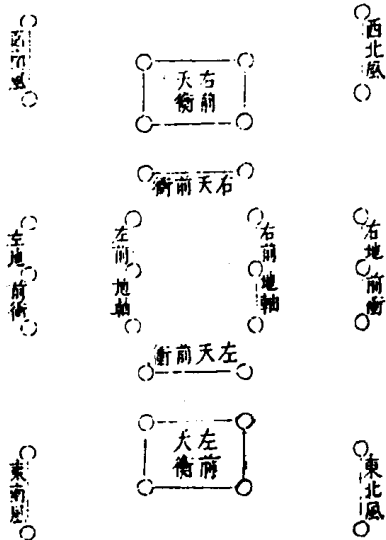
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贊曰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爲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 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

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贊曰鷙鳥將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中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 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

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贊曰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遶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朱子嘗云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似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在畨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八陣變化意亦爲此

八陣創始

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天地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

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二壘一作三軍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

不動一作不布

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嚴從曰昔李興謂推侯兵法不在孫吳若求八陣于孫吳之書則孫吳固無有矣豈知侯之心法固在是乎

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

圓布已下似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于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

八陣眞傳

唐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李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意

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意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閒地此所謂

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

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臣所以區區於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

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

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敎足法兵敎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敎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敎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

者敎正不敎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如陳蔚之類甚衆惟左氏爲知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三者合一乃謂之將非分等級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楊氏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以正出奇不務僥倖也

八陣議論

李昭玘曰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于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

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

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袤綿亘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漫散洽以爲鳥翔回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

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神出鬼沒千變萬化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

范蠡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圓者所以爲奇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救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

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絶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别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乎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陣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者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

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絶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云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

漢與楚戰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郤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於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

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王當曰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蓋方利於正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爲不可犯也圓則於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以爲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內此所以爲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

觀陣圖之用而方在其中

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爲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幹榘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爲利其來久矣圓之爲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䀇圓之爲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强雜弱弱恃其强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强弱相恃

勢不偏敗突出乎先鷹揚兎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其氣益銳則其節益險如鷙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着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叁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爲法禁土爲壇其形皆圓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濶狹與陣相稱奇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內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內或攻在外柰其例也教之爲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五兩卒旅之法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自比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恥自伍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啓行

教之破陣劫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夔州亦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乎八陣在平地其法一也

羅一峯曰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

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爲金形我則爲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爲火形我則爲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爲善也孔明八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卽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卽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爲善也

夔志曰今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之八陣天地取其覆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是已至若風生于地而虎從之雲騰于天而龍從之鳥爲動物必翔于天蛇爲蟄物必蟠于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

慈湖王氏曰先出合戰者爲正兵圓而直曲而銳以象五行或旁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若其變化制勝則在陳之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散而爲八復而爲一故行則爲陣止則爲營矣

四川總志曰八陣取諸八卦欲包并八荒也旌旄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四方之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土實居此也

藍章曰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奇正之變皆出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

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予駐漢中取此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行伍嚴整可觀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一陰一陽

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鬬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於此哉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四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寀諧孟評　戚秉道任可較

篇翰

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古人寄身翰墨見意篇籍若是乎丕之有意於爲文也侯無意爲文而遇事乃有文惟遇事有文故字字句句從性靈肝膽中流出自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非等夫寘搜巧繪之爲工者即此一節侯之才百倍曹丕假令以文相角子桓昆季亦當退三舍況戎事也文多散見他卷中茲存其目而以未經見者錄本卷

梁父吟本卷
前出師表見志又見傳
後出師表見傳
薦呂凱王伉表見南征
自劾表見傳
在祁山表見外紀

廢廖立表 見法簡

徙廖立表 見法簡

彈李平表 見法簡

生時預表 見傳

因病密表 見傳

上言先主遺命 見繼統

上言皇思夫人謚議并合葬 見繼統

上尚書免李平公文 見法簡

上事 本卷

正議 見繼統

與群下教 見傳

又與群下教 見傳

稱姚伷教 見傳

答蔣琬教 見遺命

與李豐教 見法簡

退來敏教 見法簡

誡子 本卷

又誡子 本卷

誡外甥 本卷

告下 本卷

與雲長書 見調御

座上與杜微書 見調御

又答杜微 見傳又見調御

與張裔書 本卷

又與張裔書 見調御

報李平勸受九錫書 見傳又見法簡

稱姜維書 見調御

又稱姜維書 見調御

惜楊顒書 見調御

與孟達稱李嚴書 見法簡

與蔣琬董允言李平書 見法簡

答李恢書 本卷

與張魯書 本卷

與吳主書 本卷

答吳主問士人書 見法簡

與兄瑾言陳震書 見連吳

與兄稱殷往嗣書 本卷

與兄言通道書 本卷

與兄言益兵書 本卷

與兄言閣道書 見外紀

又與書 見外紀

與兄言喬書 見世系

又與兄言喬書 見世系

與兄言瞻書 見世系

爲任恪與陸遜書 見世系

貽孟達書 見法篇

黃陵廟記 本卷

司馬季主墓碑讚 本卷

遠涉帖 本卷

黑水牋 見外紀

軍令 本卷

梁父吟

公孫捷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搏乳虎功可以食田開彊曰吾仗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啣左驂吾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首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不逮又刎頸而死出齊城見三墳有感作此以歎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彊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紀一作理

蔣一葵曰曹操既殺孔融楊脩又送禰衡於荊州假手他人三子皆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殆爲此發

薛宷曰是惜是譏是贊任人領取此中深意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

每見人家不肖子弟以患貧而至于不和以不和而

退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趙時用曰此數語全是聖賢學問張良以下俱未能到乃知孔明事業俊偉繇性地澄徹也

鍾惺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聖賢語英雄口中偶然吐出與之暗合是昭烈天資高處若孔明則原從聖賢學問中磨礪出來故教子亦使從磨礪處入○斯時又見向朗誡其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蜀一時君臣將相咸以善道教子若此

又誡子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致醉無至於亂

卽小宛二章飲酒温克各敬爾儀二語也故知孔明學問原從經術中來

誡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告下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張栻曰觀侯之待李平廖立可見矣

朱輔曰若是先定其人誰輕誰重則相次見其人無往而不應以成見矣曰如秤則胸中不先

蔑其才識一其德文中子曰權義舉而皇極立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

着一意輕者自輕重者自重若無預吾事待其自至而權焉高者下之低者平之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隹事亦錯難以服人如孔明之秤則常平矣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答李恢

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陳仁錫曰所以有淡泊寧靜之訓

都玄穆曰仙佛固儒者所不道然學仙佛者亦須是心口俱淨彼張魯以魔道教民民夷眩惑竊據巴漢以恣其饕餮心先不淨矣而武侯乃姑于其嗜味責之無非以術破術借妖除妖欲使其所謂祭酒鬼卒者聞之而解體耳

與吳主

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與兄瑾

殷往嗣秀才之儁盼者也東吳孤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又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黃陵廟記 節文

黃陵廟在夷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三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屹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

語及僕便有開國字加氣象

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衣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陳繼儒曰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少此亦

臥龍之片鱗也○讀此等文始知子厚尚少蘊藉

陳仁錫曰字字寫黃龍生氣而廟貌與復更不費詞

水經注曰下有灘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廻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

陸游曰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矦皆紹興以來制書也神佐大禹治水有功故廟食于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

范成大曰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云是助禹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司馬季主墓碑讚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章先生理

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覿六度顯明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難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軍令

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止鼓角違令者髡

楊氏曰傳云泰之銳士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

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廿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亦不可以敗此于矛戟旛旗鼓角節制如此故孔明之師所以決不可敗也其文詞亦與二誓相表裡。

武侯全書卷之十四終

蕭民笠爾珍手錄
校 宗青李[illegible]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五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薛寀諸孟評 吳天挺奇男較

世系

諸葛豐字少季瑯琊人季漢丞相亮其裔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寸長尸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

（此人亢直而少智術）

（漢法司隸校尉持節節轉公卿[illegible]臣）

詞旨激烈

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隷者刺舉不法善

此必收豐節之言也

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子胥忠而誅隱公慈而弒叔武弟而殺夫以四子之行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

言益不用而復上書非剛者之智矣

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免爲庶人終於家

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按史記漢書秦二世元年陳涉自立爲將軍使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九月嬰聞涉王即殺彊二年十月嬰還報至涉殺嬰此所謂有功而誅也然細考諸侯王表竟無諸縣侯葛姓者恐不可信

吳書曰諸葛瑾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因謂之諸葛因爲氏此與風俗通所說不同

亮父珪字君貢漢末爲泰山郡丞亮蚤孤從父玄爲袁術權豫章太守亮與弟均因之官會朝廷更拜朱皓出守玄素與荊州牧劉表舊往依之均官至長水校尉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

晧代晧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晧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

諸葛瞻字思遠亮子也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蚤成恐不爲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

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瞻等同獎建統事姜維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敗壽父亦坐被髡又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二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年三十七時長子尚從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死衆皆離散艾遂長驅至成都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孫盛曰孔明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宜乎世濟其忠也

徐元黨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郎姜維尚爾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忍然不得漢以爲子而得漢以爲孫終是社稷爲重也

天使以此六七人者奉北地王帥拔刀斬石之士又會使其能趙斜谷散武于而況禁之以委雜著遺[illegible]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語盎本之武侯云

蜀之亡也關氏一門殲于龐賊之手外更得八人焉北地王諶諸葛亮子瞻瞻子尚張飛孫遵趙雲子廣傅肜子僉李恢姪球皆所謂不愧其先者也若黄權之降魏已久矣權子崇可以無死而主于必死殆更烈于諸人也亦劉葛君臣推誠相與有以感之耶

瞻次子京字行宗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晉泰始中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羅憲從晉武晏于華林園詔問蜀之舊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十人而京亦與焉郎皆叙用咸顯于世

可爲諫世去法摩乃祖豐[illegible]

諸葛瑾字子瑜爲吳大將軍其爲人有容貌思度吳朝服其弘量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輒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其救解殷模朱治類如此初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先主東伐吳吳主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

諸葛瑾之[illegible]天下之公也使漢主與吳解仇與好魏氏其[illegible]

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

觀孫權君臣之間[illegible]

諷相規譏則不行屑以託傍者深意也

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時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

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輙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及從弟誕又顯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何至爾）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愼如此與子恪俱崇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

王志堅曰先主伐吳諸葛瑾遺牋云云按子瑜使蜀與弟亮無私覿其避嫌如此至於冒大嫌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耳惜乎先主之不悟也或曰子瑜言之孔明不言何歟曰古人告君其道多端當時忠言至計不爲人所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爲眞不言乎

恪之敗陸遜亦知之瑾與張承亦知之

元遜有識有膽有力所謂英才與趙括輩倫匹也

瑾長子恪字元遜少有才名權深器異之令守節

度掌軍計叔父亮聞而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外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即父瑾亦常嫌恪謂非保家之主每用憂戚吳丹揚山險民多果勁雖已得外縣平民其餘深遠白首林莽覩隙爲寇警至鳥竄莫能禽盡恪自求爲官出之謂三年間可得甲士四萬衆皆以恪討爲難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爲丹揚守使行其策恪至丹揚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

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畧無所犯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復厚慰撫之敕下不得拘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爲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及權病革恪受遺輔政少主亮立以恪爲太傅恪乃

命罷視聽息較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遂修東興隄魏人擊之恪與戰於徐塘魏人大敗益有輕敵之心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張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

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乎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新城之役失衆庶望孫峻因構恪于吳主誣恪三族後孫綝伏誅吳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改葬恪朝臣有乞爲恪立碑者

瑾次子喬字伯松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

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爲己適子故易其字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又曰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

攀還復爲瑾後。

霍峻子弋字紹先丞相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名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非屬托者宜以此爲法）

諸葛誕字公休瑯琊陽都人諸葛豐後也與夏侯玄齊名爲吏部郎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及爲揚州都督起兵討司馬昭傾帑

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司馬昭遣賈充至壽春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

（即云魏得其狗謂亦守家吠盜之狗也）

（惟此等處犬吠忠義以媚權門千古可痛恨耳）

與文欽同救誕不克而還魏甘露二年二月司馬昭拔壽春殺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以至于盡時人比之田橫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

王世貞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鈞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

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即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鎭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即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受遺則亦受遺孔明伐魏則亦伐

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胡伉孫弘；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朱異孫綝，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于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頓兵堅城，以疲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容，元遜諫；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遜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

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孫峻孫綝，能不寃哉。

王士騄曰：尋元遜之初輔政，其聲望赫然，每出，百姓延頸思見其貌。而淮南之役，覆魏之全師而取之，中原大震。其後雖不利，亦不至掩前勝也。何三月之間而頓失人心，以至覆宗僇身，爲世口實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構之少主，未必皆實錄也。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哉。元遜滅于吳，而仲弟喬有後于蜀；公休滅于魏，而少子靚有後于吳，其子復顯于晉；思遠與子尚俱殉節，而季京仕晉爲郎。天之巧于全賢者後若此。

方孝孺曰：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

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篡國弒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陳繼儒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孔明祁山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异。予謂三葛，亮爲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武侯全書卷之十五終

萬氏銓爾珍手錄
張文茂運開督刋

亮雨以歲王侍後王共夢周公宜矣破斧缺斨悲而後已勞矣哉

古今人皆如此

人自知困難務之所以不可及也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六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寀諸孟評　薛邦珍淮璧較

外紀

蔡山在雅州城東五里，武侯征西南夷經此，而夢見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立文憲王廟，復勅境內俱祀周公。軍事據宮三首記，又見上南志

吳審度曰，孔明之夢周公，猶孔聖之夢周公，亦星殁營斯，不復夢矣。廣輿記謂周公以陰兵助

殊覺蛇足。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殁後不見其比。殷芸小說

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抱朴子

議事堂在新野學內，世傳昭烈與徐庶議訪諸葛

英雄不得志亦頗殺

劉琦字皆而名曰小

亮在此堂也。林古志

先主寓荆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述異錄

劉琦臺在襄陽府治東，即劉表子琦與諸葛亮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廣輿記

漢郪縣，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亮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是會軍堂山，即此地。蜀廣記

會軍山在潼川州中江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先主

入蜀，遣亮與張飛畧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師，因名會軍山。一統志

習民筋力

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出師，籌畫於此，山水鼓秀，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九州通志

來陽縣侯計山，一名侯憩山，上有七十峰，諸葛孔明嘗憩此，籌計兵事。九州通志

武侯以蜀脞脆，故令隣邑朔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侯之征繇，又每及上春，以蠱一本作蠹為名，因定日而有所趨之。陳鄰唐昌草市記

涪陵山險水灘、人性戇勇、多獽蜑之民、縣邑阿黨、鬭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華陽國志

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餘、漢永平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諸葛孔明以大劍至此有隘束之稱、乃立劍門縣、復于閣道、置尉以守之、常璩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晉書李特入蜀、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輿地廣記

西絕涪水、有山曰栢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湄川毛讓記略

吳君山、一名鐵櫃山、橫亘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壓衆山、俯臨長江、屹立如櫃、相傳武侯屯兵于此舊城猶存、舊經

龍透關、在瀘州南七里、世傳為諸葛公所立、其南七十里江安縣、有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為寨、一統志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於此、置烽火、潼州府志

諸葛亮南征、于叙州宜賓縣、置郁鄢戍、後改為郁鄢縣、寰宇記

滇蠻者、十年前、大理馬至横山、此蠻亦附以來、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公戍兵、出桂海虞衡志

老人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亮遷羣獠于山下、故名、圖經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蜀費禕使吳、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名萬里橋、一統志

先主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京即今京口也

定軍山、在沔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跡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俱九州通志

國朝顧東橋云、凡兩經其地、初視其匣色淡紅。

後則鮮明若更新殆不可曉。
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又云在武功縣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於此 西川廣記
梓潼縣西南二十里葛山又名臥龍相傳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蟲勢惡自臥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在此山之景福院 葛山志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亮出師處三交城在寶鷄縣西四十里魏

司馬懿與亮相拒於此築城符秦武都郡治此石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亮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宋蘇軾詩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蓋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涪者至此已出山奔河於此見渭河故也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人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據箕谷即此
與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與勢山以此名
陳倉城在寶鷄縣東二十里有二城相連上城秦文公築下城魏將郝昭築亮出兵攻圍二十餘日無利乃引去 以上鳳翔府志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赤魏司馬懿伐蜀漢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兵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赤阪即此 古志林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孔明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玩又有思討臺在鳳縣南亮嘗

籌畫於此陳倉道在沔縣東北二十里縣百丈坡入山今荒塞亮出散關圍陳倉曹操自陳倉出散關即此 漢中府志
瀘州漢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亮出屯江陽是也
諸葛壘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大和中諸葛公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周武侯率

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岈二岈有萬餘家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丘墟信爲殷矣卽此（俱古志林）

木門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中飛矢死（鞏昌府志）

蜀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烏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災祥志）

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遠西北郭羌夷入寇諸葛亮于此平之（古志林）

漢陽山在慶符縣北八十里漢武帝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本志）

熊耳水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卽熊耳峽東古道也（寰宇記）

邛州沉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九州記）

瀘州賨山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卽無害故諸葛亮云五月渡瀘也（通志）（一渡瀘也而所傳不同今並存之以存疑）

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夏渡爲難（益州記）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又水東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築所謂五月渡瀘卽此（一統志）

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一統志）

南溪縣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通志）

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以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也（本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尉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步相傳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石牀存焉懸粟一握以秣馬化爲石粟至今神之（一統志）

在平茶洞長官司

紅崖山在永寧州慕役司懸崖壁立萬仞山半有洞深數十丈相傳諸葛武侯駐兵之所貴州志

諸葛營在定海縣西二十里亮討南中過犂州於日直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尚存楚雄府志

東山在府城東十里林木蒼翠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姚安軍民府志

姚安軍民府城東有孔明壘武侯開路時屯兵于此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此一統志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公嘗駐兵於此順慶府志

諸葛寨在龍里孔明寨司

雲南宜良縣小石嶺諸葛營孔明治兵處俱通志

小相公嶺在卭都南四十里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越巂衛志

卧龍山一在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孔明征孟獲宿此本志

滎經縣相公嶺者以諸葛丞相征蠻所經也滎經水北流入擒孟渡即丞相七擒孟獲之地本志

擒一作渡

孟山在雅州滎經縣東二十里前臨大江諸葛公擒孟獲處下有七縱橋又有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孟獲所築本志

奴諾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憩軍之所蓋以奴諾川爲名也越巂衛志

大理府趙州諸葛城武侯南征時築大理志

黎州城外三里有武侯城爲侯所築濠塹故壘存又有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銕柱在越州白崖城武侯擒孟獲立柱紀功於此

耒陽有孔明石碑孔明斬雍闓擒孟獲經耒陽立石以記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卧其側山川記異

侯豈與人爭身後名此雷意示辯乾坤正氣不肯讓英雄次第也

史萬歲征寧南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先令左

右倒其碑後迺進軍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遂勒石頌德（隋書）

萬勝岡在雅州西本志云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于上爲龍觀亭今爲龍觀寺

滇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步詔其六曰蒙巂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者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

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滇載記）

蜀漢時牂牁帥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涇灘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灑相傳武侯誓蠻之地此唐涇南縣所爲設也（寰宇記）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亮樹旗於此以誓蠻人故名（一統志）

九隆山在永昌軍民府城南山有九嶺九隆兄弟遺種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述異錄）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戶者輒禍（述異錄）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

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述異錄）

國朝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鏟生鐵錮之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陳訶之往尋龍脉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中允黃輝述）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此渡瀘幾時勾當作事眞有神

耶。述異錄

諸葛營在宜艮縣南小石嶺亮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有故諸葛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 述異錄

故壘山又二十里即劍門關棧閣相望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 通志

赤崖在府城西孔明嘗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

王士騏曰二條見水經近補入尺牘中僅載二語

隋時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内造七星三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 高僧傳

諸葛井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秖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鷄聲 方輿勝覽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 異苑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内有古井井内有

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以爲其井有龍也 杜光庭錄異記

郡有義泉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泉入城後夔守亡藝以權水取錢至宋待制王龜齡罷之 夔州府志

長寧縣淯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記勝云淯井脉有二一自對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亂

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屛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鹹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聞於官井遂為漢有（蜀廣記）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紀異）

宮圖

灌縣都安堰水旱從人世號陸海丞相亮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發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水經注）

續

朱提山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諸葛亮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南中八郡志）

修甲兵

蒲亭縣有銕山諸葛亮取為刀器因封宇文度為銕山侯蒲亭即今井研縣也（地圖）

謂一作調

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頊事）

薛宗曰鄧鳴和嘗為予言此弩之可用云嘗製以留武昌要亦軍中之一事也

諸葛公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至元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元以刀

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頭服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別傳）

諸葛公教云勅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又教云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蜀廣記）

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

事物紀原云蜀相亮造木牛流馬以運餉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也蓋有江州縣蓋亮創始于此者宜則木牛

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刀劍錄

太祖賜孝武以諸葛亮滿袖鎧鐵帽○御仗有諸葛公褊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孝規 宋書沈約

梁將王琳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神僧傳

木牛流馬

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於景谷縣西南二十

五里白馬山推已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頭、一作頭一叉作脛俱非 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一作頸 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一作互 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 駕牛具在腹 攝者為牛鞦軸 左右 兩總鞅 一作軸 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

流馬之製自數肋至耳未知果否

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 引衣也 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杜氏通典遂

雲貴人相傳諸葛公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黃氏具麪頃之麪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

制爲木牛流馬。

北堂書鈔云蒲元爲諸葛公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運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輙推意作一木牛兼擀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糧也

井研縣中有掘地者得一釜鐵色光瑩將來造飯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共舉于縣中令君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爲二中乃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鍋

四字又麻城毛柱史鳳韶爲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異哉 丹鉛錄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 威清衛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

一作鼓而爲鼓未的

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本志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爲寶器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頊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爲靈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云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上南志

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遂有四獸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細色澤如瓜皮

重三十餘斤縣于水上用栖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錞于鼓游梁雜記云諸葛鼓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水上擊之其聲更巨 登部

談資

銅鼓旁範八卦及四蟾蜍狀似覆盤懸而擊之下映以水其聲非鍾非鼓都掌夷所寶相傳爲諸葛

亮鑄者直數十鎰次者數鎰 戎州志

馬湖之夷歲暮百十爲群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爲樂其所儲蓄弗盡弗已謂之諸葛窮夷法

建武千戶所春秋奬侯故地漢爲西南夷部叛服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埋鎮諸山稍就帖服 邊防記

武岡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武侯鷄鳴枕也 述異

此不可信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衆各輿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州人云即其後也 述異錄

諸葛公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成都出羽扇揃雜鳥毛爲之蓋其遺制也 廣記

諸葛公軍令云軍中之所需全籍於錦 廣記

三國志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雲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又漢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總是婦人以巾上覆髮者然雲籠之說更有意義 清夜叢談

諸葛公教云計一歲運用蓬旅箄千萬具 蜀廣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蕁萊甚美武侯所鑿 李膺記

諸葛菜小物亦留用心

諸葛公所止必令兵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也葉稍舒可煮食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也棄去不足惜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也冬有根可斸食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 劉禹錫嘉話錄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爲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繇此爲饅頭 事物紀原

劉先主時都護李嚴大城江州週迴十六里欲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爲洲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不許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

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按治西十里佛圖關左右頹巴峽二江是李正平砍鑿處斧跡猶存今府城爲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或曰象龜首乃向塗山（常道將輯重慶府志）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爲諸葛公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帶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謂之帶天孝余嘗以重午登南城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沅水續談）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爲諸葛制服也（沅水續談）

諸葛城一在沂州即孔明故里（廣輿記）

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李興密之子一名安（蜀記）

臥龍岡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竭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舊爲祠以奉之唐李白詩亦符起顏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元至大中建書院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本朝亦有碑又南陽縣東北博望鎮南隱山頂上亦有孔明廟（南陽志）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孔明嘗隱居於此後人因建廟祀之元改爲書院一曰府西伏龍山

宅西有避暑臺因昭烈三顧亮有三顧門唐封武靈王賜廟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以上襄陽府志）

襄陽郡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面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瑟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襄陽記）

諸葛宅在石鼓山漢昭烈牧荆州將亮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又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亮嘗駐兵於此因名（衡州府志）

華陽有孔明讀書臺、公相蜀時、築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爲乘煙觀、衡州府志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宮、本此、洪武初、合廟祀之、成都府志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夾即武侯祠、能改齋漫錄

何乃爲尙 尚史臣斷 也宜去後

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諸葛丞相、關張兩侯、丞相子瞻、俱合爲一祠也、欒史

主而祀尙 後主不如 嘯也何專 尚此時猶 可無死

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方輿勝覽

孔明說[illegible] 繼漢室後 主且不祀 於成都立 廟乃易代 而後始建 之之何謂 存之惟責

武侯廟、一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煙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景耀六年春、詔爲廟于沔陽、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

惟知其仰 矣何耳

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井火示典 廢於漢季 廟栢枯死 副于與代 火著其兆 栢呈花瑞

成都先主廟側、有武侯祠、前有栢樹、夸柯鉅圍、蟠固凌拔、杜甫嘗有歌、段文昌有文記其事、勒諸石、唐末漸枯悴、歷王孟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餘並存、夭矯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孔明之在 漢木爲劉 氏興亡繼 絕亦不枉

益州諸葛廟中大栢、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其葉以作藥、味甚甘香、異常栢也、本草

唐有節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以爲手板、書於圖志、非誣至今、則此栢十倍於甘棠矣、蜀廣記

身非所故 其廟何亦 寧可以爲 藥劑不可 以爲手板

諸葛武侯祠、舊在夔州西山、歲久摧圮、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三山林栗

詩序

武侯廟、在八陣圖之臥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也、有堂曰開濟堂、何耆仲開濟堂小記云、堂閱歲久、垂壓矣、淳熙彊圉作噩、濆山何耆仲假守、舉而新之、

因訪善本重肖侯像摘老杜兩朝開濟老臣心之句以宇堂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方輿勝覽

卧龍山一在叙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有泉極清冷名觀音泉又有武侯塔在府之長寧縣治東侯所建以誓蠻者一統志

夔府卧龍寺有諸葛孔明畫像宋張震立祠時物也夔州志

劒門關在劒州北境大劒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東之路亮因立爲劒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即此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亦有祠保寧府志

彬所遇之時不同固應有此語使當陣率不避與子能並驅爭先敗呈虎武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推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死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蜀古蹟記

五丈原有落星村即長星墜營處上有諸葛祠元時建一統志

其實鄧艾未嘗有功于蜀民也何爲祀之

龍州武侯廟在宣尉司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於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一統志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者碁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邵水在府城北源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流至此合濱水又府城東南二里有孔明廟武岡州治西亦有廟宋淳祐間建寶慶府志

大相公嶺在滎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公征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古城在滎經縣西五里亮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雅州

武侯城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亮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即擒孟獲之地司城北五里有武侯廟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牓

曰天威廟。林古志

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誡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賚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辛怡顯雲南錄

武侯廟在府城南隅、又有寨在長官司西。黎平府志

瀘州寶山之瀘峰、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于廟前。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徼猶知問舊碑。一云、戎州亦有孔明廟、夷人拜亦如之。通志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公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其東東獄堰內一土墩、週迴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没、俗謂之武侯旗臺。金齒軍民司志

雲南臨安府、有諸葛公祠、因亮征南中、威信所加、蠻皆心服、爲立祠。林古志

明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薛　寀諸孟評　丁鴻俊叡之較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書法

問孔明出處朱子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附性理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番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 發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

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

葢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發明

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書法

劉備孫權分荆州

劉備遣兵擊巴賨破之

劉備進兵漢中

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操引還

備遂取漢中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簒立吳割據

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

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

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書法

漢中王即皇帝位

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

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

也 書法

三代之前海内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

合萬國而君之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

帥能帥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

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

是正閏之論興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

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

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

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爲正統

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

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

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

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

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

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

昭烈世不能尊漢討賊耳非在跡道

溫公自以司馬孚之後謂魏禪於晉故力扶魏抑漢非因陳壽也

尚作曲庇溫公辭

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通鑑附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之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冑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位漢祚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爲矛盾特通鑑自謂姑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

自司馬光至三國七百餘年尚不能詳其主之世數而[illegible]與[illegible]去中山靖王絕三百餘年故皆未[illegible]逝三口一

嗣

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修五代史載南唐世家李昇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昇少孤楊行密養以爲子又乞與徐溫因冒姓徐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吳王恪之後蓋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代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逕絕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冑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冑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又況張松之說劉璋亦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又曰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亦爲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爲漢裔顯顯

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於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臣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氏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發明

立宗廟袷祭高皇帝以下

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

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繼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發明

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後主建興元年

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至書見諸葛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涪城也書據領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唯其正而已矣○自武宣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書受遺詔六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不與焉 書法

立皇后張氏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縯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 書法

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

淸、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凛凛猶有生意、義聲充滿于天地之間矣、發明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爲之、書敗績矣、復書貶亮、其不爲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

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書法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切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發明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築漢樂二城、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書魏以寇、尊漢也、書法

綱目凡諸侯之於王室、夷狄之於中國、僭僞之於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擧、反以入寇

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固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發明

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

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勁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歎哉（發明）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

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爲足食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矣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書法）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益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爲言繇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發明）

薛寀曰用于世而無其時孔明也不用于世而有其志者朱元晦也元晦豈爲西蜀吐氣哉明西蜀之弱而始終不挫于魏非比南宋之抑抑

人後耳借武侯之酒杯澆南渡之磈磊元晦之
志亦可哀已

異同

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
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
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
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
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
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無可疑處　謹辨于後

三疏皆是　駁人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
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
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
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
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
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
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
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致弊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於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其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

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

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繇西城伐蜀值霖雨
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
言宣帝既率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
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
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
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
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
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
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

皆虛

其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
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
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
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
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
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
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
人相賀乎

其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
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
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
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

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
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
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
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
大尅此信之繇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
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繇
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

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因說備、備緐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

至是、亦良爲可怪、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

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緐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

傳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

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

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魏畧曰亮圍陳倉將軍郝昭守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胡三省難曰昭非武侯敵也客主之勢異故能相拒二十餘日耳且相拒者纔二十餘日救至而武侯退昭何奇之有哉然而昭之膽已破力已竭不久而昭死死之日且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昭之力量已了然矣魏人幸武侯之退故歷叙昭禦敵之能而誇眩之不足信也

陳壽國志劉後主傳云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劉知幾難曰按國志稱黃氣見於秭歸群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且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又稱先主以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使許慈胡潛孟光來敏並掌舊文斯則典較無闕屬辭有所矣不置史官得無自相刺繆乎蓋繇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

谷道發病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王士騏曰郭沖五事未必盡非松之五難未必盡是然不妨並列互相發明孝尼所述欲相崇重適以卑之至如魏畧等書舞詞弄札助桀爲虐高下在心斯誠載筆宄人記言姦賊不有駁評難彎曲筆聊引數則合吾衷郭名曰異同庶南董有知鑒茲辨議亦自安心于地下耳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輯

明　薛　寀諧孟評　張　玫文玉較

附錄評論

或問袁暐曰諸葛亮何如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

姓之心忻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〇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〇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

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〇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〇曰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暐曰亮持本者其於應變則非所長

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禮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文中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到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

人問程子曰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

也只是粗底禮樂○陳龍川曰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爲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與禮樂也○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與師制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程子曰臣賢于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

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胡寅曰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

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〇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聖孔子聖而窮皆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徒不息而况下乎昫孔明何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孟德界平中土雖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仲謀中年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窮觀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

〇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使曹操而聞孔明事㓜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亮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無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〇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〇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

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〇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〇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肯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

此朱子說高一等人讀書法

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耳○或曰孔明先主俱留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踈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朱子每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者出師表其一也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

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害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義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陳龍川曰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

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

戴少望曰有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豪傑之才有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義之節三者人之所難全全之者其惟孔明乎東都之季羣雄角力曹操假借共主號令諸侯孫氏藉基父兄割據江左先主從奔敗之餘起亮於草廬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攻兵因權畧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拔散當强敵處僻陋啓雄圖三

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巳非有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巳任以生民塗炭爲巳責南擒孟獲不誅志在綏蠻夷也西拔祁山不賀志在混寰區也至於爲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雖被罪罰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巳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金石大義感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閒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義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季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而無是心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敎能强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號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

朱黼曰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何足以盡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巳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二國不以爲閒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放之復之天下不以爲

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取劉璋後世不以爲貪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絶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汚其身乎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潛室陳氏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與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世殊絶之人物則一文

成身仕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唐而心在復唐祚人莫能測卒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于末造文正佐宋于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青天白日遇時雖異易地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唐子可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愼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有何補哉又觀先主臨終

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又觀孟光問郤正以太子之爲人正以虔恭仁恕答光曰如君言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繇是觀之孔明之重申韓審矣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畧智調不足耳

方孝孺曰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

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司馬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

之爲相歟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戲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蔡清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

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況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王世貞曰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

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强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旣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難矣凡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時事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荊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鎭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

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卽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旣劉璋徵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稿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顚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故曰蘇子不讀書又不攷其時事蘇子又曰曹操旣死子丕代立當操之臨終召

丕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愚以為蘇子益不特書生而已一妄庸人囈語也夫自古捐金而間者豈唯漢高秦始之于趙魏亦有之矣夫秦之間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太山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客車相錯而無禁高祖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客亦

不絶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為間今魏蜀之使不通而關譏若戟門誰為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交誰為之通間且夫丕嗣之三月而篡漢篡之踰月而召植而囚之若孤豚又其大臣皆曹氏之心腹也夫間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守義而責其所當得之荆蜀廢義而言其必不可乘之間抑何前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庸人囈語也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畧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鍾而求售其巧者皆攞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

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王世貞曰是非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楳楝欂櫨必構夫楩柟豫杞之良者充焉斵而小之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

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觸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史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桀驁焉而死于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忠恢之李嚴浮誕之馬謖偏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之矣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之矣

有乎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之矣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靜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餼餉營官室其所典制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鬧一世哉

無名氏曰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荊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荊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荊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獨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況如樊英輩者乎

○昔劉豫州奔走四方親經百戰髀肉消訖身無

所建乃得公於三顧定策於片言遂能掩蜀跨荊鼎分三國此則天命所契全賴人謀而成矣若乃出師未捷魂魄先歸志大烈微議者同惜嘗窺舊史竊評往事益恨公晚生八九年早死二十載使袁紹未破而公已用則孟德必無成功若曹爽已誅而公未死則仲達豈容得志嗟乎終軍皆蚤達公乃晚遇曹既享壽公乃三十年豈將畧之非長繇漢祚之不競也此則天命所歸非人謀之不足明矣觀公始終之節稽天人之際漢則可憫公何

憾焉○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受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玆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譖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鍾惺曰蜀漢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着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漢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吳爭之釁曹公不得有

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先主於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於琮而獨忍於璋也○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荆州益州結好於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巳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胷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

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據以法家少之耳

張璋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剉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嬴財以負知遇略擅千古而不以先人勲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眞到底謹慎人也夫曹馬之才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薛寀曰孔明久爲修士所歸英人所憚何容復贊即其所自述澹泊寧靜固巳神明欲生集思廣益不啻笑言啞啞矣寀所獨賞尤在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四語夫自尊而卑人此后虢所以敗而孔明置身四達與衆共評不亦善乎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十九

王士騏鳳雛編　吳審度仲法定

明　薛寀諧孟評　薛治均可較

附錄　詩賦

五言古詩

隆中　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八陣磧　蘇軾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日英雄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蘇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疋素乘高望遺蹟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唯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謁諸葛廟　喻汝勵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釋來從所歡感亂亦歔欷洛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恥首入吳市秋風恐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衡飈清義動幽遂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點堦砌饑鼯墮蒼瓦澹薄公所憩靜然相英姿孤懷亦差慰

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揭來鎮西蜀夔門覩疊

此公猶以杜元凱待諸葛也

石進涉彌年鎮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爲谷灘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塹故令兩處存千載必一得

金齒武侯廟　揭傒斯

炎精厭東都臥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三用阻況在兵力彊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大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千萬師聲威搖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

爲我酹一觴

七言古詩

是詩史

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首從逆賊

武侯祠　陳薦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姦豪拔劍將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韜稜晦角陰皆爲高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强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欲聞元直語三往尋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電爲勵士卒獰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渚翼載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羣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併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化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成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仗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眞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虜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

祠陰蛟龍松影亂禪殘蚪蚪蘚淚淚

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烟頭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兔穴壞壁饑鴟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殿尹石苔蘚斕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晬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槩灑淚踟躕成此詩

觀八陣圖有感　李典宗

江從岷來觸瞿塘夏潦潰裂怒勢張霜溝水落洲渚露纍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疎密方營周

匪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
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愁風令嚴部伍寂如
水出没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寫番古法
艮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玄旨小兒
元子强多知常山蛇勢吾能窺灞上枋頭眞絕倒
空使亂髯論握奇斲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緘
骨髓奈何螟蝗生蝮蠍炎劉已灰吹不起天教三
馬食一槽老馬蹄躝暫咆哮渭陽巾幗勢將蹶犬
星夜隕西軍號嗚呼興廢盡天意中原腥羶今六

紀胡雛骨肉正相殘欲拯塗炭嗟誰使大官酣燕
芻豢餘小官跼蹐塵埃裏舉目厭厭九泉人誰訪
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畧機莫投而今投機欠良籌
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謳

陪安撫登八陣臺觀武侯像　張縯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累石紛
成行此地臥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
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
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
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符下睨皇州
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靳豐功被寰宇高城
置酒共臨眺往事興懷增歎憮巍然王佐三代前
信矣名言照千古

夔州歌　杜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
愁破雲日如火炎天凉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

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
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
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
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
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勢已驚
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
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五言律詩

猶嫌不盡雖然下句荒落可見

山谷扶桑象川流入妙旨高不可測也

觀八陣圖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畧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何景明

風日高原暮松篁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甫為誰吟

五言排律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欲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籌筆驛　杜牧之

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子夜星纔落鴻都事便移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

寒好

功成豈止三分漢才大非小十將玉

廟柏詩　李義山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為問昭融

襄陽隆中四十四韻　黃輝

斬蛟寒浦外何處臥龍岑亂世燕齊事高人管樂心隆中山故闕漢上月偏沉魚水應奇會蝸廬耐數尋乾坤交顧盼雷雨動蕭森感激輕强弱營綜

妙古今鷹揚師盡躍虎視敵全痡王畧無偏正天威有縱擒雄圖文武集密計鬼神臨糾合忘殘局艱難失斷金屯田判不退按堵了無侵風逆迴旗影星疏冷劍鐔木牛機稍洩巾幗辱猶任夕壘揮戈氣秋原別主忱三分寧夙晝二表自餘音宇宙綸巾老山河陣蘚沉荊梁寒色迥宛洛亂流深岩色還遺井松聲豈故林短茅存露構奇劍引霜碪寂寞軍前淚虛無世外琴筆籌空簡策羽扇奈氛祲執御甘相屬治書苦欲禁水流深感歲雲出訶

為霖撫稻思圭里看桃愴蕩陰英雄俱往跡歎息
此彌襟想像躬耕罷歸來抱膝吟

七言律詩

武侯祠　杜甫

一通崇異代三顧雄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
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
定失蕭曹運移國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艸自

千年遺下此留一字

三淚使人意傷

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
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爲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爲至

武侯廟　竇叔向

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
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
沙尚啓行歸蜀降吳竟何事爲陵爲谷任蒼蒼

結太牽合

籌筆驛　羅隱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
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

蓋盡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傷驛流

臥龍草廬　黃輝

滿地干戈自草廬一犂烟雨晚山疎誰教荊益分
前箸遂有風雲入後車偶爾遭逢成報主不然蹤
跡竟逃虛君看沃野桑田意猶足長吟抱膝初

武侯祠二首　黃輝

丞相崇陰此地偏幾人揮淚定軍前千秋信史猶
生氣數尺寒碑自暝烟棧閣驚殘流馬路干戈愁
絕臥龍年山巔遺鏃還堪拾冷落兵書若个邊

拜表朝行夕漢川千羣貔虎盡屯田祁山細雨蔓
菁地沔水微風羽扇天巾幗生看曹馬盡陣圖窯
付鬼神傳艱難誰復吟梁甫悵望東陲滿燧烟

七言排律

臥龍武侯廟觀音泉　朱煥

野性從來物外便瘦笻拄到臥龍巔下臨斗絕疑
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遠遠峯巒猶帶雪蒼蒼竹
柏幾經年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休
泥遺綸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真田淵源瑩潔惟方

寸。世界收藏幾大千。

五言絕句

八陣圖　桓溫

訪古識其眞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郵下南山石。

有爲八陣詩云八陣功高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蓋歎八陣木牛流馬法不傳也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在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第三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四句則傷其已死

八陣圖　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吳。

東坡云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呑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薛宋曰始終仇吳者先主也始終親吳者孔明也孔明一生失着畢竟在此東坡先生眞正說夢耳。

諸葛武侯　王十朋

臥龍起南陽不爲蜀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七言絕句

孔明廟柏詩　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臥龍

蜀相像　方孝孺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蘄英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賦

八陣圖賦　元楊維禎

天下有英雄豪傑有謂伏

退哉邈乎。營聚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强猘狺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衡地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

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砅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礔礰。使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磈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幗之受嗤。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韜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

權于八陣不在孫吳

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欻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俺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甫兮，釃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沙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袤。扃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

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榜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廻波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横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髳以帶甲，率庸盧而習戎。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今古長嗟。歎餘風兮莫覯，幸故址兮重過。側身西望，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荊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横。烟磧下

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

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甚而將翔南瞻祠廟巍兮敞宏松柏蔭戸丹青閟宮羌戎禮像而崩角士民釃酒而獻衷然而垣冑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三顧之後受遺之餘誓殲蟊螣以報水魚思中興之偉烈耻偏安於一隅業已折司馬之牙角涉魏氏之郊墟何遂違其厥志竟勿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赤星投營蜀帋巷哭瀘水之歸露布盈幅祁山之出彿謳入谷何先後之頓殊遭漢家之百六

嗟哉天道高不可摩既促公算難揮魯戈矢鞠躬兮躬殞縱貞忠其若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耶獨行歌歌曰溯風起兮瀘水寒扣檝中流兮懐昔賢遇非其時兮良獨艱嗟嗟遇非其時兮良獨艱

武侯全書卷之十九終

萬氏鐙爾珍
朱景春

諸葛忠武侯全書卷之二十

王士騏鳳雛編　吳睿度仲法定
明
薛寀諧孟訂　胡夏器加玉較

附錄雜文

碑碣

代劉鎮南諸葛故宅表閭碣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

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寳釋臥龍于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巳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時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竒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

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爽哲
反玷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
過許繇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鄭教美于魯
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久誰能不殁貴有遺格惟
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高帝歸魂于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
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元直心與玄德神交洎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于是翼扶劉
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于荒外
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謂遐脆勵
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繇僻陋而
啓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
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
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于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于
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
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
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
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
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
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
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

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于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敵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揚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寇亂餘孽罷畊未息污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召相國臨淮公懸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度謬以

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擔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閉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智天遏吁嗟乎立成受罰論間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騈邑斯奪孫是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碑

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孫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于亡命行旅之間天賛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某字某身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冀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

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縣是身爲先主所起討爲
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
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巳封梁益之人爲巳
蓄曹操不敢以兵强驟進孫權不敢以境澗妄動
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
家之事大録于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
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
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
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

流言苟非誠信結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則莫能至
是公復總戎仗律無蔵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
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
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
人之力巳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謂矣故
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狄
野祀町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
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
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

衆不爲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
及鄧艾揚聲于前鍾會躡跡于後滅蜀三十萬戶
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
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
侯常存隱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
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
也舉其大畧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
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
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

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
年忠蓋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
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
必縣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藪澤其可得
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
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
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
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
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貴于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
勇有異者飛突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
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畧地氣
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
興王之氣既得武侯虓虎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
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顧拱木皆枯尚餘
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消獻燼矣武侯獨

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
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淵抑非智不周天
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
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
驅馳死備志耶繇是觀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
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
無我枝者是於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兵抑
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圉
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掎取耶是井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厰武侯其不愛劉愈明
白其美維何力焉龔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
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其
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
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于民如此而久也
獨謂武侯之治北於燕與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
矣

記

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
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晉宇南陽堅臥
待主三顧稍晚群雄粗定必也籌掃是資鼎立變
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
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
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洛冀出乎
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
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
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

付託士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衆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顛隮其原夫民覗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

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駈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覩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

重修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卽其地建祠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廣而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於朝賜名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祠雖幸存日就頹毀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謁而周覗祠宇蕭然不蔽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以八月二十

八日告祠既落其成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因請予記以維持之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秦極矣漢興學者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敢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

汀左諸臣曦若主士專積臣隙說天命轉客其雖然色

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侯奮厲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

侯之功業由於尼得明自當尺而下能與與先乎此

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若正倫者誠所謂尚德者哉正倫廬陵人繇監察御史至今官

重修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幸中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

此時社稷爲賊有尚爲漢盡烈璋首陵終必救於何可坐失哉會以資敵閫

人不能逃乎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勉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恤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懈其志累蹶累進斃而

後已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強制勝之力耶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忠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

侯所不能御者子房之遇子房有此遇而尚以術濟正此侯之所以不可及也

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址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敎越二十年頹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逼鳩工市材遂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前復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

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闢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始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葺而新之其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汚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螾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舍

弇故永安宮也據奥堦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灔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于平沙之上輸忠盡誠托孤受遺于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于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

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廠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刪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灧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翺翔臥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淵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漢遺廟存兮交精神于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于左右兮卧

龍能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合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于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畧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海內之士劫于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益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爲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

意象高遠英特駿駸乎伊吕之間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于運數屈于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于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

卽子美詩臥龍無首對江濆是也

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叅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當諜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鎭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

鳩工庀材、咸有程度、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旣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于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

忠武侯祠堂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鎭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

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廼不復見、按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利、

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猇亭功最俊偉然知權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于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于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于吳兵敗身困權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忍然眞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竊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

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葢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于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于蜀廼特厚葢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廼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剏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畧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

忠今卧龍寺葉保人猶實之

八陣廟記　楊愼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葢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

講武之塲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非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葢勝之于多算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于背城而徼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烏蠻黑爨左跳右跋以梨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儆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

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斵勇賈
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
決水猶恐不及而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
雖有倍人之知力者抑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
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
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
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
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
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

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
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
傳其遺跡至今耶愼嘗放舟夔門吊永安之宮尋
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
餘丈皆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
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
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
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
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

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
感焉謂愼曰之枲篆鍥燕然銘石藝焉耳人不足
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其可忽諸今
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
方灼知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者不軾樵牧
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
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
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
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爲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
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槩見于經矣獨秦見伐
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
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
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籍之以基漢漢興五
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敎之學比
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氏讀

孟荀之絃于漢之旣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凛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于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萓王風葢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于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

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盍受孔明之任以來蘇蜀走關道亦如之其于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郎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日諸葛

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于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父將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鼈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太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葢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玆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

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于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葢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于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題石

古栢題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于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栢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

旁枝騈稍葉之青青百尋及于半身蓄風雷之寘寘横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鶩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栢縱横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栢實播芳馨

銘

武侯八陣圖 幷序　劉　隅

鴻茫六合之間土[illegible]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澌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夷而絶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渦廻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暝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群壑爲之震撼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岸岸有土

濱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塘鎭以灔澦江流扼于阨隘漫渙而回延匯潊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剗灔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于此靈渚擇夷極險厝至靜于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或以爲公之玄機異術眞有鬼神物護持者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没殆亦倣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

岷嶓黒水寔唯梁州葩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再噓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粤古軒皇風牧執象摧妖殛蚩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業龍[illegible]厲

以翊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春此魚復綿延斯千瞿唐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蹙吳吞魏皇漢是衍頻頻其衷如石不轉業齡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贊

武侯贊　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于未夷

武侯贊　張栻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武侯贊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怒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忘百世之師

武侯贊　黃同軌

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

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顧

祭文

謁武侯廟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輿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其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

得斯人以消外侮。

簡端王有蜀秀才之稱其文亦大類高皇帝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蜀獻王 諱椿

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寔惟成湯三聘莘野承伊是將咸有一德華夏爲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群雄之擾攘嘘炎燄于寒灰時三顧于南陽情交懽于魚水言靡間于闗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于休風幸開國于是邦覩閟宮之頽圮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于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釃酒刲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序 增

余讀是書已究其因過此賢覺可爲是書之序也復錄之

蜀漢本末序　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媢者之所毁大賢君子或尊之葢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汩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强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嵬瑣之説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螽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

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

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旣廣推其所繇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

定武侯全書述

武侯全書成客問黃子曰是書編次于吳子耶不宜止云定編次于王司馬耶吳子而云定是竊其名也黃子曰噫是烏得云竊也古之編次者始焉徵求採摭旣焉區分類聚俾閱之者皎然可尋今司馬之編是書也僅僅脫稿垂巳謝世盥官錢氏妄取其書任臆顚倒不容不再定也曰顚倒若何也曰擅刪陳志失壽本來面目也鼎立繼統等八條正以補志傳而反以心書新書雜著閒之也陣

法文章器用迥然各類而題梁父吟八陣圖木牛流馬槩爲雜著也混世系于遺事未識輕重也廢異同入議論不辨發明之與訂僞也言其遺漏則如侯祖豐爲元帝直臣侯弟誕實魏朝諍士俱未採錄舉其重複則如出師表凡三見伐魏詔凡兩出盡當釐汰如斯舛謬不可勝紀茲畧舉其尤耳總之此書在司馬尚爲未竟之業在錢氏實忝巳成之緒非吳子無以定之也曰吳子之定則若何也曰爲之補其遺漏也删其重複也正其魯魚倒

置也列陳志爲第一張傳爲第二以二傳爲之綱于是而次鼎立次繼統次連吳次南征北伐遺命凡侯左右蜀主者可盡知矣次詔御次法簡凡侯駕馭蜀臣者可盡知矣次二書次八陣使人識侯之兵機次篇章使人見侯之學術次世系志閥閱也次外紀蒐逸事也次綱目見直筆之所予次異同解獄史之所誣其他公議清評固綱目之鼓吹則又次評論歌詠銘勒乃議論之變體則又次詩賦雜文凡其仍司馬之舊者十之五六爲吳子之增删訂正者十之三四故曰吳子定之也是烏得云竊也問者無以難曰若果爾則仍其舊顏曰全書無愧也

眷社弟黃朱書

跋

先是歲星先生

聖朝守在編成邊防戎畫瞭如指掌因嘅時方多棘開濟需人思古將相罷識猷畧善喻武侯乃取其所評王鳳雛輯武侯書重爲參訂會拜開封之

命遂舉以屬其表甥吳仲法先生仲法博雅嗜古藏書最富而精於鑒裁芟複訂訛補正遺缺多所蒐討諸凡曲說裨言鄰於附會者概斥不錄名

賢碑記詩賦之可傳者節取附
焉釐為二十卷於是武侯遺編
粲然全璧而歲星先生評騭
之精仲法先生纂訂之嚴直
與陽都伏龍同懸不朽矣
丁丑七夕前一日江左周之麟識

二

武侯全書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士騏撰士騏有駁倭錄已著錄是編述諸葛亮始末首三國志本傳次張栻補傳次鼎立纘統連吳南征北伐遺命調御法簡八篇以補張傳次心書次新書次八陣圖次篇翰次世系次朱子綱目又附錄後人評論詩賦雜文三卷終焉按陳壽進諸葛氏集表云删除重複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具列其目於傳後今其書久不可見是書搜羅完備而心書新書之類真偽蕪穢未能删汰諸篇分隸亦或未當後楊士偉因士騏此本別改定為諸葛書較為精核以創始者為士騏故仍存其目焉

米襄陽志林十三卷米襄陽遺集一卷海嶽名言一卷寶章待訪錄一卷研史一卷

〔明〕范明泰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范氏清宛堂刻彛蛟軒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米芾志林十六卷》提要

米襄陽志林序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甞發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録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夥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

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晩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絶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

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璲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以至褫職然潔疾水淫性

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勑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佹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

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眉公陳繼儒譔

米襄陽志林序

范長康購奇石曰舞蛟盖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宅臨之青蘿赤蘚蒙羃其上朝而吐雲夕而含霧神奇莫可測矣長康日夕婆娑其下與名流

韻士高僧道者持螯捉麈無間日捬石唉曰我不能如米家具衣冠拜汝若丈人行第相䁥為尒汝交可已人以是目長康石癖與元章同其他癖往往同才品文秇又同乃若布衣紫車不

憚追随見大冠長裾則却走將無顛又同長康頷而不讓曰顛我固當張顛米顛我且鼎峙韋甚於是蒐輯襄陽行事為志林若干卷即列類分癖與顛各居其一焉既成而同其好氏君和

迺余索序余謂君和古人癖於石者無出賛皇奇章與襄陽上牛李貴甚其貯石如貯阿嬌第黄金其屋以絲竹粉黛溷乃公何知有雲霞蘚荔使石蒙耻辱顏巳甚元章雖絶俗乎猶然雞

肋一麾不能斂歷袖中奇峯爲楊次公以數攫去而李後主研山舉易甘露寺前甌脫地是其石交不固矣故當不及君家阿咸君和曰吾未知袒將誰左袒而問諸彝鮫氏請以此序志林

可矣遂書以授梨人甲辰三月廿有五日太原王穉登序

米襄陽志林引

昔余湯爲自敘無非奇顛不羈事居無何成奇士錄九卷分類比類若山海經標奇於米南宮氏守漣水蓄靈璧石三致意焉且余園居中有白樂天守蘊時所題石時、觴詠其下曰憶鼈龍踞石而吟孔子和之未嘗不

致米南宮下拜也余始友范若和曰得借交長康長康清宛堂有石彝絃至爲之立傳爲詩爲歌爲讚頌者不一而至繪之圖與二三方外交嗜慕之歎賞之吟咏之不足至拜跽之未已也又爲米氏志林縣一世無可好者蓋比肩鄭崇陽吳子野不特事擬

南宮而已第品石則樂天為之名爵
鉉為之弟論我石主人則范氏與米
氏分庭抗禮而余執鞭以從詎非中
林一快事哉驚才高韻長康乃得獨
擅之而余所效南宮一斑浪得顛名
者前有旭後有芾遂不減驃騎若長

康之潔類南宮嗜類南宮之談嗜好
類南宮余所自叙奇顛者亟為毀草
矣

長洲張獻翼幼于譔

米襄陽志林叙

自江左風流蘊崇後七百餘年濂
洛數公遞起桓文並莊語理學一
時臚傳以為非是不傳大儒獨米
襄陽出入世法以顛自號同盟蘇眉
山最擅人倫鑒乃至推重襄陽不
去口豈江左未絶之綫耶若襄陽

生平結撰馬貴與所述寶晉集十
四卷張伯雨所述天說湖說寶晉齋
拾遺若干卷蔡天啟所述山林集
百卷宣已子聖度録正嶽雜說數
十卷則其文采表豎之不淺眉山
至於近世林徒烟客代樹芸蕪有
如書畫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研

史諸作是又眉山未及會心者代
偁穎米將無同歎第眉山喜見才
故極其才之致一再落職而百日
就獄襄陽含才盡以其牢騷之氣
寄之顛甘自標置目三公呂蕭杌
不厭挫於蔡持正黃履基諸輩卒
優游脉望從金題玉躞間以老似

得長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作
襄陽志林且語友人趙孟清曰晉
宋不造議者徽慨於風流之過善
夫周僕射言之万里長江不能不
千里一曲即其過要非才士不解
辨浸假而盡欲與兩廡賢行專席
分坐究令璪暨得入黨懷拙無當

已獨恨予之鄴架万籤又恨世無
春明門宅子儆居附從親故蓄書
數討散軼雖不恡以関捩借示亦
終困絓漏不能掇其丰標萬分一
娓為米氏功臣云
甲辰維夏佛節范明泰造并書

歲己亥楊翰甫示予元陸友友仁編南宮遺事一帙始得什一後黃

復常郵寄包彥平雜事廿則得什三予乃蒐積未有合事八百
餘層見無倫遂汰其複者詮次為十三目揭其中名言待訪硯
史詩文雜誤各成袠予尉氏君和復為釐勘再三比陳仲醇以
序來又出所蓄補未備若干則迺竣勸行且呂黃豫章志林副
之為兩家幟倫是月下浣高平明泰識

米襄陽志林目録題辭

吳少君嘗語余曰我於宋人獨愛米南宮爲人如雲物滿前宵雪獨映書法如英卉紛敷怪木

自挺畫品如大千世界別有天地余第含之未能深會比見天馬賦海嶽庵真蹟及范長康所編志林乃知少君畫出老米然書畫稾秘人不多見豈若茲編使人人畢見南宮之爲快乎長康其真能畫南宮於千載者也長康好讀異書而書能亂米嘗愛舞蛟一片石至倒橐買居日對嘯詠殆亦南宮流亞也輒附數語以竢後之畫長康者鹽官姚士粦叔祥題

弇州先生作蘇長公外紀人謂其風流文采千載符合當是長公後身長康有奇癖絶同海嶽嗜好今觀是編米老四十五年佳譚勝事歷歷可睹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長康亦豈海嶽之後身耶暇日舉此言質其叔氏君和君和頷之曰子言別具一理長洲戚伯堅

米老事不多經見往黃履常叅政濟上時録寄南宮遺事爲元陸友所輯計楮僅十有八遂爲信宿之賞今得子般子捜裒富有蔚爲大觀洵奇哉未有之績憾不起元章設長案洗手展玩

一過上黨包衡

士有不經世故直從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淵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無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便謂之僻甚而謂之顛可知率真者寡矣讀書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從衆之誚可歎哉及得寶月觀賦因與書曰恨相從二十年知元章不盡此正論也今元章已諡儒品其不可磨滅者籍籍人間至吾友長康始裒理成袠長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

何有襄陽恠其胸中多著雲山奇石而寡世情又嗜元章書殆與我家同僻也京兆米雲卿題於安雅

長康枕英漱芳執牛耳詞壇里中無不辟易又有泉石好遡買宅城東故有右乃趙宋遺物雄磊特甚號曰舞蛟長康日效南宮下拜至稱之爲友而志林成余讀之卒業詑曰有是哉長康之僻與米老同豈其後身耶風流不墜政在長康長康修頎葱倩酒後耳熱每謂丈夫七尺寧

能以寂寂老陶古范令勒成一家以副金匱吾黨事耳余更目懾其人有勝情而饒實用特借舞蛟以獄究千古而舞蛟不藉長康終屬墨墨即南宮且落落矣固所遭之奇也余近卜居東隣時得婆娑石下與長康氏稱石交抑何厚幸王臣王臣端陽後一日曹仲麟公振題

范氏清宛堂庭下有石舞蛟屹立古藤絡之時多雲氣實希古霧恠之物長康邀海內名流詩歌讚歎以夸婷其事非與米顛同奇僻耶於是彙㩁米老之奇若南宮遺事書畫史寶章待訪錄等分疏而藏之石室命曰志林使世人慕米顛之奇事而未得者緣長康氏之奇而并著焉東海漫士璩之璞題

長康酷有寶晉之嗜故作志林歷年所而成使米氏神情氣韻千百年後一披展間如再起其人而昕夕聆之此無論傳記有所難備即年譜日錄亦遜遐稽非湛酣是道者誰能博雅若是蓋不但爲米氏策勛而湔浣一切俗漢其惠

遠矣讀此書者當如月光童子作水觀除却瓦礫得水性流通而後能會米氏之天真不昧長康之結想也陸鳴和書

余讀書苧蘿深邨去長康愚兵齋咫尺耳柳稍蒹葭中烟霞映帶呼吸倡酬正是平分風月也長康以奇癖夢想襄陽余幸得因長康之癖得讀襄陽志林則長康其洵能先余着鞭者也中洲道人費慧題

李贊皇牛奇章並有石癖然皆縣羅襟置列之

園池甲乙品題其道似廣他如米海嶽獨賞無爲州石至弄以袍笏蓄奇巒甗之東中爲楊次公攫去悃然者累月其性近峻數百禩而後又有長康昵舞皷峰因而買宅與之晤對不止暫具袍笏巳也長康性亦孤峻閉影不交物外第蠡魚弓袂中嘗撫石曰吾兄寧減無爲軍柰何不令老顛吐氣於是撥冣詮次薈爲志林百城之擁五車之窺三篋之邉連城之價非長康孰與焉後之睎今海嶽長康並稱石交而牛李且拜下風則有是編在宣城劉仲達題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䄻　范明泰　長康編

世系

宋史米芾傳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五十七芾爲文奇險不屑剿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眞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寳晉齋貯之坐起翫枬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顛頎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爲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豊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絶魁壘

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帨未嘗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顧欸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躞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illegible]
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吴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絶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絶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絶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荅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

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叙事多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葺爲中嶽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淸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曰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令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秘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縉紳以爲榮

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遠改勾管洞霄宮未幾就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對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淸曉圖旣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某年月日卒於郡廨享年五十有七遺令送終儀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縑不以受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

嗜學公生秀頴六歳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
輙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
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
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己
出以崖絶魁壘爲工作字遒勁更沈着雅有晉
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眞其畫山水人物自
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爲翫四方碑榜咨請踵
至所著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已子聖度錄
正韻雜説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

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敎戒吏民初爲煩已而
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既仕
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畫必極
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
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
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
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日咏
哦其間爲吾州佳絶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
蜀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相與爲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流人也舉止頡頏不能與世
俯仰故仕數困蹭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
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頮而不悅未嘗與人
同器服覗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
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
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父佐左武將軍
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
潤州黃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
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

補秘書省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
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
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
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君有賢行五男
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
八女子適進士喬襄文信老南康軍教授段拂
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
年六月其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豊初謁荊國
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

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
爲之銘曰米冑楚出自鬻分仍世勇爵史載芬
既極而遷禀不羣生憐野鳩憎家鷃掉棄韡决
習典墳君纔弱冠秇且文豪氣激越蕩乾坤劇
談四座寂不喧冠巾說製傍朝掀浣衣濯帶朊
廖皺手扳拉頰送飛雲遡晉千載風流存鍾王
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
裙句法甫臼相弟昆造雄設險鶩剡昏文成揮
掃千兎髡較蚓着紙尾角騫尺牘藏去珍瑶琨

一官骯髒諸侯門熟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
席未温世間巧語空織文湏淮出守朱两轓三
仕三已無戚欣視身敨蚋思坐海□□□嶽鮨
朝曛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茹葷刧乘
泠風反衆薰西山嵴崚星可捫其陰大江鬱東
奔噴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宜置君欲酌中
濡採芳蓀生芻舍奠宿草枳尚書局促駒伏轅
追摘往實詔九原吾文坐荒失鋤芸爲歌銘詩
下招魂巫咸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電歸吽闟駛

雨忽作九河飜

襄陽志曰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
即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
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爲書畫學博士
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
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傳曰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
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

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
稱之米癲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
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
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
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
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
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
官晚年出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
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門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士簪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爲作古紙臨倣便與眞者無辨兼善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爲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㞭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曰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蔭子爲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眞本至於紙素破故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爲僞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驕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疾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軍卒

寶晉集曰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父佐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精裁鑒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載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嘗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

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享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

米友仁常自稱家居道士

郡穆曰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江口嘗觀海嶽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敷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矣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載元章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侍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

容齋筆記曰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

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章壻也

江都陸弼吳黃習遠校定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illegible]　范明泰　長康編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

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荅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卽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旣退賜御書畫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

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

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
四日付孟庚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
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
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
謂重儓者耶
穹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
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内然於楷

書篆隷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
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
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
過得其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
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
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
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
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思陵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
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
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賾古絶無獨書畫
之學未有高世絶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
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
時彬彬者有稱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
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黄庭小
楷放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
優詔荅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
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
元章亦被旨縉紳以爲榮遇
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
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
[illegible]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
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
無虚士 以下寶顔堂補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卽出以獻御覽大稱旨傳善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越州季大觀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顛絶

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輙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旣坐轎爲頂盖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

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絶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湏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噱

米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

詘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賛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
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
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

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瘞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
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部
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
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
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
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

笑之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
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
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
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愬於元長乞於銜
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
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勑命來芾
旣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騶徑入
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

禮始知所以旣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㝵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輿呼𨻶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

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覊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盡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絛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遣徤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其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鉅鹿張熈德觀於華滋園

吳范汭秀州郁嘉慶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明　禾龍　范明泰　長康編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米元章閱書帖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仍意無外却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援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姪汝夢雙角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

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馬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窗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玫紫璺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

令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恩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襯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迕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衆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按秘翫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帖　智示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帖　顏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　吴融博士帖　梁臨樂毅論　楊凝式畫寢大仙二帖　唐摸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迺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希甫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

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迺知潔疾終非天性也

王淑民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米襄陽志林卷第五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嗜好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瓌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巘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惆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復得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陛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過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僧秋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弁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慱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篋寘枕傍每見古帖不論貲用以購之

蔡絛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爲米老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禁矣元章仲美皆有詩

寶晋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華蓋峯
月岩
翠巒
龍池 天欲雨則津潤
方壇
上洞
玉筍
下洞三折通上洞予嘗神遊於其間
滴水少許在池內經旬不竭

右此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裛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嵓自有古獨立高崧巃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畸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逄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

公珍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僊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王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既望襄陽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淸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併以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

沈師昌仲貞校
茂苑劉廣劉應同校

襄陽志林卷第六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書學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㢘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蹟與石刻並無此也字耳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褚紙非真迹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爲故事也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人添入義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義之書聾瞶可笑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右軍帖尤多

晁端彥收懐素與皇少卿束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束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李陽冰少時書

吾友何爾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近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爾餘無可道也又無索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只唐人爾草書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黃庭經一卷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卽是也晉史載爲寫道

德經當舉羣鵞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鵞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鵞經甚可笑也

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摸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摸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

塡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鋩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凡日手裝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摘定爲法帖此

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

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
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
真蹟餘可知矣獨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余
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
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
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
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
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
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

元祐三年倦游罔襄陽漫仕米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帝當是孝
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

帝僞帖一手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帝
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
人僞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一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孤不
庾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遠不快 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 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釋文餘字作傑 定登 釋文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 集成 當力 承足下 子敬
荀候 足下家極知 僕近脩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
此蒸濕 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 僞 適
欲遣書 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 慕容 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
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
不審疾
鄱陽歸 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獎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
書及一 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
氏歸我家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

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
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
所謂三絕
晉將軍會稽內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
少官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
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
至于家貞觀二小璽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邪
自丙寅至壬午十七年間以紙毛三洗跋時崇
寧紀元五月十五日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蹟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自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統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冊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情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

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渙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末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褾破爛無存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製擲棗軸池中拆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裝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蒙審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搨遂全暈過後歸王詵家分爲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爲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

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
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
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
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
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
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
揮霍濃淡真如雲烟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余親
臨得之
羲之王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帖云官

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
發癇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
癇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
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
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
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
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
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快雪時晴帖
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

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
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
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
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
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
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
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
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

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
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
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國
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與余
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
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
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為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
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

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蔣紹之書跋尾書官姓
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
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
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
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
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許
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卅徒約王君友壻
宗室時監羅務令覩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
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

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
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
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
王君携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
貨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
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
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
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
元子二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
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
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
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
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
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
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
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
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跡二帖王

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
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卽還
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
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
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
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
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
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
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

字氣壓鄰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蘇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汪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

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竇蒙審定印後連張芝

王廙草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畧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一云九日以

嘗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令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柬之少師以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珉書真草是真蹟有鍾張法張翼嘗是作宋翼魏人非真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西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傳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餙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蔡永懷賢相可謂大

臣東帛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雙鉤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鉤二字則皆以爲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真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鉤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蹟一卷各以一幅真蹟在中搨爲數十

軸若末無鈎塡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
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
國壻也有古跋云契潤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
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
公孫陳开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
作智永千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
對之更無少異令穰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
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
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攺評乃跋君
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贊曰有
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
尊昭陵自一閉眞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
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
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
帑盡覽焉蘇洽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
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
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
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
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
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所筆處賊毫直出其
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
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僟花眞
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禇遂良摹
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

其攺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
書下眞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
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
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
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
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
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
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

得之以其本刻板曰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駙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大師顏眞卿不審乞米一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硾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録文為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竇文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亟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為然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眞蹟亦無古印跋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貞字云疎拙抵罪也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蹟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為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為虞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

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翫然如徐告粗有
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
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
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
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
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
彩艷發龍虵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
以厚紙散卷之畧一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

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郇陽帖並同葬
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迹又有與夫
人帖一幅當是其嫂今在王詵家
曾公一軸五帖見石裔言在兄處
懷素絹帖第一帖曾中刺瘡第二帖恨不識顏
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
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
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
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
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
最佳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
夷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
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
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

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
草書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
購于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稍書麻紙一幅楊
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
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眞蹟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興來五
指包管等是也在蘇儀家儀父學草故收得迹

語斷處卽剪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唐坰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暮年眞蹟每辯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玉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世南汝南公王銘起草洛陽王䕶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蹟在

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褾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褾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冠章賀抜甚背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隷有加頃年崔丈

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减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脣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絶不曾見眞蹟摹本枕臥積時蚦乎頭風因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在此帖所載工拙最少者予敬處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眞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寛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國初

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元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東之頭陁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䶵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

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處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于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遠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家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

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沿幹至越為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緗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真無異呂復攜去裝褫矣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李瑋收唐人歐行書兵箴劉沖之丞相家物

劉涇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摶赤猿帖云僕不想欲爾夢摶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

地視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衛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縣君此帖此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

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
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
郗超帖亦摹其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
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
鋍皆正觀間一種僞好物
楊凝式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澥家
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
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二次易得
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

楮紙上詩云春來氷未泮々至雪初晴爲報方
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好劉瑗收碧牋
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係合大和印及題顯
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
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苔曰此猶披沙
揀金此語甚妙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
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銷春水來

盡是面覩西南世界一叚物色自有識者知之
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
乃其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敖行李文饒太尉
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
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晉光歌
張顛晉光亞栖等書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貞
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
歸余家余先於唐坰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

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載
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嘆云祕
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
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
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慍甚懶
展閱慍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
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
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
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

紹彭亦云六朝書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毎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傚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余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陳以爲眞余借亦不肯出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絫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爲絫鮓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

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而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帖歸薛紹彭家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特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記述與鳳所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項日當何理此帖刻在

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𥿄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蹟一卷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常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眞蹟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淛問處法書要録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摸得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珂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裹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陁碑寺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以爲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雙鉤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陁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卅陽二大夫人告贊爲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同好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無錫唐氏有雙鉤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坰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貨錢氏所收告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搨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

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𥠚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書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褁花綾是唐人勾填圖深惡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眞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爲篤論人人若同此中妙懷裴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搨而藏諸何陋之有

管軍苗履長子志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邂逅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鵞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䟦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䟦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爲能取譬

上二南校

桐江趙如獻校

寒山趙宧光正

米襄陽志林卷第六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明　禾䄓　范明泰　長康編

畫學

伯時病右手于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爲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余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于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烟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清玩

家具眼

大畧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爲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

並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輙撫案
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
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古畫張志和顔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
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
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
也

古畫若得之不脱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
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
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
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
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
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
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

薰者烟臭上深下淺
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
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
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
玉嶇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荊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家金星一小幀並
真蹟也沈括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

李成師荊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樹相似
范寬師荊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相
送題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
谷子荊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冊
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圜於
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窠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
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荊之弟子也
女史箴橫卷筆彩生動秀潤今士人家收唐

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蔣長源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艷顧乃深靚為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及唇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翎髮如神也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劍門關圖為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為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家雪圖一同命之維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盛文肅家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荊楚小木無一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

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李論李璋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家相尚耳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
劉友正家收古栢一株枝枝如龍虵糺結甚異
石亦皴澁不凡題爲韋偃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黄筌惟蓮
差勝雖富艶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黄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
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宗室仲忽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
無可玄筆又收唐出相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

許皆如吳畫
余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
冠既購得之背于眞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
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凊小
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輙玩之
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
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眞折奉上别購補之勑
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
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
幹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
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
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
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
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
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
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
久曰此必成師也
關同真蹟見二十本范寛見三十本其徒甚多

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
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
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贋見三百本徐熙
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黄筌居宷居寶見百本李
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
一如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
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
壁畫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

神彩不活又畫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以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東册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翫也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峯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

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盎今人好僞不好真使人嘆息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俗看破破除平生念矣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輙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所鴆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靄傳寫真有神彩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盎家舊有出蟄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

林木人物如董源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背仁熈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内中心一筆長丈
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
成葉取眞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
工作凌霄花纒松亦佳作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
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
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
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
枝榦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
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黄州初見公酒
酣曰君貼此帋壁上觀音紙也卽起作兩枝竹
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印湘見畫卽摹無不亂眞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
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
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趙昌王友鍾隱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
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
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
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蘇子美有畢宏山水題云筆勢凶險是也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
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

色舟製近古所惜不全也
黄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熈畫不可摹
蘇子美藏黄筌鶺鴒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
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却無
處可辨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
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匀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
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眞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
淸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
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
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
卷咒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
許意不知誰何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

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麄便云不是唐
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
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
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
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
成也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

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閣物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
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
却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
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
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
頭墜性重蜀青圜錢雙鸎錦最俗不可背古畫
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

軸引虫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
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
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
者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
王摩詰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眞意余
家有紙本曹不興如意輪圖邵必家有六朝畫
西山十二眞君題爲閻立本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朶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猫兒余惡畫猫數欲剪去又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狸猫顫葧荷甚工

薛郎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鵓鳩謂之金盆鵓鴣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所繪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袒紅衫大榻上背搽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袒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為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者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

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遥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不知巾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左袒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

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

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荅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敎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兎栢象者也其一有文殊騎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臾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鏍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亦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

畧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卽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携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一十餘枚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聚索價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麄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淸晨一犖驢子斯

咬是何氣象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緑葉虫透背二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眞筆也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凿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寨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

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卧奇石奇古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間也
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山陰南唐顧閎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傳借余嘗與伯時說伯時率然弄筆隨所說想像作之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人神畫竹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圜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李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眞吳筆周仁熟家大悲亦眞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眞者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白首止見四軸眞筆也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

眞多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小身維摩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

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余家董源霧景横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書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倣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轉條索蔣永叔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髓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圜學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楊朏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鍾離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蔣永仲收韋偃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眞筆細圓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脱磨畫蘇落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面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

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
令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掛
森森如坐竹下

道士牛戩筆墨麄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
惠崇竇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圜
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
位多異於常圖

雒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茂
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
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眞佳作也黃筌六
幅着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
周文矩士女徐熙鯿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
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
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
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
李成上

鈞世京家有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李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
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茆亭溪
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又不工小者石岸天
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峰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
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踪其
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問未見如此之細
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
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
潁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
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
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様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
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
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顙畫幅上云米芾
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
誌刻石妄指為人易去也余與潁簽善託尋善

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下上之御府乞國工摸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羌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是大小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𡏖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跋然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與楊氏本上摹得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二馬一齕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澈家三疋王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家三疋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傳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潤州節推莊鼎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假名耳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秉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

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翫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皷裂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

人物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鬚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畫明皇御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有王總

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焉集置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洛道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紙則未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荊楚細甚秀

嗣僕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棊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眞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

鶴王安上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劉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荅詩在大夫孫載家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虎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項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汶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勝中孚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

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馮永功家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作

范大珪有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蘇泊收古茴香一枝題爲閻令畫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纔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如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

王士元作漁郎浦嶼三景類江南畫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峰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梁谿馬世奇閱　秣陵黃虞龍林古度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塵談

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古書豎畫皆圓蓋有助于器唐皆鳳池硯中心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禍故字畫亦褊近又有鏉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我太宗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閤圖書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用上閤圖書字大印麄文若施於書畫古屯素字畫多有損于書畫也貞觀開元有二印　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上古篆于鶺鴒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余寓海岱詩三四次寓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

綏于郡名邪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繆篆乃今所謂塡篆也用辨私印二字

余始與公故爲僚官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二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龞兒洞陽三雄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

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元日明窓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永懷可知展文皇大令閑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真者在前氣韻懾人也

兩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書暝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耑戢

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筭無思

淝故轉製枯竭元遊四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僕頗用焉

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芾白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余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逞逞使老婦駔

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多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為太尉書駔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畫卒不可得奈何

福州紙漿硜亦能歲久余徃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悪札禪師不合為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硜成佳如古紙今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硜亦頗全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硜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硜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為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桑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稈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續非佳品漿硜亦

不成

無為紙亦有細白者硜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盔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蒲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韶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黄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榻也紙絹無如川
紙故詔勑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
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
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陳氏台仙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
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
朝人通史學
余白首收晋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

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
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
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晋齋朱長文
收錦織成諸佛潤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
子題晋泰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
禍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又入水蕩滌而聯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
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
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皁角汁和
水霈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
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内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
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
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
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虛四邊只用紙免
摺背重㴑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
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
用貼補也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
之至礬卿二字得𪎭一斗鸜口二字得銅研一
枚房邨二字得芊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
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
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其一徐浩
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
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

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爲
而魚虫鶴蟠蛟龍皆水族物大畧是取此義以
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眞符爾
余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
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
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
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
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
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翫

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字印
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
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
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
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
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
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
叅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線褊條潤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刀剌褾中開絲縷間套挂褾後卷即縛之又不
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
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鳥用力
必不損畫
江東漕李孝廣有鍾王蹟嘗於金陵重背拆下
背紙乃硾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
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

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
書畫者
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瓦筒中
不破今俗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
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
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
背匠壞物不少
范大珪富鄭公壻也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

貴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楷同行梅子平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輳駕一馬車輪

畧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裹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輳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内一隊背持鐃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幹畫馬一疋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祀乃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

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弄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裝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多有益于書油拳[illegible]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硾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歙爲澄心可笑一卷即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澆浸一夕明日鋪于卓上縣乾

漿硾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搗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而說陸德明亦復

與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參爲獎以上爲賞因其異音以輩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十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湄露神姦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唐賊張廷範學歐陽詢書故多此賊跋一雙鈎摹一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宦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温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

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海上王[illegible]修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明 禾稖 范明泰 長康編

譽羨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盖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王荊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便面

黄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衣幘臭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研未畢也我生平有此事頗自慰云

黄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舡萬里風帆水着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晝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

積年瘴毒耶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倏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於俗遂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輒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宛陵周紫芝云米爲臨江大守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置州治石至而鷩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爲言坐是罷去紫芝遊臨江而石猶在詢之郡人信然乃作詩曰漫郎與世苦不偶倣儻如公世安有平生學書筆似錐晚年得州大如斗淮西道院長江邊天公付與公高眠使君閉閤作奇字門前白浪春風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峯如洞天亟呼我

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兄真可憐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愚智相懸乃如此何啻人間三萬里是非自古無公論彼此相笑何時巳嶢岊對客初不言堯桀紛紛徒自爾

陳雲嶠栢泗州人姓豪宕結客其祖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常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隻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蓋言世上無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遺像刻堅珉猶在荒烟[illegible]水濱絕嘆莓苔迷篆滴細看風骨尚嶙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新地僻無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得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硯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

下風華蓋天壇承露絜月岩空洞與天通絕恰古學龜城叟一一題詩取次工又題拜石圖云一代清狂海岳老世間簪紱更須論却恰种放樵夫拜不到奇章宰相門

米南宮研山有峯洞凡八處龔翠巘臨畫之題詩曰玉樞承寶蓋清氣開天門雨露在其下何妨草木蕃　右華蓋　空巖絓滿月萬古光不磨直須端正看始得見山河　右月巖　有筭如削玉可表君子林箨龍偕傾日未容不庭心

右玉筍　萬丈極空澄一泓費妝歛告竹有物看定自覺幽險　右龍潭　舉頭看突兀尺度極高峻翠色常照人定知根地潤　右翠巒雲雨受呼吸猿猱斷扳緣豈無逃形者去來小有天　右上洞　哆如木瓢唇弁如土囊口虎豹無定居風雷有時吼　右下洞　方壇聅天界欲上疑無路白雀不歸來高秋敞風露　右方壇

馮多福研山園記曰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家易甘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欲一至其處且觀所謂海岳庵者米氏已不復存總領岳公得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宋而下法書名蹟寶珎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名其勝槩之處前直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地右登重岡亭乃陟巘祠像南宮榜曰英光西曰小萬有夏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宮之故石一品冗步山房室曰暎嵐灑墨臨流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酣意適撫今懷古即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咏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談笑辦治當調度搶攘羽檄旁午應酬剖決動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自我作新人皆汲汲已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脩宴游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已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此地自晉唐而宋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名菴後百餘年公始大復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公乎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固陋辭於是乎書

米元章以書畫　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詞亦清古其贊每句二韻亦新奇

倪雲林過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次韻寄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柰若何鴻鴈不來風嫋嫋庭前樹子、秋攡又題拜石圖云元章愛硯復愛石探瑰括奇久爲癖石兄足拜自寫圖乃知顛名不虛得又題云米顛嗜古命宜輕玄實厓珎禍患并盥沐閟書私太尉可怜謟佞小人情

孫元京閱寶晉集公宋士飄然行楚江書有痼疾盡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又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宮郎吏多才思縹緲形庭故國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巖志比堅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至今空羨米家顛

何三畏校於小清秘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書評

米老書似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驅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彝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

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卻理會得故所論皆實也

楊廷秀䟦米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晚雖偏叅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薛紹彭稱米博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

着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摸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晩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伎倆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矩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撥之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絶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絶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

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劒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絶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絶爲工沈慶之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必着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米老自作自書上淸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

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彼文學宜所
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
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
甚惜之金一之應桂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不
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
氣如開河碑趙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
裔也須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
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後乃知當

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米淮陽帯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
肆筆揚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搨書欲如水月
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䟦

米海嶽書如快劒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
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
氣象耳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
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
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喜
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
言用筆法耶

元章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褚中令
自言故應不同眞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
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戕素敗逸字多
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此由元章專治中令
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
耶黃庭堅題上並

章吉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眞世
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于
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
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
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于寶晉齋帖末咸淳
己巳正月望日盧山曹之格書

瓜州闈三大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

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
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

使作小楷如黄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番昜姜尭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絶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政如黄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贋蕪川媚則蔑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

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天然拔秀不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上並

唐人臨摸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絶矣玉峯陸友題 上並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嘆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過信息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槩求之理恐未竟黄伯思跋

米元章書落筆就有風味字字姿媚神韻有餘所以翰墨妙天下余曩過卅丘柯敬仲處出示米氏天馬賦一卷形體皆似殊乏神氣乃覺字大卷高工拙相半終不及此卷之精絶也至正

庚寅同曹雲西李伯川趙顒甫夜宿雨花軒有一大星如月光射萬丈聲震如雷移入北斗以此爲異併記于後大癡學人王子久跋

海岳書得古人法初學顏魯公後入楊虛白虛白自云浮老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玫十年遲此卷書藝超軼絶塵海岳相望如百年若親見古人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所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蘇子瞻嘗宗之此亦不傳之妙耶許觀跋

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弊流金朔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溢張即之之惡謬極矣伯生虞集題

黃魯直書遒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

張伯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易五七帋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絶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爲眞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所見米書似此絶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illegible][illegible]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眞贋每[illegible][illegible]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裝飾物之顯晦固有有數哉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眞蹟顏文蓋爲節度李光顏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訾蘇爲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蔚學而

舊米帖謹以是質之李東陽題上並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義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子昂一人耳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

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録記郭本有米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畧不録況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愛遂題以歸之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舊藏其家即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時刻前十字大令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白太宗書中辯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搨誠出一

手茂苑文徵明跋上並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嶽次二卷無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媿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翫好而已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于宋一代此爲慧月峰録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陸深跋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絶句三四

云天上若無修月戸桂枝撑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又繞書其旁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覽法度森出與

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興時締觀着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祝允明題 上并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亦未嘗録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執弟子禮其好文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宮女揷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作法于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寶藏之永樂甲辰中秋前五日浚儀張肎識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翫騷擾東南挾王瘸子爲羽翼東吳珍翫寶玉爲之一空吾鄉沈氏所藏米元章墨跡亦爲取去未幾王瘸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回米家詩畫眞無價直與王瘸購首來

宣德九年佐録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鈎者不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其末有右曹氏家藏眞跡識以大圖書王佐題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

超逸眞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齧膝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

右元章三絶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爽然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旣稱勻塡淸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鉤廓塡而意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寶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爲諸葛正等于賜本

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筍滿案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右米南宮眞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翩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特爲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顚復生勿受彼淩奪也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書千變萬化至敎人學書則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

楊子瞻

余于文氏停雲舘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媚圓古又能于形勢外取態煒煒光射人也惟米顚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眞爛熳之趣溢于波磔間第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知自已面目耳

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鴈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
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頴翩翩可喜
余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
頭白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
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祐湖何氏又得
米海岳古詩于長洲張鳳翼氏後先用善價購
之不敢效米顛據船狡獪也
米元暉書大八了廟記石刻亦秀頴可愛但結法

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
能扛鼎教字元暉 褔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
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
歐陽大小米瑯琊王世貞跋上並
長水錢應曾王瑋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一

明　禾稼　范明泰　長康編

畫評

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其餘波爲畫亦復造
微入妙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亦不以爲
過子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輩安
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
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榦而想高茂水見涯而
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外此常人之所難而米

氏之所易也闞子東云
元章字札流傳四方獨於冊青誠爲罕見余止
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
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
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
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
頼昌西湖之上也以爲繁則近簡以爲簡則不
疎太高太奇寔曠代之奇作乃知好名之士其
欲自立于世者如此大觀乃元俊之族父後歸

元後
張彥遠後宋之大小米元之高倪雲山竹石足
以當妙逸
李成范寛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
畫自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
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張靜居
題米南宮畫云古之畫法不復見六朝人物留
遺譜後來山水出新意二李三王差可覩洪谷
之後有關荊營丘渾雄獨造古華原處士志奇

崛餘子紛紛何足數郭熙平遠疑有神北苑爛
熳皆天真畫院宣和衆史集俗筆姿媚非吾倫
豈知南宮迥不羣一掃千古冊青塵神閒筆簡
意自足窈窕青山行白雲黃侯黃侯安得此元
氣淋漓猶滿紙晴牕拂拭對高秋恍惚神游華
山裏生平畫癖柰此何爲子試作雲山歌珍藏
什襲子須記世間名畫今無多
鄧公壽畫繼云米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時有
過中處

昔米芾嘗謁徽廟于宣和殿懷其子友仁所畫
楚山淸曉圖以獻今觀元章墨帖謂吳江宰同
僚語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吾子友仁亦能奪
其善駉因知元章況痼於譽兒癖矣至正十五
年申屠駉題 以下寶顏堂補四則
夏泰亨題烟巒晚景圖云不見廬山五老峰九
江秀色繞雲松微茫欲識圖中意疊巘層巒翠
萬重唐珙題云襄陽米友仁作畫但書意須臾
筆研淋漓走元氣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
初本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
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雲山烟樹總糢糊此是南宮鶻突圖自笑頂門
無慧眼臨牕墨迹澹如無右米老此圖初藏于
茗川李振叔後入嚴尚書府今宮保閔公得之
蓋嚴與李同郡而宮保爲尚書外孫流傳有自
而收蓄得所此老亦無所恨矣弘治癸亥長洲
吳寛書

王忠文公跋海岳圖云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菴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絶相類耶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能此卷亦可見矣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岩海嶽菴圖李彦弼寫極有天趣誠佳物也至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壁與士文觀於張松谷家松谷乃士文泰山故子以是得一見

張彦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應醇郭若虛則李成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爲勝沈啓南近元爲尤大小米高彦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畫

家逸品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毋如米淮陽此君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力

鍾隱天台人畫鷙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中山隱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鷙鳥荆棘皆以屬之後主耳 瑯琊王世貞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殆非古制元暉山水上積染出懵懵雲蓋借絹地以成其形也

此圖爲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綈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此圖樓臺城郭浮屠水石綽有唐法其云江山萬里非也濵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之齊

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
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粉本之遺邪中
丞南充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愼故輙述所見
以印可於大方之家云成都楊愼
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
知者如王維李思訓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
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而已
曹昭仲明曰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
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

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所謂好事家者家多
貲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
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
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
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
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余讀書秀州項稗玉閣甲友人姚叔祥出視唐
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
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

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
緣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
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葢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
圖幷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嵕山咸亨五
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
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
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徒有

舄有屐有屧有鞋有鞾有屩男子貴賤皆躡之
而婦人見于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
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
綠絲屩此婦人屩也臧良娣女布木屐延嘉中
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襄陽盜
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着屐行
水上此婦人屐也江泌所屧爲業則屧亦屐類
西施響屧臨川王宏潘妃寶屧直千萬此婦人
屧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織成靴

北齊王誥爲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韡而去此婦人韡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佐公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有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蹇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淸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藉于道此婦人舄

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履曰屣草履曰屝小兒履曰鞁履中薦曰屧花生鞮曰鞋韡始於趙武靈王屐始于晉文公總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者黄繶靑絇素履葛屨巳見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絞履巳見于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巳見于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巳見于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巳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巳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瑞春錦又見于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景尺耶開皇水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人計也然古樂府旣有雙行纏漢雜事秘辛周視瑩足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李後主時巳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

周尺當省尺七十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尺衡履乎楊用脩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員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靑古繪者文有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畫跋耶余憶於唐宮諭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隙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
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
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褁之不敢
襲視即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
德皇后履非楊妃錦襪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
老嫗視我陳繼儒跋

鍾鶴齡呂世延同校于石戶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一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二

明　禾稆　范明泰　長康編

雜紀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父左武衛將軍
贈中散大夫會稽公母贈丹陽縣太君閻氏皆
塟于此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
此印

李玄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研
色青紫而潤下嵒石也先公得於山谷丈室中

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乃知世間真有楊州
鶴也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
漆如法更制

米元章禮部所作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王
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米芾書評一卷元祐六年撰集唐初至熙寧間
能書者品第優劣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經
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
無爲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宋米芾咏詩云
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芾灑落不群冠服多用古制張大寧嘉父賛其
像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海岳庵在山之西麓亦米芾建後燬乃移建於
城東利涉門內

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
四字在海岳庵
京口耆英傳云襄陽米芾嘗登覽山川擇其勝
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净名齋於北固山
下自爲之記
米老有辨印書
蔡氏叢談云芾以所珎研山易蘇學士家甘露
寺地結菴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
佳絶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畧遍如甘露悼古詩
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
其真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賛今石在趙郎中
滄江別墅
元章著詩百卷號山林集宣巳子聖度錄大宋
五音正韻襍說又數十卷紫陽宮下石壁上有
大書第一山三字
米南宮有寶晉山林拾遺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
詩文各分類閒是韓侂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

家園池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
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
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
乃兩樣
元章所敉智永研心如臼乃天章寺僧所獻張
甬云元章獲王右軍紫金石研唐莊宗垂雲研
山皆歷代瓌寶
米南宮有自畫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
瑚等帖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
人芾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二老堂詩話云予家先有米元章書長壽菴三
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
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
陰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爲人磨礪幾盡
米公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
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賛䟦云先子昔手寫
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于齋壁一時好
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
自寫真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蕭散
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裴㩲案執論十七帖
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
自書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
覺負平生
元章刻禊帖于淮山樓并友知友仁題于後留
守吳琚刻世稱三米蘭亭東安縣治有米芾墨

池米曾爲鄧守
元章嘗作天說以寃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
之質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
星曆之妄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復緣飾
釋氏倣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米老親書楷書法盡并青山白雲疑作楷書盡
法
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爲硯山甚奇崎嶇山石
多青潤而産黃山者色多土脉少可鐫治者
蔣山內舊有定林菴王荊公常讀書于此米芾
榜曰昭文齋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元章
獨賦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于一紙
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
王惟清製墨面云浄名齋幕云姑蘇山人王惟
清襄陽米元章家所造
米氏研山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玉麟堂帖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摸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佚盖琚日臨古帖字類米芾故也董玄宰云琚號雲壑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咲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

本畧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蘇李衛公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爲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賦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爲之皆不可知也

穹窿山在蘇州舊傳赤松子食桂實石脂于此有福臻院米芾嘗大書詩于兩壁字畫奇逸山下有海雲菴菴有二茶樹其二株皆連理盖二百餘年矣

元章在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日以摹本易之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有牧童此則無也

棲霞寺在攝山齊明僧紹故宅石佛額有玻瓈珠後壁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米芾嘗以詩記其事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飲食坐卧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南宮有洗手帖

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巳元祐末米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楊州召還乃具飣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張伯雨云元章工諸體書約寫麻牋十萬布在人間

比麥瑣言載蘧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王笑曰讚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欝石如黛染陽朔縣猶奇四面峰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畫楊朔山圖真是合作

楊次翁守冊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

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巳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元符末蔡魯公自翰林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艤舟于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過賴燈影

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
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公觀公因命
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
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筍從簾下出筍有筆
六七枝多大如椽麄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
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即拱
而吝其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笑因一揮而成
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回獨先以兩
手作執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急趨出矣

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
講解廼刻石於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
陰賀鑄刻石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
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況秀誓以
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
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于此至今祠于寺
之左隅

鐵圍山叢談云徽廟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元章
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
余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
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
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
書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
洛神諸帖真奇絕蓋亦多焉又御府所秘古來
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
圖爲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烈女

完節圖第三其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
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氏晉人烈
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古賢圖戴
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
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大
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巳不足數然唐則度人
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嚴慱陵繪其相類多有
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

宋史載賀方回初娶宗女隷藉右選監太原工

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瞑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以爲口實

錢氏私誌載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牌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做第二

米南宮有生平眞賞印

宗室士暕少好學喜爲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爲高軒過圖極瀟灑一

時名士皆爲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子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爲戒而嘗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蔡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東坡救月圖幷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眞蹟有楊少師宋適滄浪莆田元章無垢及長康諸公皆有跋澹游老人王方慶乃黃華老人庭筠子明昌乃金章宗年號也

高彥敬所藏趙昌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躑躅雜冠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却有老米詩及蔡元度章子厚林攄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兢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後有周文忠益公必大及蕭然隣燧等題名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

得遠近之勝

丁晞顏畫孝經晞顏字令子書畫皆精全似李伯時後有米元章跋又李伯時有孝經圖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根本百行世訓所重謂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爲有補元豐八年因摭其一二隨筆之

米老有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眞蹟遂以名齋且刻石又唐摸千文又蘭亭乃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乃南唐勘閣錦標首虞永興

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眞蹟也
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瀟散精
神一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
公窮骨零丁少道風右仲姝伯時爲元章作山
陰道士圖神情邁往令人顧接不暇令歸希文
家宣和六季十二月十八日予楚師正同觀
唐劉良驕告及江南周宗卿誥用背部之印咸
通中吳通微書恭贊告書體甚佳米老跋
王方慶于毘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跋後者

其所書人姓氏録後
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二高郵秦觀書
三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四吳郡周洒書
五靜常居士曹輔書　六縉雲胡份書
七襄陽漫仕米芾書　八碧虛子陳景元書
九太平閒人仲姝書　十參寥子道潛書
然與林彥祥所臨本人物甚大多不同前有奉
華大小印乃曾妝拾劉孃子位者後有一印云
閉關頌酒之齋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
不類耳又有瑞文圖書
淮海周煇云曾祖仁熟視王荆公爲中表既請
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
入石號周氏世德碑眞於杭州西湖上文弁書
稱二絶紹興初某甲氏尹于是欲磨治改刻他
文偶族叔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
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曰脫非其家物介甫之
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始謝焉今在南山滿覺
院客打碑而責者無虛日又曾祖唾研事吳虎

臣漫録誤書爲東坡　以下寶顏堂補十二則
廬山開先寺石峽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
二尺許米芾書也
宋夷門王淮秀巖記云予爲宰因勸農至此地
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
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
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摸而鑱諸石以
爲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寄詩

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眠開心煖
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紹興間復古殿御墨乃墨工戴彥衡造自禁中
降出雙角龍文云米友仁侍郎所書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倣之蓋米法貫休也有石
刻彌勒賛可證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是以貫
休五代人耳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
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

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有戲之者
毎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飆天留米老娘
罨嫪蓋元章母曾爲宮中乳母而得薦故云
米老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蟞
蝨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
三四傳乃入趙王府恩爲內府所收秘之二十
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嚴貫道祈僊元章降筆
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汴
京破失所在先生於生平得意書定知爲何人
所秘願以見告卽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
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爲言才卿說於妃果獲
一見王薨于汴門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
公遊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
是書生氣習以此事觀非寓言也
米帖內家書付寅孫者卽友仁小字蓋生于寅
年故山谷有虎兒之稱
成化間有謝生得一石硯刻海嶽菴三字乃米

故物
墨莊漫錄稱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
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徧於天下石刻如青州
南洋石橋記鄞縣淙觀記無爲軍二記漣水軍
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亦鮮及蔡
天啓爲公誌云舉止顛頎冠服用唐人規制所
至眉宇軒然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爲元章
也此乃實錄云
元章回人親舊書有密於牕隙窺其寫至芾再

拜郎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朱承爵子儋記云米海嶽遺事廿七條元統間吳郡陸友所編傳世罕見刻本余家舊藏一冊後題洪武丁巳四月老澹維楊朱誼書於宋克華園之北樓對碧梧漫成幽賞時年五十有九字如黍粒其行草結構大類二王書法真書墨之良寶也正德庚辰秋七月重錄時有絳守居園池記其句讀音釋亦老澹手澤云

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

初不令止有孫延嗣為隣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侄然前輩受拜禮各不同呂源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溫公始荅拜至其人通寒溫叙父兄交契畢拜然後始不荅拜如此則愛與禮半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棠先長官不棄不敢荅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余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云

筆塵云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雖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於東坡今世傳一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甚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嚴廓

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時方禁蘇黃黨人而元章輒自標出乃公麟何為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棲霞誌云芾詩手摩一丈石讀盡上元碑

米元暉親書刻小端研以遺建安守喻安中其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媺茲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

紹興乙未

寶晉齋帖乃米元章所摹曹之格刻蓋星鳳之子也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像並題小字米老書縫有睿思閣小璽幷米印上題南舒李伯時爲襄陽米元章作下用周公麟小印甚奇尾用小璽紹興小璽跋尾

子瞻云吾甞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

平謂吾公甞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靄石簾落潮

陳寺丞伯修子也甞于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毋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書五百軸初未甞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嵩草堂圖一卷已數百年物矣以後李伯時曾臨一本仍自書卷中詞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米元章書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悲繼之餘亦一時聞人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同音爲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解縉大紳云家有李邕永康帖墨蹟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蹟等印具在芾以摸本刻之甚爲寶惜而此眞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逮及國初時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戒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求

以爲解氏之寶其後有題識皆爲人褫去以偉其僞此真者正不須也

褚登善書文皇哀冊真蹟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米海嶽服然亦用是得脫金爐爲光堯帝及元暉賞識

楊慎曰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

加竹界而打摫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褒簽曰檢又曰排漢武紀金泥玉檢註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阜囊施檢注今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業潢所當知也

元章有自寫海嶽菴及淨名齋圖

置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古刻號爲善本然亦莫攷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寶者前後題識可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上命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熙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徵清叔書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米元章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間有松竹窠植二惜其歲久將磨滅也

涇荅元章詩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諫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巳蕭爽人亡物喪付哀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林蘭苣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

僻素最沉着退舍還師覺難傍世人往往力能
斡未免目蝦終惚恍絨襪僞謬各臣妾未覩堂
堂筆中王袖間澁縮氣如線凈几明窻謾瞻仰
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卽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絶
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
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卽護持未肯充飢謬
爲脹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
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

次韻米元章齋居卽事云庭木雙株茂盆池一

掬慳支頤魚出樂入背鳥知還老境行將及偃
書讀未閑因君歌鳳過通々夢歸山

薛道祖字紹彭嘗云其筆硯間物硯滴須琉璃
鎭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
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卿一書當千戶與
元章爲書畫友號翠微居士王元美題道祖蘭
亭二絶云宋人惟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
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

道祖荅元章云草聖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
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
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
着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
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隋
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卽今未必
無循獠寧馨動欲千金貰古囊織褾可復得白
玉爲躞黃金題

和元章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繭
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

可評墨副以谿嵒難乇研世間此語誰復知千
里同風未相見

秦少游元章友也有次韻荅米元章云嗜好清
無滓周施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
鳥空撩我尊罏正屬君唯應讀鵩鵴差不愧王
鈞

米元章有書畫船趙子固方之亦有書畫船東
西籌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
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

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陶九成宗儀云子固諱孟堅别號彝齋宋宗室子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于水仙尤長嘗從霅川余壽翁處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櫂至弁山大風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濟子固獨持此卷立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矣且題八字于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酷似米老其名垂世以此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喜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其先夫人貴家女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或謂不惟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于元章者矣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牘高簡尤工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皁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有米元章之風然友正既不仕其性介不交與人通故其書知者少俱不逮元章

李時雍騰之子官至殿中丞工書崇寧間與米芾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騰鰲二字字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又嘗以書出外國敕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又能以襟裹濡

墨走筆作大字

沈豫昌校于北山草堂
吳琬劉詢薛明益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三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三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攷據

杜綰石譜云無為軍石産土中至有一段二三尺間群峰聳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巉嵒澗谷不異眞山米芾為太守拜者四面峻峭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頗艱得之

墨池篇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眞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

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嶺蔡君謨起樓其上武帝升之乃曰此嶺不足須固守京口實乃壯觀遂改曰北固因名北固樓

有藏戴嵩牛圖與客觀傍有一牧童曰牛鬬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掉尾何也又戴嵩牛二其一有高宗御題兩目凝紅凡戴牛皆然又申屠大用所藏戴嵩子毋牛又戴嵩戲牛圖宣和題莊蓼塘物也又戴嵩着色山水牛宋高宗御題乾卦印

露筋廟在高郵州南三十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蟲盛有畊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蟲死其筋露焉故稱露筋廟長林燕語云至今他處多蟲惟沿廟數里絶無咸謂神女靈威所被云夏秋間估客四集廟中香火最盛

行草宜用裹心筆者以其摺臬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眞書直竪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之知姜尭章孫過庭草書言能寵叠横竪最善發明裹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在勿使筆尖也趙子固云

莫論霍衛撞星斗按名山記作衛

宦遊紀聞云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

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姜堯章云臨摹書唐太宗所謂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惟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然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郭若虛云諺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何以明其

然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爲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宋筌領眞命爲宮贊居寀復以待詔録之皆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氣尚豐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又翎毛形骨輕秀而天水通色二者皆春蘭秋菊各擅重名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孫崇嗣崇矩俱下筆成珍揮毫可範

王佐曰古檜在孔廟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梢尾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許

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爲連滄觀

明皇幸蜀圖乃大李將軍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方廣不滿二尺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故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山谷間

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又周密雲烟過眼録載張謙家有徽宗撫李昭益摘瓜圖又趙文敏家所藏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歸寫一幀質公公大驚賞亂眞由此名寔俱進

盧鴻草堂十志乃林彥祥所臨李伯時本遺草堂樾館二所存者曰冪翠庭洞玄室期僊磴金碧潭倒景臺桃烟庭數圖

宗埜譜云米元章乃宋初勳臣米信之後視芾爲五世孫今傳誌皆不載

米敷文嘗題畫云待次平江作於大姚邨妹家又一帖有自到邨居之語則元章更有女妻吳不獨建康段佛建州吳激也

諸葛筆者按唐宣州諸葛氏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氏筆者率以爲珍翫坡老云諸葛氏筆譬如內府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杭州人嘗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時爲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眞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及夢覺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僊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修撰虞伯生等龢之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玉鈎橋之傍橋爲伯雨眞玉鈎所建墓久頹廢明姚公綬重葺之

徽廟冊青具天縱之妙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蟲魚篆文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影書者即今之響搨硬黃者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者謂紙覆其上以遊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然

圖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洞天清錄云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

書與畫一致也書者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世道日降往往溺志

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于花鳥蟲魚之麗游情
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意衰矣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熈意在不似非高于畫者
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
公之於文杜陵老之於詩也
螢雪叢談曰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
補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甞試竹鎖橋
邊賣酒家人皆從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
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便見酒家在竹內

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何以見得親切有一
名畫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
香出也果皆中魁選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
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兢爲詩題于墓樹櫛
比鱗臻
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
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所謂劉娘子位者
是也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盛夏時以
水晶飾脚踏寺在淸波門折而南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
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
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王摩詰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
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
芭蕉
掩暴談餘曰蘇子由之子與米襄陽家小米皆
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

一帖云吾子鼇兒洞陽三雄則虎兒豈又在三
子外耶
五字損本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八分書殆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棺前
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科斗
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峋
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
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
公九府圜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

契既作字體悉具爽不始于秦也一云八分書起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于山谷間今大翮山小翮山是也

劉涇有印文曰劉巨濟符符字甚新

觀畫之法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

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弓元章所和者雪竇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何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真傳自元章外又有周仲仁陳師錫葛繁徐太等詩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爲帖祖

金章宗明昌七印其一曰內府葫蘆印其二曰郡玉秘珍其三曰明昌珍玩其四曰明昌御覽其五曰御府寶繪其六曰明昌中秘其七曰明昌御府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爲裝池益謬甚矣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腳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是故也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趙孟堅云中興後朱墅嵓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規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子所取孫子所戒更從議者評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爲之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褙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遺一刦也

吳門朱長文字伯原號樂圃元豐間舉進士以疲疾因不仕以行義聞鄉里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所著有琴史及釋問諸書卷中引列宋時諸老如蘇黃輩最著者不具錄他稍膾者略標行事以備參考如左

張耒仕至起居舍人與秦少游同學于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字文潛

畢仲游公叔丞登進士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子瞻以公叔爲第一又絹素自代

陳師道字無已爲秘書正字世言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唫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畢乃敢復常劉夷叔曰無已作文最苦復齋漫錄曰二蘇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若無已文行雖高以晩出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一字履常號後山

徽猷閣待制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爲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坐元祐黨廢棄

秦少游名觀亦稱太虛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王介甫謂其詩新清婉麗鮑謝似之少游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有淮海集三十卷

秘書郎昭武黃伯思元符進士四十而死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

百卷博古圖說十一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法帖刊誤二卷先是米南宮有淳化帖刊誤辨之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矣

丹陽蘇庠字養直紳之後頌之族也以遺澤昇其子自放江湖間子瞻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得名

忠宣范純仁字堯夫文公次子相哲宗文正公門下多選吳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

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如此

蘇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相哲宗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張舜民芸叟邠州人其文豪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詩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爲諫大夫居職七日所上六十章崇寧初坐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討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最竟不知其罪以爲譏謗坐貶

韓維字持國億子也最能詩世傳其酴醾絕句他多稱是

李廸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終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定

蔡攸蔡絛俱京子京末年事皆出于絛絛見攸既叛父又與已不協乃作國史後補北征紀實歸罪于攸爲父自解然京罪不可掩也絛有鐵

圍山叢談五卷

周穜字仁熟官集賢修撰

岳珂號倦翁其所撰桯史者猶言桯記也

王鞏字定國山谷曰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及流落嶺南更折節自苦其作詩及他文章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

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初舉茂才異等再舉

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畧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當時最爲耆德號樂全先生

晁補之字无咎七歲能屬文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倅杭屈行輩與之交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閣筆矣舉進士禮部别試第一張耒嘗言无咎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屈宋班楊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

王珪字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珪典内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冊以其喜爲富貴語也

翰林學士沈括存中好功名城永樂不克貶居京口自號夢溪翁竟死貶所而實才高學博多伎能音律星曆尤邃有夢溪筆談忘懷録清夜録長興集四十一卷

魏泰襄陽人字道輔爲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泰既不得志場屋數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怡集括異志倦游録碧雲騢又自作東軒筆録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又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

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尤敏贍嘗食頃草九制各得其體私謚公是先生弟攽字貢父謚公非先生同敞登進士早貴而不永終中書舍人有集六十卷

孚師中字誠之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青州皆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禮部郎濡須楊傑字次公亦稱無爲子嘉祐中進士善談禪有無爲集十五卷别集十卷别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

左藏庫使知隰州劉季孫字景文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人共稱之

朝奉郎共城賀鑄方回自序言外監知章之後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今所

謂鏡湖者　慶湖也避漢帝父清河王諱改爲
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與米芾齊名然鑄生皇祐
壬辰視米猶爲前輩也
臨川謝逸字無逸工詩能文黃涪翁讀其詩曰
晁張流也
韓駒子蒼政和初請閣上書召試出身後入西
掖學出蘇氏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
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
李錞字希聲與潘邠老同爲秘書丞

鄱陽姜夔堯章有白石道人集三卷絳帖評二
十卷書譜一卷范至能楊誠齋尤愛其詩以爲
有裁雲縫月之妙思頗解音律不第而卒
釋道潛自號參寥子與子瞻少游爲詩友其詩
清麗不類浮屠語唐人舊有參寥子者用莊子
語也
吳越錢惟演字希聖俶之子也撰飛白叙錄一
卷又有擁麾集伊川集
司諫延平陳瓘瑩中自號了翁嘗移書責曾布
又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
合浦以死汪應辰以爲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
一人而已
同知樞密院林希子中不得志于元祐乃從章
惇甘心下遷西掖草諸賢謫詞時論薄之
吳郡葉夢得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
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
執政才敏日而罷號石林字少蘊石林二字出
楚詞天問所著述極富

吳郡范成大至能初以起居郎使虜附奏受書
事抗虜歸被上眷以至柄用爲堂扁石湖二字
皇陵宸翰也有石湖集一百二十六卷
丞相益文忠公廬陵周必大字子充一字弘道
有集二百卷行世又自號平園叟劉後邨曰平
園晚作益自磨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
不盡耳
楊萬里廷秀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配享不
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有誠齋集一

百三十三卷閩開禧出師不食而死官至寶謨
閣學士廬陵人
丞相謝深甫字子肅有東江集十卷
歸安倪思正父以戊戌宏詞受知阜陵登禁
直紹熙間遜位法從立朝剛介嘗言與其爲有
瑕孰政寧爲無瑕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終禮部
尚書謚文節有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
前藁二十卷後藁十二卷經鉏堂八卷
鄧椿公壽畫繼繼唐張彥遠名畫記宋郭若虛

名畫見聞志之後也張止會昌元年郭止熙寧
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文同永泰人善畫墨竹知名於時或戲作古槎
老枿淡墨一掃雖丹青極毫楮之妙者形容所
不能及也仕至集賢校理東坡嘗稱其四絶詩
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瀟
灑如晴空秋月塵埃不到其爲人可知矣字與
可亦稱石室先生又稱笑笑先生錦江道人元
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
正坐而逝
釋夢英工篆籀之學有字源一卷行世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
從作佩觿三卷觿者所以解結也爲國子博士
恃酒狂縱數犯法忤旨流登州至臨邑道中尸
解仙去能篆隸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畫法
師關仝
李公麟字伯時亦稱龍眠居士舒城人涪翁云
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久當在臺

閣然爲書畫所累曾空青云伯時嘗貌天廐滿
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
端攝之而去寔古今罕事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
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蚤年巧贍工致晚
年落筆益壯
僧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爲烟嵐氣象於峰巒
嶺竇之外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蔓
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

荊舍斷橋危棧真山間景趣也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中爲三班奉職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爲三班奉職也詩格奇峭又工書體兼顏柳爲世所珍卒後其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爲鬼僊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降于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張浮休云曼卿字遒勁可愛蘇子美遠不及矣

范寬初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人目爲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北宋時天下爲山水者惟寬與李成稱絕議者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造乎神也然寬好畫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骨
董源字北苑多寫江南山水大抵源之畫其用筆似草草遠觀則景物粲然如覩異境蓋意在筆前景生意外非俗工所能彷彿也
李成營丘人幼善屬文爲畫精通造化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至於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就真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稱爲第一
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能書工草隸詩章豪麗
唐希雅嘉興人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學江南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變而爲畫故顫掣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棘櫕荒野之趣氣韻蕭疎非畫家繩墨所能拘也

蔡襄字君謨興化人在慶曆四諫官選中文章遒美工書爲宋朝第一京卞同郡晚出欲附名閥自稱爲族弟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二佃終身恨之
王詵字晉卿爲駙馬都尉開封人善屬文又長於山水學李成作着色山水師李將軍墨竹師文湖州並清潤可愛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以爲勝翫東坡爲之記
黃居寀字伯鸞筌之季子作花竹翎毛皆妙得

父真寫惟石山景往往過其父宋太宗朝授光
祿丞委之搜訪名畫詮定品目時輩莫不歛衽
當時較藝者脈黄氏體製爲優劣
範愼由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
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卽爲郎然自是數坐累官
竟不進字欽止善行書
徐熙金陵人所尚高雅今之畫花者逆逆以色
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傳
色故骨氣丰神爲古今絶筆所畫多在澄心堂

紙上至於畫絹甚麄米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
也評者謂黄筌之畫神而不妙趙昌之畫妙而
不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爲熙歟孫崇嗣崇
勳亦得所傳
易元吉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
不乏人遂遊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猨狖鹿豕同
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
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
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illegible]詩畫獐猨評者謂
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
元吉畫字慶之
周越以善書名世陳氏後山曰王客郎中周越
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然
亦俗甚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初師
滕昌祐後過其藝作折枝有生意傳色尤造其
妙兼工草蟲禽石非其所精
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字希白宋興父子兄弟制

舉登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一百五十卷工
書評者謂其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者是也
孫知微字太古眉陽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機穎
悟善畫初非學而能飄飄如神僊中人喜畫釋
道描法甚老黄筌不能過也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善冊青兼諸家之妙人物
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忠恕下筆無一筆
無來處但多作樓臺橋徑[illegible]深山大谷烟霞之

氣耳官止郡推官

勾龍爽蜀人好卌青喜爲古衣冠多作質野不媚之狀尤善嬰孩得其態度爲翰林待詔

蘇舜欽字子美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是時朝廷爲讒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甚駭物聽子美除名子美好古工文廢居蘇州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爲人所傳號有滄浪集十五卷父名耆字國老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草道釋人物山林飛走之類尤長于寫生元章所謂可與周仲翼草書同挂者是也仁宗朝畫垂拱殿御扆稱旨補圖畫院藝學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李煜爲翰林待詔善畫人物車馬樓觀山林泉石其行筆瘦硬戰掣大約體近周昉而纖麗過之

陶冶殷仲春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三

米襄陽遺集

宋米芾元章 譔　明范明泰長康輯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嚮暮于是升通天之臺攬泬寥之路覩三星聯影晻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皐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晻歟皐曰臣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

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跽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嗔號鴟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晁而狠趙郊坑肉魏野封瘡與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武訖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

於百齡則是星也亦常煒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籙不究上天侮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樸隱恤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爗爗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于祈連宛馬來于天外致赤鴈駮鹿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

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奄奄而無光臣鼻所以悝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鈎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天馬賦

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世無此馬 細筆賦之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發蹄掩踣以風 迅鬐隆顙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氐羣驚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釣急冑絜征拔直突則建德項縶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絶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首蓿之坡蓋當下覷入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獰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格靡頹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傺裹

抹粟豢肉脹筋若夫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駝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呼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軼岐陽之獵則飛黃騕褭躡雲追電得所從而遝來

顏魯公碑陰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

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慴服臣嘗父爭之今遣使不爲賊悍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而躍上樑跳躑謂衆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奕郎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郎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予游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偃骨㮚然如在嘗閱雒中紀異載公前事予爲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

朱樂圃碑

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趣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澼著書閱古郡守監司莫不造請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爲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爲太學先生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遘疾不祿享年六十先生道廣不泚短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志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賢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疋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出出而無命孰諗於犇升公之堂理公朱絲清音不改樂圃松悲 元章有相論帖論係曹植撰見本集

露筋廟碑

天地之間雖大體陽兒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為公各有正位其麗雜者亦交處于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棄婦人女子之所羞雖其扮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卽祭而陰誰亦不旋踵則澤國之女嗜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來

歸過其下刻石賛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孅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絅猗雲木偃煒斯囝猗日星建

元豐十老燕集序

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余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為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杰氣惟時老成高誼劭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迺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淸河公神宇軒揚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勳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寔孤聧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於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冲標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行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醇耀或中臺耆彥或四方膚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炁行絜修里閈標準丞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頎頎德天

賜難老貌若遊鶴言為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迭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祺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芾倦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傳屬為叙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於承 九序

李伯時雅集圖叙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絶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黄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看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緑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

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黄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幅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服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髯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呼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僧羽

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是爲叙

蕭閑堂叙

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李濟民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蕭閑堂已撤幕壁間有君像題曰權杭州觀察米元章像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讐以今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歟行之曰君也僕然撿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

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君肇字天啓於相知間語僕如素心腹者云得僕於王荊公蓋僕於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荊公於鍾山間公門有數十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吳不知一蔡二楊行能識面因延叟語發悲嘆并記其事

於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開求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己而求人豈其本心寔利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惡人翩翩而自喜黠點懷奸藏慝竊竊掩人之善沾沾自標置者得不少悛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誰起蕭閒堂圖贊此醜貌眛眛豈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過二陵已相失苟養走四方公卿更祀跡向我交漸稀背憎十六七豐吾九畹蘭任汝滿地棘我豈蕭朋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彥精絕入妙筆君不媿顧長康取媚桓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綬策京山遇摩詰前此交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囘首此君應辟易

無爲章吉老墓表

神農有熊氏咸以捄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文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

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灸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捄人者壽至七十九莫不視膚透膜隨針病已華俞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捄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以吾友周元章撰埋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捄人除害物

者上清有錄許旌陽雞犬亦僊去後之人勿替
其志來拜墓下讀吾文者勉之

畫史叙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
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生平寂寥所慕嗟
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
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
錦襮襲數十以爲珍翫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
壒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
媿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叙所睹見作畫史

書史叙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
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
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鼻至於後愚妄作組
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
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黜俗目

垂虹亭

斷雲一葉洞庭飄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
寄豕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題多景樓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樓烟回首望北固雲藏淨
名天呼童速具舆憑高覽山川隱見豈不好開
霽景固全須臾江風流湛湛清露圓歸途知有
伴華月上卅淵

觀音岩

絫驛禹鑿巳寥寥却爲高人得姓焦鮑街有時
邀楚釣海雲常覺護山樵巖多陰霧龍藏角虹
絓蒼林玉露飃濁氣不侵靈覫下方壇曾駐紫
清飇

題泗濵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
撞星斗且是東風第一山

山光寺

竹圍山徑晩風清又入山光寺裡行一一過僧
談舊事遲遲繞壁認題名仙來石畔懷灰刼鶴
語池邊勸後生三十年間成底事空叨朋祿是

榮身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即爲之卒難辨山谷示余於眞州余爲詩紀之

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

望海樓

小閣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題子敬范新婦唐摸帖

貞觀款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婦美何爲寥寥實是似遺亂歸貞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是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次洗玉骽金題半歸米

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巽小兒寧近似滄溟浩對跡涔水騰蛇無足飃多趾以假易眞信用智龜澼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

眞裂紋匀眞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訣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眞僞頭面奉趺趾久假中分辨愚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

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贈以詩

偃蹇汀眠鴈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

埜趣分茗水風光剪雪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贈薛紹彭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早品定多知定如是

誚劉涇

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篆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擬古

青松勁挺姿夌霄耻屈盤種種出枝葉牽連上松端秋花起絳烟旖旎雲錦殷不羞不自立舒光射九九栢見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托殊種種是彁物相得忘形軀鶴有冲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口相將上雲衢報汝慎勿語一語墮泥塗

中秋登望海樓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撑損向西輪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佳氣蔥蔥聽誦歌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滯穗是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晴獻谿山入醉哦須捉蟾蜍共研墨絲牋書盡剪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黃葉紅茱滿泛船千里結言

寧有後羣賢畢至猥居前杜郎閑客今焉是謝守風流古所傳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詩偏

秋登峴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巳過二娄羅即峴山謬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中有皎皎人瑀衣玉爲珥位維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襟乆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颸帶秋威欻逐雲檣至朝隔輿馭飈暮過光浮袂雲育有風駈蟾餮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輿深夷險一理洞軒裳僞紛紛夸俗勞坦坦忘懐易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渙之彥舟

集英春殿鳴捎歇神武天臨光下澈鳴臚初唱第一聲白面玉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使敵杯使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壁湖山兩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不約無遊輿握古圖書同岸幘淫朋嬖黨初相

幕濯髮洗心求易慮翩翩疏鶴雲中侶土苴庇
鴟那一顧邇來器業何深至湛湛具區無底沚
可憐一點終不易枉駕殷勤尋漫仕
漫仕平生四方走多與羣才並肩肘少有俳辭
能罵鬼老學鴟夷但存口一官聊具三徑資取
捨殊塗莫廻首

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
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濱山一品
石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

麗其八十一數令百夫輦致寶晉齋又
七日甘露下其石梧桐柳竹椿杉蕉菊
無不霑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猶未已
因思之作此詩

我思岳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半天落石鯨吐出
流一里赤日露下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眠肘
項抵水洗背肩客時效我病欲死一夜轉筋着
艾燃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脚三十年重往
石上浸足眠

閶門舟中戲作呈伯原志東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果亂閶門咫尺
不安流何況盟津與江漢非無輕檝並長棹逆
風流水適相遭須臾風廻水流順星宿浮槎問
月高

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蕙芳蘭
無處所亂莞叢葦滿清流

甘露寺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郭

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海近雲濤驚夜夢天
低月露濕秋衣使君肯負時平樂長倒金鍾盡
醉歸

荅劉巨濟

劉郎收畫蚤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
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果
斃帷幾寂太平老寺主白紗員首無冠鬆武士
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翬修眉神清賸子知寡

欲齒露脣反法定饑世人覩假似摩詰不知六
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
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
品天下却緑顧筆在連漪

題蘇之孟家薛稷二鶴

遼海未須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
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
眞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
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東髮寮陽侍帝宸連城

照乘不保寶皇圖札誥悉珍眞百齡生我欲公
起九原蕭蕭松嶷嶷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
賢心不已

潤州甘露寺

色政重重構春歸戸戸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
遺耽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桁梁終厭勝會
副越人譚

雜詩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
緑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
吹天飄寒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
濃絃歌與罷拂衣還棄米何嘗有俸錢恩自大
鈞能逐物只應訪藥是優賢

寄薛郎中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倘徉天下有識
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戟稀訟牒典
客閑閤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硯龜
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淮

燭天限織女烟海括地生霧光儁兒乃是翰墨
侶挾竹不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棐
几鏽雲肪依依烟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
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
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
不東來從此荒
歐怯褚姸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
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顚同罪鼓
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獨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

盲醫可憐智永硯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喢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亡高貲殷勤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

寄紹彭

蕭李馱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跡固通神水火土更刼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輙畫相後人眼徒攝

揚州

東風何處真帶雪入揚州尚想遺釵雀重觀上玉鈎眞同一夢覺空憶十年游邂逅逢孫楚酣歌慰滞留

竹西寺

竹西桑柘蔴鴉盤狩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相料理郡緣塵土蔽青山

題麟鳳圖

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方周德坐想訏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曾邦既弱不爲妖虛齎自是驚人觀不勝雄孤逐怒鵰

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爲下元水府在其下雖大水不能没余登山作賦系以詩

捬雲樓殿壓滄溟笑語風生伴暑清誰爲抉雲開皎月練飛雪捲看潮生

貞孃墓歌

何不學仙冢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虎丘一叩

貞娘墓薜荔援墻委蘭露千歲蒙茸幾樹花夜飄鬼火曉啼鴉向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彩霞吳閶少年往來道黛娥釵燕誰能好酒滴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闔閭穿葬處玉凫欲化湛盧飛

詠潮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䰟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

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

游湖州

夜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雖無織女
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江臯晚泊

柳水倚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
圓靈炯炯月初上脩脩風更冷遠山横秀碧淡
墨說吾經

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
作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
詩寄劉薛

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璽高壓巴郡
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
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
中見

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為秋久賡白雪詠更度釆
菱謳縷玉鱸堆案團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
與謝公游

半載依修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壑
源茶主席多同好羣峰伴不譁朝來還蠹簡便
起故巢嗟

余居半載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
置膾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
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
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熱來隨意住涼至逐
緣東入境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食飽但
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駐浮家為興來句留荆水話襟向卞
峰開過剡如尋戴遊梁定賦枚漁歌堪畫處又
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
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却憐皎皎月依

書滿船行

俞劉檢討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浸眼倚嗟斯人今實嫩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跽閣墨皇三復返

與薛老

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楊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

筆一戲空

右軍增慨帖贊

龍采鳳英天開日升亟勘多艱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王謝眞蹟頌

山林寄妙巖廊英舉不絲不義自發潛古有赫大帝天造翰藉徠下龍跡震驚天地

題孔子像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百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蓋無得而名言

王右軍帖贊

混沌破龍蛇出大荒孑鼓神物縱變恠造恍惚起洪水稽天骨大道鷙鬉狂勃時蟄引無憚率神禹錫鎮崒窟

王大令帖贊

倚太宰秀當代虛襟疏冲歆邁一筆落兩行帶

雲龍廷走百恠驚雷掣斷光快盤偃蹇意無在藐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冠千載

孔廟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恠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糺治亂如一昔百代公蔭圭壁

題彌勒像

如來髓釋迦骨人不識彌勒佛

跋蘭亭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着譚標書成馬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去專用一繡繅金鎘瑶璣鄉綺徜歟元章守之勿失

倒書揭諦呪

訶摩娑提菩諦揭僧羅波諦揭羅波諦揭諦揭

蚤起嘿念數十遍

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王略帖贊

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澹濃動彷徉一噫萬古稱天章鸞拏虬引鵠序行洞天九九通遼陽芒芒十二小劫長璽完神呵命芾藏

明應公祠銘

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誰則能語而默俟河之清乃通帝夢殖殖瑶壇乃靈是擁肸蠁遂濁以道祚宋公德不蕫客必茹素擁徒駕御必以風雨明德感神神應可呼勒石津塗以薦薄夫

硯銘

素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寶也

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堀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雲 [illegible]以[illegible]賓顏

壯觀亭

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興處十山萬嶺雪漫漫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冊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刋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淼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

綠大磧南絶中澪之鼎儷蔚起筆山之隙岩嶢
雙聳五州之外嶒崚千疊黃鶴寶勢殊捧于豆
長山異氣龍矗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
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犖于西
邪而秋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
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郛其境洪以西山瀰
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
窮荒迢遰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
而赴北既瀦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趍

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
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
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
樅菼葦榔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僊下疾
飈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効珍或鵬雲壓
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兜羅密而靈
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現奇忽怳又不可得而
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卅徒而仲宜長老
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塵汨
沒輿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
滿床圖籍鏁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
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
此樂也今來之歲時在間去也自筆藏爲圖念
[illegible]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
不爲吾賦乎

跋殷令名帖

右唐殷令名書頭陁寺碑齊王簡棲所撰錄于

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
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今名嘗書濟度寺額
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爲尚書故闕山字
而李氏諱不及淳日照基誦者正在眞觀永徽
間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印滉字
即唐相晉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
賢林舍人招爲苕霅之游九月二日道吳門以
王維畫古帝王易于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
言之孫翌日與卅徒葛[illegible]字李沈檢閱審定五

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

跋顔平原帖

顔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真跡爾非乎坐帖比大抵顔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純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絛

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顔唐功臣也

跋烟巒晚景卷

昔兄嘗赴吳江宰同寮語曰陳叔達善作烟巒雲巖之意吾子友仁亦能奪其善昨晩出局伯過新家出近景烟雲之狀友仁得其意耳襄陽老人湯題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遊苕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余兒戯得意作也世人知余喜畫競欲得之鮮有曉余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懐萬慮與碧虚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跋晉太保謝安石帖後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

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摸閣帖但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摸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翫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余篤好見歸余年辛

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

跋歐率更史事帖後

右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尚帖余元豐官長沙獲于魏泰庚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于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來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閒外舍棊贊曰渤海光惟字亦險絕眞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厓岃

跋快雪時晴帖

右軍此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唐賜魏丞相徵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于褚遂良故有褚印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摸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

與人

蒙書爲嶰審道味清適漣洒邦也林君必能言之他至此見未有所止蹄涔不能容吞舟閩士汎海客遊甚衆求門館者常十輩寺院下滿林君今在寺也萊去海出陸有十程已貽書應求黛能具事力至海乃可此一舟至海三日爾海蝗云自山東來在奭邑境未過來爾樂慈所居國不足豈賢者欲去之兆耶甘貧樂澹乃士常事一動未可知宜審決去就也

葛叔忱家計何如何人經理子弟長成不莫不依邵氏過不邵氏二子弟生事如故不令人念之忽老住院隨小師在丹徒安否久不得好吳臼沙有何舊人子平所苦何疾得宣城佳郡也然既以疾辭吳難便拜命不須且辭免也度過山陽或入免之

梅惜奉議部授漣水何處人非子中甥乎告詳問以告中間紛紛了無事蓋子中不留遂皆痠疑昭代有此老不能與人爭得若在杞時又須

厮論也
公手翰成十軸獨未有入兩府手扎也願惠荅
使在祕玩中知公終始眷遇不替餘俟降麻別
馳賀次公執政矣誰爲經綸客望大啓東閤延
天下士爲睿王致太平芾雖駑蹇文武之用惟
所命焉
芾老不脫州縣可憐幸歲豐無訟而賢守相照
得以茍祿忽已半歲冬杪敬伏東閤
度九月奏計卽留禁從芾十一月滿九月爲入

季至時申求一巨舟西上我公任內與之後人
必不易也虔扣虔扣
芾皇恐瓜州非復往年亭榭登臨江山之間與
狀覩甲乙新於江口得地一片深潤無一畝黃
鶴臺所見相多少傍是兩浦橋目命爲江郊百
川浦作草堂基未有資呈芾異時歸早此屋來
往江南北遊戲焉
新瓜州閘中閘傍臍臨江故宮基一高臺昨曾
孝蘊建大亭其上未名而去正對鶴林黃鶴上

皇下皇山下覩金山旁迤羣峯如圖無纖異乃
山傳神也戲作一上呈乞改抹
尊候冲勝山試納文府且看芭山暫給一覩其
背卽定交也
承清問屬邑捕蝗海浦方暑恭惟勞神弊邑上
賴德庇幸無蝗生而雨露足必遂小豐聞海境
去弊境百里已上曾有些小今已靜盡亦恐民
訛不足信也近有秋祭文上呈可發笑啓君素
謗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蕩盡賴

恩庇及此愧惕愧惕
比者大旆行邑獲望顏色許丘下風用是寒蹤
知所依託稍睽侍右詹昃實深尋丞徑乏鹽城
比知已還治府謹奉狀陳情謝庇不備
稍別思企昨奉啓達未不辱答悚悚春暄起居
何如通融近送遠送三色人皆法也望檢以呈
宰公蓋人吏見惡元發所知卽或理不合差却
告示及抵裹吾曹內外一何隱也莫爲治邑賑
濟無效特不差乎呵呵

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所也陽極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紹聖四年同佛印訪堂頭禪師師留心於易遂贈以易義并大書讀易堂三字遺之

元章寶晋集有稱百弓者十四弓者十弓者豈在當時固已散逸耶近歷探之藏書家亦並尠其集今略以傳記所見彙之成袠後當隨益隨補備一家言云予般子范明泰元吉氏識

華亭沈紹文趙佐校

番禺梁嶼長水郁大年同校

米襄陽遺集

海嶽名言

宋米芾元章譔　明范明泰長康訂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耳

余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粮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強禮節生踈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

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揷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盖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

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咲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士子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不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託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燕尾

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則未之見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

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
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
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太異耶此公亦
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
如排筭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
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
下法書第一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
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
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
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
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
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

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
子之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
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
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為醜怪惡札之祖
世始為俗書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
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
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

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
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
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
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
李邕脫子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
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
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
變格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

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隸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比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老杜作薛稷書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是勾勒側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人無真大字明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謄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巳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

年余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真卿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大非古法也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亦之借于公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瓛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褚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岩岩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谷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鴻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晉

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觴字備著其真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于薛魏賞别不聞于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釋智舷校

泖上孫孟芳覩於白雪庵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錄

宋米芾元章譔　明范明泰長康訂

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題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天寶以後或進書得官亦知上篤好

本朝太宗混一僞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尚或藏者鮮非寶鑑皆以世傳罔見湊多懼久廢忘因作寶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為

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目睹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裴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遊湖外携行賞跋累日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眞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眞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厦者在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没猶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覆褁欲爲重背仲憎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

右唐粉蠟紙搨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爲眞蹟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唐太師顔眞卿書送辛子序

右眞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溫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不合縫鑒非鉉筆甚界墨寶某佐寶文于潭屢經賞閱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搨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眞字雙鈎塡者然人猶未信爲搨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开處恭公姪作梵夾冊雖非眞蹟秀潤圓活逼眞今已罕得某嘗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黄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眞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耆購于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唐太師顔眞卿乞米帖

右眞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舜

元子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搨本此
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
某嘗十餘閱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嘗有五帖第一
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
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
辨昨日承須二帖襲紙也陸氏子參從奉議
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撫三大帖余亦見石本

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關杞為使
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
郴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為錢
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謝而閱
之既見真蹟獨深秋一帖詰之良久翬蹙而
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拚留不還自此
不復借出因亦不復借閱遣工撫得之即歸
詰遴弟邀時為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
後復得閱今歸余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
以雌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
一萬質于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
有唐雙鈎撫帖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
字改為中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
彥先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黃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
滕以為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
固以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
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臥帖

右雙鈎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關杞處上

有儲氏圖書古印闕嘗詛某曰昝越州一寺
脩佛殿于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搨數十本所
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十闕九
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
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售購得枕
臥十闕九書寧三帖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鉤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廌處翰林
學士維之孫亦縫有儲氏印某借搨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廌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
不盈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
甫字某嘗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牌某官潭
借留書齋半歲搨得其石本爲搨石僧希白
務于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復縹緲縈回飛
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

右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淳處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

右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
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
筆力皆種種可愛

羲之千文

右楮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王
詵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于韻

字下非也

顏魯公頓首夫人

右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
家

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真蹟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收閱字印王氏
圖書四字隨圈四轉其異製也在如上

懷素詩一首

右真蹟絹書在王晉卿第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

右真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

右真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上有開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書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書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閱古書記字內郗愔一帖

即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哀哉謝安慰問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

晉謝奕謝安桓溫三帖

右真蹟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京書印賚蒙審定字印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淡復用深墨塡過使人惋恒與前卷並有絹帖書爵號自爲名筆

黃素黃庭經

右同上字札古無褚薛體殆六朝人所作後有鍾紹京印後有陶穀漢時跋云此換鵞經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設無唐盛時是褚薛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卷末眞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眞書此經與樂

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眞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是甲觀

顔魯公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秃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顔行第一書也縫有顔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勾當官携入京欲背乎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

作郎丁仲脩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鈎麻紙本亦在王仲脩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淸鑑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遵刻板本是也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淸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勾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郞謝惠鹿帖真蹟余過甬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在王渙叅政家此亦爲其子弟購去矣

陳賢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顔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

携至京

顏眞卿跡拙帖

右麻紙書眞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
責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素三帖

右絹帖云貧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
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
見于師文

懷素自序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
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庾翼帖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眞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歐陽詢碧牋四帖草聖

顏眞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激二帖

懷素草書三幅楊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摹奇絕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
爲楚州山陽主簿

王右軍相溫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絕帖與王脩學士家稚恭帖
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
子之純處今爲歙州判官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王右軍
言叙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攙柳公權跋於

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
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爲子矣兄
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印勾德元
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
同

右在章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眞紙緊薄如金葉索
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趙竦令爲滎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氏雜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前龍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䟦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䟦刮去數字塡爲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蓋和凝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

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䟦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汞失其眞好可痛也

的聞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泌激皆舜欽之子蘇氏自叅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于舜欽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巳上三事並激云見之

洪元脊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眞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聞綠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士多因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抵某具言有此書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巳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護處見撫本給事中舉元子云眞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䟦

歐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顔魯公書韻海

右聞大書朱子曾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

在其父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邠尊師墓誌

右眞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師中也洛陽人

歐陽詢鄱陽帖

右同上模石在靈隱寺

褚遂良臨王右軍二帖

右同上並垌自云未肯輕出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閭丘本畫

右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處

晉王惲眞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

表文帝批答

右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並見石本後見李

云在高橋楊氏未獲見

顔眞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石本

王右軍玉潤帖

右蘇州教授閭丘顴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

處有古跋令裴書人背久不還及剪却半跋

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千

即知其竊眞得金已多

蘭亭撫本

右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激所收蘭亭云此與

吾家所收同

褚遂良奉書寧帖

右在關杞某見石本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右見石本眞蹟聞在台州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十八學士贊

右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

右眞蹟在戶部尚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

湖州

歐陽詢二帖

右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

周沔

懷素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幷褚令模蘭亭

右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

昌處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

存中括家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

右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歸

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張長史全本千文

右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

公遠族也

顏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裔駙馬之孫云在

其兄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頎云其父所收未得將出

陽羨俞安期觀

錢塘江璞莆田江騰鯉校

研史

宋米芾元章譔　明范明泰長康訂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惡瑜之
而移非眞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
奕猶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
士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
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綌褚葉雖工而無補於宋
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
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爲硯着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
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
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
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

剛生熱故膠生泡也此若既不熱良久墨發生
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
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
澹青白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如見十餘
枚矣

溫州華巖尼寺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
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
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斬而易磨亦
有白點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
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
有此石形合晉畫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瀝巖余嘗至端故
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
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
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
聲不着墨清越者溫潤着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温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巳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麄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着墨者拒墨者其着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㨗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巳而復然拒墨者

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横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横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麄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

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褊可斬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様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鋭則紋脱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眞子石可笑緑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巳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巳上無估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圓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弼家其様上狹四寸許下濶六寸許如二十幅紙厚色緑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斑匀布無羅紋點中無簇自後不復覩與此等者又士人周昌謂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一星紫金如鴛眼錢此二硯最奇大抵發墨不乏獨以色如常之石而以奇怪爲品高

亦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棗木土人以爲香爐之類亦斵爲硯與墨鬭而不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研矣又嘗一士人家見一金絲羅紋硯其紋半金半黑光彩與常異此外龕羅紋刷絲羅紋爲次第約見千餘枚矣但以色與瓦硯等品故不能高今但曾官歙者必收百餘故土人以爲生終日成一硯少有病不直數十金率完仍好直五七千已上無估

通遠軍漘石硯

石理澁可礪刃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鬭而慢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在洮河綠石上自朝廷開熈河始爲中國有亦有赤紫石色斑爲硯發墨過於綠者而不勻淨又有黑者戎人以礪刀而鐵色光肥亦可作硯而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爲器甚佳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滲墨無光彩綠可愛如貴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黟石硯

色墨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黄石硯

理麄發墨不滲類蘷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淡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緑如春波者或以墨白塡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萬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横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黒白點如彈不着墨墨無光好事者但畧爲一器可紅絲石作器甚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暍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淩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青石有麄文如羅近歙亦着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蘂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鏉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濶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巖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濶而足或圓爲

柱已不建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濶鋋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眞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濶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如大指麄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像益不古純

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鍬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大夫蕘硯一枚甚大磁禍色心如鍬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

殆不可磨也又冊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為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為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斷成祇特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爭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　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為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

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瘿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濶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濶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谷陽李翹濟南王洽同校

硯史

米芾志林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亦題明范明泰撰與襄陽外紀並同惟後附刻襄陽遺集一卷爲明泰所輯蓋未見寶晉英光集故有是刻又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硏史各一卷皆芾之遺書然書史畫史竟不編入亦殊疏漏矣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八卷

〔明〕徐縉芳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精忠類編八卷》提要

刻精忠類編序

余嘗考古懷人所爲感憤不平者文心炳厲無如三閭大夫武節猋逝無如岳少保少保固赳赳乎執干戈以衛社稷斌斌焉質有其文嘗馳逐鞍馬間悲歌

慷慨誓掃燕雲迎二帝史稱其好左氏春秋倘亦有騷人之意乎騷之所繇作也睠顧楚國繫心襄王痛襄王入秦而不反也咎子蘭勸王勿絕秦懽而西入秦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獄忠存軌迹大與少保類二帝卽褱王也相檜卽令尹子蘭也御史大夫万俟卨卽上官大夫靳尚也上官大夫與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卨於少保亦有夙怨負貿首之讐哉自投汨羅招魂楚些寧獨宋玉哉賈太傅浮湘猶爲賦以吊之顏光祿延年亦有傑製名流哀詞稱絕響已然亮其志者憐其忠譏其醒者吊其夭孰

有如忠武王之震動華夷慟心切齒哉夫李將軍數奇失道名詣幕府對簿遂引刀自頸天下知與不知皆與流涕馬汧督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朝廷聞而傷之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嗟嗟鄂王寃聲載道檜死而議卹典復沮格耶直待孝宗耶當虜騎長驅之時則加諸鄰及和議已成之後則墜諸淵宋室君臣覥顏茹詬不至於淪沒胡元不止耳彼將棄

二帝於沙漠而不顧何惜殺一
臣以媚虜媚虜而二帝可復耶
抑自固其位耶爲人子者當如
是耶爲天子者當如是耶爲人
子者賫孝理爲天子者眷忠良
帝如可贖人百其身可也長城

萬里可自壞耶七國以誅錯爲
名錯誅矣而七國之兵戈不息
金人以戮飛爲約飛戮矣而二
帝之乘輿不還甚哉謀國者之
左也且錯死而鄧公白其寃景
帝追恨不已高宗沒齒甘心岳

侯豈少之乎以彼其才卽古名
將中無兩之者吕少擊衆佀淮
陰深機神筭佀曲逆挽弓三百
斤弩八石似羿次孫身被十餘
創潰圍陷陳如趙營平聞詔卽
日起行輿疾載道如郭汾陽謀

定而後戰號令精明如李臨淮
飭厲行伍秋毫無所取如曹武
惠日訓養士卒而善飲食撫循
之將和志鋭如司馬穰苴雅歌
投壺如祭征虜授開府儀同三
司而不受如衛大將軍匈奴未

滅何以家為如霍驃姚至於事
親孝禮士恭居功遜家無姬侍
身無餘財篤在三之義才氣無
雙雷動風驅揚旌萬里設伏而
禽笴九縱諜以下湖湘乘勝奮
擊累戰皆捷而郢鄖底平中原

響應於是氈裘之長龍虎之師
膽落汴梁戰同枯朽三河豪傑
慕義來歸華夷士女爭挽牛車
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睹漢官之威儀飛將
之雄略呼天撥霧計日渡河而

詔趣班師人神共憤棄成功就
僻壤伊誰之咎哉奸相庸君自
謂得計如社稷生靈何昔耿育
訟陳湯之寃朱勃理馬援之謗
俱蒙省察慰彼幽魂乃宗正士
㒟以百口保布衣劉永升詣闕

上書返竄繫以死何也韓非之
言驗矣人主亦以逆鱗說之者
愼無嬰人主之逆鱗當康王即
位初少保上書數千言勸其探
敵穴甫穿率六軍北渡當是時
業已逢其怒坐以越職奪官矣

巳復請建皇儲請都上游用光
武故事親率六軍徃來督戰偷
安一隅之主能堪此乎是猶方
枘鑿圜而不相入也今其章具
在讀之者鑒其精忠縣諸日月
想見其爲人凛凛乎猶有生氣

彼諂佞之徒安在哉且少保之
疏斥權奸者數矣首刺黄潛善
汪伯彥輩不能仰體聖心鋭意
恢復又言相檜謀國不臧爲后
世咲此無論其威兾百蠻哉琅
琅大節巍崑崙如是是亦曩者

汲黯朱雲儔也可不傳歟余尚
友古人振風烈以公爲上抱憤
懣於公爲深迺公之殺身成仁
從容就縛談咲自如郎中散琴
夏侯色何多讓焉彼其得之天
授如是言論風旨必有大過人

者購求遺書方圖纂組以風厲
世教忝省方結課倥偬未遑也
適鹺判馬君殳叔以黔黎知左
遷至昇喧囂而毎稍曠爰取諸
本付之博採史牒攷證表系錄
明裔詳祠典標冥感析疑義羅

遺翰讀之者牢愁悒憤如續楚
騷及睹所爲哀歌咏嘆諸什遍
名流哉當與楚辭並傳亡疑是
秋也爲
天子誕辰海臣北嚮祝華封具
表陳情煩馬君或以是併獻于
朝毎奏一篇稱善左右呼萬歳
何必減新語乎

晋江徐縉芳奕開父譔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凡例

一引用宋史續通鑑綱目程史金陀粹編續編湯陰廟志忠武全書及金陀遺譜忠家三傳演義等書

一按諸舊本要以世系冠篇首而必推本姓源至攷其世系則畧也今據金陀遺譜細加攷證分爲二表而以姓氏冠篇首以世系次年表之後

一年表舊寥寥數行耳不大備也今倣蘇長公表例特編其年而臚列之又雜取傳中所紀王諸戰功賞爵最顯著者一併增入庶王半世奇勳千秋生氣一覽盡在目中

一本傳湯陰本字幾三萬殊繁冗不可讀晋陵本矯而刪之僅存其半最稱簡奥然或併編中切要語割裂不載今一以程史元本爲準而參之湯陰晋陵酌其去取如傳紀諸戰功賞爵則撰入年表諸論議疏劄則撰入遺翰類諸嘉言懿行則別入遺行表分類互見差覺簡明而又缺者補之訛者正之視晋陵本又減字十之二倘亦觀者所共快乎

一舊本附傳紀王子雲雷霖震霆及女孝娥孫
珂也查雷震霆傳止書名書爵無他事蹟可
紀今世系表既分注則傳可勿贅截玫忠家
三傳有爲孝子者一爲節烈婦者二皆王裔
孫又萃於一門眞宇宙間一快事也因借附
之傳末亦以見王忠孝節義之所漑被云
一王部下諸名將舊各列一小傳附王本傳後
志王之能將將也今從之惟湯陰本與王子
孫共稱附傳晉陵本易爲別傳今乃易爲外
傳云又施全刺檜雖不克亦足爲王吐氣爲
千古人心洩憤不可異視因特表而出之續
諸名將後焉
一舊本
國朝
聖製及王孫珂所著詩文率散見藝文志今
聖製彙入褒䘏類珂詩文另入家集類而祀典之在
湯陰武林朱仙鎮者亦各稽其顚末總載褒
䘏類中
一王父子駢死爲天下古今極寃而陰報之事
史傳不載乃或見之稗官小說亦足洩人千
古不平之氣何可少也因增其感一類專志
鬼神陰殛賊檜及王顯靈諸異狀庶令觀者
解頤
一湯陰本以高宗御札爲宸翰志告制詔爲絲
綸志而晉陵本則合之爲宸翰溫綸又各加
刪潤讀之非不斐亹可觀然恐或失傳信傳
疑遺意故是編壹稟湯陰用存古蹟而總其
類曰宸編
一詩文惟晉陵本所選較精故今一以爲程然
恐淘汰過嚴不無遺珠復取湯陰本及別集
所載反覆討論援其尤者稍增入之亦以吾
徒千古同心不能面擊權奸聊借三寸管以
誅賊檜於無窮多多益善非甚瑕纇不忍遺
也
一張浚非張俊史傳原自別白乃楊升菴太史
張夢虁給諫皆有浚俊辯且盛稱浚賢又知
忠武者若不容無辯云然後知忠武矣當王
遇難時何獨不能繼世忠裂背一語以明王
之無他乎盍自論酈瓊兵不合見敗雖曰內
愧實中忌焉又何相知之足云故二辯雖工

不敢槩錄

一湯陰本有鼇正精忠廟九公祠一議黜宋大理卿周三畏也議指忠武下獄檜命中丞何鑄與三畏鞫之鑄爲王白寃而三畏不然遂疑通鑑非實錄又引夷堅志證之謂三畏且爲王罪人安得從祀王廟黜之誠是乃攷演義載三畏事獨詳謂王裂裳示背時三畏亦爲泣下且罵賊檜陷殺忠良不肯具獄遂棄職逃去意若曰奸黨滿朝吾力不能爲忠良白寃獨有一去以明志耳如然則三畏者又烏可思議哉惟從數百年之後擬議數百年以上之人均未見知安敢以意輕爲進退姑闕之以俟尚論者

一屠緯眞擬王遺賊檜一書舊集藝文類中余讀之詞嚴義正愷切姚折死肖忠武口吻豈王不泯之靈托斯文以傳耶似不宜以藝文例視之今特揭出附王遺翰類中令千載而下知忠武有此一段未吐之肝膽亦一大快也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目錄

檄
論
諭
題記
書
狀
詩
詞
第四卷
宸綸類

御札
告
制
詔
賦
第五卷
哀卹類
告
議
勑

牒
題
誄
問
聖製
祀典
諭祭
祭告
修志
第六卷

家集類
述
表
啓
敘
記
跋
詩
譜略
乘略

第七卷

第八卷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一

明温陵後學徐縉芳爽開甫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輿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表類

姓氏表

按姓源類譜岳姓故縣四岳始葢因官以命姓云載攷金陀遺譜其遠者不具述在虞舜時伯夷爲秩宗胙四岳又佐禹治水有功封呂侯侯河南汲郡伯子

遂以國爲呂氏仲子官太岳卽爲岳氏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氏歷傳至東昌岳休生彥眞父子仕周爲節度使眞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渙仕宋令使渙生成遷河南陽陰縣成生立立生和和生王王之後又七傳有名琳者仕度宗朝爲金部主事宋去隱去子茂之隱居金佗里以避胡氛自號樂安居士再傳彥賔爲樂耕氏彥中爲樂間氏遂以氏姓是時岳氏諸宗以見抑金元隱約散處嶺表江鄂吳越間無慮千數其姓氏或攺爲岳或仍爲樂族繁而勢渙幾半天下然則王千古靈氣冏昭昭如日月行天而王子姓森羅俾熾俾昌世世無斁其亦猶江河之行地與

年表

徽宗　崇寧二年癸未

是歲二月十五日王始生生之日有大禽類鵠者飛鳴其室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内黃水暴至母姚抱王坐巨甕中衝濤而下乘流淢没俄及岸得免人異之

崇寧三年甲申

崇寧五年丙戌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戊子

重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己亥

宣和三年辛丑

王年十九原無編年按本傳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又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王一發破其筈再發皆中同大驚遂以所善弓二貽之王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設奠于其塚引同所貽弓三發天乃

返王父義之

宣和四年壬寅

王年二十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儁胡王始應募韐一見大奇之錄爲十隊長（稗編作小隊長）擒劇賊陶俊賈進等奏補承信郎不報王父卒聞訃跣奔還湯陰執喪守制哀毁盡禮

宣和五年癸卯

王年二十一守制未出

宣和六年甲辰

王年二十二賊張超圍魏忠獻王韓琦故墅王

射殪之賊衆奔潰墅賴以全服闋應募投平定軍爲效用士

宣政七年乙巳

王年二十三稍擢爲偏校（舊本爲偏校在宣和六年今考應在七年）

靖康元年丙午

王年二十四揄次覘虜因劉浩見康王招賊吉倩降其卒三百八十人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戰虜于侍御林敗之轉奇理保義郎解東京圍戰滑州斬首數千級獲馬百匹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丁未

王年二十五戰開德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戰曹州轉武翼郎宗澤奇王授王陣圖是歲康王卽位改元建炎王從之南京上書乞車駕還京親率六師北渡以復中原忤用事李綱黃潛善汪伯彥等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中軍統領論兩河燕雲利害借補武經郎從王彥戰新鄉擒千戶阿里孛敗萬戶王索戰侯兆川戰太行山擒拓跋耶烏殺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歸宗澤充留守司統

制隸杜充

建炎二年戊申

王年二十六戰胙城戰黑龍潭戰龍女廟官橋皆大捷擒女眞李千戶渤海漢兒軍從間劫保護陵寢大戰氾水關戰竹蘆渡夜追虜大破之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

王年二十七大戰京師南薰門以所部八百破王善等五十萬衆轉武經大夫擒賊杜叔五孫海轉武畧大夫借補英州刺史解陳州圍戰清

河擒孫勝孫清轉武德大夫授貟刺史戰崔橋鎮說杜充勿棄京師不聽從充之建康戰鐵路步戰盜城破賊張用李成擒馮進諫杜充視師不出獨力戰馬家渡戰鍾山灑血厲衆斬虜首數千級六戰廣德皆捷斬首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首領四十餘降卒萬餘人戰溧陽擒女真漢兒軍同知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田哥

建炎四年庚戌

王年二十八虜陷常州盜郭吉寇宜興王往宜

興破群賊常官吏避兵宜興者萬餘家爭圖王像祠焉戰常州戰鎮江擒女真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渭等復建康戰清水亭馘珥金銀鐶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等四十五人獲馬甲一百九十三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十七戰新城斬禿髮垂鐶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獲馬三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無筭獻俘行在賜鐵鎧五十金帶鞍馬鍍金鎗百花袍平戚方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除通泰州鎮撫使授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等俘阿里孛堇等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褒嘉賜金注椀一琖十戰北炭村戰柴墟鎮戰南霸塘皆大捷

紹興元年辛亥

王年二十九討賊李成戰生米渡降卒五萬人戰筠城東降卒八萬人戰朱家山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戰樓子莊降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殺與降凡三萬人斬馬進孫建戰蘄州又降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千餘匹降張用

及其妻一丈青又降馬進餘黨數萬人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俊奏王功第一加神武副軍統制權留洪州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擒姚達饒青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

王年三十詔賜衣甲一千副權知潭州兼權荊州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劇賊曹成等不從奏請進兵剿除遂破太平砦趨桂嶺奪北藏上梧二隘斬首一萬五千餘級獲弓箭

刀鎗無數戰逵頭嶺歸所虜人民數萬人于田
里擒其將張全降卒二萬人戰連州擒郝政降
楊再興嶺表平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仍
兼神武副軍都統制屯江州降郝通得精兵一
萬八千人討賊馬友劉忠李通等悉平之

紹興三年癸丑

王年三十一討李宗亮賜金蕉酒器如賜韓世
忠禮召赴行在不果命討虔寇擒彭友等戰固
石洞斬十大王等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賊
衆悉降還其被虜老幼二萬餘人命屠虔州城

疏請誅首惡赦脅從入虔州論囚數置人于法
餘悉稱詔貰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卒
三千人殺其將僞統制擒張成俘卒五百人召
赴行在論王繫金帶上殿賜衣甲馬鎧弓箭金
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鎗戰馬海皮鞍賜手書
精忠旗又賜子雲弓箭袍鎗授鎮南軍承宣使
江西沿江制置使諭旨三事賜銀二千兩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令韓京吳錫兩軍並
聽節制

紹興四年甲寅

王年三十二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奏乞復
襄漢六郡復除黃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復
郢州斬京超劉楫殺虜卒七千人復隨州斬王
嵩降其卒五千人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
奏取劉豫議與營田敗劉合孛堇降楊德勝等
二百餘人獲兵仗甲馬以萬計擒高仲復鄧州
賜詔獎諭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問勞將
佐犒賞有差復唐州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五
十人襄漢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始通辭制置
使不許以襄陽隨郢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

隸之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
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都統制特封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解廬
州圍賜香藥賜札撫問殺其都統之副及僞千
戶長五百戶長數十人擒番兵八千餘人獲馬
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數廬州平

紹興五年乙卯

王年三十三入覲賜銀二千兩絹二千疋承信
郎恩命一毋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賜
諸將金帶授鎮寧宗信軍節度使兼湖北荊襄

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復除
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大破
楊么先遣使入賊營招安賊衆捧檄欽誦問岳
節使安否降黄佐及戰士三百餘人卒二千餘
人殺周倫擒陳貴等奪衣甲器械無數焚其寨
栅糧船戰永安砦戰龍陽獲戰馬器甲無數晝
經營湖寇圖降楊欽及其衆三千餘人乗船四
百餘艘降全琮劉詵等大戰洞庭湖斬楊么鍾
儀擒夏成劉衡降偽統制陳瑫等及黄誠等二
百餘人前後降卒中有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

糧令歸田又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餘戸凡八
日而湖湘平獲賊舟凡千餘艘上遣内臣傳宣
撫問賜銀合茶藥撫勞將士又賜詔札褒諭加
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鄂國公復賜詔褒諭除
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遣使傳宣撫問賜
臘藥銀合茶藥
紹興六年丙辰
　王年三十四梁興等百餘人來兼營田使入覲
　面陳襄陽唐鄧等八郡舊隷西路乞如舊制奏
　置監司皆從之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

差屯襄陽移屯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
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力辭不許毋周國
姚夫人薨遣使撫問詔起復勅官屬將佐監司
守臣昮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千兩絹千
疋王扶櫬至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親札慰諭
累詔趣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命宣撫河東節
制河北路攻復虢州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
萬人戰業陽斬孫都統擒滿在殺賊五百餘人
俘將吏百餘人戰孫洪澗破其衆二千人復長
水縣獲糧二萬餘石盡復西京要監獲偽齊馬

萬匹芻粟數十萬焚蔡州糧中原嚮應詔褒之
援淮西戰何家寨擒薛亨郭德等殺獲萬計獻
俘行在戰白塔牛蹄降騎兵三千人獲馬二千
餘匹捷聞上賜札獎諭遣内侍傳宣撫問賜銀
合茶藥賜鞍馬鐵簡香茶藥等詔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
　王年三十五入覲談用兵之要論馬除太尉加
　食邑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劉光
　世所統王德酈瓊兵馬隷之詔令號令如上親
　行數見上論恢復大計詔至寢閤命中興事一

以委卿不中制又令節制光州會秦檜主和議
忌沮之德瓊兵亦不復隸詔詣都督府與張浚
議軍事不合乞解兵柄終喪步歸廬母周國姚
夫人墓側上連詔還力辭詔屬吏造廬以死請
乃趨朝請待罪上賜詔褒諭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乞進屯淮甸計蹙劉豫乞長驅取中原
不報賜茶藥酒果賜宴賜手札嘉奬

紹興八年戊午

王年三十六還軍鄂州累請舉兵取中原秦檜
難之不報備金人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

太子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抗論相臣謀國不
臧和議非計檜銜之和議決上復賜札歸功于
王

紹興九年己未

王年三十七上謝講和赦表復寓和議未便意
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
成進一等王獨力辭謂虜情變詐可憂不可賀
可訓兵以備不虞不可論功行賞三詔不受上
復温言奬激不得已乃拜請以輕騎從士儴詣
諸陵灑掃便觀虜釁以誅其謀檜陰沮之賜詔
褒諭而止

紹興十年庚申

王年三十八金人叛盟詔援劉錡援郭洪議建
儲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改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復西京曹陳鄭
趙潁昌永安南城等軍垣曲沁水翼城等縣戰
曹州宛亭渤海廟中牟京西黃河等處復西京
河南臨潁邵原曲陽永安等軍殺鶻旋郎君王
太保鎮國太王邪也孛堇漫獨化等駐郾城大
破兀术敗拐子馬萬伍千騎斬阿里朶孛堇又

自以四十騎突戰賊陣無不一當百上嘉嘆遣
使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
三十萬緡頒賞兵使有差戰小商橋殺虜二千
餘人斬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
餘人破潰兵八千兀术夜遁大戰潁昌城西斬
虜首五千餘級斬夏金吾及千戶等擒渤海漢
兒王松壽女眞漢兒都點檢千戶張來孫阿黎
不田䕶等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
餘匹及雪獲闌馬一金印七復戰臨潁東北破
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上大喜詔賜

錢二十萬緡以犒軍士擒劉來孫等獲馬百餘匹器甲無數斬阿波那千戶李亭董等降張太保等六十餘人破高太尉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甲鎗刀旗鼓甚衆先後生擒百八十餘人賊死者十之八得馬騾二百餘頭駐朱仙鎭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餘衆兀朮奔京師檄葺治諸陵虜帥烏陵思李淸胡淸李寶李興張恩孫琪崔慶高勇韓常等各率其所部共十餘萬衆來降附期日與兵衆所揚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兩河忠義百萬奔命恐後各齎兵

伏糧食以從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師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晝受降集指日渡河會秦檜力主和議詔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王扼腕泣下再拜班師父老士民遮馬首慟哭哭聲震野王留五日待其徙奏以漢上六郡田處之乞解兵柄致仕不許詔入覲分兵救川陜鮮淮寧圍牽制蔡州控扼九江援田邦直取懷慶二州大破兀朮軍

紹興十一年辛酉

壬年三十九虜分路渡淮請令兵破敵未報詔援廬州濠州兀朮兵皆望風輒遁上皆賜札褒諭和議旣決以檜密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除樞密副使加食邑詔位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鞍馬等視宰相以本職按閱御前軍馬措置戰守檜諜致諫議大夫萬俟卨侍御史羅汝楫誣劾之王累章請罷樞柄還兩鎭節詔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復合謀奏召王父子證張憲事下大理獄繫兩月無可證卨以憲章所評指淮西逗遛事簿錄王家取上所賜御札藏之左藏南庫又逼孫革等誣證受詔逗遛命評事

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中遂報王死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

世系表

成公

忠武王曾祖周節度使彥眞公四世孫宋令使漁公長子也漁始遷湯陰遂家焉以忠武貴贈太師魏國公配楊氏贈慶國夫人生子一曰立

立公

忠武王祖魏國成公子居湯陰贈太師唐國公配

許氏贈越國夫人生子二曰和曰睦睦後無考

和公

忠武王父唐國立公長子居湯陰贈太師隋國公配姚氏贈秦國夫人生子二曰飛即忠武王曰翻翻後無考

忠武王

名飛隋國和公長子詳見本傳從高宗南渡遂家錢塘配李氏贈楚國夫人生子五曰雲曰雷曰霖曰震曰霆女一曰孝娥

雲公

忠武王長子居臨安歷封左武大夫贈安遠軍承宣使配鞏氏封恭人子二曰甫曰申女一曰大娘壻封進武校尉

雷公

忠武王次子居嘉善歷官忠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畧郎子四曰經曰緯曰綱曰紀

霖公

忠武王三子居臨安歷封朝請大夫兼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按金陀遺誥贈續忠侯子三曰琛曰璞曰珂

震公

忠武王四子居湖廣歷官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子六曰瓚曰琯曰玭曰琚曰璹曰璠　瓚生覩琯生覽玭生覎覺璹生覻視璠生覗覞　覎生遒遐覺生遷覗生週遒生堯

霆公

忠武王五子故名震孝宗爲改今名居湖廣歷官修武郎閤門祇候生子二曰璠曰璵　璠生覩璵生硯　硯生通運硯生迂　運生顯孫相孫後無考

甫公

忠武王嫡長孫節度雲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七曰覿曰覲曰峴曰規曰靚曰涗曰觀　覿生遵過覿生逢邅峴生邁選規生遜適遠靚生遭遻恢道觀生達适　過生興孫立孫逢生湘邅生淳選生淦遜生巖壽適生澄遠生洪達生牧嶶湘生汝端淳生汝巖壽生汝傑傑生炳後無考

申公

忠武王嫡次孫節度雲公次子居武林封承信郎

經公

忠武王孫武畧雷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

緯公

忠武王孫雷公次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二曰覸曰覘　覸曰迥覘生適迟邃　適生崧迟生嶠邃生峻後無考

綱公

忠武王孫雷公三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一曰覛覛生迹迹生岕後無考

紀公

忠武王孫雷公四子居武林封承信郎生子二曰覞曰覲　覞生適覲生迴逸邇　迴生愷後無考

琛公

忠武王孫績忠侯霖公長子居武林封承信郎後避賈似道之難徙居元城生子一曰艮艮生世德世德生深深生典祖典祖當元季徙居儀封然子孫尚有不盡徙者而儀封族較著詳見岳氏墓記中乃又有記所未載如揚州遊擊岳性忠實出自忠武王後其始祖岳晟世居河南從我
太祖征伐至金陵以功授鳳揚衛世職遂家金陵代傳郎儀封之派然則天下之爲王子孫而不及牧者豈少哉

璞公

忠武王孫霖公次子居武林生女一曰安娘壻高祚封承信郎後無考

珂公

忠武王孫霖公三子曰承議郎權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歷通奉大夫寶謨閣學士進戶部尚書賜紫金魚袋封鄴侯勸農嘉興郡子孫遂家焉生子二曰覬曰覫　覬生邁邁生峕淫涔湷　淫生琳

琳公

鄴侯珂公四世孫忠武王七世孫也居嘉興仕度宗朝爲金部主事宋亡隱去義不臣元依王墓于杭疾革無以斂火厝于浮屠側配嘉禾程氏生子二曰啟之曰茂之啟之生堅一茂之生貴一賢一自堅一出者徙居金鄉後徙蕭縣梔山里及岳家灣自貴一出者世居金陀里再遷長水或徙桐鄉自賢一出者世居嘉善又有自士弘出者不知稱自何祖亦世居武林詳見金佗遺譜乃其間甲第文章忠孝節烈奕葉蟬聯輝暎史冊令人讀之足發洩其千古不平之氣眞快譜也不具載

謚表

按王武穆之謚定自淳熈忠武之謚定自寳慶蓋初謚忠愍得其忠矣而不及其武繼謚武穆得其武矣而反晦其忠旨哉忠武斯爲兼之故王孫珂之謝皇帝有曰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誠吾斯能信頗擬倫而及此斬美報之謂何又謝皇太后有曰義表危身擬襄歳瀉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群疑之泮其敵執政亦曰擬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蔦郭兩

人之克稱然則忠武一謚夫非珂所快心王所瞑目而爲天下萬世不易之定論哉乃今南北廟祀及祠林野史猶然祖淳熈而不變若不知有寳慶也者豈淳熈謚議當王沉寃甫雪之初渙號一頒人心共[illegible]無不以得謚爲幸遂承舛至今若出一口勿問當否耶載稽寳慶改謚告辭具在大哉王言若揭日月豈其不足示信乎故折衷王謚當以寳慶爲正

塋表

湯陰縣周流社距縣東二十里許王先塋在焉遐哉世代遺址尚存豈非天哉第兵燹之餘莽蒼莫識久且沒蒿萊中矣我
朝景泰初學士徐有貞出鎮彰德因跡王先塚掃而祭焉時有大鳥翔集之異遂議建祠
請得如錢塘王墓
詔可題其額曰精忠之廟弘治間又以工部尚書李
燧
請爲表墓界禁樵牧樹表勒石以志之垂不朽云

忠武王墓在杭郡城之西棲霞嶺下王長子雲祔葬焉至今墓木枝盡南拱世以爲王精忠之靈應云舊墓側有廟有田以供祭掃有寺曰褒忠演福

禅寺以供香火自宋迄元日就傾圮勝國初王六世孫曰士廸者居江州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復爲一新久之寖廢于墳西浮屠浮屠者亦王裔孫也元天台僧可觀爲訴于湖州推官何順貞因歸其田若干畆杭總管府經歷李全初爲募修之按鄭元祐疏畧有云王忠孝絶人功名蓋世方畧似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于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于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祠祀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爲聲寃于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奠于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

長規制鵂鶹夜啼拱木鄰蠲春鬧斷垣淚落路人
事關世教幸明有司告之臺省與聖天子錫之圭
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爲臣之勸郡人王華
父寔董成之巳復燬于兵燹我
朝洪武初正祀典始建廟宣德間燬于火浙右轄黃
敷仲寺尚新之天順初杭郡倅馬偉復捐俸修葺
視昔規制加宏麗焉又爲請于
朝乞
賜廟額及改定祭期
詔從之題曰忠烈廟祭期以春秋二仲比于湯陰著

爲令將萬年一日矣

遺行表

王性至孝王父歿王方在行間得訃卽跣奔還執喪
盡禮毀瘠若不勝乃與王母姚相依爲命戀戀于舍
不忍去自北境兵擾母命以從戎爲國效趣之始不
得已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巳河北淪陷數訪求
不得會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我語五郞勉事聖
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密遣人迎之至阻于寇攘
往返者十有八王欣拜且泣謝不孝值母痼疾雖身
服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暮至母所親嘗藥進餌
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遇
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駡自夫人始
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跣
足扶櫬歸不避塗潦烝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
却之無不涕泣既塟廬母墓側刻像行溫省禮如生
時連表乞終喪上三詔不起敕監司守臣請之又不
起至責其官屬以死請乃勉奉詔終三年不忍棄衰
絰
二帝北狩王誓不與虜俱生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
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涅其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虜理嘗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屠夷種迎二聖
恢復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志願畢耳
奉身儉薄不二截居家惟御布素不求華巧見夫人
李或御緗帛則曰吾聞兩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
汝既與吾同憂樂不宜衣此遂命易以布素家人有
搗練者聞王歸卽遽止
家無姬侍蜀帥吳玠素服王願與交歡嘗得名姝稱
國色遣使遺之飾以金珠寶玉奩裝累鉅萬王輙報
書謝之厚貽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
關陝何不留此以結好王曰吳少師于飛厚矣然國

耻未雪上方宵旰豈大將燕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珍益敬服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貸糧于私廪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紛之卒之日賊搶極力搜刮家無餘貲

遇諸子尤嚴平居訓不得近酒誦習服使操畚鍤治農圃曰稼穡惟艱不可不知也子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躓王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命斬之諸將叩頭乞免猶杖之百

小心事主凡大駕所臨未嘗背其方而坐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則流涕氣塞士卒皆欷歔聽命

少豪飲酒至數斗不亂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遂絕飲諸將佐有欲勸飲者輒讓之至朱仙鎮之捷始語其將佐曰直到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

帝嘗爲治第辭曰北虜未滅何以家爲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雖祁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疾亦不問如隆冬按邊盛夏討曹成病目東下赴援病寒嗽疾馳援淮之類

與將與語必勉以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力如楊再興殁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益不偵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與者力止之騎曰寧爲水溺死不敢遺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望者以爲神

臨敵奮不顧身每先士卒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王擊馬進于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卸衣甲當不殺汝賊應聲坐者八萬人其恩信之感人類如此

楊么就戮其衆乃降牛皐曰此寇逋誅罪不可赦不殺何以示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惑于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爲奸又沮于程吏部欲盡誅雪耻之意故懼而不降苟全性命而已今么既誅餘皆國家赤子若徒殺之非主上好生意遂連呼官軍勿殺盡降之

士卒奉王約束雖甚饑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東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遁亡滅影聞爲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欲泣

行師用衆秋毫不犯卒有踐民稼及市物不如直與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殉卒夜宿民戶外民願開門納之無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

凡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鬻販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受其不擾欲自損直二錢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

待人以恩嘗與下士同食樽酒𥂕酒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受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備不獨入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

手爲調藥

諸將遠戍則使妻問其家且遺之金帛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朝廷每有頒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悉付有司分給一錢不私藏

王料敵如神善以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王建旗僵蓋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王獨不移一足

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莫邪關王頊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至傳慶以誇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功無巨細必賞過無小大必懲類如此

御軍有六要一曰重蒐選二曰謹馴習三曰公賞罰四曰明號令五曰嚴紀律六曰同甘苦

爲將有八善一曰忠二曰虛三曰整四曰廉五曰公六曰定七曰選能八曰不貪功

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平居憂國知無不爲每調軍食必慼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

成何以報國募民營田凡流逋百姓給以牛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又爲屯田法使屯伍攻戰之暇併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共計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王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犯檜忌

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之日建節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抜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

已乃受
襄漢平詔王得自專辟置王以張旦守襄陽兼四州安撫牛皐爲副使李尚義通判李道爲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暈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試之張應攝鄧党尚友貳之郡幕則孫革蔣廷俊邵俅皆諧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赴功期月之間咸以治聲著
視國事如家事嘗以皇嗣未育對家人私泣聞者竊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首犯權相之忌
張所死其子宗本尚幼王感所知遇舊恩訪求鞠養

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會明堂恩捨其子而奏補宗本又陳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典以旌其忠
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請以曹州來歸王與黄金五百兩遣之俾壯士四人偕行寶果領衆趨楚泗來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哭願歸王世忠以書來諗王答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
功臣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初襄陽之役詔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既復光世軍始至及論賞王乃奏乞先賞光世功

上初欲以劉光世之兵隸王秦檜知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命遂寢畧無慍色仍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除心腹患酈瓊叛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獎之
初隸李回時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聞甥壻高澤民代爲之請王驚惕卽日自陳乞正澤民冐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面白之回復代王奏辯畧云飛小心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報曰岳飛勇于戰闘馭衆有方昨除出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王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
幕屬劉康年亦爲請毋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

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汙
子雲在軍中不欲先諸將受上賞故數立奇功皆匿不以聞卽出自上特恩或加遷授亦屢辭不已
王平生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善阿附人年少時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攀附意故卒以此賈禍
王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黄機密所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裹分之而機密所得復小王爲憮然機密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香無所用之王乃

曰其雋日亦愛燒香甆爐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好耶衆有媿色

王嘗謂黄機密曰飛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揩改不得

初隆祐后至章貢軍民逆命上以太后震驚故審令屠虔城王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入城論囚誅其尤者數人餘悉稱詔貰之市不易肆虔人懽聲如雷父老家家繪而祠之遇諱日則裒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

遺像表

按張給諫應登曰鄂王之像繪而香火者寓内不知其幾恐多不眞朱仙集亦有之則冠裳捧笏昂首怒目其氣勃勃蓋決戰朱仙奉詔之遺也竊疑作者有想像意却一念以錢塘臨終像爲眞湯陰蘇姓者先世嘗任湖州模得王錢塘眞像出視之與廟傳小影大較相似因圖之湯陰志中乃今直指徐公　所示王像蓋得之桃山里王十八世孫岳鍾靈鍾靈從先世奉祀以還守而勿失其爲錢塘眞像無疑且其狀魁梧奇偉恂恂如書生適與傳記所稱脗合爰命善工臨成小影圖之遍行之後庶令王凛凛正氣千古猶生開卷即對不徒讀其書想見其人云

岳鄂王眞像

岳鄂王眞讚 并序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其大節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將之進退伸縮無不自已子儀内除外徙聞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三年及除東都留守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以是淹鬱成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養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匈語微忤則拂衣去衝冠裂眥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益世薰天之功一旦見擊於黄口小

皃死卽死耳安能垂頭帖耳受人牽捞者乎雖然使
光弼而就召亦未必死倖臣特欲困辱之使出我下
子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間而竟以自全若夫召來
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惟鄂武穆王岳
公乎國家建炎南渡禦戎剗寇東扶西支僅然自立
尚凜凜也至紹興之八年虜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
我軍至十年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
奏而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爲諸將冠蓋自建炎用兵
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鍊之鋼少者
如發硎之刄縱横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合一之

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行而班師之詔
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
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
將閫隤無補於消埃口誦詔音面有慙於軍旅此公
誓不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
帥闇闇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其可置
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和議不成一日召
三大帥首相置酒逕之韓張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
飭堂厨必待公至而後飯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
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
齋云往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
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
此何官是間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
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
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
而公三荅之如初言嗚呼公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
其毘毘數千里而來者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
故曰白刄可蹈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
楊武恭王之孫伯嵒者言曰武恭一日蒙旨相呼召
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

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往見公公呵
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爲武恭曰無事叫哥哥
盍時諸將結爲兄弟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
今日來意思不好卽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
有小嬛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内引決要我同
死遂飲飲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今日方見
汝是眞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對嗚呼公不肯爲
皃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
之志也死生豈足爲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
復讐之說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

公一死之力歟讚曰

於戲建炎實維中天楚丘始營周畯尚綿既畓既畲既揎既甦迨紹興十八二七年我馬我車我將我徒老銖矯強百倍厥初彼兇不知方復狃忕來蹈者焦來觸者碎如熊如彪如龍如蟉九天九地瞬息無留孰遏其衝有旋其轍雞犬亦憤草木含羞巍巖武穆義不共天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曾不崇朝三年爲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義於今杞天賴以不墜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川流山峙此義與存公義之師巍巍鄴臺唐堯所都賢哲褒粹

河山掖扶其在安陽文武問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流芳亭石刻王像讚

維武穆王天錫勇智氣吞強胡力扶宋季桓桓師旅元戎是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既無忤死亦何愧萬古長存惟忠與義

岳武穆王像讚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檜忌武烏臺勘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一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彙編卷之二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裒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叅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煒如蹤叔訂次

傳類

本傳

王姓岳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田父和有隱德能節食以濟饑乏隣人侵其耕地輙割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先是王在娠有老父聞王母聲曰必生

男當貴至公孤及王生有大禽若鵠飛鳴其室因名焉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王坐巨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不避忌諱天資敏悟日強記數百言尤好習左氏孫吳諸家家貧拾薪爲燭達旦不寐爲文若不經意而辨是非析理義靡不精解又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及爲將因以教士卒故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勝敵同死朔望必設奠于其塚父義之撫王背曰汝異日其殉國死義乎王應之曰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國家何

事不敢爲宣和四年王年二十眞定安撫劉韐募敢
戰士備胡王始應募韐見奇之爲十隊長相州劇賊
陶俊賈進攻剽縣鎭官軍屢戰不利王請百騎滅之
韐與步騎二百王豫遣卒詭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
步伍復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
兵少出戰俊箕踞馬上嫚罵交鋒王陽北賊乘勝來
追伏盡發先所遣卒自馬上擒俊進以歸遂俘其衆
是年王父卒哀毀守制宣和六年制閼賊張超率衆
數百圍魏忠獻韓琦故墅王怒曰賊敢犯我墅耶因
乘垣引弓一發貫其吭墅賴以全是歲王應募平定

軍爲効用稍擢爲偏校靖康元年康王以天下兵馬
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王因劉浩見令招賊吉倩
倩以衆五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令往
李固渡邀虜軍戰侍御林敗之轉成忠郎從劉浩解
東京圍與虜相持滑州南王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
氷合虜猝至王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
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向王王逆而斬之敵
大敗遷秉義郎隷留守宗澤靖康二年正月戰開德
以二矢殪金人執旗者二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
獻轉修武郎二月戰曹州王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

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奇之曰爾智勇材
藝雖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
圖王曰兵家之要在于出奇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玅存乎一心澤是其言五月康王卽皇帝位改
元建炎王上書數千言大略欲請車駕還京親帥六
軍北渡以復中原大忤用事黃潛善汪伯彥輩以爲
小臣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待以
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王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
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因命坐促席與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
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
本朝都汴獨恃河北以爲固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
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
不獲則燕雲未可有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
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直有盡取河北地爲京師援耳所大悅借補武經郎
命從都統制王彥渡河至新鄉縣虜兵盛彥不敢進
王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明日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

力來吾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與軍士皆死戰卒破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王堅以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乘馬以饗士閒走彥乞糧不與乃引所部並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居數日復遇敵王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走其衆五萬虜兵破膽王知不爲彥所容乃歸宗澤澤以爲留守統制未幾澤卒杜充代之建炎二年王從統與金人戰于胙城黑龍潭龍女廟官橋皆大捷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八月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行籃渡與虜持遻精銳三百

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並舉虜疑援兵至自驚潰王追襲大破之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等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王所部纔八百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整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後騎皆死戰賊衆大敗轉五經大夫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轉武略大夫借補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縱兵出掠克檄王從陳淬合擊之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又次崔橋鎮遇善軍復戰敗之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以還杜克

將還建康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非數十萬衆不可復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戰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裴禀犒軍銀帛王急以兵掩擊得其梟將馮俊以還成奔江西冬十一月金人大舉與成合寇烏江時充守建康閉門不出王扣寢閤泣請視師充不出虜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王迎敵大將王璞以數萬衆先逝戚方首亾爲盗諸將皆潰且多行剽掠惟王軍秋毫無所犯從王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兵引還士卒乏食乃夜屯鍾山王灑

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若爲虜爲盗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盗據何以立國今日有辭無二辭色慷慨士皆感泣于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克竟攖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王恩信王呼之曰以汝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不寧先殺我衆皆歡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暹明復出戰斬首數千級兀朮入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

令夜斫營縱火王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時糧盡稍資糧于敵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忍饑勿敢犯市井販鬻如常時虜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者萬餘人虜侵溧陽縣王將千人夜半馳至擊敗之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來迎會城陷不果盜郭吉寇宜興宜興令奉書迎王且謂糗糧可給萬軍王赴之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王遣步將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人說馬皐林聚等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驅其人船輜重以歸常官吏士民棄產業趣宜興避

兵者萬餘家咸圖王像祠之曰父母生我易公保我難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襲之鎮江東又捷詔就復建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五月兀朮趣建康王設伏牛頭山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驚自相攻擊王潛令壯士銜枚伺而擒之兀朮次龍灣要索城中金帛及北方人王以騎兵三百步卒二千馳至南門[illegible]城邀戰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六月獻俘行在王奏建康爲要害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招討叛將戚方王以三千人營苦嶺方驚遁俄益兵來王領千人

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來會師方遂降俊俊置酒令方拜王號泣請罪王曰招討命飛當從然飛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固遣人諭之不聽戕生靈騷郡縣誘殺邑城而屠其家比諸兇爲甚安可貰俊復再三調王呼而謂之曰招討既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初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中王鞍王藏其矢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以就戮于是出以與方方寸折之流汗股栗不敢仰視時邵緯上書極言王驍武沉毅善以少擊衆威震夷夏江浙平定多其力宰臣范宗尹亦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武功大夫昌

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王辭願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王行而令劉光世出兵援王光世畏縮不敢前王選敢勇士分爲四隊置左右急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劄褒嘉仍加厚賚以示永懷金人既陷承楚會泰州盜王招等並起寇城東北詔王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捷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奉詔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

便掩擊王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
大敗相持累日而軍餉絶至刲虜屍以食乃渡百姓
于陰沙王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逼視遂屯江陰
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
萬有席捲東南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紹興元年春
正月張俊請王討成成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俊大
懼王曰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
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王請自爲先鋒俊大
喜王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觀者以爲神乃潛出賊
右突其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追奔二十

五里賊遂走筠州王軍屯筠城東賊出城布陣王設
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
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
王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進僅以身免成
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于樓子莊大破成軍又追殺
其將馬進孫建成軍晝夜駭走饑困死者什四五遂
降僞齊張用者相州人有勇力號張莽蕩其妻亦勇
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冦江西王
至金牛頓兵遣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忠以忠

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自將在此汝
欲戰則出不戰則降降則國家録用各受寵榮不則
身隕鋒鏑或爲俘囚悔何及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
降俊詔諸僚佐曰岳觀察勇略吾曹皆不及也又招
降馬進餘黨數萬王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
江淮平俊奏王功第一秋七月加神武副軍統制命
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
使建冦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王
分兵三千保建昌二千保撫州王遣人以岳字幟植
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十一月姚達饒青以萬餘人

逼建昌王遣王萬徐慶討之擒青達于四望山十二
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春正月劇賊曹成擁衆
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向子諲據道賀二州
二月詔王權知潭州兼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
字牌黄旗招成成聞王來謂其屬曰岳家軍來矣預
令分路逃去自引兵犯廣西獨留其中軍縱兵四掠
王至茶陵奉詔招之不從乃上書乞進兵勦除詔許
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王出帳
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王陽曰姑返茶陵已而顧
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以告成成大

喜期翌日來追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募願戰者三萬餘人據險以拒王王麾兵掩擊賊大潰成奔桂嶺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遁去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王麾兵迎戰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亘六十餘里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王部纔八十人王分布嶺下一鼓大破之登嶺破其砦歸所虜人民于田里擒其將張全成竄連州王謂張憲王貴徐慶曰成黨散去追而

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愼無妄殺累王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降者二萬與王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其徒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自稱爲成報讐爲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王見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拜謝時盛夏行師瘴地王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加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將本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李回復檄王捕據賊

馬友郝通劉忠李宗亮張式等皆平之三年春二月上賜王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王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二州盜起吉則彭友李動天等號稱十大王虔則陳顒羅閑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萬置砦五百餘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帝因李回明橐文彥明等奏專以虔吉寇付王討平之夏四月王至虔州彭友立寨固石洞王遣辨士說之不降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王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磠洞洞高峻環水

止一徑可入王列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使士二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棄山而下爲列騎所圍會卒投墜死者不可勝計賊呼丐命王亟令止殺悉納其降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隆祐后至章貢軍民逆命上以太后震驚故密旨令屠虔城王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至再四帝乃詔王裁決六月王入城論囚誅其尤者數人餘悉稱詔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王遣王貴擊擒之降其衆三千人秋七月詔王至行在趙鼎奏虔民累年爲患飛雖平蕩然大軍行復嘯聚請以

五千人屯虔州又以樞密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八月帝使人諭王令繫金帶上殿又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受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巳諭旨三事一令王于江州與國南康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與制置會議隨宜措置一舒蘄二州並隸王節制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横牛皐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由江西陸行趣兩浙與么會帝命王

爲之備王蓀發或問討二寇宜何先王曰襄陽襄陽既復李成喪師楊么失助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紹興四年春三月除兼荊南鄂岳制置使王奏復襄陽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復除黄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王提兵至郢渡江中流顧謂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僞將京超自恃勇悍號萬人敵以蕃漢兵萬餘人乘城拒王會軍正告糧乏王問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當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畢登超投崖死殺虜積屍與天[illegible]尚就縛王

貴以大義南向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僞將王嵩聞風不戰而遁王遣牛皐畧三日糧往未及盡城巳拔執嵩斬之遂復隨州王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王笑曰步卒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兵于江岸右列步卒于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乃鞭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以騎兵擊其步卒遂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駐兵城中僞齊益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求復戰王遣王萬先駐兵清水河餌賊王繼至夾擊敗之連破其衆横屍二十餘

里帝賜札褒諭命具條守禦全策王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巳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稍足即圖江北不敢少負特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王王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王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而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有紀律所以能破賊又復唐州復信陽軍

襄漢平薛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
湖北鄂岳冣為沿江上流乞令王屯鄂岳江西藉其
聲勢而湖廣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為
襄陽府路隸王王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賜金帶
兀朮劉豫聚兵七十萬畀糧入寇侵淮圍瀘州僞齊
已驅甲騎五千逼城王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不
戰而潰復命牛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
者過半軍聲大震廬州平王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
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亾

為殿冣紹興五年王入覲封母國夫人授王鎮寧崇
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
武昌郡開國侯賞賚甚厚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
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么故鼎州鍾相
餘黨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
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衆兵數萬
立相之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皆僭稱王不奉正朔
蹂踐鼎澧窺覦上流朝廷命王璞討之無功御前忠
銳崔曾吳全等軍俱敗沒王受命討么所部皆西北
人不習水戰王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將至潭先

遣使持檄招之先是諸州鎮累遣使招安皆為賊所
殺至是所遣使叩頭伏地不欲往謂寧受節使劍不
忍受逆賊辱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受命
行至賊巢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以檄授賊賊捧
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么部將黃佐曰岳節使號
令如山若與敵鬭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率所部詣澧城降王表授佐武義大夫閤門宣
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
順者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有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若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乃遣

佐歸湖中士卒相繼來降者日衆王皆厚賜遣還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王玩寇
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擒其統制陳貴等王上其功
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璞令軍以此無功
王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
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士安
戰急王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王經營
已有定畫出袖中小圖示浚浚以阻險窮絕無可授
隙欲俟來年議之王曰何待來年都督能少留不八

日能破賊浚曰何言之易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所以難若因敵收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後乘之八日内當俘諸酋于都督之庭王遂入鼎州王佐招楊欽來降王私喜謂左右曰黄佐眞可任也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下王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戦袍與之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感激恨降晩乃復遣欽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等降王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

誇示神異浮舟數百艘于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輙碎王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憤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王急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賊舟舟盡壞幺棄鍾儀投水與俱溺牛臯從水中擒之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親制陳韜等刼鍾儀舟取其金交牀金鞍龍鳳簟與其衆來降王亟領黄佐楊欽等入賊壘餘酋皆大驚曰何神也俱降王親行諸砦撫慰此

有力者籍爲軍老弱給糧米歸田願爲民者二萬七千餘戸皆給文憑之焚賊砦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行旅徃來居民畊種如故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捷書至潭果八日張浚笑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詔兼蘄黄制置使王以目疾乞觧軍事不許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鄂州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紹興六年春正月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王義率衆來歸二月抵都督府議事至平江去行

在不遠願一見天顔詔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王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太師獨稱王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世忠屯楚以圖淮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王移軍京西三月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力辭不許命往武昌調軍居母[illegible]國姚夫人夏降制起復王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上語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王自衆興來意甚堅乃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王以兵東下欲使王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浚謂王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復命王東下王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及是疾愈甚聞詔即日啟行上亦遣醫官至軍中療之會麟敗至江州王奏至帝語趙鼎曰麟敗北不足

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王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貴先嚴兵待之戰陽北馮賓以奇兵繞其後乘亨來追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亨僞五大王劉復走馬逝去王奏遂圖蔡以取中原不許王召貴進等還至白塔牛蹄遇賊劉復等併兵來迎擊皆敗之賊繼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帝聞捷賜札獎諭詔赴行在七年春正月王入見帝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論良馬帝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拜太尉加食邑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之且詔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王數見帝論恢復大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因得休兵觀釁臣欲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京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又命節制

光州率厲將士合師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遂不以德瓊兵隸王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語王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叅謀領之如何王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何如王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王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觧兵柄終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

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王還職王力辭詔募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月乃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賜詔褒諭王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師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不用王言王復奏願進屯淮甸俟便擊瓊期于破賊降詔獎諭而不之許詔

駐師江州爲淮浙聲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劉豫分兵自淸河來帝詔王爲備王知粘罕王豫而兀朮常不足于粘罕可以間會軍中得兀朮諜者王引至私室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淸河殺之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輒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封股納書厚犒丁寧戒勿泄諜者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至于再三諜者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而淸河之警遂寢王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檜難之令條具曲折王歷述利害以聞又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王戰詔王遠斥堠閱軍實爲待敵計王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守備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會金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恐貽後世譏帝默然檜聞而銜之九年春正月以復河南大赦王表謝復寓和議未便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等語詔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加一等王獨力辭謂虜情變詐可危不可安可憂不可賀可訓兵飭士以備不虞不可論功行賞爲夷狄笑凡三詔不受帝復溫言獎激不得已乃拜王益訓兵嚴備分遣賢信材辯者往伺虜情會齊安郡王士㒟謁諸陵王請以輕騎從士㒟灑掃實欲覘釁以伐敵謀且上言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又豫初廢藩籬空虛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

愳卽奏新復故地正賴大將撫存軍旅上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勑王凡新界官民無接納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徃來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始悔大以王言爲忠五月下詔命王節方圖大計賜札諭從便宜行重者具奏王奏乞詣行在所陳機密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詔王援錡王遣張憲姚政赴之復奏請覲賜札曰賊方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也王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路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

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嘆其忠報札曰非忱誠忠讜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李寶捷于曹州張憲復潁昌府陝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皐傳選捷于西京孟邦傑復永安軍楊遇復南城軍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王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王不可當欲誘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大懼詔王審處自固王曰金人技窮矣誠如諜者言不足畏也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葢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王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佈野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王笑曰易耳乃命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聯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積僵屍如丘山兀术大慟曰

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术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背嵬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斬其將王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意少郤王曰不可爾等封侯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柰何輕敵王鞭其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倍增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再三嘉嘆撫賚甚厚兀术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遇賊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併萬

戶千戶五百餘人再與死之王得其屍焚焉獲前鎮
二升涿痛惜之張憲繼至大戰兀朮夜遁郾城方報
捷王詔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
既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貴將遊奕雲將背
嵬戰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橫亘十餘里金鼓動天
城堞為震雲以騎兵百八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
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殺兀朮上將軍夏金吾等兀
朮遁去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王上郾城諸大捷上
大喜賜詔稱述其事謂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
臨陣何啻百戰未聞如今日之用命者時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李進趙雲等破賊于絳州曲垣
縣又捷于沁水縣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
中原大震王奏興等渡河人心願歸朝廷兀朮等皆
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秦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
錡新除而不言所遣王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
師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
背嵬五百騎奮擊大破之兀朮遁去王檄陵臺令行
視葺治諸陵又先遣梁興等布上德意招結兩河忠
義豪傑于是山砦韋銓孫謀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
師李通李清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各舉衆等

歸一時金人動息山川險要已得其實盡磁相開德
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衆所揭旗皆以岳
為號兩河忠義百萬皆聞風響應奔走恐後父老百
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
充滿道路自燕以南兀朮號令不行欲簽軍以抗王
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
之敗衄者也金帥烏陵思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即降又金統制王
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禁衛
龍虎大王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王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亦願以五萬衆內附王大喜語諸
將校曰直抵黃龍府與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
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王奏金
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
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累數百言上亦銳意調班師
之機誠為可惜賜札報之命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
機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懇且知王志銳不可回乃先
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還本軍而後言飛孤
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王憤惋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職大

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孤軍恩兀术知
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渡河于是兀术疑城中民爲
内應夜棄城出遁百里王始班師民大失望遮馬首
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相
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王亦立馬悲泣命左右取詔書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至蔡州又有進士數
百人及僧道父老百姓擁王庭曰某等淪陷腥膻聞
宣相來志在恢復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
所至故疆漸復醜虜猒奔民方室家相慶幸脱左衽
忽聞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

忍棄垂成之功耶王謝之曰今日事豈惟所欲哉詔
書置几上幸相率視之進士等皆大哭曰然則將奈
何王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矣于是奏以漢上六
郡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方兀
术夜棄京師將渡河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岳
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衆
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
内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
乎兀术悟遂留翌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追也
王既歸所得州縣旋復陷王自知爲檜忌乃立上章

乞解兵柄致仕不許自廬詔入覲上問之第拜謝而
已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命王應之以王貴行
虜犯淮寧趙秉淵敗之又悉衆圍秉淵王遣李山史
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命于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
世忠捉于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
命控扼九江十月川陝告急請益兵以董先行梁興
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术軍斷山東河
北金帛綱馬之路紹興十一年春正月諜報虜分道
渡淮王請合諸帥兵備兀术未報韓常以重兵陷壽
春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王應援凡十七札王

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
必奔命可坐而斃又恐帝急于退虜乃奏臣如擣虛
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
黄以議攻郤帝大喜賜札獎諭時王方苦寒嗽親率
背嵬力疾先驅上聞之復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
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金兵望風而遁王還
軍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王不專進退爲得體兀
术破濠州張俊駐兵黄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
敗帝命王救之虜聞王至輒遁夜踰淮不能軍時和
議既决檜患王異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

行賞韓世忠張俊巳先至王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
翁計俟之七日王至授樞密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叅
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視宰相以本職按閱御
前軍馬王固辭請還兵柄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
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王在諸將中年㝡
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王屈巳下之
虜犯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王聞命即赴遂解
廬州圍帝授王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王獻俊世忠
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益忌之淮西之役
俊以前途糧乏愬王王不為止鼓行而進帝賜札有

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王語泄還朝反倡言王
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勸王與俊廷辯王曰吾所
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忤
檜欲與王分其背嵬軍王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
復者惟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
儕何顏見之俊大不懌比至楚州俊欲修城為備王
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遷怒于
二候兵以微罪斬之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
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
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

世忠同王事而使之無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
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見帝自明帝驚諭之曰安有
是明心宰執奏事帝以詰檜且促具著獄于是止坐
妄言流吉陽軍而分軍事不復究矣俊于是大憾王
遂倡言王議棄山陽且密以王報世忠事告檜檜大
怒初王與俊以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諷之曰且備反
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為此言蓋欲激之使變因
得以罪世忠耳王曰世忠歸朝楚州軍即朝廷軍也
檜色變惡王語直以此益怨王檜嘗逐趙鼎王對客
必嘆息又不肯附和議讀檜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
忍面謾其主耶又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
梗和議巳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
與王有怨風卨劾王又風侍御史羅汝楫交彈之大
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
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不守章數上皆不報王亦
累章乞罷樞柄帝惜其去詔不許八月王上章還兩
鎮節詔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與張俊
密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王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

以及王父子張俊時在鎮江乃妄自爲狀誘王俊誣告張憲又刼王貴使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就鞫又預爲獄以待吏王應求謂樞密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岳少保書命憲謀據襄陽嘗還兵柄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大理獄檜奏乞召飛父子證張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不復請矯詔遣使捕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語王使自辯王曰天有日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苟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王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

雲俱就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鑄詰其反狀王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以白檜力明其無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乃改命万俟卨卨遂誣指王使于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邊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使措置令王還軍而言其書已焚王坐繫凡兩月無可證者卨憂懼莫知所措或教以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又慮王所收歷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難誣逗遛因簿錄王家收其

御札束之左藏南庫以滅迹而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又逼于鵬等證王受詔逗遛傳會其獄時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璞何彥猷皆言王無辜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王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歲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妻王氏問之檜語之故王氏曰縛虎易縱虎難檜意始決手書小紙令老吏

赴獄中遂報王死蓋獄卒請王浴拉其脇以殂云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王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王家貲徙其家嶺南于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士㒟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王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有差時洪皓在虜中以蠟書馳奏言金人所大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王死爲之大慟上聞皓奏益痛悔焉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賊檜云檜死議復王官万俟卨謂金

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亮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王冤詔王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王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徹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即位詔復王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鄂賜額忠烈初賜謚忠愍繼謚武穆後改謚忠武

附傳

岳雲王長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嬴官人王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王輒隱之每戰手握八十斤兩鐵椎先諸軍登城攻隨州又下鄧州

平襄漢功在第一王不言逾年銓曹叙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奏乞擢異數王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矢石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冒大戰以處數十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防禦使又命帶遥制又命帶御器械王俱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王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岳霖王三子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志淳熙五年知欽州召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遂上疏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帝詔還之霖因得搜剔遺載訂考舊文葺為成書會疾不及上尋易簀執其子珂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滅余初罹大禍漂泊因縲及仕而攷于見聞訪于遺卒掇拾而未及上余之罪也余之罪也爾能成吾志雪爾祖之冤吾死瞑目矣霖嘗宦游至廣州道出章貢父老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泪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子也霖

亦悲泣官至朝請大夫兼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

孝娥忠武王女娥幼有至姓曉古史知大義痛父兄之沉冤慟哭含憤抱銀瓶投井死世號銀瓶小姐今浙臬司為忠武故宅宅東南有井名孝娥井宦游其地者多詠歌之詳見詩類

岳珂霖之三子忠武王孫也號亦齋先生雄健能文成一家語奉父命志白忠武冤考定霖所嘗彙次家藏宸翰併出師奏狀歲月時日作籲天辨誣五卷大致為奸檜造獄兩端辨也夫此兩端者于忠武純忠大節毫髮不能掩珂書明訂顯証歷歷在人耳目是

非死乃定信乎此見霖之有子而忠武之有孫也所著有程史十五卷金佗稡編天定録愧郯録訌小戴記行于世當起家運判嘉興府歷封朝請大夫權戶部侍郎通城縣開國男

岳鍾靈珂十六世孫世居梴山里性至孝初受業餘姚師聞講良知卽欣然動色已得文成公遺像卽奉學室中日焚薰瞻禮見者異之父爲諸生故數奇家乃大落舅氏訟株連父名則奮然曰父老矣寧束縛就吏請以身代乃蒙首囚服交手足受桎梏親知慰問者至泣下日者劉生見而驚曰異造也殆聖賢路

上人乎乃盐發憤日誦理學諸書兼及舉子業遂補邑諸生而家盐落因謂其友曰古有負米百里以養親者且竭力耕田子職也不又有行傭供母者乎于是且讀且耕且時而賈乃耕賈則有天幸二年而家遂饒七年而乃大饒則竭力以養二老二老乃大豫三十喪父一慟幾絶勺水不入口者二日卽壁卽欲廬墓所母强之再三始歸廬中門外僮婢無敢入每晨必造父墓攀柏跪號躬負土成墳三年如一日上官聞而旌之錫粟帛報閑以母異夢得先世瘞金遂入貲爲太學生方少時嘗檢先世藏書篋得霖祖封誥併忠武遺像及親筆字蹟乃以詢諸父父曰我家根基厚大子孫式微罔成先德每一念輒用腐心兒勉之比成均卒業歸乃白母欲建忠武祠母曰此爾父夙志遂告諸邑令願將歲所領粟帛及所積貲自建祖祠置祭田令爲申當路報可皆劢俸儕工趨族子弟之秀者給冠紳奉祀焉祠成從母祗告廟且特告父主前涕泗橫下母亦于邑是夕與母俱夢先君若有慰詞云母故[illegible]年已五十六哀毀踰禮洎塟卽廬母墓側晨夕哀號負土如棗時居三年然後歸及歸則御酒肉時時泣奉時祀詣考妣前泪雨下不能

止也已就官丞渭南至則愛民如子凡可利民者無不殫力爲之渭西門外有湑河水險甚濟者胥溺則上說下勸得千金爲巨石橋以便民民號岳公橋至勵氷蘗操不槖一錢邑人稱岳佛又稱岳神君居渭二載輒上書拂衣去渭士民造其庭曰公爲吾渭造福何去之决也曰吾爲小官有志不得行如居矮屋下擡頭不得實報顏見邑百姓吾歸耕吾南山田耳脩行送者罷市百姓各爲小像事之所著述甚富而心神論變夷議其章章者

岳孝孺姚劉氏徐州方幅之族適蕭邑岳鍾傑鍾傑

者珂十六世孫鍾靈弟也劉天性至孝事姑武能得其歡心姑稱其孝遠邇信之咸稱岳孝婦已夫卒劉欲殉姑武勸之曰吾喪兒已痛徹心髓一哭輒昏數刻始甦爾復從死是欲我不生也劉勉聽姑言遂得不死時伯鍾靈游學遠從師劉事姑曲盡其道時時問寒燠饑飽姑以孝婦故乃不大念亾兒亦不大念兒游學于外服闋人有勸之改適者劉怒叱之乃姑憐其少也亦諷之使嫁曰無以我故累爾芳歲劉大哭曰吾家本詩禮族又適忠臣之裔且吾伯吾舅兩皆望姓吾安可殞節義以蠛爾家族乎且吾不從夫

死者為吾姑也寧舍姑他適乎遂欲死姑懼乃不敢復言已姑疾急百療不愈劉割肱以啖之輒愈人謂至孝所感已病不起謂其弟曰吾事畢矣又流涕謂其姑曰姑好在婦下從吾婦于九原遂卒

岳烈婦者徐王文學女適忠武王十九世孫岳夢熊即鍾靈長子也髫歲為諸生翩翩英妙甲午試留都人謂必第乃竟不第歸發憤為焚舟計精力太殫遂構危疾疾革執手謂烈婦曰爾芳齡當自愛烈婦曰疾慮耗氣毋多言脫不諱則從君地下耳已夢熊卒烈婦堅欲死祖母母則守之力搜牀簀下寸刃尺絡皆屏去乃烈婦藏鼠藥笄奩中祖母母不知也遂乘間吞藥自殺年二十事聞綸音旌其閭

外傳

張憲王愛將也王破曹成憲與王貴招降者二萬成黨郝政首被白布號白巾賊率衆走沅州為成復仇憲一鼓擒之獲楊再興于澗中縛見忠武因降之後為名將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已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楊再興使之憲破其銳兵八千

兀朮夜遁復戰臨潁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王班師憲亦還詔獄事起檜俊謀殺王誣憲得雲手書共營還王兵柄俊自具獄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械憲下大理遂坐死籍其家乾道元年王復原官憲子敵萬比例陳請詔復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封烈文侯子四人俱補承信郎閬州一云同州

楊再興曹成舊將初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王見而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拜謝感奮

戰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十復長水得糧二萬石又得僞齊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郾城之役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木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等遂戰死獲其屍焚之得箭簇二升王爲之大慟

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虜入侵皐聚衆拒戰屢勝擢與表補保義郎後穎王爲最驍將所向

克捷戰地如魯山京西寶豐鄧家橋丹霞等處戰功如擒楊么扼兀朮北渡約兩河忠義斷山東河北馬綱之路數騎解廬州之圍奪僞齊之魄他未易數數指也歷官副統轉管承宣六十一歲遇毒卒或曰檜使人毒之也卒封輔文侯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應知兵科優等補承信郎金圍城閎休分地而守二帝北狩閎休結義士謀刼之以何㮚禁不果范瓊散遣勤王師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休令隨軍休讀檄文無靖康年號輒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議招討未定休作致寇禦寇二篇意謂宜先招後討也王爲招討使辟休王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王歿閎休發憤杜門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徐慶爲王驍將嘗與王萬共會賊黨𣏌達饒青等於四望山亾將李宗亮誘張式叛夜至筠州刼殺其衆慶捕滅之又從攻固石洞王授慶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又從定隨州與張憲俱有功卒封昌文侯

李寶結約山東豪杰數千人來歸爲韓蘄王奏留寶

截髮痛哭願歸王王以書謝韓韓蘄王乃留寶置麾下後復奉王命與王貴分布經略西京寶奏捷曹州又捷宛亭又捷于渤海廟所向有功卒封烈文侯

王貴勇力絕倫從王征伐累立戰功最著董先以軍敗見收于王屢戰輒奏捷漢上之役王令諸將並聽先節制先佯敗誘敵伏兵四起虜騎大敗所獲俘馬兵數甚衆王以此軍勢大張從攻虢州又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人先之遇王受知蓋與貴等貴爲檜所刼卒誣管還兵柄事先亦畏檜證王有建節與藝祖同時語噫生死見節義貴與先不逮張憲遠矣

張用相州人勇力絶人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冦江西王遣一卒持書諭之曰汝與吾同里南薫門鐵路歩之戰皆汝所悉今吾自將在此欲戰則戰不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倶解甲自縛見王王受之爲置麾下

梁興渡河會太行兩河豪杰破賊絳州驅虜垣曲縣戰沁水提孟州千年縣降張太保等再破高大尉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人大擾惜乎王召歸而興等亦遂無成一時從王之傑如姚政之戰穎昌任上安之以受鞭破賊孟邦傑王剛趙秉淵趙雲之流皆

歷歷著有戰功而他如王進董榮張裕郭進周愼呂榮黄欽李忠宗一廸楊宣王清郝晟杜彦劉得楊珍薛客王進鄭得張應劉遇張彦張立等均有一陣一戰之勞史弗盡書總之皆忠武之爪距也宋史本傳

論曰張憲楊再興牛皋胡閎休皆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誣王獄冤死悲夫 張裕謙應登曰戰國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以爲于諸侯彼背公死黨耳猶然足以顯名當世况此數子從王扶義效力宗社大封夫非人之所謂賢宗問者邪太史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于世嗟嗟三十八人者可謂知所附矣附三十八人之所附者岳又不知其幾矣

施全者東平人宋殿司軍士紹興二十年春正月賊相檜趨朝全挾利刃伏道左邀檜肩輿刺之不中檜執全下廷尉親鞫之問誰教汝行刺全厲聲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檜矯詔磔全于市朱紫陽喟然嘆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從施全身上發出來嗚呼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 按全誅賊相檜實欲爲忠武報[illegible]也却不顯言者何盖檜自殺忠武後[illegible]固未嘗一日忘忠武也觀鞫全時有誰教汝行刺之言其意可知脫全不容一步洩露岳氏子孫且無噍類矣故知仁哉施全其不言忠武乃深于爲忠武也

精忠類編卷之二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三

明温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裒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正
博南後學馬燁如茂叔編次

遺翰類

謝講和赦表

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脊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竊以婁敬獻言于漢帝魏絳發策于晉公皆盟

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葢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于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于才德之分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邵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

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所附則德過于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併吞之心後乎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遅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于

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
志不知得仲歟否也

南京上皇帝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以足伐虜人之
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
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
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
日益南又令長安維陽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
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
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

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
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
中原之地指日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
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
男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
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
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忠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宜
布上恩以期改行臣嘗累遣探報知賊馬已離道州
進趨廣西此寇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
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郴州桂陽監以
往卽行措置掩殺除蕩綏民

乞復襄陽劄子

竊惟善觀敵者當盡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敵其
所恃今北虜冦攘楊么竊發俱爲大患以臣觀之楊
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今日
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喪師遠逃於是加兵
湖湘以殄羣盜況襄陽六郡地最險要恢復中原此
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唯竢報可指期北向伏乞

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
而致矣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竊覩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貪婪橫逆無所
不至所愛唯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
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攻討正不宜緩苟歲
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取之必倍費力陛
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
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
國家長久之策也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

朘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七月未能畊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固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唯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資基本既立後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澁吾脊糧已備

可坐待矣今在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貼黄

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江北雖番僞賊馬勢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肝之念不勝慶幸

招楊欽奏

恭奉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臣遂先分遣軍馬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博易使賊之食尋遣軍分頭齎執旗牓諭以禍福説諭招安潰其腹心拜欲誘致桀黠以爲鄉導今據武義大夫閤門宣賛舍人黄佐等招安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約一萬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十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及即時支破錢糧養贍幷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塡給付楊欽了當所有以次頭領亦見行取會契勘楊欽係賊之窩黨今已服從正宜乘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兵外謹録奏聞

李道歸順奏

臣嘗以國難未除虜禍方熾竊有意于恢復深籌遊計以爲中原之士性具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以身陷虜僞之交未能奮發于是多遣信實之人密布朝廷之德意説諭約結俾其磨濯一心以待王師之舉相爲應援今有虢州欒川知縣修武郎李道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已到鄧州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謹録奏聞

乞出師劄子

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讐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

薄効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此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畧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并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戰地陷偽忠義

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勅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幸拳拳孤忠昧死一言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子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

罪于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
于時孤孑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
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
郎閤門宣賛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
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
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
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一切矜貸若張所先
意兩河而身未北度已遭横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
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歳奏將
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内安排謹

錄奏聞

乞本軍進討劉豫

賊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六飛時巡
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
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
嘗分命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
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
之望日以衰息歳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
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
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于王化虜偽穴于宮闕
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
實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當何至今日尚未決策
北向臣願上禀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
塞鰥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
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茲
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
情昧死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
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

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
則中興之功指日可冀

乞進屯淮甸劄子

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
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
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
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
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
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
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

酌施行

論虜情奏略

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奸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乞乘機進兵劄子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唯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

北此正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也若不乘機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乞建儲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略

近據探報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勘目即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戢進退靡安敢事

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勲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湓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吝此嚬睞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閤門祗候奏

臣今月十七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係義郎閤門祗候者伏念臣寒陋無堪上感聖恩備員軍士未有涓埃之力以報國家况臣男雲俾從戎伍未立寸効豈足仰副異眷實不遑安伏望特賜臣罷以安愚分

乞罷制置職事奏

昨蒙聖恩除臣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不敢辭免伏恐朝廷別有使令實不自安方具陳控繼蒙除臣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令臣收復襄陽等六郡臣深體國事之急憤激于懐是以承

命出征不暇辭請今來並已收復了當竊念臣人微望輕難任斯職欲望特降睿旨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今臣罷制置使職事依舊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得少安愚分

辭建節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充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伏念臣賦資凡下才不逮人旄節之崇實匪序遷之比在於疎逖尤非宜據伏望聖慈追寢誤恩以安微分庶免顛隮之患實出生成之賜

乞侍親疾劄子

臣愚戇單微無尺寸之先容頼聖明之特眷雖捐軀命不足仰酬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啣還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切之至

辭建節第二劄子

臣譾薄之資無足比數誤辱聖恩備員軍事雖竭疲駑殊無補報空糜饍餼朝夕靡遑若更貪戀寵榮不惟取誚人言亦於臣之冐濫實所不安伏望睿慈洞察檢會臣前所奏追寢成命早見指揮令臣依舊官資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安愚分未致顛隮終圖報効紊瀆天威臣無任震汗

繳節度告奏

近蒙降到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告一軸臣實有愚悃已累行具奏不敢祗受伏望

聖慈速賜追還以安微分

辭建節第三劄子

臣比具辭免清遠軍節度使蒙恩降詔不允再瀝肝膽之誠仰瀆天聽乞賜追寢成命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恩再降詔不允臣寒陋無堪才術凡下區區武弁不當輒具汎辭控免惟是旄節之重實匪所堪事干國政不容冒受惟望早賜追還以安愚分

辭建節第四劄子

臣猥以不才幸叨委使敢謂涓埃之効遽叨委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遑安處方

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

劾劉康年僞乞恩澤奏

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佛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蓋臣先於鄂州駐劄日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襄漢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填陳乞臣之私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陛下擢任兢兢旦夕每慮不稱如臣近者蒙恩以收復襄漢六州寵加旄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祇受慮或取誚公論有玷清朝敢謂康年遽上此請方當國家多事之際陛下宵衣旰食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捐身効命少圖補報況復敢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臣若不披露肝膽力為辨雪

天下其謂臣何伏望陛下察臣悃愊實未嘗敢萌此意乞將上件恩數早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黜責施行謹錄奏聞

再乞請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劄子

臣近於正月初一日嘗具奏聞為本軍提舉一行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乞母封國夫人次男雷授文資僧慧海禪師事乞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情罪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

劉康年特帶申紙事理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黜
責施行去後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八日
三省同奉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罷神武後軍提舉
一行事務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
襄漢等賞非毋封號係是特恩可依旨降指揮倂令
改正臣以猥瑣之資曲荷天地廣大之恩終不加罪
保全微臣臣雖殞身無以仰報聖德萬分之一重念
臣奮跡單微今來濫厠永流於法母已是當封淑人
遭際陛下實爲榮幸豈敢踰分過有邀求前三事上
感睿照特賜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未

蒙改正竊惟國家封爵自有彝制豈可躐等超遷有
忝舊章若因劉康年妄有陳請陛下必欲以此封臣
之母不惟臣終不遑安亦於公論不以爲允伏望聖
慈洞察憐臣懃懇之誠俯從所欲將臣母特封國號
事速賜追還以正名分

辭男雲除閤職劄子

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男雲閤
門宣贊舍人雷閣門祇候伏念臣寒陋之資遭際聖
明恩紀過厚比者入覲天光薦叨異數顧雖捐軀致
命莫報萬分今者寵眷日來又及賤息念臣何功冐
茲優渥成命初頒驚悸失措竊惟臣么麽賤微凌躐
已極而父子僥冐公議尤所不容陛下如欲始終保
全願收還誤恩俾安愚分庶幾不犯貪進之戒獲逭
他日之譴

乞宮祠劄子

比具誠懇冐犯天聰以荆襄三路目今盜賊屏息乞
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俞允竊念臣自收復
建康相繼六年正當大暑討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
軀効命報稱之時固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
成入廣漸染瘴癘後來屢印暑毒每至夏月疾間發

作兩目赤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侍病既在
身母且垂白若臣貪冐竊榮不知進退非惟臣所不
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陛下恢復故疆奉迎二
聖宜選賢能建圖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
權以妨豪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天
聽欲望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在外宮觀
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尚可以備員邊面以受
驅策伏乞俞允早賜降付施行不勝幸願忝瀆宸扆
臣無任震汗激切之至

乞宮詞第二劄子

臣於六月十八日嘗具奏劄冒犯天聰惟切震懼朝夕恭俟宸命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岳飛巳平湖湘見措置上流事務責任繫重所請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起身田野勢援孤單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曲垂覆育雖臣捐軀効死豈足圖報萬分之一臣前所請固非忍爲亦非所願寔以臣垂白之親別無兼侍年來多病頗覺羸瘠又臣先所染瘴緣冒暑毒今亦未痊雖平居無事猶恐不能任責況今日上流形勢所繫至重若非智謀宏遠勇略過人者安能分陛下宵旰之憂仰副委寄如臣不

才冒濫寵榮加以抱病而不知止終恐有悞使令上貽陛下憂顧伏望聖慈察臣愚懇不敢飾辭早賜俞允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苟免顛隮實出生成之賜

乞宮詞第三劄子

伏念臣起自白丁誤蒙器使仰荷聖慈委曲異眷雖父母之愛其子何以復加顧臣之事陛下豈不願殫竭疲駑以誓此生仰圖報効況今防秋之時詎敢託以他事覬安閑退實緣臣老母垂白多病又臣漸染瘴疾四肢墮廢兩目昏赤而臣職掌兵戎繫國利害莫大於此臣若貪冒榮寵昧於進退不哀鳴控告於君父在臣一身固不足惜重念朝廷付以上流責任不輕恐致顛隮有誤委寄伏望睿照矜其愚悃別無規避特降指揮檢會臣前所陳請早賜俞允不勝幸甚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伏念臣千術空疎智識凡下方懇辭檢校少保之恩豈謂復進招討之任薦膺眷渥撫巳驚惶切惟閫外之重責任非輕自匪德望服人韜略厲衆何以仰副陛下遴選委寄之意如臣不才曷足當此伏望聖慈察臣之衷實欲少安分守早賜追還成命庶叶師貞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臣三貢辭章出于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逭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望臣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唯亞保之位實並三孤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向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垂懇矜察愚衷早還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

辭宣撫副使劄子

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

尺寸而厚恩醲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崇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祗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喪事

草土臣岳飛伏奏臣准御前金字牌遞封尚書省劄子二道奉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令戸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

協力措置施行臣上荷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般挈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撑定江州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集所有上件恩數幷格外賻贈伏望聖慈併賜寢罷庶安愚分

乞終制劄子

臣孤賤失恃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髪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脫虜禍驚悸致疾遂爾纒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今者遭此大雖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久微因深卿藏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顏有靦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于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聖恩以臣母身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卽具懇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聖眷過

於山岳感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難重疊祗拜伏望特賜寢罷

乞終制第三劄子

臣叨荷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陛下不竭其忠正謂宍屯如此不能任事況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貫作銳氣術

不罄瀝血誠披告陛下則他日必致頓躋上辜委寄
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

辭太尉劄子

臣本無寸長誤膺器使且陛下方以太上梓宫未還
作興文武雪耻復仇高名大爵正當謹與以激厲天
下而臣何功率先濫及伏望聖慈特垂天鑒察臣悃
愊元非飾辭追還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貽清議臣
仰瀆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

辭太尉第二劄子

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志於奮張皇威削平僭亂

以爲北虜不滅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
之念既而誤蒙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荏苒
積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職歲遷月
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職不爲不崇豈容一
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聖慈特賜衷矜察臣愚衷哀
還大命庶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厚恩不
犯盈滿顛隮之戒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見寄納平
江府軍資庫

辭太尉第三劄子

臣一介幺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天聽用敢不避再
三瀆控誠悃臣頃以目疾廢事日久近者商虢穎蔡
之戰皆由仰遵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
且太尉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爲今日右武
之勸臣若謬居不辭是因臣一己而怠天下伏望聖
慈特而淵鑒收還誤恩令臣只以見官待罪軍旅庶
幾天下始知大官之爲可重不累陛下立政惟人之
明天下幸甚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臣伏覩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充本司
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合乞推恩等第若

更叨冒今來恩數似出無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
正之道也所有上件恩命實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速賜收還不勝幸甚

辭太尉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追寢恩命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
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累降詔旨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仰荷聖慈詔諭諄復然臣實以私情迫
切不容冒進竊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
器用每安於弊陋正恐緜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舋
青臣伏自去春丁家憂棘不復敢有榮官之念繼以

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即此可見臣若復尚貪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災疢之來不特今日伏望聖慈特回天聽收此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疊犯天威不勝惶懼顛越之至

辭南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紹

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誠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

辭開府劄子

臣正月二十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白麻一道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者臣初捧制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幹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閫之寄例進優秩不惟臣一己私分俞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靦面目伏念臣奮身疎逖叨國顯榮每懷尸素之憂未効毫分之報豈可因此霈澤遂乃濫預褒陞伏望聖慈特此睿斷毋嫌反汗亟寢誤恩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寄收以待朝廷追取外冒犯天威不任激切俟命之至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

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辭開府第三劄子

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温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

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隮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複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乞解軍務劄子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丘壠以便養痾蒙陛下未忍棄去尚閟俞音控瀝肺肝再慮悃愊今賢能輩出才智駢集干城心腹之士可付軍旅則臣無遂君之嫌况講好已定兩宮天佑不日還可偃武

休兵可期歲月則無避事之謗臣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斧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益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特許退休就營醫藥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臣聞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干行陣曾未見于事功比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唯雲志怠情而臣益媿滿盈况臣既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其子而僥冒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追還誥命使雲知官爵之難得勉力他日或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逖冒國寵榮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夙夜惶懼唯恐檢飭脩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方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使子受無功之賞何以率人哉伏望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

命之以官所有官告一軸除已牒鄂州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劄子

臣聞忠臣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况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恝然不當鋒刃冒矢石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祗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托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首稽首祗承依命懇

至再三干冒天威臣不勝戰悸恐懼之至

辭少保劄子

臣聞爵以馭貴祿以馭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每懼滿盈況孤棘異恩無功貪冒伏望憐臣勤懇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别効寸長干冒鈇鉞

辭少保劄子

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貪慕祿容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胡再犯河南肆爲殘忍人

神共憤臣方策駑礪鈍冀效尺寸以報天地生成之德今虜騎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唯貪爵祿誠恐不足爲將士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消埃之賞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臣聞君之馭臣不吝厚賞父之教子豈貴近功臣昨恭依睿筭與虜賊決戰于陳潁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建立大功據超橫列仍領郡防實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告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儒庸别圖報效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任腹心之寄者不當其選男雲年少殊未練達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騃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解樞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閟俞音之下逮再陳悃愊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闕然豈唯曠識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隱于山林伏望聖慈察

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政機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聖典非大勳豈容輕授臣前叨據常懼弗稱自唯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攻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容矧內祠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臣愚非所宜處愧深汗溢感極涕橫伏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良馬對

春三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曰卿在軍

中得良馬否對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奇之日啖芻豆數斗飲泉至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能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襄陽平楊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

奉詔移偽齊檄

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效國恩乃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讐怨率中華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干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陰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中興可卜天時大順人願同仇所在賈勇之夫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叠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殘吾宋之赤子爾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諒皆脅從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極溺蘇枯唯務撫安秋毫無犯儻能開誠納款肉袒迎降或倒戈以前驅或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討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論陣圖

王初隸宗澤宗澤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王曰留守所賜陣圖非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況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

論謀勇

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三軍自料能敵人幾何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

論河北招撫之要

張所問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珠

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關宵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可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兵因民以實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地國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為胡虜之區將何以為招撫之地為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以

為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

夜屯鍾山灑血厲眾論

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

爲感泣不敢有異志

諭傅慶劉經部曲首領語略

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客耶必能滌蕩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憣然懼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

詔諭張用書略

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王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王曰以飛自行

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王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則身隕鋒鏑或繫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後謂諸僚佐曰吾觀察之勇皆吾與汝曹俱不及也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境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

勒金石不勝快哉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幕屬小憩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吞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蕭灑實爲可愛所恨王程遐速不能款曲從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

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於壁

擬遺秦檜書　屠隆（浙江人禮部主事）

岳飛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于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

之矣今者一日奉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損越于下敢不馬首南向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飛竊意相國爲陛下心膂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耻相國一旦欲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其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微子之麥秀歌周大夫之黍離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葢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中望救相國一夕百年耳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慘中原耶氊裘之人不陋冠履耶虜人即遇相國厚孰與大國之相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危正臣子枕戈泣血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越闕下相國宜握手勞飛賜飛巵酒飛寧能終下噤也十年經營廢于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攀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于虜陛下何負于相國是役也藉令果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有如相國必不令臣

渡河北畢臣黃龍府痛飲之念臣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請受而甘心焉于飛何有哉夫垂成之圖失萬世之利俛首咽氣爲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行且獲戾萬代無巳時矣相國其熟計之

取狀

岳飛見年三十九歲祖貫河南相州湯陰縣永河鄉孝悌里人氏不合于宣和四年間方年二十前往真定劉宣撫幕下應募立爲鄉兵長當年因擒強寇陶俊及賈進和等有功宣和六年殺獲強徒張超靖康元年歸投天下大元帥府招撫賊首吉倩等補承信

郎與金兵戰于侍御林遷保義郎又戰于滑州殺敗金兵陞秉義郎建炎元年殺退金兵于開德陞修武郎復敗金人于曹州陞武翼郎隨侍親王至建康因上書諫和議奪官復歸田里又該張所保奏復還前職充中軍統領從王彥戰敗金人于新鄉陞武經郎在侯兆川敗王索于太行山殺黑風大王歸副元帥宗澤奏充東京留守司統制建炎二年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及黑龍潭又戰于官橋及蘆竹渡擒殺虜冦陞武功郎建炎三年領八百騎大戰于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衆陞武經大夫擒杜叔五等陞武畧大夫

英州刺史鮮陳州圍陞武德大夫與金人戰于鐵路步又戰于盤城生擒虜將馮道復戰馬家渡及鍾山拜廣德擒王權等戰溧陽生擒渤海太師李撒八等建炎四年破羣盜于常州擒少主孛菫等克復建康府獻俘行在收叛將戚方陞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戰承州擒高太保戰北炭村柴墟鎮及南霸塘皆得勝紹興元年征討李成戰生米渡及筠州朱家山斬趙萬等戰樓子庄殺馬進降張用及一丈青充神武副軍統制陞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生擒姚達等充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平李宗

亮剿虔州冦生擒彭友等敗固石洞入虔州斬十大王擒高聚張成充江西沿江制置使賜精忠旗改神武後軍都統制紹興四年克復郢州斬京超克復隨州斬王嵩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致劉合孛菫降賜得勝軍復鄧州擒高仲復信陽軍充背遠軍節度使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制置使陞武昌縣開國子紹興五年充神武後軍都統制陞武昌縣開國侯戰洞庭湖降黄佐楊欽等生擒陳貫斬楊么鍾儀紹興六年充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營田使易武勝定國兩軍節度使宣撫副使陞少保武昌郡開

國公克復虢州襄州戰業陽斬孫都統生擒滿在戰孫洪澗焚蔡州援淮西戰金兵于何家寨擒薛亨等戰白塔牛蹄皆捷紹興七年設計間廢僞齊劉豫充宣撫使營田大使加陞太尉紹興八年還鄂州備金表論講和非計而于主和奸臣紹興九年因講和授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人叛盟奉命率兵克復西京諸郡駐兵郾城大敗金帥兀朮戰五里店斬虜將阿里孛菫大敗頡昌殺蓋天大王斬夏金吾生擒王私壽等屯兵朱仙鎮大破兀朮走退汴京修輯皇陵兀朮北遁日奉一十二道金牌宣召班師紹興十

一年辭官爵解兵權授萬壽使致仕這便是一生罪過

題翠巖寺詩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從駕遊西內應制

勅報遊西內春光靄山林花團千朶錦柳撚萬條金燕遶龍旂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卽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鄱陽魏石山龍居寺題

巍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詞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大闕

小重山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精忠類編卷之三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四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弃開甫彙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㦷如㬊叔編次

宸綸類

奉詔援承楚御札 建炎四年九月七日

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今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者耶柰何江表尚多餘寇

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期靜盡無使越境爲君之憂姑賜卿金注盌一付盞十隻以示永懷也

令協力往承楚剿賊御札 九月十五日

近據劉光世差王德等統率軍馬過江之後累奏戰捷殺獲金人甚多賊久駐江淮卽漸抽退其未去者數雖不多若不乘勢剿除終作腹心之患正諸將立功報國之秋也岳飛奮命許國忠勞甚著朕常嘉之令可與光世所遣將領等協力並進往承州楚州等處殺伐金賊期於剿撲當議不次推賞其有能獲龍虎大師者白身與除觀察使

令趣進兵御札 紹興三年

朕已親勅諸路漕臣應副卿軍馬錢糧坐貶嶺外之罪卿當體國疾速統率精銳人馬前去務要招捕靜盡無使滋蔓罪有所歸仍具起發日時及沿路所至去處逐以聞

趣覲御札 紹興四年七月十二日

具奏省卿殄滅羣寇安靖一方應無遺類爲異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卽日就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朕不多及

奏請先復襄鄧六郡命勿出守界御札 七月十四日

諗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犇之際愼無出李橫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同軍依舊屯駐朕當重寘賞典以旌爾功故茲筆喻無慢我言

令劉光世整兵援王御札 二十一日

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

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勑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

克襄陽捷聞問方略御札

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於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

里餽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修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爲運糧之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强弱卿可以厚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

李成益兵又大敗上問方略御札

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餽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僞齊事勢强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失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剿除而後雖真實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朕不遙制

趣王提兵東下御札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卽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撫問提軍趣合肥御札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卽爲擣虛之計眷茲忠略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破虜入覲申錫貺恩御札　紹興五年

賜岳飛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澤一資毋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人冠帔三道

奉詔平楊幺至長沙賜御札　月二十三日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寇連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

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
然今去防秋不遠若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打敵更
宜多算決致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
既至軍前可就議也

大破楊幺等寇湖湘悉平賜御札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傾憂良用
欣慨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
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
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
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

初人懷反側吏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
擾浚必已與卿討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奏來

湖湘平戒王豫備御札 月十四日

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力
人間探無使寇擾窺伺卿今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
報而緩圖之事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
有一警當極力捍禦乘勢掎戮無少踈虞卽卿之功
日具的實動息奏來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御札 紹興六年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致夙宵[illegible][illegible]冀恢復於
丕基而姦宄未消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
[illegible][illegible]戎行報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
膽疾首痛心十年於茲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
昭而卿以柱石之資總貔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蕩
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
號令之申嚴然雲霓之後望毋窺近效有害成功必
使部伍無譁田間不擾副我撫綏之意共成戡定之
功捨爵策勳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視師復賜御札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遑寧已命

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
報效儻有機會無或後時所冀二聖還歸故疆恢復
用副朕平日眷待責成之意

移鎮襄陽勉諭將佐御札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爲地利今西南之重實
占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固戰守之計卿宜以
朕此意敦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叶
贊事幾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王丁母周國夫人憂趣王起復御札

比閱軍中奏知卿奄遘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

人臣大義國爾忘家移孝爲忠斯爲兩得已降制命
趣卿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略常禮之煩無用抗辭
即祗舊服乘吏士銳氣念國家世讐建立殊勳以遂
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至也故兹親筆諒悉至懷

命王按舉功罪御札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
監司措置侗違不櫌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
擢其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卽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
不敢貸

問王目疾趣師御札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爲卿醫治然戎務至
繁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
懷善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
決之如兵之在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
不以微疾遂忘國事朕將親臨江滸

討劉豫勉王報國讎御札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豫劉麟
四出文榜指朕爲孽庶首惡毁斥詬罵無所不至朕
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被國恩尚忍聞之不動
心乎備錄全文寄以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淮西寇遁止王東援兼問目病御札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
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始聞卿果以目
疾爲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
卿宜省思慮慎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疾之請非朕
所知雖累請無益也故兹親筆以示眷懷

嘉奬王有尊朝廷之義御札

聞卿目疾小愈卽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
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
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卽依張浚已行事理

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

詔出師襄陽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
將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師至襄陽撫問御札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顧霜露
之目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
而歎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恥所祈勉力用究
遠圖卿目疾邇來更好安否故兹親諭想宜悉之

討僞齊大捷奬諭御札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柘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糧開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朕方申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師期無士無饑色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既揚將見左枝右梧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御札

戰鞍繡韉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槍樣至軍中御札 紹興七年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決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

詔招陷僞官吏御札 紹興七年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睽絕豈弃君而從僞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命王招諭僞齊親黨御札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咎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慰朕意

以劉光世兵屬王御札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荅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陳恢復大計批紙尾御札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勑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諭王先發制人御札

前議已決不久令宰臣浚至淮西視師因召卿議事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所宜深悉

奏賛恢復賜御札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邪嘉歎不忘至於數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倚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

須委曲協濟庶定禍亂卿日疾遄來必好安故茲親
諭所宜悉之

諭恢復大計奏檜沮之賜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别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
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
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

與張浚論光世軍乞解兵柄賜御札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有濟可
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乞持餘服賜御札封還元奏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愕然卿忠勇冠世志在國
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賊計狂狡將窺
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
豈所望哉張浚已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
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付
岳飛御押

懇免不止賜御札

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
國家多事之際卿爲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
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
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乞以本軍進取賊豫賜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
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
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
之副朕注意

酈瓊叛賜御札

近日酈瓊領軍北去止緣除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
衆情疑慮雖瓊忠義有素而不能自信倉卒之間遂
成大變朕降親筆與瓊委曲喻之使知朝廷本意乃

已不及聞瓊與卿同鄉里又素服卿之威望卿宜爲
朕選一二可委人持書與瓊曉以朕意若能率衆還
歸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問當優授官爵更加於前
朕已復召劉光世早晚到行在瓊之田產布在淮浙
諸郡已降指揮令元佃人看守以待瓊歸卿是國之
大將朕所倚注凡朕素懷卿之所悉可子細喻瓊使
其洞然無疑復爲忠義在卿一言也付岳飛御押

諭招捕酈瓊札

國家以彊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浚爲淮
西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酈瓊意

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脅衆叛去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

請建都上游會淮西軍變賜御札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大恥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爲恢復之圖也唯俟機會以決

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成之意

令王鎔備上流札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付岳飛御押

奉詔屯九江賜撫問札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奠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其悉之付岳飛御押

許虜和議賜御札 紹興八年

朕昨與卿等面議與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未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

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

金人歸河南地上歸功于王御札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保全勳

和議成諭毋過界招納札 紹興九年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

賜御書屯田三事札

曹操嘗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俊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

諜報虜將叛監令飭備御札 紹興十年

昨因虜使至虜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深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

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詔想宜知悉

虜大舉入寇趣王乘機破敵札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

河南盡陷詔趣乘機措置札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

命援關陝河北札

金賊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在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撒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況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

不乘

趣遣兵援劉錡御札 六月六日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姦計不得頃刻住滞

王奏未至復趣遣兵札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東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衄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

乞而陳機密不許令併力破賊札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速疾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

令李若虛詣軍前議事札

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

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

趣濟師援順昌御札 六月十二日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令順昌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日月奏來

劉錡戰退三路賜御札 ■月十一日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審備變故果致傲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犄角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蓋自朕意想宜體悉

援順昌奏至賜御札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

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浚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揚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戰退兀朮趣王進兵札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狼狽遁去今張浚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有大功為國家長利若稍後時

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
多訓

提兵至蔡州賜御札 二十八日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

復潁昌賜札 月初三日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蠆毒恐

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常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

復蔡鄭陳諸州遣中使宣勞札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爲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狹狙詐難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得利必保萬全兵事難以喻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軍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佐即便就途

奏捷歸功諸將賜御札 月十二日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

進兵郾城賜御札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忠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頗當嚴備以防豕突蔡賴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捍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略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

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

諜報兀朮謀誘王師賜御札 二十七日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至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爲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大敗兀朮兵賜御札

覽卿七月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賊酋率衆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强敵志在殄滅賊衆朕

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
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
全軍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姦計也

郾城屢捷賜御札 七月二十三日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
嵬游弈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
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
不忘於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
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
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諭卿不從中御軍

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

屯朱仙鎮奏乞乘機破滅賜御札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
忠義之氣通於神明卻敵興邦唯卿是賴已令張浚
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
乘機殄滅如姦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
以應之楊珪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錄本付卿
亦欲一知也

秦檜請班師王奏不可賜御札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
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
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
如且休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于今
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知

奉詔班師令駐京西札

比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
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並進今韓世忠
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
意向爲牽制之勢俟諸處同爲進止大計無慮然後
相見未晚也

令疾馳入覲札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爲牽制之勢今
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疾馳入覲以副
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趣援廬州札 紹興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
浚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
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
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卽就道

趣出兵江州擊賊札 二月四日

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覩札諭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黄繞出其後腹背擊賊機會在此朝夕須報

再趣出兵援和州札 二月七日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兵倍道前卒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

遣張去至軍趣兵札 二月十日

虜聚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

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往諭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訓也

力疾發鄂乞合兵破賊賜御札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蘄黄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

再趣兵淮西破賊札 二月十五日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有密之詔不爲虚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

詔王亟過虜師姑緩京洛札 二月十七日

屢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繼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師之報覽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

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蘄黄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凶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體悉

奏乞出師蘄黄賜御札 二月十七日

得卿奏欲親去蘄黄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蘄黄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付岳飛

御押

答王出師蘄黄 二月十九日

得卿九日奏巳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黄舒州界間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术與諸頭領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巳至濠上出鋭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吴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神速恐彼巳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粮巳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于師入廬兀术聞風宵遁賜御札 三月一日

聞虜人巳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克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爲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趣王會合韓世忠平虜札

韓世忠奏巳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卿可約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巳退復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剿戮使知懲畏若巳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不致再三也

兀术再窺濠州趣王出兵札 三月十一日

兀术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巳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巳行下諸漕爲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乏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奏還舒候命賜札 三月十一日

得卿奏知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巳渡淮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愼不敢專趣進退深爲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兀术用酈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巳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皐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發前來廬州就粮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粮急遣親札卿切體悉

兀朮據濠聞王將至復遁賜御札三月十三日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獎諭卿宜悉之

命出濠壽牽制札三月十七日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勤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

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難支吾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爲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以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告紹興二年六月十日

勑朕思將帥之臣爲社稷之衛克戡多難以靖四方厥有茂功宜膺優渥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爲時良將統我銳師許國惟以忠誠馭衆亦能訓整同士卒之甘苦治紀律以嚴明宣力久勞戰多實著功加數路跡掃羣兇遂行橫列之遷兼付承流之寄悉平嶺嶠既成破賊之功威著江淮益訏禦戎之略其承異寵克勵壯猷

鎮南軍承宣使克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告紹興三年九月

勑全師愁賞必首正中權之功謀帥授方爰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爲國虎臣屢列上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併領命渥增重戎昭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庸於行陣久宣力於方維料敵出奇洞識韜鈐之奧

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荐率偏師往平巨孽虜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之繹騷命以專征迄茲底定殄滅兇渠之惡蕩平狡窟之姦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嘉爾凱還趣其入覲念夙殫於忠節尚辰告於壯猷宜疏進律之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之險擇形勢於九江師克在和隱兵威於萬旅以作藩于屏輔以式遏於寇攘益申紀律之嚴用謹守攻之備往服朕命無怠爾成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門下師直為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得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健輿圖亟復於圻封肆疇進律之庸亶告治朝之聽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久宣勞於邊圉實捍難於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子懷柔初附之略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之弛兵竊據一隅萃厥逋

逃之藪旁連六郡鞠為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茲戡定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萃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懋茲信賞建旄融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真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武用張既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欽予時訓其永有辭

兩鎮節度使加食邑制　紹興五年二月一日

聖人順天地之動師必有名王者治夷狄之權兵應者勝廼睠中堅之略叶平外侮之虞肆圖厥功誕告爾衆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岳飛才全果毅資稟沉雄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河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屬逆鶵之挺亂導戎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系俘羣醜逮潛師而犇潰茲

振旅以遄歸載疇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社齋壇授鉞節兼兩鎮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并賦衍食畬租爰示寵光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其克艱於王業祗若予訓永肩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

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二月二十三日

朕躬履艱虞祗膺眷祐淵冰厲志靡忘顧諟之誠珪幣薦衷用格覞臨之祉爰推惠衍式獎忠勞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充荊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武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岳飛策慮精深器資沉毅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有長萬夫之才而謙以自持鏖兵無前邁票姚之方略襲敵知避竦飛將之威名治紀律以甚嚴加師徒之愈整旣宣威於南紀亟奏凱於淝川載加齋鉞之崇增重元戎之寄方合宮之竣事乃大賚以疏封增衍爰田益倍真食用作爾祗庸示眷懷於戲艮將以功名爲先期輔成於丕烈忠臣乃社稷之衛宜勉卒於令圖朕方謹邊場之圖卿宜厲爪牙之用體茲訓告務克欽承

檢校少保加食邑制 九月十一日

若昔帝王之經武本七德以和衆安民惟我祖宗之有邦逺百年而勝殘去殺眷彼南服逺於朝廷赤子弄兵始由失職一方受病迄至用師迺嘉將帥之良能盡威懷之義肆颺孚號庸報懋功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克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黄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沉勇多算有馬燧制敵之機廉約小心得蔡遵好禮之實自出陪於艱運久專總於戎昭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有紀所至孔安成績著于邦家威名震於夷貉比傍鷹揚之旅往臨鼠盜之區孚以惠心開其善意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于吾民支黨内攜爭掀穴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弢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通清湘累歲蕩汨之萌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惟時厎績可後疇庸孤棘位朝其視儀於亞保戎騂導節仍壘組於中權肇開公社之封益衍豊腴之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往對揚於休命終克勵於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紹興六年三月二日

朕還顧宛洛之郊旁連江漢之紀人謀誤國致赤子之淪胥祖武造邦本皇天之全佑思拯民於水火用申畫於山川卽命元戎往分憂寄亶茲有衆咸聽朕言檢校少保鎭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克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黄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八百戶岳飛沉毅而閎中誠純而特立縱横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幾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

翦亂夷兇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略將規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諒威聲之震讋旌旗改色亦士勇之無前矧茲塗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於鐘簴其共乃服以究爾庸易兩鎮之戎旃就頒節制衍多田之幹食益修輿封斷自予衷嚴茲典數益示龍光之渥式昭閫寄之隆於戲整六師以修戎朕既得惟人之兢辟四方而徹土爾其恢綏遠之猷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爲憲往欽無斁其永有辭

内艱起復制 九月

考禮則喪無二事心獨致梧棬之思命將而任重三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時閫制屬我傑才方膺易鎮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揚出綍敷告在廷持服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岳飛精深而善謀沉鷙而孔武被威名於草木昭勳績於旂常國爾忘家厲票姚辭第之志甲以自牧復馮異不伐之謙本恍恂之確誠形純篤之内行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慰母心初無齧臂之誓期永就養遽遭閔艱念乃情重罹於至憂軫予心良增於深惻屬此幹方之日豈曰居廬之時雖難忘顧復之厚恩可少息憑陵之宿憤朕當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指之土疆倚閫上之方略斯拱而俟趣起勿遲仍視亞保之威儀載昇兩藩之旄鉞用昭隆眷佇奏膚功於戲胥疾即喪而誓師乎徐夷之作難管人始墨而変禮由殽嶺以從戎若功名克顯於君親則忠孝兼全於家國勉服成命益勵壯猷

起復太尉加食邑制 紹興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天生五材莫大乎用兵之利戰有百勝孰踰於得算之多粤若信臣妙持軍律援桴擐甲屢收既克之功飲至策動更勵方來之効咨爾在位明聽朕言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岳飛沉毅而有謀疏通而善斷威加敵人而其志方厲名著甲令而其心愈剛有慮而後會之機有誓不俱生之勇襲者分遣將士深入賊巢府間斬馘之奇盡據山川之險至于牛蹄之役尤嘉虎鬬之殫積獲奔山俘纍載道令行塞外已覩嶅擊之

無前響震關中將使覆亡心不暇是用躋榮掌武加重元戎玉佩絳裘備殊勳之典禮雕戈金節增上將之威稜仍衍爰田倍敦眞食以厚褒揚之寵以明待遇之隆於戲朕不愛爵祿而用才庶幾無負汝宜竭股肱而報上思稱所蒙往圖竹帛之光勉徇國家之急則朕克濟垂成之業而汝亦有無窮之聞

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制 紹興九年正月十一日

蒐卒乘而繕甲兵尤謹艱難之日聽鼓鼙而思將帥不忘閑暇之時迺眷爪牙之臣夙勤疆場之衛爰加褒律丕告治廷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岳飛稟衛有聞沉勇多算有岑公之信義足以威三軍有賈復之威名足以折千里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智若神陷陣摧堅屢致濯征之利撫劒抵掌每陳深入之謀眷彼荆襄實勤經略邊鄙不聳幾臥鼓而滅烽流亡還歸皆授田而占籍奠茲南紀隱若長城屬鄰邦講好之初念將閫宜勞之久肆因慶澤式表高勳是用進同三事之儀仍總兩藩之節衍封多井增賦腴租以昭名器之崇以就龍光之渥於戲豈報顯賞蓋以褒善而勸功遠慮深謀尚思有備而無患祇若予訓益壯爾猷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加食邑制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

除凶剪亂救民本仁義之兵料敵出奇命克必神明之將眷予閫帥久無戎昭俾宣布於皇靈用外攘於寇侮惟日之吉敷告于廷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岳飛智合韜鈐靈鍾河岳氣吞疆虜壯哉漢將之威稜志清

中原奮若晉臣之忠槩師屢臨於京洛名遠震於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爲盜賊之計阻兵怙亂以重塗炭之災信義俱忘羣情共惡殘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於我師用奉行於天討默用萬全之計亟收九伐之功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於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一張文武乘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略因敵以爲師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擒之利丕昭不世之動勉爾壯猷欽予時命

樞密副使加食邑制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式嚴有客之司
必知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聮時人傑久總戎昭肆
疇勳望之隆仰贊樞客之要誕敷渙號敷告明朝少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南北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五
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岳飛果毅而明深沉
以武奇謀秘計蚤推韜略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
之勝自服勤於邊閫實修捍于邦家作鎮上流屹若
金湯之勢宣威遐俗震于羊犬之羣功變紀於旂常
任實同於柱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

授任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略鬱雄圖而弗展慨平
世之何特是用蔽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樞之重
仍班孤棘之榮近資發縱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
之績庶極用人之效亟成戡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
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叶心
共懋壯猷用服明訓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奉朝請制 八月

聮樞筦而贊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
益隆體貌之恩乃眷勳臣方居客席遽瀝退身之懇
盡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眾少保樞密副使
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
戶岳飛稟資剛毅挺質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
勇有烈丈夫之操奮身許國彰趙王之曼纓勵志圖
功撫漢宮之鳴劍自總斡方之任久專制閫之權惟
績用之殊尤亦恩褒之備至戎騎導節既疊組於大
邦孤棘位朝遂進班於亞保茲圖茂閥俾翊洪儲庶
資籌幄之奇以展平成之略欻煩言之薦至拘深懇
以交攻有駭予聞良垂眾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抑
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陳郤而復上諒忱誠之已
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使範於殊庭畀齋壇於舊

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
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
二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而御下
爾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

蓬嶺敗曹成獲捷撫諭將士詔 紹興二年

比緣逋寇未即天誅既踩躪於湘南又窺覦於嶺表
顧作民父母豈朕志之敢寧而為國爪牙繄汝曹之
可仗爰整貔貅之旅往夷蜂蠆之羣一心爭先再戰
皆克緬維忠力深用歎俗屬此暑時方當窮討重念
征行之遠能無暴露之勤勉服顏行亟平氛祲更邀

後効毋替前功併需飲至之期優議策勳之典

辭免鎮南軍承宣使不允詔 紹興三年

朕以九江之會衿帶武昌控引秋浦上下千里占江表形勢勝地宿師遣戍而以屬卿增壯軍容併加使號盖圖乃績顧匪朕私維卿殄寇之功馭軍之略表見於時爲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頼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則夫進秩授任就臨一道豈特爲卿褒寵亦以慰彼民之望其尚何辭

辭免神武後軍統制不允詔 紹興四年

朕惟荆楚用武之地以卿有憂國濟時之志有禦衆

却敵之威故命以專制西南一面之重比提王旅深入盜區折馘執俘所向必克輿圖所復幅員千里朕方圖爾之功以覩厥成遽覽需章亟辭舊職殆非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勉服至意毋復有陳

辭免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邑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食實封二百戸不允詔

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求社稷之臣良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途卿禀雄勁之姿蘊深湛之慮識通機變忠貫神明鼓勇無前服勞先於士卒執謙不伐行事合於詩書比總偏師克平叛寇坐復六州之故地用蘇千里之疲氓嘉爾設施出於談笑既策勳之甚茂宜班爵之特優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授元戎之鐵鉞增重六師奚爲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亟膺明命益厲遠圖庶見方隅綏靖之期乃稱朝廷崇奬之意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著於臣節志狥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盖嘗推功名而不居豈復私富貴以爲意然賞國之典輕重眎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連克

六城之聚復還千里之疆振凱遄歸策勳可後謙以自牧卿雖必欲執三命之恭賞或失勞朕將何以爲萬夫之勸勉服成命毋復費辭

辭免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戸食實封二百戸不允詔 紹興五年

屬者襄漢之舉旌旗所指勢若破竹盪平六郡役不再籍是用建爾節旄授之斧鉞以臨融水之師而秉義抗辭至於再三今寇戎内侮蹂践兩淮獨提摅旅徑絶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折馘執俘厥功茂焉朕載披輿圖惟鎮寧崇信爲時重鎮併是兩節肆以

命卿迺復逡巡懇避形於奏牘德遜之美功成弗居雍容可觀士論稱歎雖謙終可以保吉然信賞所以示公朕命不移往其祗服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不愛爵賞以勸有功授受之間期於無愧出節少府疊組巨藩匪特雋功夫豈輕畀卿當堅忠義之素節念恢復之遠圖迄觀厥成以稱朕命思其大者毋事小廉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凱旋振旅入覲于廷含爵策勳賞不淹晷朕非以

是寵卿也謂名器天下之至公而爵祿人主之利勢有功不賞朕將何以使能無言不酬卿亦思所以報上苟曰無愧豈必固辭

自池州移軍潭州獎諭詔

卿往提貔虎往戍潭湘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賞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歡心斯以寬予憂顧嘉治軍之有法雖觀古以無漸乃眷忠忱益加咨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招捕湖湘寇戒諭將士詔

眷彼南服遠於朝廷吏惰弗虔民貧為盜稍乘虛而肆暴因恃險以逋誅爰命烝徒往平殘寇言念驅率良善多出於脅從誘致流亡或成於詿誤按罪止誅其首惡招來餘許其自新而主將非人師行失律帥守無一方之任罔思叶力以濟功漕臣分兩路之權乃欲便文而專制爭快一時之忿陰懷首鼠之端原其本心實沮軍事坐縻歲月未撤師屯環視湖湘久纏兵革焚剽之禍既延及于平民饋餉之煩復重勞於編戶旰宵在念塗炭興嗟比者易將授方濟師底伐必期平蕩以靖方隅凡茲牧守郡縣之官爰暨金

穀轉輸之任並修厥職惟乃一心如敢玩寇妨功徇私懷二或應援之有愆幾會或饋運之有乏軍興大則誅殛以正典刑小則竄流以禦魑魅法茲無赦朕不敢私載念遺黎屢經調度財力為之凋瘵耕織至於失時秖俟賊平優加恩恤如有出奇畫計奮戰摧鋒共懷敵愾之心助成破賊之勢高爵重祿當報爾功朕言不渝衆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

殺楊么賜詔獎諭

湖湘阻深姦宄嘯聚爰命征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絕

俗肅將王命愉集長沙威稜所加巳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内侮之虞宣予不殺之武盜區肅靜南服妥安載念殊勳不忘嘉歎

乞罷制置使畀以祠祿不允詔

任才者常患不能盡其用建功者常患不克圖厥終儻匪上下之相符是爲古今之深戒卿肅持將鉞勤宣王靈北定荆襄南淸湖嶺恩信甚洽威名益彰欲資帥閫之雄增重上遊之勢忽覽奏牘祈解使權屬茲艱虞方深注倚遽求閒逸殊駭聽聞俾朕貽用才不盡之譏在卿乖圖功攸終之義揆之於理夫豈宜

爲卿當勵忠憤之素心雪國家之積恥勉副朕志助成大勳往體眷懷勿復有請

辭免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不允詔

湖湘之役玩寇老師累年于茲一方受弊卿往攄遠略迄定内虞擣其巢窟離其支黨係致元惡綏靖良民厥功懋矣賞國之典豈朕敢私成命既孚師言維允毋庸謙執其亟欽承

辭免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不允詔

卿紀績旂常視儀孤棘式嚴閫制增重使權名非苟以假人位必則於稱德尚茲謙執殆咈眷懷難得者時當畢力功名之會有勞於國亦何嫌爵祿之加亟服懋恩益思來効

辭免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不允詔 紹興六年

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爲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爲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級受賞者蓋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邪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焜耀一時豈淮陰侯初遇高祖比哉朕之報功

者褒顯已厚爵位已崇今復俾大使名用示優異往祗茂恩毋復有請

辭免起復不允詔

委質爲臣義無有已要經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岵之思恩莫隆於毋子而枹鼓之急身必先於國家矧三軍之耳目待其指縱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髮豈可忽安危之大計謹苫塊之私衷爾其擇忠孝之宜審重輕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依巳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宜少失機會

復商虢二州及偽鎮汝軍撫問詔

勅叛臣逆命襲寇鄧陲長策待時始行天討卿義不避敵智能察微密衛銳兵指縱裨將陳師鞠旅進貔虎以憑陵斬馘執俘戮鯨鯢於頃刻遂復商於之地盡收虢略之城夫孝叔盈麾蝥弧以登勇聞舊許公子偃蒙皋比而犯功止乘丘猶能著在遺編名垂後世有如卿者抑又過之長驅將入於三川震讋傷驚於五路摧兵之要坐圖累捷之功奪人之心已懾羣凶之氣精忠若此嘉歎不忘

寇成等擅殺賊兵宣諭戒勵諸將詔

勅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過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必專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為偉績毋或貪殺失朕訓言

行軍襄漢正當雪寒撫諭將士詔

一行將士軍兵等叛臣不道竊據中原賴七廟之威靈尚存遺澤致四方之忠義皆有奮心惟爾一軍係經百戰遥聞征殺頗犯雪寒以予露蓋之勞知爾執戈之苦眷言體國良極歎嘉重念忘身又輿惻怛所恨阻修之道路不能親撫於師徒惟深體於眷懷務亟成於偉績

再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詔

凡賞無常輕重眎功周之制也太尉吉官昔在三公之右今同二府之列艱難以來尤重茲任非有大功不以命之卿一時人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日者淮蔡之戰王命將通於洛邑商虢之役威聲已振於秦川我圖爾功宜有重賞是用建爾久虛之

位崇以輔臣之體蕭將以勸天下之有功者而非以為卿私也何為固辭殊咈朕意其祗成命毋復重陳

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詔　紹興七年

朕以戎狄作難姦偽乘時命南征北伐之師得戰勝攻取之將冀攘羣醜以底丕平卿為國爪牙董茲貔虎功收江漢之表聲振河洛之郊大破逆徒進臨要地狄毫亡害既昭布於上恩壺漿以迎遂撫寧於舊俗佇戡大憝亟請中原屬茲振旅而還式示告廷之寵惟將軍膺制閫之命能辟國以宣威而太尉乃掌武之官用策勳而懋賞斯為甚稱其勿固辭

辭男雲特轉三官授武略大夫諭勉所請宜允

詔

朕以卿肅挺師律進辟土疆功在必酬既舉策勳之典寵惟無斁用昭延賞之私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謂名器之虛授將磨厲以何繇朕思其言所見者遠蓋不特固執謙遜恥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動勞復見西平之有子載深嘉歎姑務勉從

上章乞骸有旨不允繼赴行在入見待罪上嘉以賜詔慰諭

朕究觀自昔之將帥罔不歸重於朝廷蓋將自遵君

則下知從令協致爪牙之利用成社稷之功此所以名書鼎彝慶流孫子而君臣並受其福者也卿識洞韜鈐天資忠孝龍驤虎視聲動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而乃誤於聞聽輕有奏陳及承命而造朝能抗章而引咎深達君臣之義尤知名分之嚴維石慶之以謹聞吳漢之自遣責質之古道何以加諸夫有志者事必成無咎者善補過本無瑕吝何以謝爲三復忱辭不忘嘉歎

張宗元奏軍旅精銳獎諭詔

勑朕致天之討仗義而行來[illegible]戎師誓清乎盜賊整軍經武必藉於虎臣眷予南服之區實扞上流之勢卿肅持齋鉞洞照玉鈐茹苦分甘與下同欲爽糧坐甲唯敵是求旗甲精明卒乘輯睦士聞金鼓而樂奮人懷忠孝而易從動焉如飄風固可以深入延之如長刃何畏乎橫行覽從臣之奏封知將帥之能事卿誠如此朕復何憂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者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戸食實封三百戸不允詔 紹興九年

朕永念艱難之日未酬於戰多逮茲恢復之時不忘

於武備爰頒渙寵用表殊勳蔽自朕心非云濫典卿疏通而能斷果毅而有謀勳載旂常令行襄漢眷惟休渥允協師言何未諒於忱誠尚或形於謙遜朕命不易可無復辭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嗣承艱難之業憂勤十年肆成恢復之圖亦惟二三將臣宣勞之久以克有濟是用寵卿儀物峻陟三臺蓋非特以示報功抑亦賴卿遠猷以永臻於綏靖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朕亦勉焉宜趣奉承無煩訓告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惟文武異宜弛張迭用招携懷遠雖資文德之修析衝消萌亦賴武功之助古今未嘗以偏廢名器豈徒於假人卿勳烈著於旂常威名震於夷夏夙懷忠憤之志欲圖恢復之功軍聲既張國勢益振致鄰邦之講好歸故地以效誠憑力師干庸固多矣疏榮賞典事豈偶然辭之不足爲廉受之無傷於義往其祗若勿復重陳

第四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位居上將績紀大常欲穀守學而彌敦祭遵克巳

而愈約甘苦同於士卒故雖萬衆而猶一心號令行於師旅故雖千里而如在目久展幹方之略備宣衞社之忠濟此艱難助予興復高秩厚禮允荅於元功華袞命圭肆同於三事而乃過形遜德荐飾謙詞顧丕號之巳颺豈涣恩之可反毋煩再四以咈于懷

乞同赴安郡王士㒟等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詔以將閫不可久虛不須親往詔

朕以伊瀍頃隔於照臨陵寢久稽於汛掃逮茲恢復之日亟修謁款之儀卿慨然陳情請爲朕往雖王事固先於盡瘁然將閫不可以久虛殆難輟於撫綏徒有懷於忠藎寤寐于是嘉歎不忘

先以湖北京西路界經殘破州縣官無人願就許令自知通以下辟差今來巳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所有州縣差官乞自朝廷差注得旨依奏仍賜奬諭詔

昔蘇建嘗責大將軍衞青至尊重不能招選賢士青謝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巳何與招士其言雖未合理然其處功名遠權勢要當如是爾昨者干戈未戢道路不通襄漢之閒凋弊尤甚故州縣之吏上自守宰下至寮屬權時之宜委卿辟置今既臻綏靖遠邇如

一銓擇之柄當在朝廷卿所抗章殊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恭之至何以及此古人不遠嘉歎詎忘

乞罷軍政退休就醫不允詔

卿竭忠誠而衞社廸果毅以臨戎元勳既著於鼎彝餘暇尚閑於俎豆蕃宣所賴體力方剛遽欲言歸殊非所望顧安危注意朕豈武備之可忘惟終始一心汝亦戎功之是念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先於荆襄湖北措畫屯田軍食省饋過半賜以御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復賜此詔紹興十年

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

制故克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始於許下而遂收百萬斛之饒先積粟以爲資乃厲兵而必戰況今寇戎未靖征戍方興頼將帥之同寅致士卒之樂附顧人籍所隸之數日以增多而經賦所入之常歲有定限既不可剩下以取給固莫若與田而雜耕卿等叶志定謀悉忠體國率勵衆士和協一心勿憚朝夕之勞共建久長之策

金人叛盟兀朮再犯河南令諸路進討詔

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弟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

不憚屈己連遣信使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遣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師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

復蔡州因奏賊虜之計大合上意獎諭詔

比以虜寇猖獗我師克捷懼或狃於屢勝忽被不虞乃申飭於戎臣俾各嚴於武備過爲待敵之計用收全勝之功今覽奏陳大契朕意有以見卿料事精審爲國深謀披採以還良多嘉歎

辭免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不允詔

朕以恢復大計寄於爾二三大帥肆於授任之際並渙恩綸所以示注意之渥而卿抗章陳誼力欲懇辭既嘗申諭至懷乃復固守謙抑雖嘉爾志良咈朕心勉立殊勳是爲異報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矢石當鋒而不欲獨先

被厚賞爲言陳誼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遽伯玉用心矣尚體茲義勿復有云所辭宜不允

郾城斬賊將阿李朶孛堇大獲勝捷賜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鬬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

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
軍之方振尚効功名之志亟誾殄滅之期載想忠勤
彌深嘉歎

　潁昌捷後俄詔班師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不
允詔

卿勇略冠時威名服衆分鎮一道使敵人無侵侮之
虞盡節本朝致將士有忠誠之効方資長算助予遠
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
於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於王室

　師至定遠兀朮等望風退遁解圍廬州賜奬諭

詔紹興十一年

蠢彼狂胡輕犯淮右惟爾將士忠憤一心執銳爭先
刻期並進誓敵王愾用殲世讎旣逆遏其姦鋒遂屢
摧其醜類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兵興以來未有
今日之盛也況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泗鄂之衆復來
自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天時人事理若
相符靖亂息民其在茲舉尚思困獸之鬬務保全功
罔俾隻輪之還庶殄遺育念爾履鋒之苦軫予當饋
之歎爰錫璽書往昭至意其增從於義槩以並茂於
功多受馘策勳具有盟誓高爵重祿朕不汝忘

　辭免樞密副使不允詔

朕以虜寇未平中原未復更定大計登用樞臣惟吾
制閫之良宜有籌帷之略俾參密席庶協廟謨當思
注意之隆遂展濟時之志守謙避寵非予望焉

　再辭免同前不允詔

朕焦心勞思宵衣旰食所願訓武厲兵一洒讐恥寵
綏賢佐協濟艮圖卿忠勇自奮材智有餘是宜左右
贊襄以輔不逮稽自朕意擢貳樞廷尚體與知勉攄
素蘊毋稽成命固執謙辭

　辭序位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允詔

卿蚤建殊勳顯登亞保雖贊西樞之務實聯左棘之
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
能遜之風俾爾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
無嫌胡爲守謙未安厥服勉體朕意勿復有言

　帶樞密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措置戰守詔

保大定功武有經邦之略蚤正素治戒惟先事之防
將林溢以求全必因時而適變連百萬虎貔之旅自
我翕張擇一二股肱之日爲予犇奏卿勳在社稷名
震華戎謙退踵征西之風廉約蹈祭遵之節比從人
望入贊樞庭方國步之多艱念寇讐之尚肆未反宗

簇之戍將親細柳之軍諒匪忠賢孰膺寄委當令行
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姦謀成茲善計尚
體眷注無憚勤勞

乞罷樞密副使仍刱選異能同張浚措置戰守

不允詔

朕以前日兵力分不足以禦敵故命合而爲一悉聽
於卿朕以二三大帥各當一面不足以展其才故命
登于樞機之府以極吾委任之意凡爲此者而豈徒
哉戰守之事固將付之卿也今卿授任甫及旬浹乃
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責乃辭不能舉措如此朕

所未喻夫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權而謂不可以有爲
人固弗之信也毋煩費辭稽我成命

辭免男除帶御器械宜允詔

朕睠若勳臣任以本兵之寄寵其嗣子俾居扈從之
聯蓋昭信倚之成豈拘文法之末而卿秉心廉沖力
抗封章固求遜避援三尺而有請諒一意之莫回勉
狥雅懷不忘嘉歎

再乞檢會前陳還印樞庭投身散地不允詔

朕登用元勳圖回密務方賴同心之助式恢馭遠之
規曾居位之日幾何乃丐閑之章踵至無亦過矣爲
之憮然其體注懷尚安厥位

辭免武勝定國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使仍
奉朝請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登翊樞筦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釋位惟去就
之義卿之所敦顧終始之恩朕安敢廢茲用寵以節
旄之舊畀之祠祿之優君臣之間庶幾無愧今弗惟
反又何辭焉

御賜舞劍賦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獨左執律
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於魏闕上享之則錦以捍籞

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
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
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
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貝冑朱綅
而正色虎裘錦袍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於武
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
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而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徊翔
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而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
覩乎此劒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揣轆轤射牛斗空
中悍慄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

其凌厲清淳絢練夐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覩
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雖羿于之逸勢應金奏
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乎其外氣
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蔚夫爲之雨汗八
佾爲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左捷或連翩而七
縱或瞬目而三接風生兮旌旆襜襜電走兮彤庭曄
曄陰冥變見靈怪離纚將鬼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
之不足震慴嗟夫繭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
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
餝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

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洸洸武臣耀雄劍兮清邊
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爲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
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
者使覘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
將軍之劍舞千古之獨至

精忠類編卷之四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五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弈開甫彙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禴伯輿校政
博南後學馬熚如弢叔編次

哀卹類

追復少保兩鎮告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
蓋念舊者不忘於拔拭而勸功者當急於褒崇朕祗
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

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拔
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
資事上以忠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不犯於秋毫外
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
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
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
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
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幾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
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

義氣於方來嗟夫閫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

追封鄂王告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眞是非不待百年而定聽言名將夙號藎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材負官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

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讋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劒依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須我恩綸䟽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閫服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際諒惟泉穸歆此寵光

王夫人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榮瘁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以篆車絺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緊翟宗之鼎盛何奇禍之驟興殆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前楚國夫人李氏柔潔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妬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闔門遠徙閱歲屢遷眷念前朝既下生還之命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愛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

復岳雲左武大夫中州防禦使

漢李將軍恥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中州防禦使岳雲慷慨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勳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既白杜郵之冤爾或知輔氏之報

忠愍謚議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勳在王室德在人心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旦赫然下明詔悼不享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與名以

慰忠寃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觖馬不滿者
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薦紳之倫
介胄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況司議臣者敢不
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薨于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
年主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
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以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
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
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以沒而太上
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

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
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諡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
之大名大節大勳烈赫赫在人耳目靑天白日其誰
不知顧乃閱歷三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尤可憫也
與蓋嘗迹公際遇之始自我太上皇鳳翔于河朔公
已先負敢死名受知大元帥府此殆天授也建炎之
初首於京城南薰門外以王旅數百破羣賊王善等
五十萬自是凡征討皆以少擊衆名震夷夏所向無
前雖虜騎陸梁大盜充斥獨公轉戰逐北掃蕩無遺
用能復金陵淸江淮克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南
黥寇如李成馬進之徒望風奔潰虜之簽軍涉其境
者爭先降附擁衆來歸不可勝計紹興四五年間公
領王師乘建瓴之勢翦除羣兇有衆百萬皆其平寇
所得蓋虔賊山寨三百餘所與漢上九郡之衆湖中
楊么鍾子儀輩各聚兵二十萬聞公軍至相率焚香
迎拜既而被命招討河北蔡人來迎亦如之唯恐公
至之晩遂進屯穎昌又進取曹濮時太行有魁領梁
小哥者亦樂爲先驅捷書至幕府曰河北忠義四十
餘萬皆以岳字號旗幟願公早渡河虜酋雖簽軍無
一從者乃自嘆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屢見

挫衂公至是喜甚語其下曰今次殺金人直到黄龍
府當與諸君痛餘孫是虜始倡和議蓋以公威靈氣
熖日闢故疆莫之能禦也中興之初感會風雲得雋
中率者非無其人唯公擅勇智仗忠赤自視不在諸
大將下初授節制于張浚公常語人曰使我得與諸
將齒稟命於天子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當克
復神州迎還二聖使後世史册知有與關張齊名朝
廷命公鎭撫通泰乃力辭請以母妻二子爲質願別
立一軍招集士馬自兩淮進取山東河北收還舊疆
使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故其鎭武昌也諸大帥

如武僖劉公忠烈張公武恭楊公忠武韓公武忠劉公分屯淮甸兀朮封豕長蛇方張不制太上運廟謨授成算形于聖訓獨倚公一軍與諸將犄角爲聲援以牽制賊勢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嘗竊恭覩太上宸翰賜公無慮八十餘札有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皇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曰比降親筆諭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餘章無非丁寧倚重之語初忠宣洪公在虜嘗遣蠟書至太上

以賜其家言虜中所大畏服者惟公一人而已他日忠宣還因奏事論至公死不覺爲慟公之大名大節大勳烈於是乎在若其奉己至薄與下士同甘苦持軍至嚴所過秋毫無敢犯禮賢至公一時名人皆萃于幕府持循禮法動合軌物恂恂若一書生茲又古名將所不可望者公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南北息肩於是登廟堂位樞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與媒孽厚誣以媢權臣乃罷本兵典羅織致坐事以歿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既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擬廣遜過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卒斃於權臣之手天下莫不寃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爲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蓋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日天下爲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主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衆賢者優加寵擢云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共有焉請謚以忠愍謹議有旨令別議定

武穆謚議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窺諸孤猶在遠有蕭上心迺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嗚呼身可沒而名不可朽是非感於一時而議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動力著在人心何以上爲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並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云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羣盜外捍醜虜宗社再安遠邇幸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

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諡公於是爲稱謹議

武穆覆議略

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於公爲宜朝廷下之銓曹考功職當覆議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係安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習聞而國史秘內無所攷質獨得於舊在行陣間者云紹興之初劉豫寇京西列城失守襄鄧蔡爲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百戰百勝所向易於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役不再籍既盡復商於之地收虢

略之城長驅將入於山川而威震伍路矣所謂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如太上皇御札且平生用兵紀律甚嚴每與士卒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上賜累鉅萬毫髮不以爲已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賚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誠如太上皇詔書其後北虜渝盟空國來寇公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獨與兀朮對壘於郾城卒弊其將阿里朶骨董等而走其師又嘗以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殺或降莫可勝計虜人聞公之名爲之落膽所以破郭吉而有其衆斬張威武而倂其軍邑成已死部曲内附仍尾襲虜人於鎮江之東間道直趨建康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浙又賴之以平定所謂籌略煩如人意誠如太上皇御音茲非折衝禦侮而何雖恢復中原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他可書之偉績與太常之議不異復有一節尤所可喜方襄漢未平自守宰而下悉聽公制置是時甫復河南故地公卽抗疏力辭乞從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有明哲之先見焉嘗閱褒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體自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

何以及此子孫必有家藏是詔者布德執義茲非其要歟謚曰武穆舍是將奚擇謹議

改謚忠武勅 寶慶元年五月初一日

勅主爾忘身茲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天下之公評申錫賁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于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恢復之義必伸忠憤之氣難遏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大夫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賜

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俶以眞王之爵旣辨誣
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
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
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更以壹武若孔明志興漢
室若子儀光復唐都雖計効或殊而秉心弗異垂之
典冊何嫌今古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並久英靈
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
忠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尚書省牒武昌軍忠烈廟 乾道六年七月六月

禮部太常寺狀准乾道六年七月六日勅尚書省送
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張子立等伏覩前宣
撫岳飛統師嚴密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寇盜軍
屯所至秋毫無擾有功于國百姓仰之近遠之人繪
圖其像昨已蒙朝廷叙復元官錄用其後而廟貌未
立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披陳蒙前任運判
趙彥博備奏奉聖旨依今來建立祠宇將欲就緒廟
額未蒙賜勅乞檢會所降指揮敷奏封賜廟額庶廣
朝廷旌勸忠臣之意伏候勅旨奉勅宜賜忠烈廟

湖北轉運司牒 乾道六年二月

勘會近於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朝散
郞荊湖北務轉運判官趙彥博劄子猥以非才濫將
使指無補涓埃日負素餐之責置司適在大將屯戍
之地茍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聞不
敢緘默伏覩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
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徇國有百戰百勝之勳至
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
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
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如此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
其子孫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

軍民見請爲飛建立祠宇欲往朝廷下湖北轉運司
及鄂州許從衆欲不惟少慰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
爲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公朝實非小補
候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本司
當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標撥錢肆千貫文委官建立
廟宇

鐫賜廟號詔黃題石　張　玭 轉運副使兼勸農使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旣獲
旨立廟矣吏士又乞加賜廟號敢昧死以聞制曰可

於是飛廟得賜號忠烈迨今踰十年詔黄未刻也珧被命使湖右廼始鐫制詔于石以重祠官慰一方吏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起家山東爲國虎臣其勳伐書太史其威名震開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名天下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懐英烈收用其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聞者無不動色增氣方圖新公祠廟繪公故部曲名將董先李建等像俾侑饗于公仰稱陛下尚賢勸忠之指以感動忠義而侈公遺休其可不敬書下方

重修岳廟成誄詞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修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謹用三牲恪修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乃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靖炎之交事奚忍言逆胡憑陵天噎日昏王起草莱奮戈中原誓夷姦醜亟解倒懸英略不世勁氣軒輊智絶一代勇兼百賁實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載掖載援國士見遇視猶弟畀王益感厲攄心瀝肝志意胸合忠義永存南薫大鏖血蹀於門天聲一振威讋獯狚翠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盗圜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泗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鄖席捲洛宛洶湧之勢如擊鵾鵬湖寇負固錯列雄踞刻日蕩除殲其醜類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風肅肅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閑嚴令一布曾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遺豚臨潁再克鋭氣如翰遺民傒來踵至壺餐按行都邑展禮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根囊封至論啓扣帝閽嫌疑豈恤忠蓋罪殫勳勞始終光紀旂旛說夫鴟張電鶩譁誼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冤海内扼腕聲隨氣呑大明升天景耀有焞盡燭險幽光賁英魂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王兼二長蘊識不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

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蓄樊窺視同輩有如蝨蝨豐公一箴佩服靡護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没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臺於王美宿將討論大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涉羨繆紆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潺湲顧眡王祠敗屋頹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葺亢司有官煥然一新邦人改觀庸示後勸且愧前謏煇煌俎豆濟楚衣冠祀事孔虔除威在顔乃蠲牲牷乃潔蘋蘩王靈不爽歆此一樽

韋后問

高宗母韋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

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
后方面豐頤鳳目龍顏今仁和之裔肖像猶存

國朝

御製孝順事實書載岳飛忠孝 永樂十八年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調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葬累詔起復飛遡表乞終喪廬母墓側哀毀過人復詔就軍幕爲請廬以死請乃入見高宗慰遣之飛誠信任人愛養士卒行兵有紀

律能以少擊衆有勝無敗力平羣盜建議恢復慨然以雪國恥爲己任用師中原金人畏之至呼爲爺望其旗亦不敢近焉嘗自涅其背爲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張浚謂人曰岳飛忠孝人也張宗元嘗監其軍還奏曰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高宗大悅賜精忠旗以旌異焉

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至行能孝于親必忠于君忠孝之道兩盡臣子之職無愧者岳飛其人焉方兵難相仍之際母子間絕遣人求訪以歸母病而藥餌必親調母歿而飲食不御居喪哀毀力乞終制是疾有以致其哀而孝親之道備矣至其撫士善戰屢立顯功恢復中原誓雪宋恥慨然以身徇國至涅其體忠君之心何其至歟莫非本于事親之孝也當時名稱于公卿教行于部曲至于人主亦褒異之飛之忠孝蓋昭然也昔溫嶠絕裾于母典晉江左不爲無功終以不及北歸爲恨是嶠忠君大節可同于飛事親之孝殆有愧焉爲臣子者可不以飛爲則盡孝于親而移其忠于君哉

詩曰

遣人求母向兵中孝道深期盡始終遭值時危能濟

世墨縗徵起復從戎

又

不教胡馬渡長江誓取中原復故邦移孝爲忠全大節中興名將更無雙

湯陰祀典

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承奉

禮部正字二百二十三號勘合爲祀典事禮科抄出本縣

奏奉工部善字五百五十六號勘合內一件前事准禮部咨於禮科抄出翰林侍講徐珵題臣謹按祭

法有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歴代以來忠
義之臣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載在祀典理不容
廢欽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法古致治於前代忠義之臣必修祀每
歲春秋二祭尤加重焉蓋旌表昔人之忠義實爲
今人之激勸其於彝倫風化有所關繫可謂大矣
臣近者欽蒙
勅差河南彰德府公幹因至湯陰縣周流社地方訪

得耆老言有宋將岳飛生於其地飛之祖墳猶在
臣因考之郡誌皆合竊以岳飛乃宋中興四將之
一其初起由民間應募勤王大立戰功屢破金虜
佐成中興之業其精忠大節足以貫金石而格天
地歿後英靈不泯猶能禍福於人葬於杭州墓木
南拱至今廟食其處所謂生有大功死有餘烈者
揆諸祭法實所當祀
太祖高皇帝嘉其忠烈定在祀典惟湯陰之地實飛
所產理宜建廟祀之茲者伏遇
皇上嗣登寶位明詔所頒於凡天下祀典神祇並令
有司敬奉祭祀修理壇廟矧今方將奮揚神武復
讐雪耻滅其賊虜以成中興之功有如岳飛者誠
宜崇其廟祀以激勸乎將帥且臣等見行選集民
壯欲助官軍防禦尤當因土俗所尚表飛之忠義
以風動乎士民然欲請令官爲立廟又恐勞民傷
財臣因於選定民壯之後召集府縣及學官生徒
里老人等計議可否衆皆欣躍願出已資工力蓋
造廟宇並不煩官擾民伏乞
聖恩許令蓋造
賜以廟額仍令有司照依杭州廟例俾之春秋祭祀

則幽明均感神人共悦不惟湯陰之民知所激勸
而在
朝將臣以及天下之人亦莫不知所激勸而興起其
忠義之心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遵禮部抄出參照本官奏稱
上體
詔書内事理下順民情各願出已資工力蓋造宋將
岳飛廟宇以表忠義激勸人心及
請廟額仍令有司照例祭祀一節該本部掌部事太
子太傅兼本部尚書胡濙等

奏奉
聖旨准他自盖完了來說欽此欽遵會同本縣儒學
教諭袁純提調生徒里老人等各出己資工力盖
造廟宇於縣西南景泰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工完
伏望
聖恩乞
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則忠孝之風益振
而人臣知所激勸矣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翰林
院侍講徐珵題盖造宋將岳飛廟宇

賜以廟額令有司春秋祭祀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已
將奏奉
欽依緣由行移欽遵盖造去後今抄前因案照該縣
既已自出己資工力盖完前項廟宇伏乞
聖恩賜以廟額行移翰林撰祭文該縣每歲春秋擇
日祭祀以勸忠義今將祭祀品物開坐景泰二年
正月二十二日尚書胡濙等題奉
聖旨是題做精忠之廟欽此除欽遵外本年五月初
三日於翰林院接出祭文到部合行河南布政使
司轉行彰德府着落湯陰縣當該官吏照依本部
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隻　兎一隻　帛一段
三牲一分　粉飯一分　蒔果四盤
祭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二八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彰
德府湯陰縣某官等敢昭告于
鄂國武穆王之神曰惟神誕生茲土佐宋中興大義
精忠貫乎金石一世之短百世之長于茲廟貌景

仰綱常茲惟仲春秋謹以牲醴庶品用伸常祭尚饗
武林祀典
浙江杭州府為申明祀典事承奉本布政司劄付
承准禮部以字四百四十七號勘合禮科抄出浙
江杭州府同知馬偉等奏該臣關前事臣惟褒功
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古昔聖帝明
王之治天下於凡人臣有功于民有勞于國者生
或未及乎爵封沒必詳載于祀典無非彰崇報之
禮而示激勸之道也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既設廟以報

當世有功之臣復建祠以祀前代忠義之士其所
以崇報于已往激勸于將來
意甚至矣臣竊見有宋中興名將岳飛之墓坐落
本處郡城之西墓側舊有祠宇一所原無廟額近
因歲深塌損甚臣用巳俸陸續修理將完及照本
府率由常例止是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祭其忌
辰今訪知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見遵承禮部勘合
欽蒙
勅賜廟額頒降祭文定以品物春秋二祭臣以爲宋
將岳飛生于湯陰葬于杭郡所生之邑既蒙

聖朝歲兩其祭所葬之地豈宜異等伏望
聖上擴天地之量廣一視之仁乞
賜廟額祭文仍
勅禮部合無除免忌辰之祭照例一體春秋致祭如
此則忠于前代者不沒其善而陰沐祀享之
恩生于方來者有所感激而莫不奮勵其忠義之心
矣天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翰林
院侍講徐珵題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蓋造宋將岳
飛廟宇完備乞

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以表忠義激勸人
心本部議定行移翰林院譔祭文該縣春秋擇日
祭祀以勸忠義將祭祀品物開坐具題景泰二年
正月二十五日奏奉
欽依題做精忠之廟除欽依外今照杭州府同知馬
偉奏稱岳飛生于湯陰葬于杭郡墓在郡城之西
舊有祠宇陸續修理將完每歲止是祭其忌辰伏
望
恩賜廟額祭文一體春秋致祭感激忠義一節看得
岳飛之在當時忠孝兩全觀其誓心涅背盡忠報

國其忠義奮烈貫乎金石以故洪武初于
京都建立歷代帝王之廟特以岳飛從祀宋太祖
神位其湯陰縣止是岳飛生身之處別無遺跡今
杭州府城西岳飛墳所在焉洪武四年本部定擬
岳飛乃宋中興名將忠而冤死宜在祀典擬稱爲
宋少保鄂國武穆王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祭
今奏要除免忌辰之祭乞
賜廟額及照例春秋祭祀係是表揚忠義合無准其
所奏以彰
國家褒忠之典未敢擅便天順元年十月初八日

掌部事輿濟伯兼本部尚書楊善等奏奉
聖旨是准他說與攸忠烈廟着有司春秋祭祀欽此
欽遵合行本司轉行杭州府照依本部奏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羫 酒一瓶 饅頭一分
粉湯三碗 果子五色（每色重一斤）
香一炷 燭一對 紙一百張
祭文
維天順某年歲次某甲子二八月某朔越某日甲子

浙江杭州府某官某等昭告于
宋少保鄂國武穆王之神曰惟神文武全才忠義
大節如日之光如玉之潔中興名將百勝無前以
勞定國祀典攸先時維仲春秋式修常事英爽如存
肅然而至尚饗
朱仙鎮祀典
河南按察司爲正祀典以激忠義事准本司按察
使陳鳳梧關據祥符縣朱仙鎮鄉民石泉等呈稱
宋臣岳穆王祠廟一所在于本鎮原有祭田七十
二畝道士掌看供香火之費已該分巡大梁道副
使王鍧將何中丞重建祠宇記文立碑在廟但春
秋祭祀止是鄉民行禮無官主祭反成褻瀆呈乞
定奪等因到職查議得
岳武穆王忠誠貫於日月勳烈勒於鼎彝在宋南
渡時嘗提兵是鎮以阻過虜寇以保障地方而阨
於權姦不獲成功人心感仰至今未忘湯陰乃父
母之邦固有專祠朱仙鎮實保障之地尤宜崇祀
合無俯從民願明正祀典每遇春二月秋八月各
十五日行令祥符縣支給無碍官銀買辦猪羊酒
醴幣帛果品各項祭物至期開封府委佐貳官一
員率同禮生親詣

岳武穆王祠内行三獻禮務在誠敬豐潔毋致苟
簡褻慢本司仍行提學副使王偉撰祭文一通及
開封府儒學定擬儀注永爲遵守庶忠烈得以崇
報而人心有所激勸矣緣係舉正祀典事理合關
本司煩爲轉達等因備關到司呈蒙撫按衙門俱
奉批允轉行儒學并祥符縣查照至期致祭施行
春秋二祭品物
猪一口 羊一羫 酒一尊 饅頭三分
粉三碗 燭一對 香一炷 紙一百張

果五品

諭祭

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越二十八日

丁卯

大明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諭祭於宋臣武穆王岳飛

曰昔宋運將終克盡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

當時檜賊不生則有宋或未至絕豈但爾亡於賊

手哉朕纘承

天位今有事於

顯陵南之荊楚道經爾祠特命重臣諭祭於爾惟爾

欽承哉

祭告文　彭澤 關西人都御史

惟王忠孝大節文武全才海嶽英風乾坤正氣矢

心銘背誓復中原大功垂成竟罹姦禍萬年公論

簡冊具存世道大閑有國咸賴澤生也晚仰止實

虔三十餘年神交夢想異姓骨肉隔代師資每過

嚴祠益增痛悼茲以逆賊犯順奉

命徂征緬想威靈九原可起敢具牲醴秪薦鄙誠啓

我聰明相我將士摧堅撫順所向無前

宗社奠安神人胥慶

王不我棄我敢負

王惟

王監臨慰我忠藎謹告

又

嚮以逆賊犯順奉

命徂征道經嚴祠實陳愚懇仰承

廟算悉藉

神休群盜悉平兇渠殲獲

恩命屢錫將士凱旋境土奠安神人胥快王也玉碎

澤也瓦全感歎今昔尤不能不深荷我

聖君賢相之明良而痛王所生之弗辰也嗚呼忠誠

性有智勇天成正而無阿勞而不伐豈直有宋中

興名將第一眞可以伯仲伊呂而失蕭曹也乾坤

海嶽之精常流行於乾坤海嶽間尚矣

英寃忠鬼聚而不散光隨日月怒結風雷相我忠

良福我黔黎盖洋洋耿耿乎如在也况中原疆宇

以中原

帝王御之且王之神無時無處不類從我

聖祖神宗在

帝左右也敢具牲醴祇謝以謝惟

王監臨永翊
明禋尚饗

張應福 緦縣人行人

嗚呼惟公精忠貫乎星日正氣塞乎乾坤功未就而軀先殞雖含冤於一時忠愈顯而名愈彰實流芳乎百世且公儼然端拱于上而聞者造拜天下莫不知其忠檜俛然長跽於下而見者羅擊天下莫不知其逆也觀諸遺像驗之人心公不特爲一世之忠臣而實爲千萬世之忠臣檜不特爲一世之罪人而實爲千萬世之罪人矣又何冤之有耶

忠肝義膽金石不足爲其堅勁氣直節松栢不足爲其貞駿業隆功嵩華不足爲其高芳聲蔽譽江河不足爲其長古之所謂不朽者非公其誰耶福因奉使夏州道經公貫里仰公忠烈不勝感愴謹陳菲品用伸獻告

朱炳如 河南布政

炳如少耽百家傳記每閱岳王傳至朱仙鎮之捷則欣然動色未幾賊檜詐阻恢復以金牌取王還則愀然失色已而忍害王父子則又勃然變色且爲淚盈盈數行下此少時也中年入仕路每過湯陰王之故鄉也雖亟行必拜其廟而三致意焉一度朱仙鎮王之戰地也下車拜其廟且爲聯對揭之廟柱至今存焉及宦浙中六禩西湖之北王之神道在焉每出遊嘗拜其墓而並誦其遺墨咨嗟久之近歲總憲臬司王之故宅在焉每朔望則率僚屬拜春秋祀事炳如主之而致敬致慤或亦爲神所歆也歲杪轉官報至炳如恭拜王祠以別謂不復再瞻神像詎今將赴河藩再過茲鎮乃停驂止宿王祠伏拜庭下恍然如在意生氣之猶存或神靈之我聽輒敢備敘如終仰止之誠遭逢之素

瞻依之久王必鑒其情實而不謂炳如爲虛瀆也王尚啓予之思翼予之行俾政與人情相安法與天理相合務令兩河之民實受其福罔俾諸名公專美於前庶炳如仰藉王之庥庇勛績榮名終必有可觀者倘王之生死忠義壯懷激烈英氣迅發當其時飲恨而未之酬含鬱而未之洩炳如媿非其人也當代爲王効力以報成功於冥漠惟神其鑒佑之

馬　卿 林縣人都御史

嗚呼古之忠臣義士忌於權姦間於君而飲恨以

死者亦多矣何獨王使人百世之下痛憤激愴扼
腕流涕而不能已邪蓋自古夷狄禍中國未有如
金者也繫虜其君屠戮其人民必欲盡吞宇內而
後厭而宋之君臣方且奔竄乞和請命勢可有為
甘於不振華夏之辱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賴王
及韓劉數公收合散亡抗黠胡百萬乘勝之兵誓
衆血戰以圖興復中國幾滅而復存虜勢已成而
遽失蓋力造邦家以致之君非君攀鱗附翼成功
名者也及駐兵朱仙鎮大軍壓虜義聲動天中原
父老壺漿以迎子弟特挺以待虜之心腹亦多內

附蓋自王起兵以來百戰成勢以極此舉金亡計
日而賊檜誤君金牌促召遂以殺王功忽廢於垂
成虜復振於幾滅使忘身之臣不死於敵而死於
獄豈不痛哉此幾一失南北遂分陵遲至元卒併
中國豈眞有胡運耶然自古恢復之君聞不圖全
不聞縱敵高宗甚為無志而檜不足誅矣論者謂
王違命進戰滅金以復死生惟君為得道之權然
李牧之不受代非耶李光弼固唐中興之將也一
不入朝號令不行憤鬱以死君子病焉夫豈王籌
之不審也或以宜如鴟夷之逃然讐國未滅任遇

方隆禍機未見非忠臣去國時也至於并引雲憲
以死豈緊忍親哉絕伍奢矣夫二子縱不為子胥
之舉寧忍讐而不誅檜邪兵連而敵乘是無宋也
忘家存國有餘忠矣臣子之所難曲盡之矣故每
閱史至此不覺痛惋涕下已則憤激嘯嘆掩卷而
廢食者終日檜之肉豈足厭哉若夫王之大節崇
勳則固不待所贊述卿鄰之後學也嘗過湯陰訪
王之里閭而拜於祠今待罪浙臺敬省王之墳墓
顧瞻喬木思王之英風覽宋故墟慨王志之不就
乃為文以祭其詞曰有宋失馭啓釁召戎滅鄰罔

戒縱敵來攻良圖委棄僮昏是從割地輸財自底
困窮胡騎長驅遂逼國都四京失守二帝為俘男
奴女妾萬姓何辜康王帝胄脫質圖存所任匪良
匹馬南奔掃地借寇共彼長江苟安一隅罔念舊
邦胡馬南飲播越西東誰為心膂澤死充降桓桓
維王雄略蓋世盡忠報國背銘心誓主辱臣死仰
天橫涕讐恥未雪薪膽弗置國弱兵殘奮起力制
服叛招亡百戰成勢氣吞沙漠聲振天地驕虜介
衆林立雲屯一矛奮入萬馬崩奔恩重令嚴用衆
如一天威神略盡無強敵駐兵朱仙虜亡可待胡

聽彼姦長城自壞灑淚還朝束身就獄臣罪未明臣功可贖日月不照臣死亦速九泉不瞑國讐未復雲罨惟親顧同殉命有死無貳爲臣者定天下傷心胡酋相慶噫嘻英翼如王乾坤間氣功業不就茫茫天意大節既明休光萬世猥彼奸檜遺臭何既吳山之麓浙水之涯峩峩高封王神是依喬木森天鬱鬱南枝有侐其宮有儼其儀雷鼓雲旗欻然其來倏忽而往湖水漣漪我來薦芳王其鑒臨忠臣孝子萬古此心

前人

恭承乏以謬選兮再受命而涖茲仰鄉哲之光烈兮敬薦芳而陳詞昔宋運之末造兮強虜崛而梟鴟憐君臣之播越兮中夏墊而爲夷王奮義以秉鉞兮歷百戰之艱巇大廈屹以將顛兮仗一木而拄支翹成功之可待兮反信讒而戮之甘伏死而無怨兮寄餘忠於南枝豈不知抗命之可權兮顧臣節之未宜彼韓彭之葅醢兮同趨死而愆尤良謝病以遺榮兮俟讐報而後辭嗟王之曲處其難兮孰猶訾其瑕疵諒貞心之無憾兮激萬世而增悲峻大義之既明兮芥死生之可遺慨孔明之不

就兮倜儻王之遺休極盡瘁以陳力兮寧運祚之可知誰王忠之昭昭兮與日月而並輝英靈儼赫以如在兮庶鑒茲而不違

修志呈詞

呈爲修志事竊照精忠樹萬古之綱常允流芳于不朽信史定百年之公論當秉筆以無遺照得相州勝郡湯陰邑名區有赫岳王生當趙宋行山聳翠嶽降而誕有奇徵湯水聚靈泒衍而毓爲最秀神授偉略天賦孤貞文武兼全好左氏習孫吳爲名將之第一忠孝兩盡勤王師廬母墓信國士之無雙節槩孤高凜若嚴霜凍雪襟懷磊落坦如白日青天對壘而收寒斬之功百戰百勝運籌而弘恢復之計愈出愈奇當父老頂盆焚香以迎中原可定彼夷狄棄甲曳兵而走舊業將興詎意勞瘁十年竟乃事空一旦亡論衣冠之左袵可憐父子之駢誅時事艮廑痛傷英雄故多感慨念茲桑梓之墟尚有祠墓之舊顧俎豆雖崇于

勅賜而表章未著于詞林卑職自叨任以來問值刪名之暇乃蒐羅所及偕爲編纂之圖得先署臨漳教諭舉人鄭懋洵所收集者討論校訂修飾潤色稿凡

三易業已成編名之曰湯陰精忠廟志志凡十卷十二類廟係請額春秋有祀載在令甲繪之卷端昭盛典也作廟圖志第一周流之社先塋在焉表竪修葺觀瞻巋然過而式者儆而欽焉作先塋志第二由源及流世代章著作世系志第三千載而下想見其人英風正氣凜矣猶生作遺像志第四生崇寧癸未迄紹興辛酉年僅三十有九將卒斬獲戰功自二十餘次作年表志第五傳以紀實詳盡為長作本傳志第六若子厥孫罔弗爾似即女子者亦有烈丈夫氣一時諸將響

應景從材智雖殊立功則同作附傳志第七特受御札八十六通中興委卿有初靡終作宸翰志第八制詔省劄何啻數百子孫世守興念拮据作絲綸志第九料敵制變出奇無窮訏謨讜論裨益則滋游情風雅筆掃長虹作家集志第十自孝宗建廟追封錫謚祀事孔虔天壤俱麗作褒典志第十一碑記詩文奚翅充棟闡幽吊古風教所重作藝文志第十二每類冠以發例繫以論賛雖多蕪穢期成一家

精忠類編卷之五終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六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裒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家集類

淳熙召對述　岳　珂 忠武王孫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臣霖對曰仰蒙聖慈撫

念故家臣不勝感激

昭雪廟謚述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勒令致仕高宗皇帝勵精萬幾首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万俟卨嘗主先臣獄力陳以為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虜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圖上書其略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詔

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㓕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巳謂之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和親之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

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我乃反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雲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將見其懽忻鼓舞吐憤紓懷朝讀詔書而暮起義矣上深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先臣家自便盡室生還竄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先臣之姓同易爲純州至是復仍[illegible][illegible]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荊襄諸將與合軍陳牒以訟先臣之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効一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孝宗皇帝涖祚之初首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

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襃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幾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語蓋指先臣建儲之議也臣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祔塋子孫廕祿以上皆官之女

侯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
觀察使官憲子孫賜先臣家錢萬緡建廟於鄂州賜
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
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
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
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
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
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
義請謚曰武穆詔依

改謚忠武謝皇帝表

龍位履尊亟舉恤功之典鳳綸賁寵載更節惠之文
洪恩滲漉於九京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懼頓
首頓首竊以五百歲興王之主毋先舊德以搜羅四
七際佐命之臣率至異時而旌顯蓋事久遥臻於論
定而名彰尤貴於實賓屬新負扆之朝肅軫聽鼙之
念伏念臣大父先臣飛躬奮鄴下首陪鄗南高廟疇
勳誓白馬苴茅之約阜陵承志洗青蠅營棘之寃先
皇深慨於邦誣胙土肇分於王社凡始終純全之無
玷見聖神褒錄之相仍猶餘守死之孤忠未訂平生
之公謚惟往昔鼓旗之錫固嘗煥寶翰於天章而後
來廟宇之嚴亦許揭珍題之風烈質以曲臺之奏蕩
然開篋之疑游觀乾乘重回漁渥取危身之行灼知
奉上之誠心參克亂之辭更爲居邊而拊髀合故稱
而允愜仰獨斷之不遺立言併考於六家比蹟俾扳
於二代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
忱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如湯遂畏繼武燮伐修政復東都之會
方大規恢闢容聽西鄙之儀爰思表式因闡當爲之
義用垂不朽之傳臣一自扣閽疊祇賜璽僅了子孫
之丕責敢忘祖父之宵勤黃誥歸榮頓改松阡之顏
色赤門自誓尚期草野之身膏

謝皇太后表

正位東朝昭恤勳彝之舊演綸西掖誕揚謚策之新
即已定之議合以爲稱使既辨之既久而逾顯澤深
蟠際感貫幽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
先臣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思陵追想灼知黑白之
汙孝廟纂承遄被丹青之典先帝赦排雲之譴殊恩
後裂土之封言念易名未全寵實賴慈闈保佑夙聞
泰礪之盟故摛壞發潛夜吐豐茨之氣肆力開於宸

斷以洊舉於邦常義表危身捄難咸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叛茲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泮適追先志仰戴不謨茲益恭遇皇太后陛下挾日而升與天同大坤元應地物方慶於資生異象隨風事何嫌於申命庸假曲臺之訴以公直筆之傳臣猥玷膺門親祗賜綍悼前寃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烈既不瑕成德益欽於文聖勳猶未墜　戶顧繼於彝忠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惟聖朝之忠厚備勳閥之榮哀建刹奉塋雖申嚴於

中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㞬重念先臣幸陪興運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直樗里於宮西嘗紆天顧闕桑祠於墓左復下雲章褒先朝狥國之忠衍奕世承家之福寵靈至矣存殁同之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命啟維新仁存念舊會同四海月咸贊於唐魚駕馭群英日又來於燕駿發幽潛於前烈昭風厲於後人臣猥紹弓箕親承綸綍魂如未泯肯渝三生焉華之心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毛之報

改諡謝宰執啟

五位復尊示顯授能之策一言節惠大伸詘蠖之寃滲洪恩於橋壤之間稟清議於溥天之下事關風厲榮浹雲來竊惟委質之常經無若事君之通誼有能持是志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諡以表行之時益人衆能勝天固難辨鑠金之口然事久有定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念舊之彛章在此維新之初政敢沿興渥慨叙謝私載惟先祖之孤踪幸際高宗之興運間關百戰戎險一堪推轂以前方自持大有爲之主枕戈而队必欲除不共戴之讐痛哉功廢於蔭桑僞爾孽生於營棘儻匪累聖委蹊盆之監孰令沉魂吐埋劒之光自厥兹像霍之儀繼遂以非劉

之典栢廟紀淳熙之額先揭標題松阡賜嘉定之名復申　衍獨有鴻臚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乾御之乘時廣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實本群情而于今綜實之朝可無三錫爰示聽聲之感亟須出綍之恩捄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人之克稱世雖相去志寔與同若區區興漢之謀固莫緩隕星於斜谷而圪圪昌唐之志竟難磨貫日於汾陽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之後無疑於傳信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块圠之仁端識源流之自

茲荅恭遇某官道本致王德推憲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肱是寄佐九天大人之造心腹攸同鼎發號施令之不臧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凡與品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冊褒益彰白骨不朽珂粤從少日痛切籲天泣血辯誣雖曰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償僅能湔蠅變黑之汙殊未滿豹留皮之望茲焉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考之終所賴孤忠之書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九殞以爲酬仰首知歸披肝靡究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啟

竊以表峻山而聯漢苑五丞顯圉尉之司葬畢墓而啓周原六典設家人之畔于以圖皇基於億載抑將示上滕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寔據欽門之勝倍增郜邑之雄地闢天開山明水秀左環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三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允於雲根致地脉浸戕於風水雖廷紳之建白炳寏綍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徇貪夫之利在望氣者知有天子肯思壯帝者之居幸王扆蒙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隣於先隴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楸松夾長樂之宮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況實形於躬睹荀心倪坐觀其斲鑿將侵壽立見於崩隤誼兼切君親之間理或動朝廷之聽共伸哀籲斬沐軫憐仰扣階符何譴正虞於鈇鉞俯須堂帖主張大振於維綱迫司晝逮於群兇赦罪聿伸於三尺既示明刑於十日觀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腹剥之餘重壓東閤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黨肅戒後來貽卹公五體之書特紓心晝垂季布百金之諾更賜指麾靖惟忝折之多忝自施生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爲陵將永

壯黃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阿身靡築甬責在膺門追惟賜刹之蒸嘗已拜化鈞之块北迄追再三之瀆皆繇終始之仁瞻維尹之嚴何止縣餘休於百世結蹟回之草當知碑圖報於九原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丞相啟

護栢祠之遺蹟囦子孫追孝之情標蘭若之嘉名實君相念功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而懷將略方亟興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神棲尤欲示因心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吮崇益出於明時有如先塋

寄介近甸雖鄂國肇開於圭社嘗假寵於分茅而阜
陵已被之璽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鬣迄
無一瓦之盃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鳴鯨之供
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昕夕僅知偃躬
申控於恍惘誠不自意遽拜於俞音曾狂章爲日之
幾何忽出綍自天而來下賁扶猊之翰墨迅傳驛之
置郵至於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貺寶章煜爚褒忘
身徇國之忠金地莊嚴衍奕世承家之福湖山爲之
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既彰風雲已往之遭逢復原霜
露方來之悽愴茲蓋恭遇某官腹心宗社掌握鈞樞

陟禹迹而張六師誕啓歸疆之效董周官而佐八柄
益公馭幸之權調將思昔以勸今要使循名而考實
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士死讐之心大聳
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膺門之賤獲伸掃域之恭罄
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知其激烈申許墓犯松之禁
刎嘗香被於覆存圖秦軍結草之酬所願愈殫於糜
殞感深揮涕言不逮心

上遺事敘

臣生最晚然寔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霖膝下聞
有談其事之一二者輒強記本末退而識之故臣霖
亦憐其有志每爲臣盡言不厭諄複在潭州時令國
子博士臣顧杞等嘗爲臣霖搜剔遺載訂考舊聞葺
爲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手曰先公
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幼
罹大禍漂泊縲囚及仕而攷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
參合必求其當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
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絕自年十二三
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臣思頃爲兒時侍臣霖游宦
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見父老帥其子弟來迎皆
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泣

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爲然昔
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
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
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含食哭曰不善爲人爲
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當時特以爲老嫗之
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爲懷舊念恩耳曾未知匹夫
匹婦之心輕怨易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壻而猶念之
非有大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
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
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

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於冊積日纍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上

附錄叙

右劄詞翰林學士程公珌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寔先賜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塈對掌綸掖始聆听庭之言躍然喜

曰此聖上初政大慶賞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錄黄之下繼而寢裹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武畫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更今制繼而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寘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聞將嗣全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睠之寵因所錄之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公所以加屋九京之意輙叙梗槩以爲附錄云

集忠武遺翰叙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爲謀以達奇正之權爲亐以奮决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畧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爲恨先父臣霖

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關其卷尾以待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詞曰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辯誣讞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劾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銘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

載粗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斬黃之請亦僅許其一二而散帙不可攷者則益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盡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群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及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奬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

籲天辯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覇府而先臣首被識擢恭自是而歷官孤

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甚橫出而先臣之迹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㒟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有劉允升以布衣扣閽而坐極典矣一時傅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緩煉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遥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甚慕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覗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寃抑之莫伸者之所爲也而與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衛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陛風言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耻而先臣既殁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

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其官爵又賜之冢地䟽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家屬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昭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夐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

暮四海老耋童穉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殉國之臣亦非奸邪之所能遏也蓋于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欝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于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亦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荊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讙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

之冤澈遂諭之以當爲奏知之語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爲有岳公爭氣之語澈撫慰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貫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所以爲冤請叙先臣之所以冤而後他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廸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

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輿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强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于諸將先臣于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于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醜於室撚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輙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

臣冊等鄭會精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常語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越冊以貨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捃摭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歷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寃公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

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與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于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聾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内

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寃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郎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

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内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敺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與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跡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顔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

之謗於今凡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于天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髫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謗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日月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荅先命使先臣之誣

得因是而暴白於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益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輙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濶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破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挍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燿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

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兼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悪而幾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録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而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録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則

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臨安待麾之餘者益詳
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
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
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聖意屋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
臣剿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
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
虜所惡寘散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
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
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于

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與九
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
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奸以深入奮討爲輕敵
以恢遠畧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
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
必辯謹叙

鄂王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
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
考麒麟玉冊之瑞覩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
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亟重分牧先王
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
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攷論地
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與南國者所守不一然
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鎭錯立蔕之長
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唯襄沔舊疆曼羨
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野曠不設限
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皇上臨御一紀
緬懷麟閣勳名之盛覽珂所奏籲天昔思所以大慰
乎九京相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

褒温厚灝噩不唯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
忠邪之迹蓋尤深著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知所以
格天心悟主聽者謂天蓋高珂誠死且不朽矣載唯
先王受命駐師之地嘗墉陳石至今歸然而乾道中
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
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
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與念一及兢慙夙
宵大懼馴媮闕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宣
昭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於廟下以對敭今天
子休命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

以地著探厥所原夫豈偶然已哉

䟦高宗御札乞出師奏後

右珂先大父太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䟽真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札批其後於虜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説矣楚齊代妖王綱絶矣先王發憤古鄰思滌思雪必欲挽河漢而决之一念既立高原對越驅馳忽儵叱咤奔鈇阬横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與世同轍勳名

先究卒殞權孽此額天之書所以俯仰天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澤散軼百年驚閲寶慶乙酉王春二月恭獲寶墨仍覩奎札既以伸霜雪之痛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謹襲庸附前哲

進呈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襲世蔭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汚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干宸覽誤簡淵褒萬死尚覔大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

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俯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

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陧上復地大孽牙萌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覩炳炳喜兆得庚庚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

天授雖壇筴風輿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塵氓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韓檠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騂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彦政汜水從閭勍犨召班龍節犀軍下雀桁王師俱耆縮胡騎愈縱横

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祖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荊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沙漠逋封豕山林息聚蟲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徒憑壘苗民敢抗衡鋭師掀狡窟高堞復堅棚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貲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虢結約到磁洛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酈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更

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壘
細柳千屯竈桑棗萬尾麞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
大澮縈如帶原田畫若枰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秔
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蠲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頳
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伻鄰歡新玉帛宴衎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華乘忽軿軿
膚斷昭雄赳天威震隱磤六師紛霧隼四校盛雷轟
戎駕爰方啟神鋒莫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
義氣通諸夏讙聲沸八紘官兵颶集鷙胡穴泣罷猩
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幙聽烏鳴

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績歸捧萬年觥
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
業岌登樞極雍容儼佩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
豈意中原畧深違時相情和戎徒効檄投几不聞詮
正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牘風旨動臺枰
梟虺饑吞噬鷹獒樂使令衆鼇常忌冠同浴不譏裎
遠慮爲徽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伏馬千丈下喬鶯
盍攷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少媿憂國甚於醒
彼諧宜投虎能言不離鸚烏翮身蚤簸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羹
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神武深仇恰父兄毋懷得頗牧胡恐棄韓黥
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孥
故壘營新祀幾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
甘雨與饒稱青天豁乂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閎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
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
故將幸非遠微臣刎敢輕傳譌稽史謬敗俗訂言諍
日繫無虛筆空簟有滿籝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
願綴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誓懷如皜日忠報畢餘生

譜畧　岳鍾靈忠武五十八世孫

㳟聞諸先人我岳氏實唐虞四岳之裔賜姓爲岳唐
末五季初有諱休者居山東東昌府休生彥眞周元
帥彥眞生海海生孟林孟林生鉉鉉生渙渙生成乃
徙河南湯陰縣成實武穆王之曾祖贈太師魏國公
配楊氏慶國夫人家譜以成祖爲始祖成生立贈太
師唐國公配許氏越國夫人立生和贈太師隋國公
配姚氏周國夫人和生武穆王王從宋高宗渡江後
塋臨安王生五子雲雷霖震霆我派實出於王祖第

三子霖先守王墓於臨安甫居嘉善宸遷居湖廣霖
第三子珂封鄴侯勸農嘉興郡子孫遂家焉珂五世
孫琳官金部主事生二子啓之茂之琳死臨安次子
茂之同母程氏先歸嘉興寄父柩於靈隱寺令長子
啓之守父柩以世亂避山東金鄉縣啓之生堅堅生
本源本源生天賦天賦生彥聖又以世亂隔山東郡
縣彥聖偕母姚自金鄉走碭山後走蕭縣黃柏口
明興高皇帝平定宇内詔民占地而業姚氏黃段稭
爲標占黃柏口地三百頃遂定厥居彥聖年尚幼據
家譜以始祖岳成爲戶名至今納戶當差猶遵成祖

名彥聖生五子寬安賓山玄以丁地殷繁後桃山澤
馬頭令我寬祖應役桃山其祖安賓山玄仍居黃柏
口而子孫傳派載在總譜桃山之有岳氏則自寬祖
始也靈據祖誥祖譜祖像祖敕併祖親筆字跡呈縣
願捐巳貲建立祖廟捐巳田三頃係供二祭中三院
俱蒙詳允仍世給奉祀生員一名令靈子夔凰襲生
員主祀續蒙各院復給禮生三名以備行禮之用以
表先烈以萃族人之渙乃復先世故譜增以近代孫
支修爲成書縹囊緗帙以藏諸廟以衍岳氏子孫無
疆之派顧簡編浩繁未易刊布則又撮譜乘之大凡
爲岳氏譜畧首繪世系圖次爲世系表俱祖武穆王
遵王也我岳氏耀先垂後胥王之烈也圖自金部公
而下分爲二派茂之稱嘉興派祖啓之傳至成祖稱
蕭縣派祖次爲世系表列其名字爵秩及配妣姓氏
生卒塋墓子孫若干而無聞者闕焉岳氏子孫徧天
下而獨及嘉興者則以嘉興恒相問聞譜牒可據非
敢有差別於其間也畧成付剞劂㨿爲百帙凡我岳
氏子孫戶共一帙簡明該盡一開帙而本源支派瞭
然在目如黃河之東千流萬派而總源於星宿又如
參天豫章百幹萬條而胥一根以敦其化嗚呼凡我

族衆讀岳氏譜畧而敦睦之心油然不容遏矣時秋
嘗以遂闔族而燕於寢靈乃揚觶而言於衆曰凡我
昆弟暨諸子孫亦知靈建祖廟修譜畧之意乎良以
凡我族衆胥武穆王之血胤也無忝於祖則孝矣王
精忠純孝人也精純之極薄日月而貫金石以故自
宋至今神明赫奕如鞭霆御風而行於八極爲血胤
者而忠孝無忝於祖則奠灌祖廟無恧色也披閱家
乘無恧色也苟其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則入祖廟而
瞻榱桷寧不赧顏而汗下乎披家乘而遡本源寧不
赬顏而汗下乎我族衆其可不凜凜而思也僉曰唯

唯靈乃次其語而叙之復敢之於譜末亦惟欲我族
衆忠孝無忝於祖焉耳矣

乘畧　岳駿聲忠武五十八世孫刑部主事

樂氏遡始祖而上迄于宋世爲湯陰人實出武穆王
爲岳氏按譜自武穆被難而二世孫珂用父續忠侯
霖命痛先王爲檜賊所陷日夜自誓必雪其憤于朝
乃卽安嘉定間由承務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勸
農事旣多惠政則構一第于郡西北隅顏曰金佗坊
時以其間撰籲天辯誣天定錄程史等書表進寧宗
寧宗嘉付史館詔封武穆爲鄂王名其書曰鄂國金

佗稡編復述絲綸傳信諸錄三十卷爲金佗續編藏
于家累官通奉大夫寶謨閣學士進戶部尚書封鄴
侯以奉先蒙歸老江州而四世孫琳仕度宗朝爲金
部主事宋亡隱去義不臣元依王蒙于杭疾革無以
葬火厝于浮屠側遺覗爲嘉禾程氏㷀㷀二孤長啟
之寄寺中與父櫬相倚次茂之程氏挈歸母族訪鄴
侯金佗故第居之巳而茂之以母命捧父遺骨合塟
象賢鄉至德里隱依終身以避胡氛自號爲安樂處
士茂之再傳而爲賢賢皆問學築室湖南日與張翔
南陳彥博等吟嘯往來扁其室曰容膝彥博爲之記
而畜其所藏宸翰家牒悉付彥博訂成之日陳先生
遺像及金佗等書于中堂焚香禮而里中稱爲南湖
退叟退叟三傳而爲彥賓仍號爲樂耕氏而其弟彥
中爲樂閒氏遂以氏姓焉洪武改革是也是時岳氏
諸宗所見抑金元隱約散處江鄂吳越間無慮千數
而樂安一派自武林來者則或在金佗坊或徙長水
里或徙桐鄉後入嘉善其姓氏或改爲岳或仍爲樂
其畧載郡志中族繁而勢渙名字或顯或晦未易脊
一而提舉公一派則以樂氏爲我長水始祖至今祖
屋數椽猶係趙宋年間遺物毋深堂搆之思時切凡

楹之感倘仁人君子一言華袞帝顯先澤其自先武
穆王而下九原載色矣

武穆王遺像記

余小子元聲和聲駿聲從齠齔間侍先大人虞衡
公奉先世所寶穎昌降將康麒生祀武穆遺像於
家廟毎一展拜生氣凜然居常過庭之日先虞衡
公將以姓氏未白爲遺憾越歲在乙巳和聲始以
復姓疏請得
俞旨之明年是爲丙午夏七月余小子元聲復得謁
宋孝宗所鑄冊封遺像旋復迎祀家廟像貌森如

鼎彝羅列悲喜交集感慨不禁乃攟拾譜牒遺文累其事而書之曰嗚呼痛哉我王王之遺像何昉乎蓋

宋孝宗在潛邸時痛念

高宗之和議不可復挽紹興之夙耻不可復雪武穆之奇冤無以服天下臣民之心所以命樞密司判樂則生鑄全身銅像以彰永世英靈蓋攺元之日優䘏精忠曠典也像製朝衣冠手執圭圭鑄奉

旨二字志特恩也像胸前鑄盡忠報國四字表王素也像背左右鑄唾手燕雲誓欲復讐而報國矢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二十二字即王和戎表中謝語也概王行事也像側鑄子霖敬祀綿綿永傳八字示王之子孫無忘厥祖也像背中鑄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秋七月樞密司判樂則生造志代志時志所造也錫之以御券券辭有云朕不遺終始之大義有負臣盡死之完節志憾也寵之以銅冊冊文有云子四孫二照序封官加祿永享血食廟貌長新無朽朕意重血祀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時也

高宗爲金兵所逼航海越州攺州治爲行宮駐蹕叶龍山南渡士夫方屛息會稽不敢望錢塘以東即我武穆子孫

孝宗所首詔還右承事郎霖祖輩亦不得已奉武穆之祀而依棲于白水邨霖以是傳之鄞侯珂珂以是傳之承事郎覘覘以是傳之江夏丞邁邁以是傳之監泰州酒庫涇涇以是傳之琳琳在

度宗搶攘之秋爲金部主事時年四十有三知天下事已不可復爲而身亦垂死涕泣而道其程氏夫人及其二子曰天下荒荒武林一片土且爲豺狼所踞之地祖靈血食將何托乎遺像祭器久已

藏之山中可無慮覆墜惟二子茂之與咸尚幼汝善携之嘉興母氏且金陀里可棲也于是程氏夫人始携二子歸金陀金陀蓋鄞侯珂勸農嘉興郡時所治第纂金陀稡編故處也居無何胡元易姓兵戈擾擾甚且搆難我宗蓋自琳祖而下十一傳至我父避姓藏名隱約長水因循幾三百餘年春秋霜露祇付長歎至我父虞衡公易簀時再提小子耳囑以祖先未竟之志于是我弟和聲始慨然發憤號姓氏緣由上

請幸

聖天子洞察宰輔龍江先生贊襄
俞旨下所司海内學士大夫始知先武穆詔還鎮表
子孫猶在人間而姓氏始白余小子方奉
聖恩料理追崇武穆及鄞侯祀事而有賀布之客從
越州來携我祖珂嘉泰四年所鑄奉祀武穆兕至
兕篆文云哲鑑當天洞燭九泉之枉寵章列地榮
超五等之封寶
寧宗甲子十年事也余因叩之以故則曰此諸曁
山中故物也于是小子始秉虔而踪跡其地披蓁
而望其塊然而獨存者而武穆遺像始儼然復出

而秦國夫人李氏續忠侯霖祖及孝娥祖姑鄞侯
珂祖三代銅像依然完好卽
孝宗所賜銅冊御券籩豆亦復種種具在嗚呼哀
哉我王世果何仇于王王亦何仇於世二十餘年
而汗馬半壁撑持東窓禍起以至三十九歲飲權
奸之毒而死生不能保其身身死垂二十餘年賴
孝宗之英明而僅僅以像祀則已恨矣其像傳之
子孫垂五祀又飲胡元之毒幾祀又不復再祀埋
没于空山大澤之中長慽于清風明月之夜又垂
二百餘年至于今日而始得生生死死往往來來
于一堂之上卽余小子感慨泣下且不知天地之
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鬼神之所屈伸四時之所
消息而况我王襟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其
欲嘘悲愴將無有先天地而獨存後天地而不老
者耶余小子元聲暨和聲駿聲革拜王之遺像感
王之英爽越數百年如一日敬破涕而書之以遍
告爲我王之子孫者

復姓䟽

原任禮部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
候補臣樂和聲爲懇

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職和聲由萬曆二十
年進士歷任今職祖父隸籍浙江嘉興府嘉興
縣累傳日久原職先世貫河南相州湯陰縣孝
悌里人系出有宋彰義節度使歷封忠武王岳
飛後自職祖飛與養子雲被難所生四子俱流
嶺表至孝宗隆興間特恩賜赦恤錄有差季子
續忠侯霖生第三子珂歷官寳謨閣學士封鄞
侯初任勸農嘉興軍事顯著惠政載在郡志彼
時賜第城西北隅所建有金陀坊相傳故址猶
在珂生承事郎覘覘生江夏丞邁邁生監泰州

酒庫巡逕生金部主事琳琳娶嘉興程氏女生
子茂之而號樂安維時金元再易胡氛熾横國
卹家難徙倚避匿子孫悉去岳姓而以號爲姓
樂安再傳樂貴一始仕
皇明官爲提舉孤宗累世遂以樂姓入籍嘉興縣象
賢鄉巳徙梧桐鄉巳徙長水二十一都嗣後八
傳而至職本生父九德暨嗣父九皐九德生職
兄元聲職弟金聲及職三人先是職家自有宋
以後世鮮貴仕多習耕農恭遇
太祖高皇帝廓清胡元用大一統而職祖貴一僅授

提舉然猶以耕爲業至職生父九德始爲桐鄉
縣儒學增廣生員居常每念先人在胡氛混濁
之世恒觸忌於姓名當
昭代平明之際豈覆盆於日月向爲農服猶可隱約
因仍旣列青衿寧忍宗姓改易每與職等言及
輒爾淫淫淚下而生當嘉靖末年拮据倭奴寇
丁徭役一破産於軍需再廢箸于漕廩皓首一
經蹉跎未改至職兄弟荷蒙
聖恩策名仕籍思及救水生存之時爲水源木本之
圖而忽于萬曆三十年生父九德齎志見背職

以假歸本生母曁嗣父兄弟備述遺訓云職兄
弟叨受
國恩二十餘年祖宗姓氏迄未陳改報本之義不明
移孝之忠安在臨訣嗚咽逾時未瞑職跪聽之
如刺如割竊思先臣飛身創大虜手復神州精
忠不白奇冤受誣雖屢蒙
褒顯而子孫猶以被禍餘烈血脉未明先靈無託職
心所大不安者一也恭遇
皇帝陛下孝治之朝嘉與臣民微顯闡幽凡孤嫠苦
節遺佚貞操無不悉耀光明而職宗以極忠後

裔自忘厥祖先猶黯汶辜負
聖世職心所大不安者二也職父子兄弟組綬章縫
疊荷
恩榮天高地厚纖毫皆先臣危身極慮之遺而不及
今控籲以明宗收族食其報而忘其始長爲祖
宗之逆子靦焉天地之罪人職心所大不安者
三也先臣忠武墳墓向在武林累代榜剳山塲
禁步勒載明晰自子孫姓氏不白祭守失職而
空掘侵牟牛夷樵牧職心所大不安者四也忠
武向有特廟不失香火而第三孫珂者仕多風

續文櫝國華所撰金陀粹編桯史愧郯等書旣
昭雪前憤尤膾炙時口至于嘉郡政聲較著律
之忠孝兩爲不愧自子孫姓氏不自尸祀無考
而公不列于名宦私不祀于鄉塋虧損風教良
非細故職心所大不安者五也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凡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
本姓者具
奏改正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內直隸
廬州府錢汝梁奏復卜姓該部查覆
准復遵依訖今職歷世苦情迥異汝梁而改姓事體

正與相同敢此仰控
君父之前備陳微臣姓氏顯晦緣由伏乞
皇上遠念前代報國之忠俯憐微臣奉先之孝
勑下吏部查職所
請別無違碍
准復原姓職家父兄子弟合族人等隷名魚鱗赤曆
者悉與改正肄業當差使歲時伏臘霜露興感
猶得與族屬于姓一上先臣忠武岳飛之墓而
飛孫岳珂容令職宗共捐已貲自行祠守一以
慰忠良于異代一以明宗系于

治朝則普天盤土悉仰
陛下顯遂深仁而微職子子孫孫永圖報效罔極矣
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爲此親賫具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十二月
初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 等具
題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治孝事該本部稽
勲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
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
聲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本
姓者具奏改正欽此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
主客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得樂和聲實係宋
忠武王岳飛第三子霖的裔霖傳子寶謨閣學

士岳珂珂傳第四世孫金部主事岳琳琳傳子
茂之號樂安從杭遷居嘉興路金陀坊故宅避
仇改姓從號爲樂再遷嘉興縣長水二十一都
相傳一十八世公有嘉興府志開稱名宦岳珂
孫九德等語私有本官家譜武穆五子宗枝圖
派可考並無違礙詐冒情弊等因結勘前來又
查得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內直隸廬州府知府
錢汝梁奏復卜姓已經本部勘結覆奏
欽依復姓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會典者
復姓之條爲過房乞養者設耳夫過乞其小者

也猶不敢背本始而孤
朝廷推廣孝治之意况先臣忠武王岳飛之後乎飛
在有宋爲冤臣盡忠報國不再傳而冤已明飛
于萬古尤爲忠臣大節昭天可歷世而姓不顯
既經樂和聲具奏前來又經同鄉官具結與郡
志家圖相同且無避軍匿匠情弊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將本官改復岳姓仍移咨戶部轉行原籍官司
將合族人等俱行改正當差至于忠武祠墓原
奉

明旨地方有司與該管子孫遵照榜刻崇祀護持其
岳珂香火聽和聲宗人修葺崇奉非本部職掌
所得聞也緣係懇恩復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吏部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該本
部題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

任禮部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
補樂和聲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官吏人等或年幼過房乞養欲復本
姓者具奏改正欽此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
主客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得樂和聲實係宋
忠武王岳飛第三子霖的裔霖傳子賓謨閣學
士岳珂珂傳第四世孫金部主事岳琳琳傳子
茂之號樂安從杭遷居嘉興路金陀坊故宅避
仇改姓從號爲樂再遷嘉興縣長水二十一都

相傳一十八世公有嘉興府志開稱名宦岳珂
孫九德等語私有本官家譜武穆五子宗支圖
派可考並無違碍詐冒情弊等因結勘前來又
查得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內直隸廬州府知府
錢汝梁奏復卜姓已經本部勘結覆奏
欽依復姓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會典着
復姓之條爲過房乞養者設耳夫過乞其小者
也猶不敢背本始而孤
朝廷推廣孝治之意况先臣忠武王岳飛之後乎飛
在有宋爲冤臣盡忠報國不再傳而冤已明飛

于萬古尤爲忠臣大節昭天可歷世而姓不顯
既經樂和聲具奏前來又經同鄉官具結與郡
志家圖相同且無避軍匿匠情弊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將本官改復岳姓仍移咨戶部轉行原籍官司
將合族人等俱行改正當差至于忠武祠墓原
奏
明旨地方有司與該管子孫遵照榜例祭祀護持其
岳珂香火聽和聲宗人修葺崇奉非本部職掌
所得聞也等因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吏
部署部事右侍郎楊　等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知會爲此合咨前去煩照部
覆奏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知咨者
戶部爲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浙江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稽
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
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
聲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云云隨據本官同鄉見任禮部主客
清吏司主事陳德元結勘前來隨于萬曆三十
四年正月二十日吏部署部事右侍郎楊
等具題云云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行煩照部覆奏
欽依內事理轉行原籍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到
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照會浙江
布政司查照題奏
欽依內事理轉行該府縣將樂和聲及嗣父原封主
客清吏司主事樂九皋見原任工部虞衡清吏

司署郎中事樂元聲弟國子監監生樂金聲并
合族人等肄名版籍者俱改復岳姓其忠武祠
墓向在杭州累代榜劄山場禁步勒載明晰居
民毋得侵牟樵牧如有違犯許子孫之賢而守
禮者具告究處岳珂象賢武穆雅有文稱祠宇
聽本宗門行修葺崇祀俾精忠茁裔顯於清時
丘壠松楸垂之永久俱無違錯未便須至照會
者
禮部為懇恩復姓以明先系以廣孝治事祠祭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稽

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禮部
精膳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假滿候補樂和
聲奏前事等因看得本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
岳和聲具奏復姓事理既奉
明旨無容復議相應照會浙江布政司轉行原籍官
司將
累朝
勑建忠武王岳飛精忠祠墓查照原頒祀典歲時躬
行禮祭責令該管子孫中之賢而守禮者崇奉
護持祠墓山場不得擅買擅賣以起爭但有管

圖微利褻狎神宇以孤
朝廷顯忠盛典聽令呈告依律究治其本宗自願于
嘉興府地方捐造鄂侯岳珂祠一節查珂在宋
名宦本府列在郡志孝繩祖武文擅國華香火
祠守良為不愧所在有司聽于本處捐造修舉
一體奉祀仍各榜示祠所以禁違慢以垂永久
為此合行照會前去煩照部覆
欽依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照會者

異感類

金山禪卜

初檜矯詔召王王不逆其詐遂挈子雲同趨臨安偶
夢兩犬相對言傍二人裸體侍立因渡江走金山寺
卜之道月長老長老曰此凶兆也二大中間着一言
當是獄字傍立裸體人殆同受禍者耶此行恐有牢
獄災不如遂潛隱江湖林野間庶幾免乎王曰師指
引固是善路倘神天有眼必不使忠臣陷于不義違
命避禍豈人臣所宜遂別去長老送之江干復說偈
曰風波亭下浪滔滔千古留心把舵牢謹防同舟生
意反將人推落在江濤王不聽竟堕檜彼狡謀下大
理獄比万俟卨傳會鍛鍊引王至風波亭下王始悟

道月長老之言嗟無及矣

靈隱魔譚

賊檜自謀殺王後心神恍惚常見王父子將佐諸冤魂時時從空逐擊妻慘萬狀莫必其生因同妻王氏詣靈隱寺作齋供祈懺悔至則壁間有新題一詩云

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欄杆三人眼内銜冤泪流入襟懷透膽寒訊之則一風魔小行者書

思首句是與其妻東窓下密語人無知者何以書此因召行者詰之曰此詩是爾記得寫來抑自作也行者曰這詩是汝做來却是我寫來檜夫婦大駭復問

之曰既是爾寫來緣何將膽字放得如許大行者笑曰我膽字大還不如汝膽更大檜默然已入齋堂終猶豫行者言不懌復命呼行者行者手挾火筒遥至檜前檜取二齋食遺之行者手劈開盡傾其餡于地檜怒責曰吾所賜何得將兩箇餡都傾了行者曰我傾餡止兩箇却不似汝傾陥了三四箇影語檜愈驚潰妻王氏從容語之曰爾風症從何處得來能醫治否行者曰從東窓下傷凉得來影語當作商量如今無藥家附子如何醫治影語當作岳家父子檜夫婦益錯愕愈疑莫敢對已復詰之曰爾果能詩乎或人教爾寫得來否行者曰我因風得了胡言胡語影語當作胡人胡語才能做出來檜曰爾既能吟當以我為題吟得好即與披剃為僧給與度牒行者將火筒吹地先畫成二聯云

久聞大德至公勤　占取朝中第一勲

都總忠良扶聖主　堂堂功業庇生民

行者僅書此四句却不奏下韻檜曰如何此詩不即做全行者哭曰若見詩全影語當作施全爾死期近矣檜曰我不怪爾須奏成下韻行者又將火筒畫地續成二聯云

閉謀解使諸方用　塞智能令四海遵

賢相一心調國政　路行人道感皇恩

檜看詩罷命給度牒去剃頭行者曰不去不去汝殺人教我剃頭影語當作替頭檜躊躇間見行者戰戰兢兢執火筒在手因問曰爾手執火筒緣何不放厨下行者曰此火筒有些反處雖戰戰兢兢亦不敢放下檜曰只一節竹有何反處行者曰有人吹着他便送得一火兒灰飛烟滅雖是一節竹他兩頭相通若不是我拏住他少時引得很烟來壞了人家舍積影語當作社稷王氏因見言有所指亦自驚疑阻檜曰丞相何必區區問此風魔覩其題詩影語都省不得問之徒惑亂心

曲行者曰詩既不省只恐不是順理做的你看那橫行麼橫因橫視乃寓夊占都堂門寒賢路八字遂大怒令左右推出杖之行者拔檜案大叫曰我觸犯丞相只是無禮不曾殺了大臣如何便杖王氏因勸止之令去西廊下吃飯衆僧慮只連累併力推向西廊行者連叫慢推着夫人令我去西廊下吃飯他却要東窓下飼飯(影語當作事犯)語訖逕走西廊後義士施全刺檜朝門不克檜殺之王氏因指行者詩全死近之言恐爲主使檜乃遣何立捕行者行者入禪房遂化去弟緘一小匣于案上書云付秦檜收拆立以報檜檜

啟視之內小帖遺一詩云脫下袈裟起了禿懶于塵世守山菴三飡薺飯無心戀百歲功名沒意于性若白雲穿冷岫心如皎月浸寒潭太師問我家何處只在東南第一山後不知其所終云

隗卒負葬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帑主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甍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瘞順瘞之北山之唇身素有一玉環順亦瘞之腰下樹雙橘于上誌焉順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子以是告矣後果購瘞不得以一班行爲賞隗子以告時無他珠玉殯而屍卒如生尚可更歛禮服

押衙見對

宋押衙何立秦檜差往東南第一峰構幹(即訪風魔行者)恍惚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蓑衣仙(按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檜上歲方暮王誣獄不成檜自都堂出獨坐暖閣默默不樂適與王氏向火東窓下侍兒偶傳柑檜取柑一枚爪其皮幾盡若有思者王氏問之檜語之故王氏哂曰縛虎易縱虎難檜意遂決于書小紙令老吏赴獄中遂報王死)

西湖冥報

檜殺忠武後挈家游西湖舟中得暴疾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忠罪極惡大我已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有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王夫人東窓事發矣

錦城詩證

錦城士人胡生名迪志行倜儻涉獵經史好善嫉惡

出于天性一日自酌小軒中飲至半酣偶探書篋得
秦檜東窻傳讀未竟不覺赫然大怒擲書于地拍案
高吟曰長脚邪臣長舌妻忍將忠義苦誅夷天曹默
默緣無報地府冥冥定有私黄閣主和千載恨青衣
行酒兩宮悲愚生若得閻羅做剝此奸臣萬劫皮朗
吟數過巳就寢俄見二皂衣者至前揖曰閻君命僕
相召幸卽速往生尚酩酊問曰不知閻君爲誰今見
招何也皂衣咲曰君至則知強挽生行可十餘里荒
郊烟雨霏微如深秋前有城郭居人稠密往來貿易
如市既入城則殿宇峥嶸朱門高厰題曰羅靈之府

門外守者甚嚴皂衣一人爲伴一人入白之少焉出
曰閻君召子生大駭愕巳趨入見殿上王者衮衣冕
旒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綠袍
皂履高幞廣帯各執文簿階下侍立五十餘衆有牛
首馬面長喙朱髮者猙獰可畏生稽首階下王問曰
子胡廸耶生曰然王怒曰子故儒流讀書習禮何爲
怨天怒地謗侮鬼神乎生荅曰賤子後進蚤習先聖
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未嘗敢怨天尤人矧
侮神謗鬼也王曰然天曹默默緣無報地府冥冥定
有私之句孰爲之耶生方悟爲怒秦檜之作再拜謝

曰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姦臣之傳致吟忿憾之
詩顒望神君特垂寛宥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欵謂
曰爾好捷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若所供有理則
增壽放還脱詞意舛訛則送風刀之獄也生謝過再
四援筆供成王覽畢笑曰腐儒倔強乃爾耶雖然好
善惡惡固君子之所尚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見之
恐終不信善惡之報而視幽明之道如風聲水月無
所忌憚矣卽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
冥官卽啓犴牢領此儒生徧觀泉局報應毋得違錯
既而吏引生之西廊過殿後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

以生鐵爲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叩門呼之少焉夜叉
數輩突然而出如有擒生狀吏叱曰此儒生也無罪
閻君令視善惡之報以白簡示之夜叉謝生曰吾輩
以爲罪鬼入獄不知公爲書生也幸勿見怪乃啟關
揖生而入其中廣袤五十餘里日光慘淡冷風蕭然
四維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
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冷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餘
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三十餘人皆披髮裸體以
巨釘釘其手足於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肯力杖
痕膿血腥穢不可近傍一婦人裳而無衣囚於鐵籠

中一夜叉以沸湯澆之緑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此秦檜父子與万俟卨此婦人即檜之妻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勔耿南仲吳幵莫儔范瓊汪伯彥黄潛善皆其同姦黨惡之徒王遣吾施陰刑令君觀之即呼鬼卒五十餘衆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於銅柱一卒以鞭叩其環即有風刃亂至遶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雷震一聲擊其身如虀粉血流凝地少焉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爲人形吏謂生曰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獄卒驅至金剛之獄縛檜等於鐵床之上牛頭者長嘯數

聲黒風飄揚飛戈衝突碎其肢體久之吏呼曰已矣牛頭者復嘯一聲黒風乃止飛戈亦息又驅至火車之獄一夜叉以鐵撾驅檜等登車以巨扇拂之車運如飛烈焰大作且焚且碾頃刻皆爲煨燼獄卒以水洒之復成人形吏又引胡生至觀溟泠之獄見夜叉以長矛貫檜等沉于寒氷中霜刃亂砍骨肉皆碎良久以鐵鈎挽而出之仍驅于舊所以釘釘手足于銅柱用沸油淋之饑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曰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後變爲牛羊犬豕生于凡世使人烹剝而食其肉其妻亦爲

牝豕與人育雛食人不潔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衆已爲畜類于世五十餘次矣生問曰其罪有限乎吏曰歷萬劫而無已豈有限乎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題曰姦邪之獄荷桎梏者百餘人舉身掮刃渾類蝟形生問曰此曹何人吏曰是皆歷代將相姦邪黨惡欺君罔上妬國害民者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後變爲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内臣之獄内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繫于鐵柱四圍以火炙之生曰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曰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

臾烈焰亘天牛皆不勝其苦哮吼躑躅皮肉腐爛良久大震一聲忽皮綻裂突出者皆人視之俱無鬚髯悉閹人也吏呼夜叉擲手鑊湯中烹之已而皮肉融液惟存白骨而已復以冷水沃之仍復人形吏曰此皆歷代宦官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之關文應童貫之徒黨者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罔人主妬害忠良濁亂海内今受此報歷劫而不原也復至東壁男女以千數皆裸身跣足或烹剝刳心或剉燒舂磨哀痛之聲徹聞數里吏曰是皆在生爲官爲吏貪汚虐民不孝父母不友兄弟悖

負師長奸淫背夫爲盜爲賊不仁不義者故受此報生見之大喜歎曰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吏笑携生手偕出仍至曜靈殿再拜叩首謝曰可謂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善惡不能逃其責也王曰爾既見之心已坦然更煩爲吾作一判文以梟秦檜父子夫妻之過即命吏以紙筆給之生辭謝弗獲遂爲之判曰軒轅得六相而理萬幾神明應至虞舜有五臣以揆百事內外平成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檜斗筲之器閭閻小人雖居宰輔之尊實乃匹夫之輩麞頭鼠目伺至意以逢迎羊

質虎皮阿邪情而諛諂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無扶危拯溺之心久占都堂懷奸謀而肆爲僭越閉塞賢路固寵渥而嫉忌賢良殘傷猶剽掠之徒貪鄙勝穿窬之盜既忝職居師保濫叨任處公台惟知黃閣之榮華罔竭赤心於左右欺君罔上擅行予奪之權嫉善妬能專起寃誅之典奸宄逾於莽操兇頑尤勝斯高梟獍爲心蛇蝎成性忠臣義士盡陷于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於廟堂之上視本朝如弊屣通敵國若宗親鴟鷹啄架臂之人猰犬吠豢牢之主奸心迷暗受詭胡兀朮之私盟兇行荒殘害賢將岳飛之正

命悍妻王氏不言隱豹惟言放虎之難慫子秦熺只顧很貪不顧廻鑾之幸一家同情而稔惡萬民共怒以含冤雖僥倖苟免陽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狀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察此愆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債合行榜示幽顯同知生將藁呈上王覽之大喜賛曰讜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奸邪受報僕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願希一見以適鄙懷王默然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世爲王公大人享受天祿三十餘次矣壽滿天年仍還原所子既求見吾請躬導之于是登輿而前俾從者引生于

後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差朱牌金字題曰忠賢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雲氣繽紛天葩飛舞鸞嘯鳳唱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餘人皆冠通天之冠衣雲錦之裳躡珠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餘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盂圍視左右見王至悉降堦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彩女數人執瑪瑙之壺捧玻璃之盞薦龍睛之果傾鳳髓之茶世罕聞見茶既畢王乃道生所見之故生致拜諸公皆荅之盡禮

同聲賛曰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具席命生坐于右生謙退再三不敢當賓禮王曰諸公以于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辭生乃揖謝而坐王謂生曰坐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百世身逝則身享天恩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爲王侯將相黼黻皇猷功施社稷以輔雍熙之治也言罷命朱衣二吏送生還謂生曰子壽七十有三今復延一紀食肉躍馬五十一年生大悅再拜而謝及辭諸公而出行十餘里天色漸明朱衣吏指謂生曰日出處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二吏堅却不允再三

挽留不覺失手生即展臂而寤時漏下五更矣

湯陰夢徵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葢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陸公完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石刻盡忠報國四字徑可四尺意將祗謁是夕宿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欵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江西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因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于公曰某棲托于此屋宇傾圮幸公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曰正須公言于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恍似祠宇穿漏神面爲霖雨催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之祠成弘敞倍勝于舊

錢寧魂異

錢寧者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武宗收爲義子賜姓朱死後魂遊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寬濛聖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宜其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

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明溫陵後學徐縉芳奕開甫裒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輿校政
博南後學馬燁如弢叔編次

文類

鄂州忠烈行祠記　宋王自中 東州人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以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使破郢兵

薄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敝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嫣乎矣余至鄂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猥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欷歔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葺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恩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卒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堯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于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夷人畏遁北道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

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敘其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武寧縣城隍祠遺像記　童子仁 建安人武寧縣尉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警昔領事巳至城隍環視繪堵間有䰟然容貌儼然冠裳而坐者駭而問焉祝曰是宋故忠武岳王遺像也召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井溪壑我蓊藏立且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勢亟累卵造物

假手我忠武岳王忽提師壓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衆悉渡賊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出是不鳴一桴不施一鏃而解一邑倒垂于指顧之間不休哉邇源生齒之繁實王續延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者一人今不知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戶今不知幾千百戶矣凡斯世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禰而上皆是也唯吾士吾曹獨有所謂生我之祖也王之謂歟不有我祖孰有我身不有我王孰有我祖罔吾身所之天地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子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訖無毫髮報萬分之

一也書既涕零如雨仁亦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回視下馬伸舒之墓墮淚叔子之碑其愛尤深且至者三歲受代復走羣祀欸謁東歸獨于郊火倍切依戀邦人因請述厥事以記諸壁曰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憤氣赤心而死天乎天乎豈其才矣啻其用大其仁矣狄其成竊謂王之忠貫之麗天也茲特隙照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特支潤爾剏成績之紀谷登太常豐功之報宜侑清廟予姑勤其一方孺慕之人心以徵來者

朱僊鎭岳廟碑記　國朝華　煥吳郡人都御史

岳王祠衆矣獨朱先鎭尤著鎭王班師地也師次鎭王進則虜退王退則虜進宋師存亡中國夷狄消長之會春秋所爲必書其地者也頃余謁王祠顧瞻遺像按視營壘英爽如生號令藏于風霆其父老猶有頂香載糗意余爲泫然流涕者又之悲夫王提孤軍抗强虜艱難百戰去汴京僅數十步耳竟不獲灑掃故宮上慰九廟因知王之魂千秋萬祀猶祀此也夫金人南下飲馬長江宋君臣望風逺竄獨王以區區忠赤遏狂虜精誠貫日月忠義通神明威名薄華夏震懾氊裘之膽發舒河洛之氣而奸雄賣國忌嫉王

和陰刼暗主之權明結義士之口遂使二帝遊魂不返宗社陵寢丘墟禾黍豈不痛哉昔齊桓九合晉悼三駕南抗荆楚春秋大之然特羈縻而已王背嵬五百非有列國之兵車虜勢憑陵非特荆舒之猾夏賊虜痛哭長呼呼之爲父又豈特楚人同盟之會賊臣傳會文致其獄毒致王之功伐翻爲罪媒宋于是乎人道滅矣嗟夫王死而妻子殉節孝烈一門終宋之世駢首死難而不忍背君者王之教也越二伯年而我

太祖王幽夏

成祖犁胡庭春秋之義伸皇王之耻雪
今天子復循
二祖之業而南北烽火未靖安得精忠大略如王者
而伏鉞萬里之外故于王祠三致意焉初王追封鄂
國諡以王禮而廟貌猶踵臨戎裝不稱爰冕藻華衮
而新之章渙曰余觀于廟門有三金人云宋之失刑
不能討賊尸而陳之市朝令其鄉之人縛而暴之原
野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乎春秋之法
誅死者懼生者聖經之筆鄉人之像微而顯一也亂
臣賊子過焉者懼矣乃使人祓之曰爾忘二帝之蒙

塵乎頮其面曰何面目以見王之父子復銘其背而
三緘王氏之口使殉于衆曰毋若宋太師檜大夫卨
之朋比罔上禍于而國又毋若長舌婦之北雞司晨
以凶而家者

朱僊鎮廟鍾鼓樓碑記　鄭國仕 魏縣人都御史

爲將之道三驍將尚勇才將尚智賢將尚忠三者備
斯可云名將予讀宋史見王臨敵橫戈身先士卒所
向披折蓋究然唐鄂公云料敵如神尤善以少擊衆
鞭之所指無不克捷即李衛公弗過也乃若精忠大
節誓不與虜俱生百戰不移九死不挫又與郭汾陽
同一肝膽王死所在家祀戶祝如湯陰臨安與是鎮
爲最盛方王之駐兵斯鎮也去汴僅四十里金兵屢
敗兀朮謀以妻孥遁中原響震兩京可唾手復二帝
可計日還王亦大喜謂直至黃龍與諸君痛飲一日
之金牌十二胡來哉涕下班師藉殞賊檜之斂王蓋
知高宗昏懦無若賊檜何而姑奉詔從君也雖然王
之大功不就天也非人也何也金櫃之盟藝祖堯舜
之心也太宗忘兄綍約陰斃二姪天心厭棄久矣故
靖康難作舉族北轅獨遺一高宗又斬其嗣必傳位
于藝祖之裔稍令王遂厥功中原復二帝還則太宗

之後永昌藝祖之胤終屈天道不幾無知乎天巧報
復黜高宗之重臣而以一綫續宋孝之脉天也王安
能與天衡命也昔杜少陵弔武侯謂運移漢祚終難
復愚亦借之爲武穆弔焉於嗟乎王靈氣在廟忠魂
義魄洋洋滿悲風古樹間顧瞻徘徊可以思矣

栖山廟碑記　陸可教 蘭谿人祭酒

余以辛卯過彭城有栖山岳生鍾靈者來謁曰靈故
宋忠武王裔也將于靈居之左買地一區建廟祀王
已得請于部使者惟是銘功未有碑敢請余曰敬諾
又一年而過之則厥宇巍然像設如生前爲重門後

闢燕寢垣隅四周螭屭屹立塗塈嚴飭甓砌堅緻于旣具衣冠肅拜已起視四壁皆礱珉鐫王生平所為請詞暨自宋以來諸名賢之所嘆咏也又出王手蹟詩摩挲讀之其首句曰南渡已二紀衣冠今幾存徘徊咨嗟幾為殞涕顧謂岳生曰嗟乎生而惟以裔胤故祀王其居部使者惟以而故祀王其土抑孰知王在天之靈實眷眷茲土哉夫王生于湯陰湯陰則廟歿于臨安臨安則廟功迄于朱仙朱仙則廟戰於汴於楚於潭於岳于洞庭於江於淮於河北旌旆所指英靈眷顧野老牧豎疇不像繪而俎豆之而未

嘗一駐足于茲土且王生宋臣死宋鬼宋社久墟而王廟巋然建于今茲即王在天之靈周覽八極或時驅風霆而一過之必且蹙額疚心掩袂而不忍正視也而顧曰眷眷茲土者何耶蓋王之心為宋死生而王之身實為今古夷夏存亾死生也彼自王頹南旆二帝北轅蓋不啻肉宋而狐兎獵之惟王崛起行伍之間百戰而百摧其鋒背嵬所向前無橫陳唾手燕雲之業豈足道哉然則王死而後有金金不滅而後有元當此之時濁河以南長淮以北凡王夙昔灑血揮戈之地百年之間鞠為灌莽忠魂化碧戰骨為燐

有宋殘黎幾無遺育豈王裔胤而迄寧止天啟眞人掃清劇虜揭巳翳之日月而懸之萬古夫然後茲地為南北輪蹄之所走集行者接軫居者比櫛而王之裔孫又能以孝行發聞誕告有位嗣王于茲歲時伏臘庶幾聖靈臨之廻思夙昔灑血揮戈之地今無橫草之警向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者今皆匍伏稽顙于數千里邊關之外竊以人情揆彼神理豈不快然慰志也哉昔張子房為韓歷秦滅項因以帝漢說者謂其始終為韓王既不克身掃金元以自鼎其食肉飲血之志而得我　高皇帝為之驅除　龍

飛之初俊乂颷集安知王不降生其間厲刃前行齊驅魏鄭之列乎又安知其不　噫風驅霆默助英雄于冥冥之表俾孽胡遺種望風褫魄乎蓋子房佐漢以其身而王佐　明以其神自今以往迄于無窮且為茲土祛邪逐厲鎮壓不祥以福我　明民于世世亦所以始終為宋也王之名氏爵謚與其戰功皆灼灼在人耳目不具論論其所以宜祀于茲土者以告有位君子俾知王實妥靈于茲益虔厥祀以垂永永云

紀事實錄本末序　　宋謝起巖 景定大學士

王忠孝出于天資功業存乎社稷萬古之後諒亦共
知其烈也誰與厄之我國家思所以雪湊而日熈者
有與巍然袞冕不祀威雕同科厄果終厄乎哉今皇
帝紬功繹德闡幽煥懿辟雍蕩蕩貌像堂堂彼得祠
于他所者莫之與京且暢其忠義之氣克之以脉斯
文忠武徽號視疇昔武穆爲有加意向所寓亦可覩
矣益欲合光嶽之氣弘有相之道産是全材以副任
使豈止使之能談禮樂以陶吾民于天下治而已耶
故事實之有本末王所垂竹帛而詔今傳後者竊志
之久矣嘗嘆其在國史者不易見在家者不及見在

將傳者不多見幸感昨得忠武諸孫同筆硯交見其
鄂國金佗有編褒類浩繁僭蠟仍其纂記而爲要之
題簪書一通以置之側筆甫既自念王之行事在國
史在人心固不增損于是集之有無也然有忠義于
肝膽者庶其一閱于目則必將有激于衷而爲之憮
然

紀事實録後序　吳安朝咸淳齋諭生

太學岳鄂王故宅也今司土之神或曰即王焉公朝
申錫廟號爵封徽章且存王血枕衛祉共天命而立
氏奚忠在令典乃令佑我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
猶生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如此孝悌忠信自有撻
甲兵之道聲名文物仁義禮樂所暨可以化夷爲華
我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諸人不知乎此行以
啟之所以詔王之憂也王齎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
幸其今爲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益謂六
籍之教不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
蝕夷狄其能中國乎其視唐張雎陽志于爲厲鬼以
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義理
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王所以宜食于故宅
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舍盧陵謝起巖葺王世系勳

閥凡旂常所銘冊書所著奉常所議攷功所録州志
家乘野史所紀其涉于王者輯爲一書計若干卷目
曰紀事實録不特使囿神貺者有攷抑以示妥安靈
神之意又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裒金而壽之木
書之篇末極知其僭

金佗稡編序　陳紉菴

宋高承祖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與漢光不階尺
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
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若纍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
加以重熈累洽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

中原父老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徒步起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何哉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于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遷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興漢高宗不能用飛而主和之議陰用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媒忌嫉之口而賈鍛鍊之禍此孝子忠臣所以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始以籲天辯誣録詣闕上請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錄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北望舊京必且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

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吳陵張公命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

重刻金佗稡編序　國朝張鏊（庶吉士南昌人）

金佗稡編者宋岳武穆王孫珂所輯也王以忠獲戾是書載王軼事甚悉大要以表王之忠暴王之枉吁可慨也已簡帙散漫侍御龍池唐公按浙感王義烈命較而屬運使洪軍富鋟梓屬鏊序予嘗讀史至龍蛇之章弓藏之嘆未嘗不撫膺咨嗟思爲臣之不易也至誦採薇出車之詩則以中興令聞之主輔以張仲孝友而方叔召虎以次戡定厥功且君臣相與憂勞歌咏雍容都雅臣主並受其福而國以寧三代之盛可想見矣乎後世道敝將臣鮮克有終請借一二爲喻而宋事尤莫舛焉昔韓淮陰略不世出高帝首裂全齊之地與會固陵是爲滅一楚復一楚其必取信齊帝計也齊取而信有異志此其志使然者至于竇冠軍之驕恣李光弼之顧望斯固不能無過其他迄地下壞長城是遵何失哉乃若武穆王者可慨也王勇略蓋世攘强胡獮羣盜聲勢振薄誠若可畏宋承五季之後尤忌宿將殊不知可馭非龍不可馭非馬

王精忠勁節其才不羈而德則可馭何嫌何疑而槩與跋扈者同科功大釁生媒櫱而擠之死斯不已甚矣乎而或者覩王之事乃云道貴明微聖哲不死予謂豈有謬巧聖人教臣道惟知王臣蹇蹇濟治爾遑卹其他王時事遭際如此予所以憮然興嗟思見三代之盛也雖然國恒以一人安一人危有王則鞭撻四夷中國常尊無王則以浙以閩以廣至胡元極矣豈不有天運哉昔人罪魏不用信陵君以削大史公曰天方令秦一海内雖阿衡何益可謂知言蓋善言人者必參以天請以是爲金佗編序以復于公公與

其說以著于編

湯陰縣精忠錄序　　商輅 大學士

宋中興良將鄂國岳武穆王以銳志恢復中原爲權奸所忌死獄舉世冤之錢塘舊有廟祀實王塟地而相之湯陰王故鄉廟祀闕焉正統巳巳秋今僉都御史徐有貞以翰林侍講假節出鎮湯陰閒以立廟意諷其士庶時學諭袁純欣然請倡越明年廟成

勑賜額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爲例純慮無以昭遠乃輯廟祀事始末及士夫悼王所爲詩文類次成編題曰精忠錄暨入朝爲監察御史特以示輅因請

序輅過錢塘嘗拜王祠墓及觀所爲褒忠錄乃知王之忠義至我朝始益顯白廟祀載嚴松檜有光而精忠之錄又繼褒忠以傳則王之忠義眞可與日月爭光雖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矣矧縉紳之徒僭人之爵而食人之祿者哉王之忠義懿爍具載史傳及廟碑茲不復述

忠烈傳序　　王九敘 肅寧人監察御史

歲壬寅不佞甫官渭陽偕二三僚友修廢墜稽故典肦王職云少尹粹岩君時與馬言論忼慨意氣激昂翛然若鷄群之野鶴詢其宗祊迺宋故臣忠武鄂王之裔也嘆曰天之啟佑王之遺烈哉當宋運中衰兩宮北狩正中國涉肝茹血之讎忠臣義士瞋目發憤出萬死一生欲爲朝廷雪垢耻而鄂王以忠孝天植智勇絕倫對無堅壘筭無遺策者誓心天地報國復讎是以援旍擐甲提劍揮桴長驅直擣河北遺黎靡不人人張膽思一决以賊腥羶還二帝奠神州寧我赤子而鄂王亦唾手自信迺天不祚宋奸相賣國書生叩而胡馬逗遛金牌召而忠臣隕殞嗟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史遷常爲伯夷恨之若王所謂善人非耶秉忠僇力而卒罹奸謀天之報施抑何舛哉故不

佞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涕下欲起奸雄既朽之骨而磔裂之不虞晤鄂王裔孫于渭而得與之面談也亦大可快矣然是非久而後定天道亦久而後昭檜之子孫靡有孑遺而鄂王之後在衛在吳俱得依廟貌以血食天道又何爽也夫王之才勇精忠雖三尺童子知之

國家祀有常典數百年來崇之無足異矣獨嘉粹巖君剏廟于梔山俾梔山無祀而有祀諸岳失祖而得祖允愜人心有足述焉是以啟諸當道當道嘉之賢諸里閈里閈賢之薦紳過梔山者瞻廟以思王因王

以及後人榮施諸子濟濟靑衿孰非王之遺澤粹巗君之克光武烈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云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揚名于後世于君有焉君起家贄宮續遊太學道父母喪兩屛墓所當道以孝聞今丞渭南遇事擔當不辭險易有忠武王遺風當道復亟亟稱許其在家雍諸弟子婦爭以節砥勵當道且交旌之何忠孝節烈萃于一門若是蓋孝者百行之原君饒于孝故出之卽爲忠而化之卽成節也君携忠烈集一帙因公餘示予商之蓋亦社稷宗祀並行不悖之意予憮然曰此亦足以發其幽而雪其憤矣遂

援筆書之以誌歲月云

忠武全書序

余友晉陵沈伯和者敦行誼重然諾人也來署吾崑山縣學事余謁君獨石齋中中堂張岳武穆王像雖幅巾素袍而英爽勃勃有躍馬衡戈之氣余肅拜而欷歔者久之已又數月以武穆全書草示余則伯和氏所手輯也嗚呼千載而下見王之遺容斷簡猶髮立背裂嗚咽不能自已而況歷戎馬之場弔黍和之墟窮楚步之所不能招胥濤之所不能浙洛乎竊嘗謂武穆之爲武也千古未有也當時稱公者曰忠孝曰兵有紀律公所自言曰仁智信勇嚴然具是數德者如諸葛武侯關壯繆郭中令李尚書之倫亦可以止矣其撫賊也猶或降或叛其戰猶或勝或不勝而王百戰百勝百降百不叛者何也卽無論王凡王之所將皆勝皆不叛又何也他將用兵卽如風如雨王其猶龍乎役使風雨者乎故曰武穆之爲武也千古未有也自古大將之不得其死者多矣死嫌死逼死猜死暴皆有所以死宋高素喿荏容物其倚公如左右手一旦起莫須有之獄殺王父子如孤雛腐鼠而色不變卽其後虜渝盟南寇諸宿將促數耗矣而帝

終不思檜之死者檜事反而王獄終不反是獨何歟故王之死非其死也亦千古未有也嗟乎王功之震也黃龍府且掃地醻軍殘虜血肉如黃羊野馬不足食矣而忽焉頓掣兗橫以死死不在戰場而在犴狴不在介胄而在文墨不在鳥盡弓藏之日而在乾坤龍戰之時是亦有天存焉一檜安能殺王獨恨一世忠及小臣數輩不能生王耳是年魏公浚方進除檢校少傳默不發一言後此六年乃以抗疏謫等諭耳待浚骨朽虎吻血而徐以影響形似之言掩取聲譽抹殺罪過天下萬世其可欺乎甚矣張魏公之倖也

喪師殺將而已不與其責爵不降名不貶若有故天
下成敗得失如轆轤然不數極則不反當其反時蕕
亦有甲收乙果此結彼局迺與其是非而顛倒之者
蕕自武穆以極忠極冤死故浚藉王之名以爲名而
名佹歸之幸不可以再其後如韓如賈又襲浚之功
以爲功功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是浚則不必爲王刀
俎而王實爲浚嚆矢也嗟嗟深運不再興當恢復之
時與能恢復之人徃矣而重以爲不能者嚆矢古今
豪傑之士憤張而不得吞者可勝道哉

又序

沈應奎晉陵人知府

嗟乎忠武王蓋千古人豪也哉靖康之秀建炎之初
宋淹淹無復生氣王起行間殲劇盜破黠虜如覆諸
掌一時中興諸將摧蕩之鋒罕出王右金人落胆褫
魄徙拏北遁而奸檜張彌天之網以茸心王王乃折
八翼而纍纍死三字機穽夫檜不勝誅也一時希指
蜂蠆縮項羊豕之羣又安足誅也余所誅者非制使
之浚而魏公之浚也浚于王亦旣槩其生平奬其忠
孝奇其能軍矣矧浚位侔將相宋高所倚以督護諸
將軍彼其君臣造膝而密咨者舍王其誰推轂而忍
令王之爲奸檜刀俎也王槃獄對簿卒無可按此時

而浚昌言于朝請以百口殉王宋高未必不悟浚一
叩閽而諸鎮將當有扼腕豎髮洶洶勃勃而起者柰
何僅一韓蘄王面折奸檜之外無聞也王死而長淮
以北大江以南無復堅壘完城向微航海而乘輿又
朔漠矣浚詎唯不可謝王而且不可謝宋高又何以
謝天下後世然則殺王者檜其戎首而魏公豈得逭
袖手旁局之誅也王與公無大釁郤秖以王于諸將
中年最少進最晚徒步而秉節鉞最迅位望日駸駸
比肩相埒而豐功偉績又炳炳在人口吾並以虛號
踞其上玆其私爲不平而聽王幽囚死乎不則公以

身獨負宋氏宗社垂絲之緒宿以討賊自任而肘腋
之賊無故殺封疆不貳之臣能嘿嘿不一言乎吾竟
不能爲公觧也嗚呼討賊甚亂非一人任也况一人
而爲千萬人之人者耶大臣謀國如將車然轂輻衡
軫驂服芘輔洭若血脉調若聲呂乃可馳險歷峻千
里無留行未聞持轂者不顧良馬之在御聽人縶縛
之拉殺之而曰持轂者固愛馬也古云得銳士千不
如得良將一又曰重臣不和衆大將不須頭項信夫
或曰魏公非檜私人也主戰主守抗檜者也子何罪
之深予答曰予之罪魏公也正以魏公之非檜黨也

以魏公之能抗檜也藉令長城重望而非魏公吾烏
乎罪令據樞衡禁密之處而非魏公吾又烏乎罪余
以春秋責備之法并誅意之法兩者合而論公公無
辭矣有如曰殺王者檜也俊也此行道之所能言也
吾特悲王之爲熊爲虎敗于妖狐彼妖狐者而卒以
其狙詐攫奪之巧儼然自表于世爲之吹毛刺隱而
論說如此

忠家三傳序

歲已卯余以偕計過棲山有表于其廬曰孝子岳君
鍾靈者徘徊而問焉登其堂而君攝衣肅客治具相

欵歎然如夙交比余通籍後再過棲山則居之廬左
側新祠煥然棹楔巍然奉武穆王而祝之矣問其故
則武穆者君之十八世祖也天下萬世既感慕武穆
之精忠冠絕今古而幸其廟貌之聿新于是冠蓋行
李之過棲山者無不肅拜祠下咨嗟太息以得見其
賢胤爲喜而君之名著在縉紳間矣其後君以太學
生謁除丞渭南官雖卑而名益起然君意常不樂居
亾何竟棄去渭南之人留君不得至欲尸而祝之余
以報兩訪君于家而君是日始鮮鞍其相逢甚奇君
出其爲丞時所施行并士民歌頌扳留之語以示余
余笑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且以君抱負豈用一丞
爲滿志哉君遂不復談別之歲餘而君復以君家三
傳寄余于白門三傳者其一孝子即君也其一孝婦
則君弟之妻婺居而刲股以奉姑其一烈婦則君伯
子之妻以死殉夫皆奇節也余讀之而嘆自古忠臣
烈士不乏人矣未有年更數百代隔兩朝而其流落
轉徙之後昆猶能追尋其家世以動其像賢繩武之
思其餘風所被能使婦人女子相率而蹈仁廸義以
光其宗祊亦可謂宇宙間之奇事矣此非武穆忠肝
義膽終古長存天之報之固未有極何以有此而非

孝子君純衷至行廬墓悲號家庭之間精誠感動亦
何以令閨閣之流瞿然顧化之若是也世人談武穆
事輙扼腕拊心爲千秋遺恨聞君之風又知其爲武
穆後人且擊節揚眉一洩其不平之憤則是傳也誠
不可以無傳余故梓之以歸孝子君而述其梗槩如
此以俟次武穆世家者考焉

跋高宗御札後　　元虞　集 集賢殿學士

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
有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不敏承
乏國史嘗讀其書而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

海宇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愚陵𥇦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時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後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匾匾蠟

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跋忠武墨蹟後　前人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置也文林始以太學士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覩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賊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在其足立國于摧敗危亾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置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

論斷

宋蔣誼

論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若此者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餇虎賫金而禦盜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買爲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免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則知買爲無罪而見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著辭貶之夫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潁昌之敗已覺膽寒旣而復敗於郾城又敗於朱仙鎮號令不行于河北雖

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爲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天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斂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力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相犄則取中原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三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以爲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爲界則我有伏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于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體伺其有隙一鼓成擒未爲晚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

頒上天悔禍之詔赦恩未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固知其和終非本意柰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觧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説金卽僖公刺買以説晉焉得爲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飛于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幾爲神而飛不達此惜哉

呂祖謙

論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

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于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朮也於頴昌則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鎭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强以傅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王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國朝丘　濬　瓊臺人大

論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爲秦檜矯詔殺之而此特筆帝下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决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爲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于臣不能討賊而又不越境而還歸之以弑逆之獄然則高宗之于飛旣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律以趙盾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況宋史何鑄傳明言鑄曰飛寃而檜荅之以此上意也

史筆斷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鎭有詔班師飛自爲表德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南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嗚呼寃哉

蔡　淸

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爲者果天耶人耶彼

高宗秦檜無論矣予獨惜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于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無故而召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檜爲之而高宗聽之亦亂命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公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耶況萬世之悲憤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在吾目前朝廷無故入奸臣之言而使我功廢于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念父兄爲念吾爲國誓赤心報國耳矧成命在邇遮道慟者聲震郊野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尋常繩索之外爲吾所能爲且累吾所當

爲誤矣公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全其身而并全吾君乎愚以爲當日之事正須用權孟馳一介而南極論事機之難易得失明臣必不墮奸臣之計以負陛下委托隨皋鞭而北誓滅此而後朝食則兩河之歡呼忠義社之激烈汴可垂手復也胡爲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謝忠義華哉夫殉君命之爲忠孰若爲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讐爲之忠也舊都復胡塵消灑埽寢陵挈人民府庫士卒尺伍跣至國門上表自劾而歸命司寇藉藁以待萬死國事定吾事畢矣倘骸骨之得請幸也即矯制之伏斧鑕等死耳不大愈于三字獄以死乎夫拜表輒行桓司馬有往迹焉而心則與温異不害爲同行異情也夫是之謂能權權可用而不用雖聖人不能濟其事矣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言大過時必有大過人之才敢爲大過人之事不膠于尋常故撤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則伐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放而復亦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而下不聞議數聖人爲僭且篡也青天白日鞭風馭霆萬世失此一時予故

曰公之奉詔常也非權也甚矣權之未可易言也嗚呼使公當日以權存宋而後爲檜所害愚且爲公甘之矣

盛經　江西新建人生員

天下事有難易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宋自南渡後胡馬交馳突如山摧乘輿既南中原陸沉君昏臣奸忘讐事虜進有掣肘退有束縛此乾坤何等日而責忠武以衛詔從權哉論者曰宋高閫外之寄于飛專矣精忠之旗知飛深矣飛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襄陽拔郾城之捷金吾梟首朱仙之驛兀术

褫魄賊固將棄汴京走當此時而矯詔進軍如介子之破樓蘭武侯之伐曹魏祖逖之誓清中原即不然而表檜之惡與天下共誅之若袁氏之誅董卓何向不可嗟乎金字之牌非前日精忠之旗也忠仇之宋高非前日任將之宋高也今日殺飛之檜又非前日薦飛之檜也詔而不返則班師之詔將更為討罪抗旨之詔驅兵在前追詔在後轉餉不至十萬枵腹强胡乘我之瑕盡銳而卉心于我岳將軍之令雖屹若山嶽可必濟邪不可必濟邪夫君樞也相運之者也將闔押以禦人者也以宋高為樞秦檜運之雖百忠

武無益扞城之用善論天下者責之君責之相未聞可專責閫外之帥臣也昔樂毅旬月下齊七十餘城任亦綦專功名亦綦在社稷矣讒甫入而樂毅奔毅既奔而復能為燕重否也然則汲黯之發粟周亞夫之不聞天子詔非乎是又不然藉令黯之發倉粟也忽有詔曰不發亞夫之抗天子詔也而天子忽以他將代亞夫則黯能終發倉否亞夫仍能踞細柳營否予故曰岳忠武之奉詔而死臣道也亦天道也非忠武之得已也

謝鐸 文肅公

自古衰亂之世未嘗無智勇才略之士為國家出死力者而其功卒不克就奸臣忌之而其君之昏不足以知之也當隋之季盜賊徧天下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功亦偉矣虞世基乃曰小竊未足慮義臣克之擁兵閫外此最非宜遂詔罷義臣兵賊由是復盛不可制于乎以煬之殘逆雖義臣不罷吾未見其能弭盜而安天下也獨恨奸臣之所以誤國者啟千百世枝嫉之釁穽至使岳武穆王忠孝雄傑亦卒死于賊檜手坐失幾事以壞宋社于左衽此天下後世之所痛心而扼腕也嗚呼世

基不免而檜乃老死牖下彼小人者亦何憚而不為哉

胡世寧 尚書

武穆之冤史以為秦檜專殺而高宗不知也夫高宗豈不知哉召至臥內有精忠之許有中興專委之托有宸翰數十賜之密契當時忠勲才傑誰處武穆右而其存其亡可置不知也者蓋高宗寧偏安事虜而不願父兄生還其素志也故其初立家族盡遷而止一親弟信王榛起于河北尚不肯援之為助而竟令馬擴譏察之以坐視其敗滅其能聽武穆之復中原

而奉迎欽宗以還邪方武穆起偏校歷著戰蹟高宗深藉為重及其密疏請建宗室卽以苗劉之事見疑矣故後中興之事累請踐約而莫之許想檜賊留身奏事時深知此意建議迎合以為祖宗家法素抑武臣况才勇如飛天下無兩使其滅金得奉淵聖歸將置陛下何地哉其或為劉裕滅秦歸篡之事陛下亦焉得而制之也且金人得中原毋后必且可望南轅卽中原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為帝王宗廟血食也飛得志而陛下能安枕江南耶飛不可留明甚高宗庸儒王也故任其殺飛而不問檜他日亦以為

上意及檜死而帝終任和議之事為巳意檜特贊之者皆實語也議者乃獨罪檜而諉宋高之罪吾不知其解矣

李夢陽 河南人副使

空同子曰岳武穆全人乎得其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閫以外將軍不制之乎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汲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踦切代毅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斃矣春秋之義也

王世貞 太倉人侍郎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劄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于前而嚴僇迫于后

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于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在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劲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刼其西援而后金之胆奪而中原可復全令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僵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于高宗也

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 唐順之宜興人巡撫
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于忘父臣
虜其獨何心且既忍于忘父矣有臣焉爲之急于其
父如侯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千古事也
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
之心之死也久矣宜侯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
復二帝卒不可還也

沈應奎

岳忠武王抗志恢復師次朱仙宋相檜矯詔王班師

一日金字牌十二至忠武仰面太息改轅南還宋高
臨安之航亦遂東下不可復或曰時可爲而不爲坐
失千古之一時非權也或又曰苟得從吾君畢命濟
不濟天也忠武無若天命何沈生曰忠武之班師非
得已也然而不得不班也忠武遲逡宋高從列校起
至大帥寢閤閫命宸翰賚若星漢其君臣間可謂不
相知哉既相知倚任如左右手矣頭項而下左右手
可一日去而奈何聽人且執縛且割裂曾不一顧問
自忍指臂之脫離而置如遺也此必非人情也然則
班師之詔矯乎不矯乎非矯也忠武一日不班師則
宋高一日不帖席豈惟班師即詔之下大理夜半片
楮出相檜忠武死亦宋高陰主之檜陰伺之俊等顯
附之以共成此獄者也他日檜語人曰此帝意也蓋
眞窺見帝隱鍛鍊無忌青天圀晒白晝狐鼠長嘯雄
行茲乾坤何等時而惜乎忠武之遘此剛王賊臣時
也于何知之方忠武之被召也帝面許以鄜延兵見
隸矣旋悔不隸後屢旨促忠武移師入援宸翰中徵
覺有幸其來而惟恐其不果來意旣諸將各報戰勝
帝語禁近曰朕不喜得捷音喜諸將知尊朝廷噫嘻
是疑根也是殺機也宋高于諸將猶疑畏半于忠武

則疑者十五畏者直十九矣迨忠武北向中原捷音
繼踵至而每稱其以數千人摧虜數十萬衆朱仙一
捷兀术窘蹙甚而兩河豪勇太行忠義汴都父老子
弟日夜伸項以盱王師當是時長淮以北大江以南
望忠武而震霆如景曜又如時雨無不謂我忠武計
日入汴都長驅幽燕殪孽虜如羣羊黄龍釃酒直是
呼吸事帝私心謂忠武業已平定湖湘掃河洛矣有
如二帝旋軫胡氛肅清我何以報岳侯岳侯生平又
孤介絶俗聲色之娛玉帛犬馬之奉非其素也將加
節進秩南面稱孤則少保副樞去王爵比肩等耳岳

侯磊磊落落軍廩無私錢家庋無藏錢終不知所謂報也我不知所報而岳侯能與諸將軍等兎處耶聚羣虎而鬪穴中不便圖報元功而元功終不願受上賞我宋德處孤危之際相猜相軋益不便姑無論兄還而弟當避位與不當避位也蓋功高不賞震主身危疇昔固然漢高英雄主猶待鳥盡弓藏而后韓彭畀護宋高恇弱視岳忠武不啻神龍騰躍雲霧中變怪惶惑莫敢睥睨若曰忠武在則神州可立恢復神州復而吾且不得寧然于建康錢塘之彈丸則忠武十萬之銳師詎可令再進朱仙一步也帝蓋以積畏

叢其積疑忠武竟以不可觧之實心貽其不可救之實禍賊檜等又瞷陰房之燐火熾煬竈之烈焰極三字之機穽懷百戰之勳伐泣兩宮之遊魂結三河之長恨夫然而宋高負忠武檜等負宋高猶可言也究且宋高負父兄檜等負天下後世不可言也三五降光嶽分主臣間往往以術相籠鴻飛青冥弋者不顧不則姑與主同好而與世同溷濁乎范少伯之五湖張子房之赤松此眞不受人世覊絡青冥之鴻也下此而欲委蛇風塵畢意建豎若管子之三歸自娛郭令公之聲妓歌舞田宅豐美甲天下庶幾功名終耳忠武所遘何如主何如相何如分間並駕之戎臣而欲以雅志高行矯然自托于千仞絶漢之上笑腐鼠之徒嚇其能免耶而又惡能濟耶故予于忠武之班師也三出涕焉而惜忠武之生于建炎紹興時也若忠武者而逢時之辰即與方叔召虎齊軌而並轡焉可也

沈應奎

岳忠武之詔天也忠武生平奇勲大節皎皎如天日之霽即賊檜深狡刻忌安能以重霧蒙翳也刺虎豹之毛而求其瑕不得亦僅曰張憲等營還兵柄云耳

已樞密府大理之鞫何如慘毒也卒按無狀准西逗遛之獄誰爲之哉當年行軍歲月時日正可一一對簿龜年僉夫阿指附會雜取鍜鍊人可欺天可欺乎否也金佗編縷縷以此獄爲天下後世觧亦綴語耳夫忠武徒步起行間致位公孤恩賚眎諸大帥特厚每進位增級輙懇懇陳謝金錢袍帶馬匹鎧甲弓刀之賜即推以予戰士不敢私制下宜撫有尊名力讓不受情見乎詞再還廬山力請解兵柄彼其純忠至孝知有君父絶不知有榮寵福利金牌詔罷兩鎮歸節此朝廷何等時而謂忠武猶戀戀帥權也方後方

世諸大帥弁髦王命之日忠武固目疾臥病也聞命
亟趨爲諸大帥先帝喜謂相臣曰平寇不足喜獨喜
諸將尊朝廷忠武益以蹇蹇之節默簡帝心顯維國
體也淮西之役忠武命部下諸驍將殫力救闘屢捷
屢奏以法按忠武無足按也以意按忠武詎謂岳忠
武而可以意誅之也耶獨怪宋高乎疏溫綸歷歷在
忠武世編録寝閣面命可謂信且專朱仙鎮郾城奏
捷時太行忠義社兩河俠少輩方鍜劍搴旗以待忠
武之長驅則漠北幽沉之憤辱眞可旦夕望振雪而
柰何宋高之竟忍忠武也嗚呼忠武可忍也彼其父

兄毋妻之衣冠蒸履歿世不得脫離單于庭宋高亦
忍塞兒置之終其身含不共之垢播越江左抑又何
心也彼其有所大不得不忍者而遂忍忠武以委之
相檜也乎故曰忠武之詔獄以死天也

上廟堂書略　宋邵輯 刪定官

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岳飛
驍武精悍沉鷙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書生動
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拒胡虜萬
人之軍又嘗于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
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鎮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
屯飛獨爭先奮擊迨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
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以千百計者
不知其幾諸將潰爲羣盜縱兵大掠飛獨頓兵廣德
境中資糧于官身與下卒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
秋毫之擾虜人簽軍經涉其地者或聞其威名各相
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且慮金
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間勢必留軍江南控扼險阻
牽制官軍大爲東南患飛能奮不顧身勇往克復逮
及境內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
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

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以事權孟責後効方今大將
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强兵以脅制上下有
鷹揚拔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飛常與人言使飛得
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外而進退稟命于朝何功名
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
名與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易
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論飛之功
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軍勢力相抗犬牙相
錯如杜黃裳之御高崇文李德裕之御何洪欽破姦
黨媮靡之風折强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以爲用相

激而成功此誠朝廷無窮之利也緜巖冗枯槁之士自放于風煙寂寞之鄉非有求于世者誠以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薦之于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尺寸錙銖之補嗚呼嫠不卹緯而宗用是憂懼將及焉而已

上高宗書略　　范澄之

昨覩牓示以樞密行府見勘張憲累于岳飛遂逮繫連及妻子天下之人莫不顧盼相視徬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于疑似之

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于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太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白于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于蕭何周勃既捕之于前又釋之于後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擊岳飛是飛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于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白于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照臨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于掩耳而天下之民踈賤無知不敢爲陛下言宰輔之臣媢虜急和又決不爲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一照臨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受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煆煉以成獄者也煆

煉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卵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樞之任陛下何負于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嘗許之以眞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宜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于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荊襄數千

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哉況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于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讐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于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功于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晉人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鑒戒不可不察故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照之又思漢高孝文之事而釋于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言實天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于飛素無半面之雅亦未嘗漫刺

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爲陛下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身汚鈇鑕小則竄跡遐荒而輙敢批逆鱗犯忌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惮改爲斷自宸衷特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于今日而飛之餘忠尚得效于後來天下幸甚幸甚

回岳縣尉書　文天祥 狀元

惟中興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義與日月爭光名在旂常功在社稷天報勳勞克昌厥後雖百世可知也縣尉生北平龍虎家而又偉然植立誰不知敬幸出結習乃托一日之嘗僚判諭批歷亦旣欽承遠畀彝繖爲禮過矣

忠武廟銘　國朝屠滽 吏部尚書

維王之德忠孝爲先維王之才文武兩全摧鋒陷陳所向無敵將帥如此孰能爲匹迴而上之漢有孔明絳灌之儔未許埒名志吞北虜恢復中原奸檜銜之竟死于冤芳名不泯有廟翼翼輪奐聿新伊誰之力明明天子恩出九重聖聖相承褒典並隆賢哉守臣復倡斯議同官一心崇尚忠義爰史計謀斯復前規

冬卿地官參酌攸宜籓垣濟濟是經是營憲臺肅肅力董其程都閫桓桓防之護之都運聞風悉心助之專城寄重獨任其繁華封秉誠不惮其難輿情旣翕厥用裕如厥功告成以妥神棲我銘斯石以警將來苟同此心毋彼或隳

栖山廟銘　陸可教 祭酒

伊宋不造橫挑強胡血國於牙如彼猰貐三鎮旣割二酋長驅哀哉二帝舉族北徂烏幔朝揭黃屋宵遁鯨吞汴亳魚爛荆吳秦庭失鹿楚幕無烏義士委命壯夫失圖孰覘誰何仰天四呼桓桓岳王天錫雄武

智勇忠孝迥邁終古八石挽弧百鈞敽努貫甲横矛
有力如虎令出如山師行若雨桅戈將旦志梟逆虜
喋血履腸奪纛而舞獲醜執訊或繫以組通中彌勵
刮骨無苦于時九域羣盜如毛狠噬豨突鬼嘯狐嗥
王師所指如葉迎飈俘或馘善走進擒么豫以計麼
驎以謀梟黠彼术酋驟勝而驕驅馬渡江目無中朝
投鞭成埠鳴鏑如鶩及遇王師百戰敗逃淝水鶴淚
昆陽獸號王拜上言國耻未雪帝惟履薪臣矢擊楫
饑飧虜肉渴飲其血唾手燕雲誓心日月三京遠旆
二聖返轍規撫已定有死無折郾城既勝朱仙再犍

揚旗北指天聲烈烈兩河忠義受旗刻發剷虜逝魂
指日剗穢誰忌國讐委柄于狂外比于仇覆我宗邦
風波之獄萬古悲傷豈檜之能天寔靡常嶹生王身
嶹降厥殃人謂王心與宋存亡嶹知王身夷夏巨防
金易而元恣彼暴强竟以蹙宋殪之南荒今古帝區
蹂爲虜疆腥我土宇穢我冠裳天挺　眞人手闢混
茫二儀再造七曜重光惟王在天義憤孔揚屹屹彭
城實界南北自王之亡遂淪異域月夕燐青霜衞骨
白無復遺黎誰爲衞息　明道郅隆琛環萬國踦輪
軾軔茲焉走集王有聞孫聿思厥德言言崇寢鳩工

不日像設既備籩豆斯秩濯濯威靈鑒觀有赫鑒觀
伊何歆我　皇德福此下民永永無極我作銘詞勒
此貞石凡百有位嗣事罔忒

過武穆祠三嘆　　王　璽 江西人提學

使當時之業就不惟兩京可還而燕薊亦可復使燕
薊之防峻不惟金不得猾夏蒙古亦不得千正朔矣
嗚呼其殆以一身關氣運係帝王之統紀者乎
權臣在內而欲立功于外者嚴華夷之分也將在軍
而矯詔必歸者明君臣之義也嗚呼不謀利不計功
公其有焉

雎陽既死汾陽出焉雎陽之志汾陽成之也武穆之
既死而宋竟陵夷天地且一大變嗚呼武穆之志非
我　明武寧其孰成之

賦

劉　基 青田人誠意伯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扁以爲不祥嗚
呼將軍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妖孤
兮豺狼晃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
將軍兮獨卸冤而懷苦讐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
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爲
主兮又何可以爲讐也天之將廢不可植兮亦將軍

之尨也鳥傷弓而欲殞兮羣啞啞而揤翼猿狖廖于
機檻兮羈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
不如忠藏天之大址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
狂兮委九廟于狐狸茸畢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
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驊騮于中路庸夫亦知其至
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王兮乃忠臣之素
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爲禽屈原貞而見
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
穢吊孤墳于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
識忠親之不臧

王寵 西安人長史

繫蒼黃之正氣亶欝勃于千春悼忠賢之遐徂忻婞
譽之常新緬宋祚之式微乾綱隕而南渡嗟金酋之
虣盭鍾簴陵而積什維王孕五嶽之巀嵲毓三精之
炎赫憤寰宇之陸沉獨慍忳于中赤羌涅膚以盟心
矢捐生以討逆唯特九天下眂百靈奉將掞國步于
南極挽歲福于東望三軍奮五兵舉緜七德提孤旅
珠旗北邁金戈孰阻蠢爾犬羊藐然狐鼠破行已移
俘馘就緒見九夏之重清兮幸二轅之可追扶攜來
歸兮哀我遺黎壺漿滿前兮迎此王師胡天不吊兮
日中見沫國運不辰兮大功傾廢嗚呼悲哉兮讒人
在內詔王班師兮孰解其悖貔虎咆哮兮枉此敵愾
黔首涕漣兮萬姓何戴王敬還朝兮奉身而退觸猜
憂國兮不忘邊塞和議罔協兮殺其忠愛彼奸奓哆
兮誣以大倍冑冑上天兮遽爾被逮勇奮旌心兮祖
示之背賊謀卒大逞兮嗟誰爲之省羅忠黨于一綱
兮乃悉蹐于陷穽噫嘻何辜兮而懵罹此不幸躡天
閽兮誰其覆也咎陶司何直兮五帝何正也嗚呼悲
哉兮或天命也僉其孰懟兮惜宋室之不兢也惟時
兩儀震盪二氣慘冽三光曀昒四敘圻絕痛一夫之

售佞切九土之哽咽何嗟及矣萬古含哀祀典追崇
弘祠肇開冠冕垂旒翼屋重臺薦茲犧象兮酹以雲
罍鳳笙如沸兮鼉鼓如靁王其來止兮奠忠魂以永
慰哉亂曰牟山之側兮維王里廟貌聿新兮寔煥美
金碧熚熠兮硬碱起俎豆輝煌兮列簠簋靈旗影翛
兮恒至止衆愫聯依兮思宴喜春秋儼恪兮供肹祀
王靈護國兮榮萬紀

頌

賈應龍 安陽人舉人

讀宋史者覽鄂王事未嘗不廢書嘆焉夫挺身犯
虜而赦于讒盡心徇國而戮于忠天理人心宜其

不泯矣予謂王之忠義自宋迄今雖閭夫婦人皆能道之不既昭暴其不平哉丈夫生不逢時而死足以建節遇啚一時而心足以示萬代如比干龍逢剖心赴死其英風遺烈照耀史書忠臣義士聞之者將捫附不暇際雖不偶而名教賴之矣庸詎死生成敗云由此以譚皆未爲君子之不幸也於王何弔乎乃其忠孝完節布之金石則吹萬有聲自不容已爰作頌曰

扶輿精英蓄極而通迺誕厥靈靈鍾於人欝爲忠貞是謂純臣大哉岳王應運而昌爲臣紀綱戡國定家

逐鹿除猳太阿出匣奮戟大呼内平劇寇外扼強胡我武維揚彼侵者殲幾還舊方義膽忠肝矢志彌堅聞于鈞天天帝曰吁其誰相予精忠者與始以檜賊繼以俊卨共成其節望月既蝕夾道孔棘空懷往績倚與休哉我王全才疇與爲儔維王之文左氏潛心游夏其倫維王之武孫吳是詡頗牧其侶維王之忠蹇蹇匪躬王臣同風維王之孝歸廬疏告陳情並耀奕世以徂誰爲董狐直筆以書摸擬王眞能紀王勛難寫王心惟有後喆道碑口碣千載不滅

岳武穆王暨孫鄂侯祠諡會題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金忠士會同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臣甘士价謹
題爲精忠像貌儼如人心公快未白懇乞題
請崇祀特
賜表揚褒諡以明前代遺恩以昭
國朝曠典事據浙江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布政司劄付開稱蒙臣批據嘉秀等縣儒學生員楊瑞枝等耆老李陞等舉人黄守正等各呈詞又據嘉興府鄉宦朱國祚沈思孝陳懿典等各連名呈揭故宋少保諡武穆岳飛精忠大節載在

國史所不具論獨其二世孫寶謨閣學士封鄂侯名珂者曾勸農嘉興軍事最稱循良所著有金佗粹編爲武穆伸雪寃狀最爲詳懇故嘉興舊有金佗坊載在郡志亦最著聞蓋武穆以忠鄂侯以孝照耀後先而郡祀獨缺識者痛之自武穆罹毒秦姦雲雷被難霖霆以下子孫家屬流徙嶺南越二十餘年孝宗改元始得詔還而孫珂始以淮西十五御劄撰籲天辨誣以進而武穆沉寃稍雪自後勅葬祠廟賜第如武林之褒忠祠湯陰精忠廟武昌忠烈祠嘉興金佗坊

所在不乏復經胡元之毒百有餘年前朝祠坊
俱没蓁蕪我
太祖高皇帝遠念孤忠特詔岳飛從祀宋太祖神位
而後武穆沉寃大雪其後武林褒忠祠湯陰精
忠廟俱經奏
請
勅改廟額惟嘉興金陀坊爲武穆第三子霖續靈衍
派之鄉孫珂顴天辨誣之地夷考其嶺南詔還
之時霖年十二歲而流寓三十四而生還手撫
弱弟光啓鄂侯迄今金陀一脉子姓繁昌詩書

繼起傳世一十八代而始光歷年四百餘禩而
特顯共欣有後誰曰無天況今所孝宗所追謚
武穆銅身遺像儼然如生而鄂侯所奉祀鼎彝
俎豆亦復以羞祖孫會合天人輻輳豈非千載
一奇遘哉其題建祠宇見在裔孫捐貲十地次
第營造懇乞比照湯陰朱仙鎮事例題
請廟額以妥忠靈至於武穆謚號在宋孝宗隆興元
年始擬忠愍改謚武穆在宋理宗寶慶元年改
謚忠武在宋德佑元年加封爲忠文昭烈王至
我

朝洪武四年本部定擬岳飛乃宋中興名將忠而
寃死宜在祀典擬稱爲宋少保鄂國武穆王則
易名盛典尚仍孝宗初年所謚之謚其後來改
謚忠武未蒙部臣覆請
聖明裁定恐於優卹前代寃臣曠典尚有遺恩爲此
闔郡人心公舉陳控懇乞題
請廟額并崇祀典等因又據湖州府鄉宦沈桐李樂
朱國禎等各連名呈揭宋岳武穆王飛忠貫日
月恥雪河山其功在國家如沐如淅不具論獨
我湖郡係武林之後門嘗賡德之孔道獨松鏖

戰捍蔽一方四方累捷全活萬戶歷四百年而
保障如新傳十八世而雲仍茂著況嗣孫鄂侯
岳珂惠澤流於浙西政績載在郡志正禮所謂
能捍大患禦大災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竊查
武穆祀典如湯陰朱仙武林武昌贛州凡壁里
戰伐之區俱有特祠況子孫血食之鄉暴白奇
寃之地而使尸祝無憑霜露興歎甚非以慰仁
人孝子之思而作忠臣義士之氣也伏乞查照
武昌湯陰特祠事例即賜題
請建祠賜額以妥英靈并酌謚議用光盛美等因蒙

批提學道查議妥確報又奉撫院批岳武穆精
忠貫日而嘉郡金陀一脉沉寃以白而後裔彌
昌尤靈爽所願憑依者廟額獨遺委爲缺典與
先後謚號應否作何更易仰布政司一併查議
妥確通詳奉此行府查議間隨該本道看得武
穆世載忠孝而鄴侯又宦於嘉禾遺勛著作爛
焉可述旋得銅像祭器是又武穆之精忠鄴侯
之孝思千秋未泯也岳氏一以殺身報主培正
氣於兩間一以勸農勤職播流風於異代祖孫
繼美忠孝兼全況銅像重光可卜默佑之天意

羣情愛助尤見好德之良心均應追謚用表前
休等因蒙批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覆議妥確通
詳又奉撫院批仰布政司併查議報奉此已經
併行該府覆議催據呈稱行據嘉興縣申稱該
本縣知縣顏欲章看得忠臣孝子固照耀於萬
古而遺像祭器又會合於一時眞天作之合抑
地方之光故欲妥忠靈慰孝思則不得不因鄴
侯而追祀武穆追祀武穆則必請廟額易全謚
而後沉寃可雪廟貌常新此天下萬世之公議
非一郡一邑之私請也等因申府該本府署印

同知熊秉衡看得有宋岳武穆其二世孫鄴侯
者在武穆爲萬古忠臣功滿天地在鄴侯爲百
世孝子澤爛河山先後名實不虧祖宗尊祀允
宜查得鄂王先後謚典忠愍武穆忠武及忠文
昭烈皆宋謚也前三謚刻於金陀粹編誥勑見
存後一謚刻於按察司廟碑額具在湯陽精忠
錄有云始而忠愍之擬得其忠矣而不及其武
繼而武穆之覆得其武矣而反晦其忠至於鄴
侯金陀編謚錄有云掇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
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採之古今

議論揆之鄴侯孝思儻
國朝往例少四字之褒嘉則於忠武二字似爲允
協至於廟額武林以忠烈題湯陰以旌忠題則
金陀一祠相應比例陳
請以光盛舉等因到司據此該本司會同按察司看
得岳武穆飛之忠炳宋朝鄴侯岳珂之間關家
難迄今四百餘禩而禾郡之縉紳士庶與珂之
嫡派子孫遺在金陀里者闔口同情表祠請謚
而不能厭夫陳瀆者葢忠臣孝子根極秉彝況
飛之精忠大節照耀古今而珂之純孝芳規垂

光祖考今其所請者祠與謚也謹按飛之祠在
武林以葬骨祠曰忠烈在湯陰以所生祠曰精
忠在朱仙鎮武昌以行師駐節祠竝嚴血食乃
金陀坊爲鄂侯珂衍靈續派之鄉少保飛靈爽
憑依之地廟貌闕如豈非祀典所載而獨遺者
歟今祠議建矣遺像出矣俎豆祭器還於庭矣
岳之姓氏嫡孫
題復今始顯矣第祠額未
賜何以表忠又按飛之謚在宋孝宗隆興元年謚忠
愍已而改謚武穆在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武

德祐元年加封爲忠文昭烈王至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擬稱宋少保鄂國武穆王特
詔從祀故宋太廟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
曰穆是名已易矣武穆之稱號相傳久矣第查
湯陰謚錄有云忠愍之擬得其忠而不及其武
武穆之覆得其武而反晦其忠爰取危身奉上
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則宋原擬忠武爲得
以未經部覆遂仍武穆故號耳昔孔明之志興
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咸賜謚忠武若飛之志
存恢復義在盡忠似於二公固不後之如蒙採
取先代之故實參合本
朝之令甲則信國文天祥之謚忠節刺史謝枋得
之謚文節皆有宋故臣竝蒙
國顯號此又往例之可比者也伏乞俯爲
題請祠額則比諸湯陰等處謚法則採諸忠愍武
穆二謚慰忠竟於百代廣孝思於千秋至於鄂
侯以孫祔祖克紹聲徽移孝作忠自光著述應
并議追謚以顯祖孫一德者也等因到臣該臣
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甘士价議照祠謚
係從來重典岳飛爲往代忠臣故祠飛而祀典

重然不及金陀則有偏廢之疑謚飛而謚典重
然未奉
聖裁終非不易之論臣嘗攷飛之祠如湯陰有祠謂
其爲生地也武昌有祠謂其爲戰地也武林有
祠謂其爲葬地也至嘉郡金陀係其子霖孫珂
衍派鳴寃之地迄今一十八世子孫繁昌衣冠
濟美卽孝宗所鑄遺像在焉鄂侯所祀遺器在
焉彼其靈爽憑依當更切於湯陰等處何可以
無專祠臣嘗攷飛之謚初謚忠愍改謚武穆者
孝宗也已而謂穆不如忠當以諸葛亮郭子儀

二謚之美者旌異之因改忠武者理宗也已而
又謂二字褒嘉未盡改謚忠文昭烈者恭宗也
迄我
朝洪武四年擬謚武穆則易名鉞典尚仍孝宗故
實其後改謚忠武尚未蒙部臣覆請
聖明裁定臣嘗攷我
朝旌異宋代名臣如文天祥獲謚忠節謝枋得獲
謚文節飛勳名不在文謝下何可以無定謚至
於鄞侯珂訟祖冤而飛冤始白既有功於國是
宦浙西而浙人永賴又有德於生民郡志可稽

遺編具在臣謂珂能訟祖冤飛祠則珂宜合祠
能繩祖武飛謚則珂宜竝謚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忠臣烈士有功於國家及惠政在
民者具實以聞著於祀典有司歲時致祭又一
欵凡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其壇塲廟宇有司
修葺依期齋祀勿褻勿怠飛珂事體正與會典
相合懇祈
皇上褒忠廣孝推祖及孫議祠則首金陀郎一十八
世之新甞
錫以新額令忠魂得依而享也至於珂亦
賜以祭俾得配享於一堂議謚則依忠武郎二十四
年之定擬
裁以定衡令忠肝若昭而揭也至於珂亦
賜以謚俾得分榮於一體如此則不特顯忠遂良一
鄉薰德而氣求聲應千載從風所關人心世教
良非小矣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酌議覆
請施行緣係精忠像貌儼如人心公快未白懇乞題
請崇祀特
賜表揚褒謚以明前代遺恩以昭

國朝曠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姚
洎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八

明温陵後學徐縉芳奕朋甫裒輯

會稽後學陳國紀伯調參閱

東萊後學宋兆祥伯興校政

博南後學馬㷆如弢叔編次

詩類

擬古辭　元楊維禎會稽人儒學提舉

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國有驅兮摧我國長城善寡與兮惡奸朋大霧蔽天兮天日不我明嗟爾厲兮謁上帝以上征萬八千丈兮華之頂帝命我兮司陰

刑剡爾驅兮赫冥嗟爾厲兮人之英

宇文子貞湖洲人

嗟忠武兮時之雄乘風雲兮總元戎掃氛埃兮盪攣克拓疆宇兮歸故封挽咸池兮洗曨曨蓋一代兮立殊功時不利兮困讒庸人殺其軀兮天鑑厥忠雲松蒼蒼兮湖水瀰瀰故祠復新兮巍然山址是非久定兮凜乎不死春蘭兮秋菊挹湖光兮飲山緑靈胥可招兮遍山可速嗟忠武兮歸來移忠誠兮錫吾民以爲福

悲建紹　元張思廉會稽人

張都督殺曲端闗中斷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原天子知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婁室望風走兀术揮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冤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金字牌　國朝李東陽長沙人少師大學士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廻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讐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晩矣

三字獄

朋黨誚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迺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奸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崖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

岳王墳　丘濬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何人功勛翻見遭殺戮胡人亦必能忘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後無言世忠靡檜晝夜報四太子臣檜再拜從此始

金牌宣　邵寶無錫人南京禮部尚書

纈旗揚揚出朱仙中原氣焰焰復然胡兒翦騎我一
鞭故宮遺廟在眼前如何忽有金牌宣事甚迫將之
南將之北南爲吾君北社稷敢云君重社稷輕彼奸
在側方經營岳將軍决南行南行卽就死死不媿臣
子

迎神辭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
國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盖九州羌彼姦兮忠是吮
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添雲虬睠鄉邑兮少休嘗
有醴兮俎有羞燕享兮春與秋

送神辭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
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福我
民兮祐我 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
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銀瓶怨 元 楊維楨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賊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
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
精衛鳴

題銀瓶女辭 亡名氏

女郎報父收囹圄銜劍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
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
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來魂兮歸來
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鵑

孝娥井辭 國朝劉 瑞 西蜀人尚書

天柱絶日爲月觸忠烈奸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
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寬憤如鉄胥江之娥符爾節噫
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張思廉

君不見南薰門鐵爐步神矛丈八舞長虹雙鍊銀光

如雨注又不見鐵浮屠拐子馬斫脛鋼刀飛白雪貫
陣背嵬紛解甲義旗所指人不驚五師到處壺漿迎
兩河忠義望風附襄鄧荊湖唾手寧朱仙鎮上馬如
虎百戰經營心獨苦賜環竟攘回天功捲旗歸來卧
樞府錢塘宮殿春風輕嬌兒安宴醉未醒徙令功臣
三十六舞女歌兒樂太平虎頭將軍面如鐵義膽忠
肝向誰說只將和議兩封書往拭中原眼中血將軍
將軍通軍術君命不受未爲失丈夫出疆事從權鐵
馬長驅功可必功成解甲面赤搔手[illegible][illegible]罪死不避
惜哉忠義重山岳智不及此良可悲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加

毒手賊檜之心倹之口蘄王湖上乘驢走五國城頭帝鬼啼胡兒自酌平安酒

方秋崖 文學掌教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魍啼魎嘯紛披猖中分宇宙尊羊犬誰其與者淪綱常受訐于虜扼我吭王心凛凛天蒼蒼以次東縛歸朝堂自南自北諾巳償焉用巳虜爲斧戕爲讐報仇胡不臧至今淮塹爲河湟每覩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膽爲張皇畀予邑于析關閭王有象西山岡欲往從之潔予觴簡書之言不我遑今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羞且良

金戈鐵馬山茫茫

歌行

國朝李春芳 海陽人御史

崇寧狐鼠來熙豐白山犬羊窺蒼窮妖氛萬里天空濛回頭北顧誰彎弓湯陰淑氣起人龍精忠耿耿貫晴虹與虜生存誓不同金戈鐵馬聲隆隆旗旗赫奕雷行空笑談南北收郡雄胡命倉皇破竹中方看取日出高春無奈陰霾遮九重宋室萎頹數已窮鳳凰鵷鷺非朋從天遽奪之歸芙蓉氣隨日月懸西東拉霞嶺下若堂封湖光迤邐山蒙茸廟前古栢號秋風髣髴王歌滿江紅

王越 黎陽人威寧伯

自分林泉人此腰久不折今謁岳王相下拜非諂悅一拜孝義之堂堂再拜精忠之烈烈三拜文武之全才四拜古今之豪傑謂金虜之讐必可復中原之耻必可雪朱僊鎮巳逼東京十二金牌和議决乏糧不進莫須有國體巳無公道絕吁哉五國海天遙二帝遊魂向誰說我有一管筆利似龍泉鐵可以剗檜之心截檜之舌斫檜之頭刺檜之血万俟卨附勢之君固當粉其骨張俊之妬賢嫉能亦安能逃其責我時雖非溫厚辭不平之氣聊以瀉風清月白酒酣時擊

碎唾壺歌一闋食君之祿而不流涕者是無爲臣之節後來文山似武穆臨敵制勝之機識時務者自能品其優劣檜之大姦直流至賈似道萬里厓山宋家滅

朱仙行

李瑱 山西人知府

君不見郾城大捷奏皇都背嵬挑戰擒金吾金人老小盡北走兩河黃白稱來蘇牽牛褁粮遮道途南人強北人孤朱仙鎮上血糢糊烏陵東手胡爲乎五百精兵敵百萬岳家之軍天下無鵰旗一震落旄頭百萬貔貅俱欲死金人自言來卽降昔之桀驁今巳矣

是時直欲擣燕薊恢復神州還兩宫云何少保果不免竟落書生叩馬中故將一片紙陷彼三字獄裂裳示背竟何爲痛哉父子受屠戮嗚呼忠臣身死國事非徒令哀詞滿青竹

安文璧 士安陽人進

英雄結髮即從戎信手穿楊左右弓金人亂華勢亦雄統制一掃淮西空荆湖鵞迅追曹成望之膽落奔復驚崩騰逃遁似無地麾下只聞招降聲固石洞前山勢峻一徑能通死士進賊衆亂呼山岳震首惡既誅餘無刃保民之仁帝所許處人繪象設尊俎入見

帝時賜手書精忠旗幟何楚楚大旆搖搖翻海波腰懸寶劍日光磨陣前將卒一鞭指旋復六郡功何多袖中小圖示張浚破賊八日聲愈振壞舟入壘餘酋驚仰之如神盡歸順蔡州已復望燕雲行山響應當無前孰知進取一撓阻此時還鄂心茫然蠟書一紙廢劉豫乘機請復中原疏疏上不報空嘆嗟費盡千思及百慮設施札賜出尋常西京追敗軍潁昌岳岳氣焰何揚揚金人相顧殊彷徨諸將分道出各戰自乘輕騎若奔電朱仙鎮前困兀朮慟哭大呼顏色變背嵬五百同奮擊劒戟相摩如霹靂追逐前途盡倒戈還汴敗殘心惕惕即時遣使葺諸陵臣子懽忭如不勝父老饋精焚香迎勦胡滅虜氣更增指日中原爲有主相期痛飲黄龍府金牌十二班師還十年功力竟無補盡忠報國堅於金四字涅入膚理深乎至庭前詰反狀裂裳露背白其心君不見飛烏盡時良弓藏耻未雪兮身罹殃丈夫意氣徒昂昂忠誠可慮羣邪傷人多惜公未暇籌金牌至時軍少留章奏上今兵毋休中原一復全功收我亦爲公思之深安敢慢焉君命臨仰天太息聲爲喑不俟駕行公之心曾不重身爲重君那堪矯詔立功勲秦檜奸誣不足恨

宋事終焉心如焚祠邊湯水氣氤氲寒浸片月色不分墓前靈爽應未散至今愁結西湖雲

施全淬劒行

鄭傳 湯陰人庠生

幾回痛念中原土五内如焚洗如雨先帝魂迷五國城東京陵廟誰爲主兩河赤子盡腥羶嗟哉吾民亦何苦猶憶當年武昌師策馬朱仙鳴戰鼓燕南豪傑厭侏儺旗幟相摩歸岳父長驅指日擣黄龍休戈痛飲非空詡秦相國獨何心一日金牌十二面將軍束手淚沾襟十年經略成虛夢遍野哀聲君不聞怒披長鋏抽紫電重將粤砥淬其鋒一磨月下澄秋水再

磨雲外起長虹影射溪邊驚罔象光入海底走蛟龍
磨成獨自舞西風男兒甘以令名終吾非西夏使吾
非嚴仲僕從來君子耻偏安厠立班行與有辱定須
剖徹檜賊胸試看魑魅何心出易水有歌吾不哀此
行莫用他人速願與奸檜一日亡後來義士好恢復

四言古詩　李東陽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羲景縮地下沉蒿萊神輿内折
鼎足中頹大霆無聲枯蘖槁荄羯虜騰突狼風崔嵬
龍困沙漠鱗傷角摧齊讐九誓楚戶三懷奸宄賣國
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命迫十使功垂兩淮

盟城不耻借寇終諧重器同劇羣兒共咍髮豎檀冠
潮浮五骸氣奮胡醜殃流朱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
魂作唐厲形空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
歌聲殷雷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
乾坤老矣嘆惜雄才

王在公

高宗不子檜也不臣吁嗟忠武竟殲其身浚忮俊奸
高張網羅甘心私憤其如國何文不愛錢武不惜死
侃侃兩言太平可竢胡運當興艱難天步公也如龍
奮身不顧梓宮可還中原可復十二金牌三軍慟哭
千秋國耻白日陰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五言五詩　陳玫德

炎祚方中微衣冠渺南渡危構無崇基奸鼎柄台輔
腥膻徧河洛僭竊列齊楚桓桓岳武穆義聲懾夷虜
遺黎望旌麾大纛水奔赴用兵韓白儔郾張敢等伍
功高衆所忌獄吏乃余侮忠魂在青天寃血漬碧土
謂宜斬渠魁持首祭諸墓疏封亦何榮憤氣終莫吐
屈巳事和戎西湖樂歌舞黄旗映青蓋遙遙赴征路
江山忽已非荒阡舞狐兎吾聞忠烈士嵩嶽降申呂
會復下人間功名更軒翥故國倘神游宮室悵禾黍

應同伍胥魂秋濤賁餘怒

吴子華

炎精昔中否宇宙見分裂乘輿去不返北狩胡沙雪
之人不世出豈作人中傑倒催千仞厓横磨三尺鐵
一揮海岱清再顧烽塵滅嗟嗟彼何人睥睨妬功烈
百年金甌地因之有虧缺致令義士心欲飲權奸血
如何中興主邪正不能決當時莫須有斯言竟何説
明明萬古心唯有西湖月

瞿宗仁

傑閣棲朝霞凜凜霜風清眺此一坯土石獸猶崢嶸

烈士何多悲小人盡偷生國讎竟不塞甘心割兩京
殺忠天下冤殺身天下名矧爾中興基始自荆湖平
論功歸第一日月于今明巍巍千載樹止有白鵲鳴
再拜長稽首重是神之英徘徊不能去感慨寧無情

康元翁

烈烈義士氣常在天地間顧國不顧身一死等閒間
蘭稿無改香竹灰不改節斯人有知已萬古西湖月
君王賜墓田埋骨不埋冤鐫銘在人口未信金石堅
想見墓前木入土根不曲夕陽叫邊鴻西風亦酸哭

彭澤 閩西人尚書

君子道長日中原全盛時風雲儼悽愴龍虎存英姿
鼓鍾神君歆凝颷動靈旗逆雛盜神器稱藩降虜夷
居然樂偏安茹耻甘如飴炎祚固假息大意亦已虧
視王忠孝心不啻犬與貍既無嘗膽志漫集勤王師
誰招五國魂不礫兩觀屍却令萬里城糜毀如粉虀
言之氣湧山嚼齒欲裂眥九原如可作痛哭論心期

顧璘 金陵人刑部尚書

崔嵬中興業浩蕩英雄才剌身誓日月驅甲鳴風雷
艱哉朱仙鎮天地劃再開君王亦何意自卷旌旗回
中原本吾土夷狄胡爲來家昏兕蜮嘯國破長城摧
宰木空南向厓山志益哀舉觴酬宿恨弄歌罷魂頹

鄭善夫 閩中人禮部郎中

太尉出世姿用兵自神武懷中左氏傳羞與絳灌伍
燕雲唾手得甲卒盡熊虎北開玄冥天南靖朱光土
國耻猶未雪百戰曷足數誓將與諸君痛飲黃龍府
不覩頡昌旗氣已吞胡虜

前人

英雄無奈何氣數乘人事宋德但未光椒房自夢寐
北狩不可返上天有成意壯士自苦心奸臣自長計
蠟書晨到門將星夜墮地平生四字符竟落氣數裏

桓桓獨武侯殺身志乃已

謝琚 三山人浙江右參議

有宋當炎祚承平三百年靖康際頹運理亂相縈牽
金人向南牧胡塵雜腥羶四海環鼎沸千鈞一綫懸
安危在斯舉誰憂爲國先桓桓岳將軍應募心慉然
傾身誰排難哲忠期斡旋手持左氏傳大義秉回天
行兵法孫吴百戰親披堅南藁與桂嶺破敵無敢前
鼠竊斂脩跡蟻聚喘驚涎神機郤鉏齬勇敢眞騰騫
常以寡擊衆燕然功可鐫精忠書朱旗寵錫以任專
感激興復志淨掃中原烟謀臣主和議竟墮奸豪權

瓜分遂不支陰中禍何逌金牌詔十二來拜祇自憐
曆數去莫挽天運有循環捐軀傷往事仗義疇能肩
景仰埋玉墳拜誦褒忠篇今古死節士誰如父子賢
臨風發長嘆感涕揮雙漣凛凛勁節氣嚴公對月圓

王相 安陽人

炎運搆中衰宋主為金虜一旦失中原九廟皆焦土
偉哉武穆王挺然興義旅身經百戰危力挽八石弩
詎知和議堅竟爾恢復阻未廻北狩轅但樂西湖舞
衆謗集樊蠅羣疑成市虎父子就誅夷妻孥亦寃苦
腥羶侵河洛干戈易樽俎山頽誰復支天缺孰與補

大節兼忠孝全才備文武奇勳遍八荒芳名耀千古
至今英烈恨擬結黃龍府咄咄誤國奸遺臭焉足數

謝廷諒 江西金谿人知府

岳侯曜景靈騰嶮峻霞舉潛機九奥雄沉情三惑去
泰運爽皇淳恢淵敞神宇英規篤在三廻滴羞為伍
揮戈日返輪彎弓石没羽六月掃蠻煙八日旋軍旅
仲連耻帝秦包胥謀復楚乘勝略西京稜威摧北虜
飛渡白馬津直抵黃龍府殺氣淨胡塵歡聲騰后土
嗟此精忠人不逢仁孝主迫趣須六師鍛鍊成三語
寃聲怒激濤悲涕集成雨盆盆水郭間鬱鬱丘原古
野曠斷燕雲湖落連胥浦宋室安在哉英魂猶可睹
登堂憶目成掬管酬心許

謝廷讃 金谿人刑部主事

洒淚咽胥濤傷心揚杜舉轉石納肝人拔山依難去
茂視岵與岡誰追恤區宇衆允推神筭岳公豈行伍
幕畫葛並留將兵信兼羽神武矢張皇悖德忘羈旅
畏虎如畏胡張弧怨張楚御史清楚氛中丞媾嬌虜
旆掣朱仙鎮夢斷黃龍府悲凉九世讐迷離一坯土
如何忠孝人翻覆逢孱主地下感湘纍惻惻同心語
玉清有隹嗣屏翳靦無雨嗟彼蓋天怨不戴宜終古

壘纏縱北酋羅裙戀南浦要盟竟不寒存誓應無睹
萇弘化碧光亭亭照張許

于玉立 金壇人郎中

宋祚九鼎沸胡塵暗日月三河俠少盡兩都無宮闕
侯起戎行間雄心橫怒髮長劒撑半壁義旗張厥伐
羯胡泣路窮奸檜假之筏班師一奉詔中原遂淪没
神勇隻千古英風湖上碣丹青貌似否悠悠恨吹骨

顧紹芾

宣和釀胡禍中原徧羶腥遂令金小醜豺聲震朝廷
倉猝驅二龍風霾晝冥冥天崩誰柱天安置日與星

鄂王起湯陰忠憤誓殲敵上書建炎初北渡意何切
不用翻奪官乘與竄鳴鏑赶赶新鄉戰猛氣騰霹靂
惜哉事參差奇功遂虛擲河北袖手割委汴汴又没
如何望燕雲不洒英雄血胡騎飛渡江吳越皆震蕩
微王摧新城盡作左衽樣回戈指劇賊萬里無留行
江淮及閩奥湖北湖南城破竹總神算前矛孰誰攖
墨衰下虢州會睹中原清徒失貴臣意十請十不應
當其廢豫時經營何苦辛乃鍛垂天羽九萬鬱莫申
肝膽欲墮地至死不見明書生何叩馬似為憤所乘
誰遣金牌來但删丞相令辜負十年功慟哭朱仙鎮

狂胡大跳梁賊臣暗磨刃鷹犬弄文墨片紙殺忠正
東窓鬼耳聽鐵杖不汝斫厮養御主歸思陵能無競
與胡同戴天藏弓又奚病掩卷涕霑襟北風吹髩毛
鎮鄉塵漫漶白晝忽怒號施全奇男子一刷當時耻
其功雖不成其魄亦已褫人生會有終竹帛垂無窮
不見葛嶺下焚香氣成虹

七言古詩 吳璘 浙江僉事

汴京塵飛走泥馬降兵夜哭陰山下三精無光龍氣
銷虜騎長驅滿中夏虎頭將軍住相州經史貫胸兵
甲流百鈞神椎丈八矛誓清滄海明國讐出師兩河
試神武轉戰湖湘靖荆楚繡旗遥捲風雨來假息胡
雛如聚釜南薰爐步高如天鑄金浮圖鐵鎖穿我師
一出烏蛇散匹馬不得歸燕然回天有功心自計怒
髮冠中爭上指萬里君王詔賜還一寸孤忠淚如雨
太平宰相宮錦袍耳聞恢復心鬱陶徒將赤手障天
眼忍擲二聖輕鴻毛東窓計就黃柑裂朔風墮指重
陰結小吏持將片紙來忽報擎天金柱折鳳山行宮
切層雲赤墀錫寵多玄纁洛陽覲闕刼火冷月暗絕
漠悲游魂棲霞嶺前湖水緑差峩高塚空埋玉劒血
年深尚未消時有腥風起平陸我來攬轡逝錢總來

經此地懷精忠南柯宰樹半摧折唯有薜荔搖山風

鄭明德

棲霞嶺南湖水陰墓木兩株高百尋鬼神為護霜雪
翰日夜怒號風雨音山僧紙錢每自掛隴酉金搥那
得侵精忠既已塞天地英爽尚爾蟠山林根雖無血
可化碧世故有人能範金恭惟父子一坏土尚想君
王千載心萬松嶺前行殿湧五國城頭寒漏沉空令
遺黎痛炊骨荒墳一上一哀吟

韓中村

妖星墮地芒角赤龍劒悲吼風蕭瑟中原王氣挽不

回將軍一夕鴻毛擲秦家小兒眞戲劇播弄造化搖
樞機指鹿為親忠為逆隻手上遮天眼力九閽茫茫
隔天日無由下燭臣愚直臣愚萬夕不足惜國恥未
湔猶烈激古墳埋寃血空碧風雨年年土花蝕我恐
精忠埋不得白日英魂土中泣請將衰骨出青痕獻
作吾皇補天石

袁忠徹 尚寶司卿

嗚呼國家靖難猶救焚忠臣徇國忘其身此身可夕
權奸手英靈千古誰能泯伊昔兩宮巡朔土泥馬磁
城汗如雨一時樞轄付憸人強半山河入強虜岳王

崛起提精兵先聲轟振旌頭營背嵬長驅掃凶城誓
迎欽廟還神京豈料賊臣中賣國計殺英雄快胸臆
碩鼠方持割地謀疑狐竟奪回天力忠肝義膽天實
臨舉家就戮誠何心檜眞狗彘不足數俊為謀孽艮
亦深建言憤志中興者百萬雄師孰云寡區區底事
畫江淮樂處東南小天下浪說春秋大復讎且圖看
雪錢塘樓怒濤空餘白骨恨橫波莫洗青衣羞聰茲
埋玉西湖上寶劍龍光猶在望壠樹何緣亦炳靈至
今枝葉皆南向乃知王心如日懸忍堪北面開腥膻
假令少緩須臾夕肯信金人能白全鯫生展謁祠堂
下一讀窮碑淚盈把題詩永激賊檜徒不獨傷哉宋
宗社

方質 國初徵士

妖星流光射天裂女媧煉雲手纔攬欒輿背哭洛水
寒十萬降兵化為血鄂州將軍天下雄錦袍坐挽烏
號弓大鵬南來作人語夜夜吐氣如長虹眼看九廟
成焦土指日金戈破戎虜皇天不為蒼生憂空使人
間望耳雨歸來叫閽訴上帝天門九重戟如蟻槩狐
齧人不得入一旦秋郊泣新鬼漫漫長夜金井深萬
古白日同丹心

元 廼賢 南陽人

岳王烈烈眞丈夫才兼文武漢唐無平生許國膽如
斗誓清九廟迎鑾輿十萬精兵多意氣赴難勤王盡
忠義將軍閫外圖中興丞相江南講和議東京百戰
方解圍班師詔促事還非父老吞聲仰天哭兒童含
憤渡河歸感激英雄竟誅害萬里長城真自壞但將
淮水作邊關不道中原屬蕃衣百年古廟近荒墳夜
深石馬戰秋雲簫鼓時來謁祠下遺民猶泣舊將軍

石珤 藁城人吏部尚書

北風吹塵江水竭萬里行雲鴈聲絕龍亡虎逝山河

烈英雄掩面空啼血城門土赤胡霧腥塞草今非一
塚青煩聞淵聖髮已星日夕但望南來兵吁嗟將軍
勿南行千載一朝勢已成兀朮夜遁中原平誰持金
字符絡繹走公營吾將磔汝萬段投饑鷹將軍得制
閫外事奸臣誤國安可憑吁嗟將軍勿南行

丁元薦（浙江人主事）

中原羶氣汙青天趙家天子胡沙眠神龍夜吼將軍
起指麾宇宙風雷旋劒如霜兮膽如銕十萬胡兵安
足滅朱旗只欲掃黃龍胡兒夜哭荒烟月奸臣呼嘯
風雨急金牌飛詔千靈泣倏爾班師羯虜驕十年汗

馬皆虛擲黃塵射日日欲死千秋恨血愁雲紫天維
欲轉忽復頹金甌一缺成覆水墓草蒼蒼但夕陽胡
宮宋闕總荒凉惟餘一點精忠氣霄漢長懸日月光

五言律

太白山人

故國神非廻中華志獨遲春秋太史筆伏臘土人祠
草木俱愁色宮墻上戰旗孰云姝峴石揮淚滿松枝

國朝李　元（淮人巡按）

却羨湯陰地能鍾武穆賢權奸無門日孤節有青天
最愛南枝樹空悲北狩篇我來祠下拜英爽正森然

陳　薦（湖廣人總督都御史）

報國功誰紀精靈尚有祠偏安謀已左恢復事堪疑
莫問中興詔猶瞻大將旗一編遺恨在千古說班師

李夢陽（慶陽人副使）

水店廻岡抱風湍滚白沙戰塲猶傍柳遺廟只棲鴉
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苦為中華

唐順之（常州人會元都御史）

誰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眞堪淚南枝空自榮
國隨身共盡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劒戟鳴

吳國倫（湖廣人副使）

一羽班師詔千鈞殉國身虛廊圖甲馬喬嶽領精神

無復腥膻入惟應俎豆新興亡都逝水弔古涕盈巾

崔士棨（安陽人知府）

逢人談宋事扼腕淚如紛孱主元無父孤臣空有君
師班非失計身死不成勛故里崇王祀千秋仰令芬

安　泓（宗室）

古廟臨官道偏傷過客神精忠昭白日伏臘薦青蘋
水烟生前恨風驅戰後塵至今披汗簡灑淚泣孤臣

王常洩（成皋人）

事業空祠宇精忠絕代無兩京傳大捷一死失雄圖
梓里秋雲慘吳天夜月孤外交遺恨在猶說蠏九書

五言排律

、吳　立 貴溪人浙江僉事

光嶽鍾靈秀湯陰産俊奇桓桓閑武略烈烈叅雄姿
絕漠烽烟動中原社稷微守臣求戰士滄海起蟠螭
恢復懷諸葛長驅想子儀一心匡國難四字湼膚肌
邊塞英雄將朝廷柱石資兵戎同苦樂父子並驅馳
胡虜聞來遁河南不敢窺軍威嚴虎豹賊勢等狐狸
兀术兵徒盛偽幺計莫施蒙塵恥可雪復國事堪為
父老歡迎送壺漿競捧持虔人皆繪像邑令獨鐫碑

金椀承殊渥精忠錫戰旗君臣情正叶讒佞禍相隨
宰輔嗟秦檜奸邪邁李斯力為和議計不顧主君欺
十二金牌出三千鐵騎悲旄倪咸歷額腴鞨頓揚眉
大理辭難就忠臣命已萎雲兒遭大辟頸血濺中逵
貞女捐軀日鉄瓶墮井時一門忠節盡萬古姓名垂
國土終分裂乘輿永別離衣冠成左衽華夏變蠻夷
宿草埋荒塚寒煙淡夕曦英魂歸北冠陵樹盡南枝
駐節棲霞嶺焚香忠烈祠拜瞻遺像後和淚寫新詩

〇七言律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凉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
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〇　胡邦衡 龍圖博士

匹馬吳江慢着鞭如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
士支柱乾坤十六年堪恨朱僊功未就不知鍾室事
何緣石頭城下征笳絕野老悲聲亦可憐

〇　高則成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廷不下班師
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萬里竟
分支孤臣上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　張光弼 浙省員外郎

朔雪炎風共此年中原父老亦堪憐豎儒屬遺祈求
使大將空持殺伐權忠義有碑書大節奸邪無面見
重泉至今宰木猶南拱遺恨西泠是墓田

、　王彥琬 沂陽人

鐵騎長驅虜氣摧旌旗指日復神畿爭迎故帝回鑾
近忍見將軍奉詔歸南渡山河非大業中分京洛是
危機可憐許國英雄死回首諸陵愁落暉

蘇昌齡

霆劒龍飛脫寶函將軍扼腕虎眈眈指揮天地開經
畧驅逐風雲入笑譚準擬剪全收漠北豈期一死葬

江南姦邪誤國英雄老千載令人恨不堪

國朝趙王恒易　王恭翰林典籍

山河四顧暗胡塵仝仗將軍此一身豈意犬羊漁政府遂令江海泣孤臣生無愧色追前代死有餘光啓後人浩氣直冲天上去還隨星斗護　楓宸

劉潤芳

隴樹陰陰覆古祠行人猶起岳王思生前忠烈奸臣忌死後聲名信史垂萬里長城真自壞中原舊業棄如遺獨憐二帝歸無日空有芳魂托子規

、閻　鐸陝西人右參政

萬里長城一夕休權奸番爲虜酋謀空勞河北三千騎未滿人間四十秋日月謾昭忠耿耿乾坤難著恨悠悠傷心多少蒼生淚故國東來汴水流

黃　鎬侯官人參政

將軍雪耻振天兵豈意和戎事已行南渡君臣千載恨中原社稷一時傾英雄杳杳歸吳苑胡騎翩翩出鄴城明月滿庭烟樹合石麟青草護精英

、陳　璧浙江僉事

中原板蕩暗胡塵恢復空勞百戰身萬里長城真自壞一家冤獄竟誰陳荒祠掩映青山暮高塚蕭迷碧草春二帝不歸龍馭遠至今遺恨未能伸

、湯　節都指揮同知

英雄誓復舊山河爭柰奸諛誤國何慷慨謾陳諸葛表指揮空返魯陽戈君臣南渡偷安久父老中原灑淚多千古精忠猶不泯至今陵樹盡南柯

、江　謙刑部員外

報國捐軀分所當中興功業竟銷亡精靈充塞乾坤老名姓流傳簡冊香冤血倒流春草碧斷碑無字雨苔荒至今遺廟丹青在古木寒鴉送夕陽

○于　謙錢塘人兵部尚書

匹馬南來渡大河汴城宮闕亦嵯峨中原諸將誰降虜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塚白雲多如何一別朱僊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李夢陽

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凋河潯金牌痛哭班師地鐵馬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illegible]猶有時風雨一龍吟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凄凉日古今

、沈夢麟

鐵騎如飛入虜雲寧知社鼠妬元勲未興漢業憐諸葛先死吳門嘆伍員南國有人論歲幣中原無日見

官軍一埋青血西湖地古木寒鴉幾夕燕

甘彥初

零落腥羶幾百州中原誰切祖生憂秦關壁使星馳夕漢苑銅仙露泣秋萬死奸諛和虜計百年臣子戴天讎欲從故老詢遺事落木斜陽孤鴈愁

陳獻章 翰林檢討

天生冊稱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楊一清 雲南安寧人大學士

十二金牌出帝閽虜人猶避岳家軍元奸臣虜心先

死弱主忘家國遂分落日杜鵑啼恨血西風宰木結愁雲君王義重讎當雪百戰非貪第一勳

陳以勤 四川南充人大學士

宣和末運仗英雄恢復燕雲指顧中可奈蠟書通夜月詎令鐵劍泣陰風兩宮夢斷很星赤萬里江分宋事終遺恨豈隨奸愧盡年年和淚灑寒松

蹇 達 四川巴縣人薊遼總督

百戰當年績更奇金牌何事欲班師奸雄南宋和戎日父老中原灑淚時古栢森森猶夜月孤忠凜凜自遺碑汴河回首斜陽裡立馬祠前重有思

簡 霄 新喻人河南巡按

平生節義言猶在百世精英死亦生古殿風霆還激烈穹碑天地自崢嶸精忠宋主盟金石神算胡兒避甲兵時事恨憑奸鬼誤西風登拜不勝情

文 作 四川潼州人左布政

中原百戰勢摧枯報國應吞塞外胡金字飛將長劍折蠟書通處將星孤愁看社稷成沙漠空使英雄泣故都無奈天心移宋祚將軍休怨學孫吳

朱期至 湖廣人知府

汴水離宮杳漠尋將軍遺廟在湯陰羣奸力附和戎策一死天明報主心今古河山空涕淚往來南北自沉吟休御痛飲黃龍恨父老焚香向至今

郭 棐 廣東人四川提學

大將旌旗湯水陰蒼松古栢自森森長驅報國忠猶在痛哭班師淚不禁背北千枝皆勁節從胡一檜獨何心可憐慘淡風雲氣猶自崢嶸照古今

前 人

古廟崚嶒倚碧天將軍往事實堪憐功隳十二金牌後淚洒三千鐵騎前葱蔚南枝猶向日蒼茫西照自

啼鵑英風未息吞炎恨長劍空懸慘暮烟

方　端

馬渡長河八月時投鞭重拜鄂王祠黃龍夢斷六宮杳白日精懸萬古知故壘風雲屯劍戟中原草木望旌旗英標夜夜星纏現願假天戈殲叛夷

石　湛

行山列翠欝崔嵬暗氣斜連古廟開夾道槐陰空鳥語滿階秋色幾蕪苔十年功廢名還在二帝蒙塵恨未灰瞻拜王祠多感慨不堪立馬首重回

劉元霖 任丘人工部尚書

立馬荒祠動慨吟秋風庭樹自蕭森英雄氣壯行山在哽咽聲悲蕩水深大將十年空汗馬孤忠千載有知心古來多少悲公淚紅滿階前草色侵

丘龍雲 湖廣人

百代如公幾將才中原回首獨徘徊半生鐵甲心猶北一日金牌氣未摧化碧難消三載血誅奸應震九天雷南枝湖上風如許不盡淒凉故國哀

、

前　人

土木猶存龍虎姿幾番瞻拜憶當時老奸敢守金人誓大將空懸岳字旗萬姓傷心憐社屋一門駢首就誅夷青天白日丹衷在惟有忠臣孝子知

胡堯臣 四川人御史

報國忠誠駈古今遺容凜凜太行陰當年號令風霆迅此日精魂草木森一戰幾成恢復業兩宮佇聽凱旋音可憐十二金牌出空使英雄淚不禁

石　星 東明人兵部尚書

憶昔金牌洒淚歸黃龍痛飲願長違君臣異代空塵土香火千秋有廟祠地列大行存氣槩天留日月照光輝英雄遺恨猶堪想和議于今果是非

王　濟 監察御史

恢復誰虧一簣功至今人只嘆英雄天兵總領南來日胡馬長驅北去風誤國有臣專議論班師無計著精忠香盆父老遮留淚空為君王灑相公

王尚絅 郟縣人浙江布政

武穆精忠冠古今雲長才調孔明心夢先匹馬天移宋寃入黃楫世已金正氣不隨南北盡哭聲留作短長吟祠王世世朱仙鎮回首湖西壠樹森

陳　鷹 總督

飲血當年事已空殘編猶自紀精忠立庭忍誦夫差誓推轂誰論吉甫功北極烽烟沉曉日中原壁壘度

秋風招鬼欲挽漳河水古廟停驂意未窮

包　裕 桂林人河南僉事

破賊功勛旦夕成班師有詔恨難禁河南貔虎方歸浙淮北江山已屬金殺檜喜和强虜約徽欽愁絕故宮心可憐伊洛諸陵寢無奈群狐繞暮林

鄧　庠 宜章人觀察使

湯陰祠下弔忠魂古柏蕭蕭感慨存寃影尚疑降虜陣馬聲如訴賊臣冤盆香父老空成恨痛飲黃龍竟負言留得大名垂日月精光千古照中原

張　鵬 濟南人河南副使

如山兵勢振乾坤五國城頭望眼昏自是官家忘國恥徒勞父老戴香盆黃龍有約終天恨涅背無慚古聖言爲報將軍今一統中原還是舊中原

鄭　岳

十二金牌一日催三軍慟哭捲旗回馬前果中書生叩河上深孤父老來開闢乾坤無此變古今成敗有餘哀　皇明盡得中原土地下忠魂亦快哉

魏汝松 德州人湯陰縣令

南國金牌北度關中原父老淚潺湲羞班鐵騎經伊洛背指黃龍是燕山問罪旌旗從此斷蒙塵冠蓋幾

時還丹心未了千年恨一劍長橫霄漢間

劉思唐

運去英雄不可留荒祠遺像幾春秋出師會見黃龍捷寃獄翻成白日愁千古忠魂猶廟祀兩宮旅櫬竟誰收黍離南望中原近汴水東流恨未休

陸乾元 宣城人

號令天聲豈偶然從頭收拾舊山川燕幽直擣八千里塵土長驅三十年涅背心惟圖報國衝冠誓不與同天旗梟克汗成虛語却中書生計馬前

李如圭 澧陽人右僉都御史

長劍曾提靖賀州奇功只在笑談收金牌不向中原詔玉輦安能絕漠留三字獄成天地鑒兩河議定國家憂九京莫抱英雄恨斬檜千年筆未休

李汝翼 東鄉人

壯氣冲天激烈真長驅虎旅掃胡塵十年恢復中原志一旦沉銷報國身扣馬書生能獻策裂裳廷訊豈回春夜來惟有青霄月能照英雄萬古新

田藝衡 錢塘人

宋運終衰更可悲將軍剌血誓征旗君臣自作偏安計河朔空懷反正師降北兩宮埋宿草向南孤塚發

殘枝精忠祠廟千秋在一奠蘋蘩一淚垂

李元齡

一詔西來馬首東鼓行誰敢議和戎將軍不滿吞胡恨丞相那知報國忠誓耿丹心昭烈日名留青史凜秋風我來此地瞻遺像讀罷殘碑淚尚紅

宋之韓 武安人都給事中

蕩水西風落葉深祠前古木正森森賊臣暗許通和議猛將徒勞奏捷音誓復燕雲空唾手旋廻伊洛祇酸心故疆落盡遊流淚回首驚看虜又侵

喬壁星 山東人四川巡撫

朱仙祠像肅清高當日勤王轉戰勞萬古山河兩行淚百年天地一征袍霜林入夜聞啼鳥星海逢秋湧怒濤最恨浮陰能蔽日坐令宮闕滿蓬蒿

前人

虎鬪龍爭血未乾君臣南渡竟偷安徽欽夢斷中原杳趙魏烟銷北土殘十二金牌班詔急五千鐵騎建功難將軍一死應天數却恨權奸得蓋棺

王顯仁

天威破竹虜難支宋祚中興可刻期旗上頭應懸克汗馬前血欲踐閼氏走朮謀已通奸相擁攣誰能挽

義師千載忠魂難重起令人掩淚讀遺碑

王祖嫡 信陽人翰林檢討

殘雪方舟度六橋棲霞祠宇薦山椒金牌鉄騎無勞問白馬朱旗尚可招故向柩同丞相西湖水接伍胥潮祁連鬱鬱環孤塚麥飯諸陵久寂寥

王鳳竹 唐山人禮科給事中

南渡頹危赤手扶賀蘭踏破氣吞胡黃龍痛飲飲秋草鐵馬班師慨畫圖日落丹青雄故里春深松檜轉提壺錢塘露塚跧幽恨幾慟棲霞叫鷓鴣

吳同春 固始人知府

孤城落日雨初收遺廟蕭條野水流半世功名羞絕塞千秋怨恨失神州長天遠繫黃龍夢皎日難消鐵騎愁院靜松杉風自起恍疑英爽夜深遊

前人

孤忠儀貌儼遺宮往事空傳感慨中翻借佞臣持一劒尚留飛鳥棄雙弓君臣不改河山異天地無知血淚空徒倚庭除遲去馬不堪落日起悲風

梁佐 雲南人武選郎中

宋京人物更誰雄大義平生慷慨中赤手雙扶天上日朱庵一捲塞邊風可憐鐵騎孤尤壯痛哭金牌恨

未終故里祠前說奸檜秋濤激烈撼庭松

張崇雅 大名人開封通判

指揮鐵騎日驅馳直踏胡兒飲馬池五國未曾迎鳳輦一身先自受鴟夷忠臣死抱中原恨賊子生忘南渡悲此日祠邊春草綠令人感慨益凄其

曹子登 三河人甘肅巡撫

百戰休言宋祚危中原猶屬岳家旗問天誰遣金牌詔報國空勞鐵騎馳烟雨聲寒秋靄淡松楸影暗夕陽遲至今祠下森森樹獨發南枝誓不移

林欲夏 晉江人左布政

返旆黃龍怨氣頻含寃地下哭征人十年空冠三軍勇五國誰憐二帝塵廟古寒風吹碧瓦墳高萋草卧蒼麟從今莫論金牌事不盡英雄洒淚嗔

魏允貞 南樂人山西巡撫

朱仙初拜鄂王宮昭代明禋萬古同多難一心扶社稷中興百戰見英雄旌旗雲散蒼茫外金鼓河流嗚咽中成敗不須論往事青天白日照孤忠

鄭卿

雲樹蕭森武穆祠停車此夕動遐思長驅鐵騎方摧虜窮詔金牌已退師五國遊魂空自憐兩宮幽恨竟無期當年血戰中原地千載陰雲日夜吹

方端

渺渺黃塵暗古祠陰風猶似擁王師萬家已見中原日一旦誰收大將旗河洛月明人未渡幽燕雲簇馬空馳只今古廟松楸老千古令人幾淚垂

葉宗泰 河南按察司知事

孤臣祠廟傍林皐駐馬春風薦濁醪元氣獨鍾千古重精忠猶貫九霄高金牌徒結南遷恨鐵馬空馳北戰勞目斷黃龍多感慨那堪洒淚濕征袍

何淳之 無錫人御史

胡騎長驅入汴都中原轉戰遍萑苻朱仙一日雄心死二聖千秋淚眼枯不為軍前曾卻馬肯令榻上見蹲狐少年白盡衝冠髮腸斷韓王策蹇圖

謝廷讃 江西人刑部主事

泊舟岳忠武

不戴誰能不報讐齊襄九世列春秋葵心捧日堅於石檜木翻雲曲似鈎鐵騎三千聞破膽金牌十二示旌頭西湖一夜蕭蕭雨也共胥濤咽未休

蔡可賢 安安人副使

花石綱來事已休大家還向艮宮遊傷心天地青衣日舉目山河左衽秋十二金牌南國恨三千鐵騎北

庭愁可憐風雨東窓夜忍使杭州作汴州

龍德孚 武陵人推官

武穆祠堂秋色殘霜風獵獵雪漫漫朱仙鎮過江聲咽五國城高鴈影寒空有精忠能報國獨餘怒髮尚衝冠神州未復豐碑在長使英雄淚眼看

前　人

岳陽城外水瀰瀰野殿寒烟武穆祠鐵鎖當年留凱蹟金牌千古恨班師中原已入諸生料南國原無二帝思悵望黃龍一盃酒不堪灑淚釆江籬

國朝瞿宗吉 周府長史

援兵北渡過鍾離決戰將扶趙氏危怒欲拔山揮白刃功成背水建朱旗朝中有朝遺林甫塞上何人斬郅支宰木至今南向拱千年留與後人悲

王世貞 太倉人南兵部侍郎

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喙論勾踐烏盡弓藏也不悲

吳　定 彰德人雲南巡撫

誓縛單于入漢關故宮無恙對河山腥羶蕩掃旌旗掩魑魅驅鋤斧鉞閑北狩鑾輿雙闕返南遷六篇六

龍還會看雪恥酬千古忽下金牌師已班

前　人

經營十載赤心殫誰主奸謀罷將壇北地遂淪胡左衽中原無復漢衣冠沉冥白日天何意嗚咽黃河淚不乾恠有書生先叩馬空令國幹坐摧殘

馬繼龍 雲南人兵部員外郎

武穆祠

古廟寒烟鎖寂寥松杉入夜起風潮孤臣遺恨憑誰雪二帝遊魂何處招落日關山邊月冷縱橫南北野狐驕道逢故老閑相問猶說青衣痛未消

李化龍 長垣人兵部尚書

湯陰拜岳將軍祠

鐵馬金戈滿目悲將軍談笑挫雄師不因詔旨來江介會見旌旗到海涯五國秋風號二帝西湖夜雨泣南枝今逢絕域稱臣日喜向祠前酹一卮

劉芳譽 陳留人御史

西湖湖裏水悠悠往事千年共此流長舌東窓秦計定綉旗北捲漢人愁樹頭啼鳥哀無恨寨外寒烟恨未收惟有丹心自今古還同日月護神州

謝　榛 臨清人布衣

中原何幸見將軍一劍長驅胡馬群戰伐功高天意在廟堂策定帝圖分只今營壘空秋月終古旌旗有

暮雲遺恨幾多堤上柳冷風凄雨不堪聞

周弘禴 西陵人

纍纍三尺拜荒墳老檜殘碑舊勒文玉輦暗迴胡地夢金牌空撼岳家軍深山盡日啼春鳥古樹低枝結障雲酒在黃龍沽不得乾坤南北一江分

鄧敉愚 溆浦人南陽知府

燕雲唾手杳難期十二金牌萬事危海若天空南渡遠孟婆聲斷北轅遲朱旗霞映脈稜々鐵馬風嘶殿閣時淚灑英雄流不盡漳河長夜泣蛟螭

劉世學

一片剛腸百裂時將軍孤劒欲何之江東絕少男兒氣塞北誰憐帝主危今古不消三字獄英雄空抱兩河悲經過故國重回首人代興亡那可追

歸子桑

絕漠風高恨不平奮呼長劒指王庭黃龍聲奪天驕魄黑祲陰埋大將星二帝遊魂懸玉塞一門貞烈滿銀瓶草枯朔雪靈何倚愁結河源夏有冰

陳廷策

帝着青衣淚未乾將軍髮立破呼韓倚空長劒黃雲截恨早藏弓赤日寒寂寞秋鼙歸戰馬縱橫野哭擁征鞍此時總解金牌意那得揮戈到賀蘭

、

王伯稠

寂寂蒼山古殿空千秋遺像氣何雄深松忽散靈旗雨落日長嘶鐵馬風胡虜未吞翻賜劒君王堪笑自藏弓教人欲逐鴟夷去萬里烟波伴釣翁

葉國華

獨騎鐵馬向中原誓掃銅駝荊棘屯浩氣黃河天柱折精忠白日將星昏旌旄雪擁三軍淚沙漠風呼二帝魂千載英雄空大恨玉虹飛上掛崑崙

葉重華

胡兒未盡將星摧宋業中興付一坯赤手撐天功是夢丹心照日恨成灰江河忽走群龍失風雨長空萬馬來二帝遊魂何處在山陵松栢更堪哀

馮時可 湖廣副使前浙江按察使

玅略雄資飛將臺當年不滅武侯才發弓逆海鯨鯢避橫槊燕然虎豹哀無那詐頒雙鳳下還憐義塞一天廻奇勛空勒凌烟閣凜凜餘熊照草萊

讀忠武公集

盧龍雲 南海人戶部

記憶朱仙事可悲人人爭識岳家旗精忠不負當朝錫神筭能令異代思鐵騎尚聞歌出塞金牌無奈詔

班師千年廟食英靈在得似黃龍痛飲時

馮大咸 華亭人

何壯朱衣飛將雄龍沙飲血笑談中金牌鍛就灰炎
火靑竹芳垂取日功荊水霜號悲二主吳天月苦痛
孤忠千秋詞賦難舒恨惟聽蒼松咽晚風

董正蒙

宋室南來事可悲中原無柰北風吹金牌十二班師
夜鐵騎三千破虜時雪窖消魂傾社稷氷天灑淚望
旌旗錢塘漫說中興事且向湖山倚會之

胡 贇 姑蘇人布衣

將軍何自解兵權南北寧忘不戴天一旐未還沙漠
駕兩宮猶憶靖康年虛廊甲馬棲寒月古殿松杉捲
暮煙搖落黃龍千載後却留生氣在山川

馬燁如 雲南人前貴州叅議

朔漠塵迷五國天可堪車蹕竟南遷奸臣自矢和戎
策大將空裁破虜牋百戰功隳三字獄兩宮夢斷六
陵烟最傷痛哭班師夜誰遣書生叩馬前

七言排律

陳 贇 太常少卿

春秋一部貫胸中神力千斤八石弓弱宋倉皇拋社
稷老天特地産英雄楊么殄滅同螻蟻兀朮看來等
蟣蠓二帝終期回紫蓋一心直欲破黃龍笑談可使
中原復掃蕩須教朔漠空十二金牌宜太早兩河赤
子望徒濃誰知誤國遮天手竟壞虞淵取日功當宁
可憐甘退縮賜旗何必繡精忠痛心讐耻宜舒雪徹
國奸邪苦蔽蒙屈膝無慚拜胡虜生才端的負天公
傳書白鴈音塵絶行酒青衣淚血紅萬里山河歸左
衽兩輪日月照丹衷渠凶一夕潛誣害信史千年見
始終諸葛大名雖可並汾陽偉烈竟難同休言宋將
非唐將自是高宗愧肅宗皎矣此心懸白日冤哉憤
氣貫晴虹舊祠自在荒山下往事空隨流水東亘古

人心知不死如今廟貌再興崇巍巍畫棟松杉映岌
岌穹碑苔蘚封僧衲焚修香靄靄邦侯祭奠鼓鼕鼕
忠臣像在還羅拜奸相家殲杳沒踪北嶺哀猿啼落
月南枝宰木起悲風天荒地老名難泯物換星移恨
不窮回首西湖湖上路欲將興廢問漁翁

五言絶句

陸 潤

人生俱有死王死獨堪憐千古重泉下相知只有天

張堯臣

心到五國城身繫三字獄何惜一家冤秪憐二聖辱

無故金牌至何辭鐵騎旋獄誣三兩字廟食幾千年

劉　瑜

七言絶句

與袁菊先生諱忠武　張應登

傳聞異德是前生忠義剛方却過眞更有文章輝日
月不徒塵土視功名

和韻咏秦檜　龍德孚

無端三字殺忠臣宋法翻疑酷似秦死後不須重鑄
像身前已自是金人

張問達關中人刑部侍郎

寧死將軍不一争直留名附比干名可憐淇蕩多神
物日暮豉能送雨聲

梅國樓麻城人給事中

兀朮憑陵殺氣高中原血染征袍八千里月搖雲
海三十功名老鬢毛

前　人

二帝蒙塵巡絶漠人臣盡瘁正斯時朔朱縱有全身
術忠武原來不敢知

前　人

憶昔盟蹈金匱後相傳直到靖康時秦奸未必讐忠
武天意茫茫不可知

蕭良有湖廣人翰林院修撰

中原百戰績垂成恨入金牌宋事傾聞詔也知權大
計恐將心跡負書生

前　人

孤忠遺像古城頭檜柏森森翠欲流假令功成畫麟
閣何如血食到千秋

詩餘

宋劉　過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塡膺尚如
生平少起河朔劍三尺兮兩石定襄漢開虢洛洗洞

庭北望帝京狡兎依然在良犬先烹過舊時營壘荊
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　說當年事知恨苦不
奉詔僞耶眞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
茅土終不到舊姦臣人世夜白日照忽開明衮珮冕
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
鹵薄迎神右調六州歌頭

元李　濂

立馬古名鎭指點鄂王營宋家陵闕何在鴉噪晚林
空當日兩招討獨帥孤軍轉戰血濺鐵衣紅誓死報
天子旗字織精忠　嗟權奸飛鳥在自藏兮金牌詔

退虎旅撫劒泣英雄肎念二龍沙漠絕愛六橋烟靄
歌舞且江東誰雪靖康耻千載恨無窮　右調水調歌頭

前　人

十二金牌問何事詔公還鄂想當年秉鈞元宰廟謨
全錯中土黔黎留節越兩河豪傑歸戎幕遣背嵬五
百勇如貔金兵刧　天運改功名薄人事舛封疆削
誓黃龍痛飲幾曾如約甲馬散歸魚鳥陣丹青斷送
麒麟閣嗟朱仙舊壘翳蓬蒿斜陽落

國朝丘　濬

已建玄戈社孽虜肎教暫歇維八柱戎衣一襲戰如

火烈待敵兵屯盜浦夜折衝馬蹀龍沙月念中原民
社腦腥膻堪傷切　匹夫憤飛霜雪國士心難灰滅
掃胡塵漢上欲全無缺輸欵已行奸檜志裂背空灑
稽公血裘長城烟草兩宮愁迷殿闕

前　人

爲國除忠爲敵報讐可恨堪哀顛當此乾坤是誰境
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問關十年血戰端的孜
孜爲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　雖然天
道恢恢柰人怨將天刧轉回嘆黃龍府裏未行賀酒
朱仙鎮上先奉追牌共戴讐天甘[illegible]死地天理人心

安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　右調沁園春

、

文徵明

拂拭殘碑勑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
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
恨更堪憐風波獄　豈不惜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
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
原復彼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沈應奎

百鍊剛腸龍劒吼太行欲裂記當年弱冠登壇妖星
殄滅一卷春秋懸義膽兩河俠少呼雄傑猛回頭宮

闕舊枌榆悲風切　浮圖陣空言鐵背嵬軍追方急
歎金牌十二天維斷絕報國堪憐國士死吞胡未遂
胡笳咽看錢塘江上子胥濤萇弘血

前　人

宋室孤忠洗不盡風波怨獄問誰是和戎盟主莫須
機局龍戰正酣長衣旦狐群一嘯中原促想男兒七
尺負長軀難偕俗　虜未滅臣子辱仇未雪父兄毒
恨滿堂燕咲貞臣桎梏萬里長城空自壞兩宮幽夢
憑誰告只今有古樹南枝年年綠　以上俱和滿江紅調

宋忠武岳鄂王精忠類編卷之八終

跋精忠類編後

忠武忠孝人也千古而下賦楚些以招魂豈肯濤而洗怨者代不乏人亦足以吊忠武之魄而洩其怒矣惟是高宗一孱主耳闒茸繆悠何以恐剚刄而不悔

卒未得其解説者曰其志足其氣奪其心疑皆佀之而非也愚以爲忠良短氣賊臣高張蓋有幸不幸焉奸之多幸忠之不幸也而國隨之矣考靖康之没金人且立僞帝邦昌侍御史馬伸力存趙社首倡大義以却粘罕秦檜時爲中丞偶附首名虜人怒械之而去當是時檜泣涕霑襟如艾封人之子豈知悟室從此盟伸功從此奪晝室從此南以一反覆小人繼復冐仲連蹈

海之誼哉高宗是用蓀之爲腹心雖以百戰百勝之忠武而不能破貝錦之舌保長城之不壞豈非天哉且是檜曰和便帝亦曰和便檜曰飛可殺帝亦曰飛可殺即忠武之號令如山戰功

如風雨而帝棄之如秋蕣鳴呼
和不和何救于宋宋安在哉檜
安在哉而忠武之心至今如大
明之在金樞翔易之在扶桑矣
日月不朽乾坤不倚杵其如忠
武何哉嗟夫馬伸有功而無功

忠武有罪而無罪賊檜之心死
也久矣昔陶士行亦晉名臣也
直以不與顧命之細故而勤王
之師爲之躊躇者屢八翼捫天
之夢未嘗須臾忘也以與忠武
潔長度大豈啻騰霄之上鼇極

之下耶憶忠武夜泊旅驛時諸
大將張燭會坐進而密語者三
公正色而斷以行邁者亦以三
夫閒之千里而來豈赴嘉名哉
君臣之義無所逃故從容而就
於不可解耳迨楊武恭袖牒而

來捧盃而出武恭以爲兄弟急
難邀之同死耳豈知其俛首大
理仍從容以畢武恭之義哉公
殆莊生所謂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者耶愚
不佞謫居多暇奉

直指徐公命校忠武全書爲類而編之因得肆其力于玉照新志金佗稡編諸徃牒乃知爲宋魯連者有一侍御史與不佞同姓爲忠武錚錚奕世者有一珂與不佞同今官竝足奇也匪侍御公嘉惠以茲暇不至此余不佞艮亦厚幸矣哉

萬曆甲寅秋吉滇中後學馬㢑如冰手書于淮陰舟次

精忠類編八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徐縉芳撰縉芳字奕開晉江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蹟附見明史劉策傳是編輯錄宋岳飛事實藝文首爲表類紀姓氏世系之屬次爲傳類紀生平始末次爲遺翰類皆飛詩文次爲宸綸類皆高宗所賜載於金陀稡編者次爲褒贈類皆歷代制誥案牘次爲家集類皆岳珂之文有關於飛者次異感類紀諸靈應次詩類文類則皆後人題述之作也編次頗無條理而異感類中如瘋魔行者罵秦檜胡迪入冥之類尤類傳奇演義飛之忠烈自與日月爭光不假此委巷之談侈神怪以相耀也

薛文清公年譜一卷附行實一卷

〔明〕楊鶴　楊嗣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張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文清年譜一卷》提要

薛文清公年譜

武陵後學楊鶴編次

鄉後學沁水張銓校梓

先生諱瑄字德溫姓薛氏别號敬軒學者稱為敬軒先生世居山西河津南薛里其先出奚仲至隋唐間最顯如河東三鳳是也族大而繁没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祖仁生貞貞生常常生仲義通經術以元故不仕教授鄉里仲義生貞是為先生父教諭公洪武甲子擧于鄉歷官教諭幾四十年而終後先生貴仲義及公皆贈通議大

夫大理卿祖母齊及齊母皆為淑人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先生生于北平之元氏

按教諭公以乙丑除真定元氏教諭既之官迎父仲義母齊氏俱至任聚司訓平定齊魯道女生先生先一夕齊氏夢羲冠紫衣人來謁已而誕先生于學舍肌膚瑩于水晶五臟洞露目光如漆家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啼聲力止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因覽初度以卜喜曰此兒將大吾門矣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六歲在元氏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七歲侍教諭公官滎陽

教諭公官元氏九年赴闕 帝擇儒臣備顧問者二十人公與焉 上御奉天門命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公進說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廷臣以為能三閱月罷除滎陽教諭先生隨侍祖教以小學四書日千百言即成誦不為嬉戲端坐如成人姊妹莫敢過其前性善詩賦人以為天授云

建文帝洪武三十二年己卯先生十一歲在滎陽

居滎之五年 朝例罷北方學校改除教諭公官馬湖平夷長官司吏目

三十三年庚辰先生十二歲侍教諭公官馬湖馬湖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文爭負至其家請為作詩詞教讀書脫奉小豚送之以為常嘗著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公大竒其材教諭公以是無虞于夷獠

三十五年壬午先生十四歲在馬湖

是年五經四書皆通大義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先生十五歲在馬湖

帝下 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教諭公復官滎陽

二年甲申先生十六歲侍教諭公如滎陽

按先生有憶昔行云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攜我

遊西南西南道路蜀山裏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
正值春光麗紅紫千林競妖媚綠蘚覆逕摇溪烟
清風掠面送花氣羇懷未解怯險艱青泥坂滑石
磴盤路夾陰崖白日暮梯崚危棧蒼空寒寒空石
壁揷江脚斷痕疑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亂
灑流泉風雨作憑空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
渝積陰絶險足妖怪深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劒閣
橫天絶時清關險成虛設關南石龕夜宿時子規
叫落龕前月成都開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
蠻中忽忽幾寒暑新正乃有中州旋骨肉相隨千
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三十年來白髮生坐想雙
親淚如水觀此則先生當以庚辰春度馬湖是年
春返旆中州也

冬抵滎陽任

教諭公門下士咸尊先生為師

母齊淑人卒

先生朝夕哭奠如成人禮　按先生作行畧云妣
生男二某及瑭妣卒時某始十六歲示弟瑭詩曰
先母亡時汝四春獨未識卒于何地以汾陰阡表
考之教諭公官馬湖結茅以居或至食不繼累日
齊母能安貧淡以助廉焉永樂紀元詔改官者悉
如舊明年冬復任滎陽先生年十六矣不聞扶櫬
如滎則卒于滎陽可知也妣卒後有陳宗問贈先
生詩乃曰十五能文實可奇先生書詩後亦曰余
年方十五何耶今依行畧附甲申之冬其是與否
未敢臆斷云

三年乙酉先生十七歲在滎陽

始厭科舉之學慨然以求道為志精思力踐一言
一動必質諸書徵有不合竟夜反側不成寐鄞人
陳宗問叅政河南行部至滎亟請見不往宗問異
之因訪于學舍索詩槀觀焉謂曰子所作才泓氣
昌當為大儒非吾儕備員苟祿者比也欲以奇童
薦諸朝固辭乃止因贈先生詩有知爾晚來成大
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

六年戊子先生二十歲在滎陽

按先生詩將歸山西留贈陳廣文三十韻內云未
窮詩酒興俄動蓼莪哀荏苒逾三載棲遲愧寸才
聊為萍水別近擬故山回又云昊天恩罔極風木
意難裁未遂林烏報頻驚隴雁催又次廣文韻留
別二律有滎陽南望萬山攢偶此成家計未安之

句乃在滎陽作也庚子冬贈王汝霖序云余歸故鄉得公之政之詳別去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鄢陵留別詩有曰憶昔少年登公堂公堂開宴羅笙簧中間契濶十年餘千里關山恨索居乃知庚子前十餘年先生曾還里與滎陽留別詩適合意有旋家葬母之行也丙午春先生葬教諭公前三日啓齊母柩至日祔豈始遷自滎陽千里外耶又胡不聞權厝何地返葬何時耶今姑錄此以志疑焉

七年己丑先生二十一歲侍教諭公官玉田

教諭公任滿滎陽徙玉田時玉田多賢豪長者濟南王素亨大梁范汝舟東萊魏希文永嘉徐蘊夫安陽范仲仁海昌李大亨諸公皆年德老成先生禮延之家講論經書子史泛及天文地理二氏之談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特異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避師席結爲友與習宋諸儒性理諸書久之先生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草專精性命至忘寢食

十六年戊戌先生三十歲在玉田

十七年己亥先生三十一歲侍教諭公官鄢陵教諭公任玉田九年徙鄢陵　朝例學博乏科者充戎公固欲先生應科目先生即任中補邑弟子員司訓王惟善著鄢陵志成先生爲作序

按阡表云永樂十七年先君徙鄢陵丁太父憂去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河內教諭今由官河內時逆推之當以是年去官叅考贈王汝霖序似又宜在庚子歲

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

秋八月舉河南鄉試第一

冬歸鄢陵將隨計有贈王汝霖大尹序及留別詩

十九年辛丑先生三十三歲

春三月登曾鶴齡榜進士

夏五月還家省侍

有詩衛水南旋雲漠漠晋山西上馬騑騑君親恩比滄溟大忠孝深期願莫違又舟中雜興十八首其六細草微茫間渚沙烟林杳靄暗漁家舟行不辨東西處但倚危檣看月華其八天高雲影層層出野曠河流曲曲長百丈牽風晴裊裊檣聲搖月夜茫茫其十三水畔人家舟作屋飄飄身世長兒孫幾回[illegible]足蘆花月又引帆檣過別村時學士楊

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中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

二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五歲在里

有故鎮行詩中云親朋導我村北行叢祠戶牖塗丹青還復崎嶇歷西澗褰衣競涉波凌亂高柳啾啾栖暮禽平蕪渺渺語飛燕

二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六歲侍教諭公官河內

教諭公起復為河內教諭先生為臨川楊萬英作務本堂序八月 仁宗御極教諭公朝京師先生從行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朔父教諭公卒

公朝歸道病先生親嘗湯藥日夜不離左右輿至任卒先生哀毀骨立權厝公濟水之涯秋如滎陽舊有別業在滎陽徃治葬為旋葬計河內楊生進道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畧無慍色

冬十一月告遷教諭公之靈

滎陽歸將扶柩還里以是月二十五日設奠祝于公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序之變遷沸五內而興悲曩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旦謹啓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陂臨行賈昭楊進道諸人送至孟津灑淚而別十二月至覃懷

四方弔者甚衆李太亨不遠數千里來陳文原遣其子及孫高二門人數百里外至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八歲

春正月葬教諭公于南坡塋以齊淑人祔

如滎陽省母

按先生繼母許氏不知教諭公娶何時公去滎陽

十七年卒于官踰年春先生既畢葬復來省母豈先未與俱歸耶明年冬先生展墓赴京不聞將母還家事而茅屋漏歌則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考述懷詩有曰祗命湖湘間久載憲府筆一往三年餘及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產給衣食又曰老妻亦何為頻年苦煎迫上以奉繼姑下以撫兒輩執爨色焦槁補綴眼昏濇意先生家室自丙午及壬子前皆寄滎陽也

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九歲在滎陽

冬十二月戊寅祭告高曾祖考妣

先生既免喪　朝命屢降將如京師取道還里以
是日拜辭先壠
三年戊申先生四十歲如京師
將詣　闕與楊進道書曰某七八歲時侍先君子
左右聞其稱古人某為大儒今人某為偉士因記
于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無不可及之理也又
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授以諸聖賢書始發奮篤
專于誦習晝不足則繼以夜倦則置書枕側而卧
閱之或達旦未已至于行立飲食不諷諸口則思
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易其志積十餘年然
後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于天地萬
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寄
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消之
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因以中
之欲發者發為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有物以
出之于內而迫之于外也後先君子命試有司一
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
在進士中粗為知讀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
又六七年遭值大故哀痛之餘尚懼頑愚荒怠負
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

意味愈切理趣愈深有得于心而不能形于言者
此其之自少及長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也
過洛陽為房子儀作積槐堂記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
先生至都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會　上思振
風紀擢御史既拜官念養不逮親作汾陰阡表以
揚先德焉時三楊當國亟欲識先生面先生曰某
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覓于班行中曰先
生見且不可得況屈之乎尋差監沅州銀場同列
以為賀先生舉古詩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謝
之
四年己酉先生四十一歲在沅州
元日有詩二章曰龍尾仗嚴鞭韻徹鳳池班整珮
聲清又曰玉節趨朝應不遠會從鵷鷺紫霄行是
春作御史箴集鮮成拜序以自警又作五友詩序
三月一日思親詩云風木摧心已四年沅州春日
苦暄妍無邊雨露滋群物大地陽和浹[illegible]泉微忿
敢忘當日訓守身期佩昔人絃光榮不及酧親願
俯仰終天涕泫然午日遣懷二律有曰獨簪白筆
叨天寵遠抱丹心憶帝鄉未必蠻中久留滯趨朝

應只待秋涼對雨遣興簡陳侍御七絶一日秋雨逕宵盡日鳴栢臺雙沼漲皆平綠荷梟梟歌香柄細看明珠瀉未停五日君恰來時我欲歸沅江秋雨正霏霏鵁班若問新消息為說清霜滿繡衣以上諸什中有趨朝不遠之語發沅州寄陳侍御二律又曰駐節沅州整一年東書今喜述朝天其二曰捲旗沙上簇雕戈畫鼓催舟發棹歌歸思載瞻黃道近交情將柰繡衣何一江烟水澄秋練兩岸雲山擁翠螺欲問清宵別來意玲猿啼處月明多陳侍御即廷斌也明年春先生為作永思堂記云再會廷斌于沅州則是秋當有　朝京師之行故十月有王尚文之祭不然王事靡盬畏此簡書顧安得間至河南耶

秋八月乙未祭武昌守王大惠

冬十月過河南祭侍御王尚文

按祭侍御文有曰今玆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以酧旅封先生為入　朝無疑矣發通州再往湖南詩云初辭天上雙龍表尚想雲間五鳳樓壓岸曉霜明憲節到船寒雨濕貂裘乃朝回適楚作也

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沅州

元夜同陳侍御觀燈詩曰萬里歸來自帝朝沅陽今是兩元宵詩從見月添新興人喜觀燈得俊僚北極星辰番地遠南天瘴癘到春消栢臺風致清如許梅蕋須香入凍醪

夏六月如靖州

二十一日在靖州憲署作拱北軒記又月夜雜詠五首

秋九月禱雨于沅州

冬至漵浦

有南軒記云辰之漵浦湖北之下邑也余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留旬餘嫌其憲署後堂東屋蔽昧遂闢南壁易以軒積久之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下之為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況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有不在我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遂書于軒端以啓后之人

閏十二月在辰州

朔二日先生卧署中將旦忽念已德不大進緣舊

習纒擾未能擺脫自今以往洗心磨刮言動求合
于道否則匪人矣時五溪山險多虎民苦其暴聞
于 朝遣將捕之二日而殺虎四將吏稱賀先生
曰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搏噬民物以自肥
者人皆知其暴而可殺抑孰知有不皮毛爪牙號
爲靈物而剝人脂膏以自肥者扑彼之暴汝總戎
職也行見悉殄除而民安此則予職也方將施其
方畧以覃惠澤將吏之賀可休矣衆皆屛氣促武
而去

六年丁亥先生四十三歲在辰

元日書曰履端者時之新也爲學亦當與時俱新
秋夜忽憶三年前秋夜之作因賦二詩其一曰獨
坐高堂蠟炬紅宛然秋興昔年同宦情不改來時
淡詩思渾如到日濃楊柳影斜簾外月芰荷香老
水邊風莫言白筆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冬十
月七日夢從二程夫子遊伊川論紫陽作明道贊
曰楊休山立不若中和獨至先生遂起而記之沅
州十二什曰水添沅澧新濤急山洗黔巫宿靄清
曰新晴眼界何空濶萬里青霄羨鳥飛曰庭前綠
草飛翻蝶城外清江叫子規曰幾見闌干半薜荔

旋看烟雨綻芭蕉曰梅雨來時諸水漲野雲飛處
萬山蒼曰萬里山連百越遠五溪漲入九江流以
第二章駐節三年語考之疑是年所作但時日莫
考耳

七年壬子先生四十四歲在辰

秋七月繼母許氏卒
先生聞訃哭泣哀毁自辰歸權厝母氏于淺土按
先生在沅凡三年餘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
俗奏罷採金宿蠹沅民大蘇日夕研精理學寤寐
聖賢手錄性理大全潛心玩誦夜分乃罷深冬盛
寒雪飄盈几吾伊不輟或思有所得卽起然燭記
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
遂積爲讀書錄尤喜幽探往來洞庭瀟湘間郡邑
私肖像而尸祝之者無數嘗泛舟武陵宿江上潮
音閣徘徊眺詠欣然攬筆書善法堂二字曉泛詩
有碧水寒依岸蒼林遠護堤之句武陵人今卽其
地置祠以思焉

八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秋冬間始歸葬

九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在里

秋李文達公賢奉　命察山西旱蝗造門叩賀所
疑先生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按先
生有復李原德書畧曰前辱書累數百言以道學
顯晦見推為念竊惟此道出于天賦于人全盡于
聖賢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某
自少特有志于是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
少有違理若一日不能安其身蓋出于道之不能
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扎閣下過與
云云使其撫已增媿耳若以是聲號于人必且見
恠見鄙不斥以為狂卽笑以為迂矣往年河汾之

會漫語及之亦世儒所共談非其所獨見也而今
而後更願以衆人視某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
熟讀凡聖賢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
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
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在是矣
冬十月如京師
是月朔二日先生免喪有趙城縣徙作縣治記
十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在京師
夏五月元孫禥生
按先生娶淑人甯氏有子四長溥次淳次濬次治
述懷詩曰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男失學慣
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懦芻牧無休息四子最痴
小奔走百不識又曰及歸若告訴數子俱未室于
時先生歸自湖南溥若淳輩俱已長可知也但其
寤寐之期衣棠之歲皆無所考僅開是月二十二
日元孫禥生蓋先生家居又數年溥娶暢淳娶張
濬娶王當以次于歸獨治最弱小娶孔氏在官山
東時耳禥出溥妻暢氏後禥貴溥封刑部江西司
主事暢氏封安人
秋八月復除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

二十二日既除官越三日始受事有送山西大叅
王原之序　按先生自戊申官御史五年于茲買
宅京師僅容卧榻若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予
淳取車轅為之先生為作車牕記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四十八歲在京師
春太僕寺丞馬有容致政榮澤馬士賢司訓徽州
保寧尚志訓歸州先生竝贈以序
夏四月陞僉事提督山東學政
時有言學政不舉者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
璡首薦先生是月二十八日除督學僉事先生

然曰此吾事也作祇 命山東及留別趙彬姚克
脩院中諸友之什
如山東
通津驛有詩六月官船發路陽水村烟樹共微茫
天門忽已如天上祇見青山一帶長至山東首以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窮理
由經以求道所至先詢行而後文詞親為剖觧告
以為人為已之學取人隨材器或行或字畫或
講誦或詩詞各玉之于成數者皆無不得已使儒
衣冠謝其祖乃去之有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

亟求退學博亦曰宜罷之先生曰生祭日治何事
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諧能和之
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中無少壯
賢愚皆慕先生稱為道學薛夫子焉是秋僉憲劉
士清秩滿如京先生為作序冬士清補雲南憲副
又序以贈之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九歲在山東
元宵詩曰行臺北面是蒼山古栢風生分外寒又
值元宵春一度只燒紅燭伴清懽嘉祥署中作也
秋九月七日遊靈岩寺宿寺中詩曰梵宇深沉夜
景暹僧房禪榻果幽竒竹鳴虛牖風過處霜落寒
岩月上時紙帳燭光團白玉石爐香散靄青絲紅
塵馬首明朝別只恐山靈觧勒移又秋日靈岩道
中有照人霜葉紅于染拂袖嵐光翠欲流之句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歲在山東
春三月祭司訓賈昭
文畧曰昔遊覃懷交契最密德言相酬經義與析
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契闊幾年寒暑屢易寧知生
死遽爾永隔道經貴居公已窀穸市酒是沽隻雞
是炙薦雖云薄情則孔極

夏六月如東平
東平行臺有竹翳于惡木命僕芟治嘉植詩以記
之僉憲楊伯玉妻王氏是年卒為作墓誌銘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一歲在山東
春正月祭刑部侍郎曹弘
閏二月祭友人魏純
純家高密宣德二年三月先生在滎陽聞訃于荊
門慕純厚本至是按山東因望其里而祭之
三月拜 詔于青州
有詩云丹霄快覩鳳啣書春與天恩滿八區不獨

山東扶杖聽還應海内効嵩呼衣冠濟濟風雲際
花柳欣欣雨露餘栢府微臣瞻盛事載馳忠懇戀
皇都時劉忠敏公為講官留飲先生具論邊事将
有後日之患至十四年竟如其言
夏四月考績如京師
未發為劉文謹作歷亭送別序畧曰濟水出太行
之王屋伏流數千里散見于岱麓栢崖渴馬之山
至濟南有泉湧出名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廻溪
駛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
入于海其南多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

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角立相望北渚
有古亭遺址巋然即杜少陵李北海宴集處所謂
歷下亭也光山水色浮搖瀲灧其上下菰蒲荷芰
紛披燭耀其周阿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
又得濟南山水之勝故為古今遊觀者所適今年
夏金谿王昌問官山東其尊人友劉文謹與俱來
間徃遊是亭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若
眷若不能去者已遂戒行取道亭下而去余嘉文
謹行千里來無所求獨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
象之觀也因序以識別至京師有送陳御史祚歸
葬序稱其屢起屢仆勁節古心如金更百鍊無改
色殆可匹休古人云
秋九月　詔復職如山東
二十九日有思親詩三十年來事冊中忽有思老
親遊宦日巴蜀泛江時青嶂兩邊合黄徠萬樹番
只今行海岱忍自受　恩私
祭友人王素亨
冬十月至山東
作按察司題名記云甞觀司馬公記諫院題名為
後世将指其名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

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
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大非特諫
諍一事而其列名茲石後之人亦将歷指而議之
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官是其可懼
有甚于司馬公所言者矣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
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十一月按部出濟南
十二月朔至清平
有喜雪詩三十韻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二歲在山東

春正月十八日夜卧夢云安其内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因而記之夏五月十七日泛舟思親詩曰天地無窮水自流髩年已侍二親遊中原道路曾驅馬江漢波濤更泛舟孫貌光榮叨憲節音容寂寞閟松楸千思萬想情何極目送飛雲到故丘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三歲在山東

春謁　先師于闕里

為衍聖公彥縉作存化書堂記有報李文達書曰屢承手書切磨斯道前年至京極欲面悉紙筆所

不盡未幾又歸去年春王公來承書見示書旨宏博未易了悉謹取三四條奉答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于天具于人心散于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居首然此心非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于道也足下論學首及于此誠得程子教人之要能尋此而進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為利之域省察至此極為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之力必能為己而不為人也為義而不為利也

夏五月奉　勑過諸城

賦瑯琊行中日我行正值昇平日千里連城萬家邑烽堠花開火不驚林園麥秀雉爭集茫茫一氣天無私山川民物皆欣熙三事小臣効精白九重聖主方無為

秋九月如京師

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致政去謂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媿徃哲吾不能進願舉以自代至是奇薦先生二十三日被　召赴闕諸生涕泣遠送徘徊不舍為木主生祀之比至京權閹王振聞先生名謂以桑梓之好邀先生為重使致餽先生却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階于吾公不得反却餽耶袖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不受

冬十月陞大理寺少卿

朔二日除右少卿又二日改除左作大理箴以自
警時振權傾中外三楊知撼先生因言時勢所在
雖甚薦先生彼亦素聞名盍同謝之先生毅然曰
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室耶後有事議東閣公
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為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
多罪實大喞馬有侍郎不悅先生者亦曰先生溺
古不知變通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視大理事不數月辨錦衣衛大獄十餘案四
月念日　上賜紗有詩云理寺承　恩召宮紗被
寵光紅酣昇海日濃染自天香省德知輕重裁衣
稱短長章身良自愧何以報
皇唐五月朔日　賜扇詩曰　勑賜端陽扇雲箋五
色花動搖煩暑退披拂好風斜法語真堪畏湯銘
恐未加身心蒙　帝力留與子孫誇扇兩面所書
皆聖賢訓戒之語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在京師
春下　詔獄
初先生既却振餽又不一見振與振遇違衆不為
禮振滋不悅會百戶其實病死妾欲嫁其私人王

山山振侄也妻在持妾弗得嫁山教妾誣妻以魘
魅殺夫下御史獄坐死妻誣服莫能白先生察其
寃數拺解之調問者八道皆畏振山勢因仍無所
平反先生　奏下刑部議郎中潘洪廉得實果寃
先生遂劾諸御史官經訊者都御史王文素恨先
生欲以先生媚振而庇諸侍御乃與指揮馬順交
譖振前振大怒嗾諫官劾先生是古非今妄辨已
成大獄下獄擬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罪大辟
待決
秋　詔棄市尋削籍赦歸里
時覆奏將決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
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
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
忤振下錦衣獄振使人縳至暗壁中斧鑕朞下支
解其體先生繼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
也讀易不廢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鉄漢也及
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
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囚不聽理　詔綁于市殺
之門人皆惶錯愕眙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
素謹厚是日哭于廚下振問何為泣對曰聞薛夫

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
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固爭
詔赦之削籍放歸田里時以詩送者尚寶卿朱祚吏
部郎李賢諸人祚詩曰村醪且去隨時飲澗水重
來洗耳聽俗眼任他終日白山光還似舊時青賢
詩曰平反不媿張廷尉三黜何妨柳士師已把一
身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先生亦有出京詩二
律曰孤臣泣血省愆尤 詔釋羈縲出鳳州滿目
山光迎馬首一鞭歸思繞林丘罷官已是安時命
報國空驚不自籌遙想到家春已暮麥黃蠶老稼

盈疇又久知樓散是非材廿載超還歷寺臺松柏
每期冬雪茂杏花不逐豔陽開數莖白髮還禁老
一寸丹心未覺灰此日為農歸故里河汾歲晚興
悠哉報李太亨詩曰買車已上山西路結屋還依
水北居樂意不忘尋簡帙生涯祇擬付耕鋤又步
朱尚賓韻留別二首有心期皎日均能許歌擅陽
春我獨聽之句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六歲在里
春遊禹門秋四子治妻孔氏亡曲阜夫子家孫也
十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在里

子治卒
先生以詩哭又為文祭之云予官山東汝姻曲阜
孔氏之孫來嫁寒族新婦鍾慶餘風未没與女匹
孝女德是服云云按先生寄李太亨書云前歸鄉
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今惟治與孔氏見
于詩文餘俱闕如矣考三子濬早卒王氏亦無嗣
豈其亡適逢此時耶 秋八月十日登南坡賦詩
雨霽陂岩凉風作陣飄目隨青嶂遠心與白雲
高野草連岡細家林百尺喬茫茫天宇內倦鳥已
安巢是時先生難後已無心仕進矣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在里
時家居數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見先生面而秦
楚吳越間來學者以百數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
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至于精義入神居敬以
立其本明經以求其道不事言語文字而必責諸
躬行之實問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
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遊及別先生
送之里門餽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汝歸
勉之
秋九月被 召如京師

時 英宗北狩 恭仁帝權國事臺省上言先生學究性理 詔起田間九月朔五日驛使到門遂詣闕

冬十月除大理寺右寺丞

先生至京 恭仁帝已正位除右丞領北門鎖鑰時虜騎薄都城都帥懼欲避其鋒先生曰懸軍深入勢必不久已果遁去 朝論取諸王入議事先生號 請擇取其賢者又上講學章曰日見臣下議開經筵緝熙聖學雖允未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也臣愚謂聖主中興天步維艱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緩者昔漢光武躬擐甲胄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有資于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除寇亂一時從龍之臣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于戡大難也近者醜虜陸梁御侮有人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如漢唐草昧之初伏望 皇上博選廷臣學術純正持己端方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更代入直視朝之暇召各臣進講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資治通鑑綱目諸書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治安為何事而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予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効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殲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恭仁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在京師

春二月奉 勑如四川雲南督餉

貴州苗叛命將征之委先生督餽且贊畫軍事先生遺都御史李匡書曰竊惟蠢茲醜類與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勉而行之大功可立況小寇扎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喻諸苗示以禍福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漸平先生復以書答曰昔趙充國討叛羌緩于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解其黨朱子大書于綱目以美其績以此知安

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足
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又豈遜美于古
人耶
夏六月自永寧如瀘州
偶感暑瘧寒熱大作數日稍愈
秋九月遊草堂
有草堂記畧曰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
去唐垂千餘年後世作草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
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工詩而凌跨古今冠絕百
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

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
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傾頽賊庭受其偽職
子美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汙視失
節之臣不啻麟鳳之與犬豕及其拔賊中赴行在
肅宗拜左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流客秦州入
隴蜀遂寓居草堂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彜萬世
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亦慕其
所居之室此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存也時
同遊者僉都御史李匡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
羅俊并先生為四人按是年作有陳復初墓表復

初名原即遣子及門人吊教諭公者也其子銓受
學先生之門
二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
春二月歸于京師䟽請告許之
時督餉事竣還京先生上言耆州遠夷但當羈縻
之亦宜責以貢賦不報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
之耶上章乞致仕
秋八月　詔復職
戶部侍郎江淵上言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
留內閣以資啓沃　上可其奏　詔復除大理右

丞是月八日受事
冬十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
三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
春二月至南京
既抵任有豪民挾讐殺人獄不決執法欲貸之先
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法又有周氏獄沉冤已久先
生雪之其他多所平反未易悉數中官袁誠鎮留
都氣燄甚盛會諸部僚往議事同年都御史張純
謂先生曰初見中貴盍加禮焉先生不應既至誠
降階相迎執主人禮甚卑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

振作對頭豈肯為吾屈耶午日使人饋扇先生辭
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金英以使至及還諸司祖道江上
先生一不出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
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于 上時刑部尚書楊寧
少卿廖莊皆以文名相尚見先生嘆曰先生當于
古人中求之豈敢與之輩行耶 按是年有荅闕
禹錫書曰某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
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
修之篤敬羨第別紙所録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

古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
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
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
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
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
若夏虫之疑氷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僅悟
性天道於晩年况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
示人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
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
輕此理為不足信矣

四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在南京
春望詩曰皇都又是一年春立馬長堤眺望頻麗
日斜明紅杏塢煖烟輕護緑楊津風來野水微生
浪雨過天街迥不塵最愛祥雲呈五色氤氲長是
繞楓宸夏送廖少卿朝京詩曰龍江五月發扁舟
大理名卿上帝州千里好山開翠嶂兩堤楊柳蔭
清流鳴鑣紫陌思前度簪筆黄門憶舊遊若見中
朝知己問丹心不改雪盈頭又作陸宣公廟記畧
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
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

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
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
近地竭忠蓋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
提兵討賊諸將是頼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公
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
論獨稱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
行義為本自秦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
論不過人才政事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
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事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
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

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
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悴而根柢
蹷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
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
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
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
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
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
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
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
否而高下之也

龝九月調北京大理寺卿
朝廷欲大用先生遣使召還會中官有憚先生者
沮之遂除大理卿十月十日視事適草場災上怒
欲盡誅典守者先生辨其冤蘇松饑民令富室粟
不與火其屋蹈海避罪太保王文往繫之以謀叛
論籍平民家五百餘來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
首抗章爭之疆文大恨思報先生謂人曰此老倔
疆猶昔先生聞而笑曰辨究獲咎死何媿焉爭益
力瑩省囚交章繼之竟得 請誅渠魁三四人而
止

五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在京師
春五都憲景暘引年歸先生贈以序曰君子少而
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公自筮仕以來事功
顯著進而有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
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
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節廉介之行則退
而有為義自在也夏鄭侍郎景陽來 朝將歸贈
之曰南京為
國家根本重地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

尚重其人況南京幾甸以及列郡刑獄之係皆于
秋官是詰是治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
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豈不重且大耶冬贈少師江
公時用兼冬官序曰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
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
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卓越俊偉之事功去
古今不遠矣必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愈勵其能篤
其實一念不忘忠 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
偉績益著于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量乎哉

六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在京師
春二月考績　詔復職
在大理三年多洗寃抑所平反全活無數人有録
之成帙者
夏五月䟽請告不許
是月七日宿疾作特　遣御醫調治十四日以老
病陳乞不報
秋九月進階通議大夫　誥贈祖考妣
朔四日　朝命封先生通議大夫大理卿祖仲義
父教諭公贈如其職祖母齊母齊氏贈淑人妻齊
氏封淑人
七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在京師
冬送蕭都憲序畧曰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畒之中
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君之心蕭公既
任重職荷　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
臣自期雖養疴丘園其必旦夕拳拳以戀慕
闕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
樂退休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于斯世也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在京師
春正月甲申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

淵閣
是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復辟先生為衆望所歸
擢居是職李文達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
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惟當積誠以動之一日
召入　便殿　上褫衣冠御先生拱立不入　上
遽易服乃進見語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竊
聽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
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于智謀之
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中官曹吉祥
忠國公石亨專恣無忌曹用事同列約相賀先生
獨不往亨與徐有貞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
社稷抵凌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
生聞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其等耳先生驚曰此
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憤然曰事已定不必多
言會　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先生曰　陛下
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
不可用重刑有貞爭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
事為何名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
為功仁者不為也即有去志後有貞封武功伯許
彬草誥詞有曰治水東郡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及有貞敗劉廣衡
劾貞自謂治水希蹤神禹無人臣禮當斬衆以先
生為知言云
二月典會試天下貢士
得士三百人錄成先生為首序畧曰切惟為治莫
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正學者復其固有之
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負經濟之任釐百司之
務烏往而不得其當有同考官謂先生曰正學復
性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
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夏五月陞禮部左侍郎直内閣
是月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暨先生皆禮部左侍
郎徐有貞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漸貳于石亨朝
退三人謂都御史耿九疇曰上不悅亨所為盍令
御史劾之先生愀然謂曰易言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此何說也既而嘆曰競
端從此起矣後果以此敗一日將入閣有達官樞
同列衣以喻闒先生曰昔有拂鬚恭政今有樞衣
侍郎後人聞之終不言名氏坐閣内同列偶他去
先生問左右日何往對曰適往謁中貴某耳比至

先生曰學者多説得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
又曰狐趨徇媚吾深恥之
六月三上疏請告許之
是年三月先生舊患淋竝右臂風疾作延醫治之
良久乃愈五月七日復作幾二旬稍痊六月三日
疾轉劇遂決意求去又 上自即位日接見先生
禮遇優渥後漸疎間 上議求獅子于南番先生
諫不可不聽石亨放諸守關軍歸以示私恩先生
以為言
上重違亨意别遣卒戍之至是或數日不召見先生

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耳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
即以疾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問疾因曰如即不
留我為先生請 勑書即家塾以訓子弟且資先
生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之勑書魯齋
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之乃勑書也其若貧
甚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乎亨嘆息而去是月七
日上章不報十一日再上十三日三上至二十一
日始得 旨三日即發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舟
不能行糇糧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吟嘯

不轂子淳愠見出怨言先生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舟中賦詩七律有曰但想溪山行處好不妨園圃到時荒又曰欣戚情懷渾索寞升沉聲譽總悠然彤闈紫閣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初先生行岳文肅正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又曰英氣太露殊足害事未幾正中曹石飛語遭斥逐以去

上頻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正追憶先生言嘆曰正先生之罪人也

二年戊寅先生七十歲在里

自是家居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拳拳以復性教人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問先生始終不荅門人問故先生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執政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荅其亦此意也一日閻禹錫問文達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熟只少立于義有些富貴氣象或問閻禹錫白良輔何如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又問近時人稱楊榮有王佐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寧州守修廟學成司訓寗鐸使人走千餘里求為記先生因告以隆治道必本于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故為師者當以道教人為生徒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本以道成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于治道而上不負　國家建立廟學之意矣

三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里

先生既返初服玩心高明研究天人之奧闡發性命之微著為讀書續錄有報閻禹錫書曰承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竊謂因經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

適八月元孫祺舉鄉試

禥天性穎異才思不凡嘗有詩云帝錫傳觴酒與賒群仙奔奪廣寒花三年一放紅如錦讓我東南第一枝至是登鄉試榜先生為大寧縣作廟學記

四年庚辰先生七十二歲在里

春作濟南府舜廟碑

門人楊潤為涇陽教諭作重慶堂迎其大父書來求記先生進之以三樂言俯仰不能無愧怍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有弗能也

五年辛巳先生七十三歲在里

是年作泰山廟碑

六年壬午先生七十四歲在里

為門人李泉作三樂堂記因拜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儆而自勵焉冬十一月定興李文英過汾謁先生為其二子作雙桂堂記勉以兄弟篤于知行之學勤修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云

七年癸未先生七十五歲在里

作安邑夫子廟碑及處士楊禮墓表

秋八月元孫禥登進士

是年二月會試棘圍災焚死千餘人 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八月再試取吳鈛等二百四十七人禥與焉

八年甲申先生七十六歲在里

夏六月十五日先生卒

先生卒日削所奏疏稾皆不存是日忽檢舊書及讀書二錄詩文諸集束置案上為詩曰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寫畢粘壁間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適暴雷震屋白氣上升薄天有司以

聞于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 諭祭于先生家復令有司為治葬焉 按先生卒其知故門人以銘狀詩詞憑而弔之者數十百人後學景慕信從以刻章表請尸而祝之者又數十百人歷

憲孝武世四廟垂百餘年而從祀之議始定今其文詞存亡相半而有當于先生者居多李文達賢曰公之學踐履篤實以聖賢為師辭受取予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出處去就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彭文憲時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周宣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
道歸皇極而真積躬行允蹈之是崇丘陵曰先生
德貫仁義中正才出文粹精華道學可以接響乎
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守內激清
掌大理而扶正抑邪春官典禮惟寅惟清內閣秉
政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仰其德而服其公既明
且哲致仕全節士大夫莫不美其進以禮而退以
義誠急流中之勇退吾道中之一人雷林曰在柱
下史而復性正學見於柱下史在外臺而復性正
學見於外臺在大理而復性正學見於大理在內

閣而復性正學見於內閣何其知之明守之固而
行之果也張九功曰先生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貫
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蓋濂洛之流波
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也楊廉曰先生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閒講性理諸書即一意於宋儒之學
微詞與義靡不精究修己教人惓惓以復性為務
國朝自先生以前知經學古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
人求其一於理學先生一人而已許文簡纘曰先
生天稟高明學識醇正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
生利害無以移其志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

儒也呂文簡柟曰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
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
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
也喬莊簡宇曰先生幼而壯壯而老無一事不求
合於義或曰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身不變有儒
者之實而弗獲預祀非缺典與子應之曰歷代從
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定於十年百年之後者
要其極秉彝好德之公烏能泯哉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
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張鼎曰先生剛

方正大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身
心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
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
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顏
面其學蓋已至于樂地矣楊瞻曰先生反躬好古
真知實踐以誠敬為入門以復性為實地尚維持
日先生生而神異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為膾炙人口讀書諸錄今
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為布帛菽粟之文性
理正脉守車輪戶牖之志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

諸賢之親炙而默契乎道體者為多雖無漢唐宋
諸儒之註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獨從祀之説
屢經奏議旋復中止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
之技徒侮聖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所
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不在乎言
語文字之末否則太玄楊雄新經王安石亦可攘
臂孔子之庭矣閻禹錫曰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不
明戰國時各售功利之説而不知仁義為何事孟
子起而正救之孟子既没而仁義又為之一蝕至
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太山北

斗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仁義之道大明於世
宋末文弊一極乃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遂於異説
者曹齊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
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元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
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敍錄性理大全晝夜
讀誦不輟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韓子曰世無孔
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白良輔曰太
極之實不過乎仁義中正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
觀之於太極可也王英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
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李昌永曰先

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
純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王復曰先生人品莊嚴
鬚髯修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温然可挹侍
坐其傍不覺邪念屛伏姚謨曰明體適用比元大
儒當入從祀王同祖曰真知實踐不事矯飾其立
朝大節尤為後偉利害不一始終無二趙時春曰
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從
聖人之祀於理為當謝少南曰我
國家真儒宜以先生為第一閻禩曰自先生出道學
日益明儒風日益振

大明之理可幾而與唐順之曰我
朝理學彬彬然盛矣然事定功成之後卓然有道德
性命之歸者先生實倡之呂文懿原詩曰復性每
懷顔氏樂克己身已勝卜商癯林厚曰學講河汾開
後進道宗伊洛繼前修陳銓曰身繫斯文山嶽重
心涵義理海天寬河東序曰背汾水面孤山自古
鍾英第一口文中子夏于茲鼎立惟三純佑皇
明名世其間元五百羽翼聖教及門之士約三千
弘治十年　朝命致祭曰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
介死生不二出處無愆名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

稱祀用致優崇玆惟仲春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隆慶五年九月七日會議從祀又三日
制可祭告　先師曰維隆慶辛未秋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强致祭於　至聖先師
孔子曰兹者廷臣議奏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某篤志聖賢潛心理
義嘉言善行模範後人禮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
附於前代先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
神鑒歆謹告

先生故無年譜任重出一稿示滿汝揚及余草草
不可讀汝揚屬余更定余苦簿領無暇命兒子嗣
昌取先生全書遍閱之考其年月不合與遺事錯
見集中者為次第其甲乙正其訛謬中間閒未先
生詩文入之譬諸飾渾沌以蛾眉小加潤色云爾
萬曆丁未夏五武陵後學楊鶴識

薛文清公年譜終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
後以斯道為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
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
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
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
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
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
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
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
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書錄諸
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
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
倫也或曰從祀廟庭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
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
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
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彞好德之

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
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
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
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
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
也不為小矣以之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
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宇故併
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
要於先生之孫為石灰山關大使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像

讚

見道分明力行純正成己成物敦誠與敬進禮退義
寵辱不驚言詔來世德充厥躬翔鳳在郊喬松在嶽
公輔之材真儒之學

監察御史甯杲拜讚

薛文清公傳

鄭端簡公曉

公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深探窮玩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

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堂官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書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遊乞召公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

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文清公傳

彭韶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為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作詩賦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性理諸書嘆曰此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學舉鄉試第一永樂辛丑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暇日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其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賈楚正統間楊文貞公薦為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安有授爵公朝而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公達衆不下禮振滋不悦會有民病死三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家居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已巳之變給事中程信論薦為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有頃召回為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內閣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公曰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從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公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況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時呼為薛夫子云

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

歛歷外憲大棘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
掌制以弼以承豈實遂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
維道之楨

文清公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温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
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為徵祖仲
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
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峩冠紫衣人謁見已而
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視五臟皆露家
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
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

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
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
誦不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
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天才
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
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
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
泛及釋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
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衆通大義洪武

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
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士官子弟
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
至晚輒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南賦
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依倚無虞永
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榮陽教諭時先生年
十五矣諸生咸尊為師叅議陳宗問行部至榮聞
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
見既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
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
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
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
改除鄢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戍父貞固
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
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聞
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
貞任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
遵家禮行哀毁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
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

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
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其忝糾劾之任無
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
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
銀塲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
莫厭清貧至則黙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
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
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
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
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
其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
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
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覩
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
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

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其不能進盍舉之以代己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

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鼐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魘魅夫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冤改問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躬察其事果冤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譖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

為申救於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

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
定禍亂時欲取
諸巫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
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
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謂都
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
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順逆
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
夷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
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白薛其躬行實踐深明
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
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
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
時大監興安衷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
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
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

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
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
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
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
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
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
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冤蘇松有饑民乞
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
鮮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冤文
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
曰辯冤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
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戍其平反極多
人有錄戍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
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
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
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
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
某平生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
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
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
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
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
上請勑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
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勑書也其若資其
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
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
日也居閑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
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
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
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
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
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温公退居於洛吕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
公不答其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
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綑成
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性天通粘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
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
為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
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

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

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贅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

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為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善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

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
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
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
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
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為公神道碑銘公
諱瑄字德溫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為
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
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妣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
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
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榮陽教
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
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
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
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應任將滿

尚之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
以為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
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古
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
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
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
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
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
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

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
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檟楚皆呼
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
少卿明日轉為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
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
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私
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
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
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将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
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
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
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師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
訪策馬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
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将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
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
卿有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者欲貸之
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

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
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
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
南京公卿供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
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
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
太子太保王文往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
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

馬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召入内閣知
制誥尋
命為會試官事竣為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
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
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
惓惓以復性為教甞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歐陽
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
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

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
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
次曰濬為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襟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
實之學也甞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
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
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
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
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
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
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
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
公入

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
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
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
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開乃若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
為親別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
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
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均有部
美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
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於石以
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禮部侍郎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頽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武陽光）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除百金為增脩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潮）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録）儲公（襄陽良材）初公（潛江杲）咸嘉所舉有褒楊辭馬公又發金

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坊）初公亦為祠事先降十金於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基建廟五楹廟廡重門烏革翬飛謂柟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啼聲動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乃欲棄祖聞哭聲止）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年[illegible]議欲請見而不往（謂李宗問）既娶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得（楊文貞士奇）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為大理少卿後為大理丞）

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謂抗時貴）王田謫戍皆元之者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年方十五六隨父在玉田諸御史謫者永嘉徐懷王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父請之教先生諸君皆以友處）金陵鎮守皆時之巨鐺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扇而不慭（太監興安永誠於端午送扇先生辭曰賜扇乃天子事不敢受）既講學以禦侮虜既入而遽退（巳巳之變）布恩信以撫苗徼方馳而蠻平（語貴州都帥）辯究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飢民乞粟富家故火逃海上遣少保王文往勘事）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大理寺）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忤王文馬順王振）志在仁人一磬士之必錄（提學山東將退王）法若可伸於軍妻

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妾誣其妻賀氏魘魅其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理寺少卿時對楊士奇曹鼐時語王振擅權公卿屈事）欲傳道於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吉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死獄中）奠廟易服以見若昔汲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聞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時亨又請勅與先生教鄉里生徒先生舉魯齋故事）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弄威福柄）得書而比於居洛不答之老（謂得李賢諸公書）守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

請都御史尚書九疇倪為救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
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定之文達賢故蹇
夏三楊勲矣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元吉文貞士奇文敏榮文定溥
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冢宰紞修撰觀學士球純善士修吳
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諭德與弼檢討獻章
修撰倫齋居敬敬黃李王于有以身狥國之勇豈精微恐
不逮忠宣福祭酒時司馬紘肅愍謙勉若乃先生以力行為讀書
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
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
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方士子稱

或曰真鐵漢通政李鎡稱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稱或曰
不愧往哲冢宰何文淵稱薦欲代已時方提學或曰躬行實踐學士江淵
稱且薦入閣或曰本朝理學一人太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
乎樂地都御史張昺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殁或
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或曰明體適
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姚鏌奏或曰潛心理學
可祀廟庭布政許贊奏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
冢宰喬宇序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
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忝乎且是祠
王公之父嵩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

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建置之
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冢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
績夢雖徵于王氏今實兆于有薛丞修祠時憲副尚未舉丞乞夢
于先生先生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靚既哲
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温別號
敬齋文清其謚云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之昌隆之世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祀竊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心同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一集攄性情之自得法姦直枉風裁由定見彌真却屬平恚事

業自學問表樹非誠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恚剛大之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脉故當時稱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顧盛典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連疏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漢唐而至宋元尚各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茲大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衒奇者務異其端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彥心多不然應祀之

臣議亦旋罷此非所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乎衆而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則名公鉅卿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正士靡不頌思彭韶大書於名臣而楊濂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下累十餘奏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即論列之不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之典匪輕非真人不可輒與真儒所係甚大當其時亦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薛瑄

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者賢延納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烝黎樂業四夷懷畏

歡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為烈矣則
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
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題為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
駕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雨阻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式臣愚竊謂欲全德意
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故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從祀孔廟一節誠
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
賢得與之故敬塵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為萬代之
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各省府州縣
今古不易此其脩啟禮遵師道也至配享殿庭者
多及門之哲士從祀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

崇先進廣教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
以淑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與
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
文教之盛況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一人
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武迄今
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臣稱者固多其
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
已具清姿稍長即知正學恥譚佛老專師孔顏孝

親敬長居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
之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行能師世範
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尚繁文惟存
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之微辭體之可以修
身推之可以弘化細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
得之君子匪餙言眩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沈潛
似顏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視
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惟瑄不得
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頌德請祀者不為
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為切至若猶延緩不使薛瑄
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乎况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勸臣
庶於将来此典一行傳之遠邇載之史冊誠為盛
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勑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酧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央意擇吉日特将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祀之
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之至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
監察御史馬三樂等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
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者未有
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道學而端治源也先
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
祀諸賢亦各有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接堯

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須布性理諸書於
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熈教洽獨無一
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缺典乎臣等
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契洙
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
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
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其平生則剛
方正直不畏强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乎致
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
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仲舒
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在四科下而
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言官連章上請而議
者或謂其少著述之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
儒者之術顧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
書錄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四
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虚名者何啻天淵然則瑄之
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

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
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
足以衛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
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藝行於将来
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顧鉅
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将薛瑄從祀先師孔子廟庭
列於諸儒之内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為儒

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之弊庶大道
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非小補云臣等無任
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隆慶
元年六月内該禮科給事中趙輗直祀瑄著為令
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
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
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
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
讀書錄嘗鋟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勅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生皆得摹印
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刻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
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
書於其間夫何慊乎抑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
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
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為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

有由瑄上泝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臨事
之節至死生榮辱畧無少動其心迹雖未須於事
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志雖不專於著述
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
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絶之續以為百世後學之
依歸則實薛瑄為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誠悅服
者既衆口一詞而後来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
在嘉靖年間曽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恊者亦以禮
宜慎重姑俟将来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
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来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葢緣疏中所及者衆
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間然者也今都
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譔議誠恐作
舍道傍久延歳月至使

一朝盛典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
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己秉公悉抒
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面相質難詳列是非
務求至當之歸俾成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
惟
聖明裁斷勑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禮適
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潘晟等
謹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
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
三樂等各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
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 同前
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純
朴 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
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
兵部事楊傅等恭於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
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
在昔先師孔子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

者無窮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親炙聖
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然也其後自漢
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
以今考之雖造詣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
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
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
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
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
郎薛瑄為最焉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
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
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為的以居敬窮理為功
以反躬踐履為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
超然自得此其學淵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
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
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
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
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為事而隻簡片言
皆可師法微詞奧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

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窺也至於立朝
行己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
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利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
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
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
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
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
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
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有異同
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
刻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識未可以是
而少之又或以宋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
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
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
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摭采
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覩聞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
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為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為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典肇
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士風信非小
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先生一日在内閣忽不見同列問左右曰何往曰
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
已錯了既而曰狐趍狗媚吾所深耻

一日進閣一達官樞同列衣以喻閹先生鄙之曰
昔有拂鬚叅政今有樞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
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嘲晋人鄙吝謔笑先生正
色曰偸乃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凜然

一日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狄都御史曰

上厭石亨盍令御史劾之先生曰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釁端從
此始矣後果致敗

先生將歸岳正初入閣曰何以教我先生曰凡事
且緩又曰英氣太露害事正不久得貶嘆曰某薛
公之罪人也

先生致仕歸行至直沽道中遇風雨舟不能前糧
乏日中猶未食吟詠自若子淳有愠言先生聞之
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熟只少立於義有些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生也難
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耳許彬與徐有
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績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敗衆以先生為知言

門人問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
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在山東時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
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先生即以十餘

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廚隨取隨
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遒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
不中生隸與教官關節同言曰此生果不堪先生
曰生二祭掌何事曰擊磬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
也彼能和之亦可用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
言其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
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氣象莊嚴鬚鬢甚偉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
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

薛文清年譜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楊鶴撰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蹟具明史本傳考是書後有鶴自跋稱本薛瑄門人張鼎所編歲久版佚瑄八代孫士宏偶以舊本示滿朝薦及鶴朝薦屬鶴訂定鶴因命其子嗣昌重以瑄集考正年月併採集中詩文佚事補之然則此本雖題鶴名實出嗣昌手耳嗣昌字文弱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